世界顶级摄影大师

World's Top Photographers

New Riders

瞬间的背后

——乔·麦克纳利经典传奇照片解密

THE MOMENT IT CLICKS

Photography secrets from one of the world' s top shooters

[美] 乔·麦克纳利 著　　何大鹏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乔·麦克纳利是世界著名摄影大师，“百名对摄影最具影响力的人”，2008北京奥运会十位摄影师之一。他还是柯达公司“在线传奇人物”和尼康公司“镜头背后的传奇人物”。

乔的客户包括《体育画报》、《ESPN》、《国家地理》、《生活》、《时代周刊》、《财富》、《纽约时报杂志》、《商业周刊》、《滚石》等畅销杂志，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Target连锁超市、索尼、通用电气和PNC银行等著名公司和机构。

乔曾获得 Alfred Eisenstaedt 最佳杂志图片奖、国际年度图片奖、世界新闻图片奖，以及《传播艺术》等著名杂志颁发的各种数不清的奖励。

他最著名的项目是《FacesofGround Zero》（灾难中心的面孔）巨幅宝丽来照片集，该项目被认为是对“9·11”恐怖袭击事件从艺术角度做出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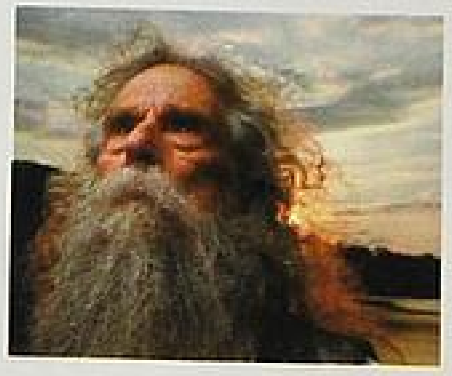
世界顶级摄影大师
World's Top Photographers

瞬间的背后

——乔·麦克纳利经典传奇照片解密

THE MOMENT IT CLICKS

Photography secrets from one of the world's top shooters



[美] 乔·麦克纳利 著
何大鹏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瞬间的背后：乔·麦克纳利经典传奇照片解密 / （美）麦克纳利著；何大鹏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2（2009.12重印）
（世界顶级摄影大师）
ISBN 978-7-115-19386-5

I. 瞬… II. ①麦…②何… III. 摄影技术 IV. J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6310号

版权声明

The Moment It Clicks
ISBN：9780321544087
Copyright © 2008 by Kelby Corporate Management, Inc.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achpit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美国 New Riders 出版公司授权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对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诞生于“百名对摄影最具影响力的人”、“镜头背后的传奇人物”乔·麦克纳利在一次数码摄影培训班的压轴报告。

一句精辟的语录，一幅让人醍醐灌顶的照片，然后再聊聊照片背后的故事，它的来龙去脉，拍摄趣闻，以及怎样才能拍出这类照片——您不但能够欣赏到这位摄影大师的杰作，还能学到他那些真金白银的绝技。同时，和相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作者还与读者分享了他那些激动人心而又惊心动魄、令人沮丧又无比动人的故事。

无论您有多少摄影经验，您都能从本书学到以前难以想象的绝技，并在实战中领略到一名职业摄影师既有趣又迷人的一面。

世界顶级摄影大师

瞬间的背后—乔·麦克纳利经典传奇照片解密

◆ 著　[美] 乔·麦克纳利
译　何大鹏
责任编辑　李　际
执行编辑　付　飞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 14 号
邮编　100061　电子函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9×1194　1/20
印张：12.6
字数：441 千字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数：7 501 – 8 500 册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1102 号

ISBN 978-7-115-19386-5/TB

定价：69.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67132705　印装质量热线：(010)67129223
反盗版热线：(010)67171154

感谢 Annie，因为她的信任、友谊和挚爱，
这一切才成为可能。

感谢 Caitlin 和 Claire，
她们对摄影师爸爸的爱与
耐心从来都能给我带来惊喜。

序

Scott Kelby

本书诞生于 Vermont 的一次数码摄影培训班。那天的主题是秋天的色彩，我和好友 Dave Moser 作为客座讲师列席。开课当天晚上，当其他讲师（包括传奇的野生动物摄影师 Moose Peterson 和风光摄影高手 Laurie Excell）做完报告后，乔·麦克纳利开始了他的压轴报告。

我和 Dave 坐在后排，乔开始把讲座带向高潮。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演讲者之一，每一张投上银幕的照片都让大家惊叹不已，他却还能驾驭着整个课堂的情绪上天入地。但他并不只是在炫耀他的杰作，这个天才的讲师还不停地甩出话头，把那些真金白银的绝技拿出来和大家共享——我们都听得聚精会神，并在本上飞快地做着笔记。

每次乔用这样的句式开头，“《时代》周刊的一位编辑告诉我……”或者“《国家地理》的编辑说……”我们都开始握紧笔头，因为马上下一个话头就要甩出来了。彼时彼刻，他正谈到外景怎样为人物布光，又是一个握笔的时刻，他说道：“有个编辑告诉我……”（我这里就不替你甩这个话头了）他只说了那么经典的短短一句话，Dave 和我都相视而笑，因为那正是茅塞顿开的一瞬间。就在那一刻，一个完整的想法突然魔术般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瞬间的领悟。

那节课后，我和 Dave 简直被镇住了。这个想法成了我们唯一的话题。我对 Dave 说，“知道吗，如果我从这节培训课里面学到的东西就只有那几句经典的‘话头’的话，我掏的那 795 美金的学费绝对超值，因为我在那一个小时里我学到的东西比过去三年还多。”Dave 简直举双手赞成。

第二天早上，我俩还在为昨晚激动不已。我对 Dave 说，“乔的那些‘话头’要是写成一本书，就是那些经典的‘一句话’，我花多少钱都愿意。”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得说服乔写一本书！ Dave 也很兴奋，于是我们开始一起设想这本书的种种细节。

我的想法本来是要把他的培训内容原汁原味地收录到一本书里，这和那些“话头”合起来太棒了！比如说，他在课上甩出一个话头，“啪！”屏幕上这时打出一幅照片，和他讲的意思配合得天衣无缝。然后对于怎样拍出这样一幅照片他开始娓娓道来。这样的三段论太聪明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为之，但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在这本书里我想要一样的效果：三段论式的内容，与众不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三角学习法。

那天晚上拍完日落后，我和乔坐下来，说服他这是一本非他莫属的书。我告诉他我和 Dave 对他的课程是怎样的赞赏，他的教学天赋和那些动人的照片又是怎样地需要被那 20 个无比幸运的学员以外的人所分享。他应该达到另一个高度。我说：“想象两个页面摊开在你面前，左边是一句你的语录，就像‘有个编辑告诉我……’引出一个鞭辟入里的拍摄故事。然后右边的页面就是你的一幅照片，一幅让人醍醐灌顶的照片。最后我们再聊聊图片背后的故事，来龙去脉，拍摄趣闻，还有读者怎样才能拍出这类照片——就和你在课上讲的一样。”

讲完这一席话，我们一拍即合，现在在读者手里的这本书就在那一刻诞生在了美丽的 Vermont 的培训班里。

当我们开始筹备这本书时，我对乔的了解又更进了一步。他的天赋使得他的行文就好像是在和好友谈话——但他的好友显然都是专业摄影师。比如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某种布光技法，他就说：“哦，我就这样给她撒了点胡椒面。”（你以为我听懂了吗？）“噢，是吗。”我说。于是我意识到在我们的三角式学习法的后面也许还要加上第 4 部分：那就是解释他那些丰富多彩的麦克纳利式行话的注脚。以后我们的读者出去外拍，也可以来点“麦氏词汇”，在朋友面前玩一把专业。

此外，我们还在书后增加了一个大家一定会喜欢的章节。在我们的 4 点式学习法后面，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和乔一起坐在他的相机后面，听这个和相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讲讲他那些激动人心而又惊心动魄、令人沮丧又无比动人的故事。我可以想象乔在漫长的一天拍摄之后，和他的摄影师战友们坐在酒吧里分享他一天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章节叫做“酒吧故事”。坐下来放松一下，他的故事一定能让你兴致盎然。

这就是这本书诞生的过程，希望能让各位读者对这段即将到来的旅程充满期待。这本书必将让各位学到一些从前不敢想象的概念，迎接若干意料之外的挑战，并在实战中领略到一名职业摄影师既有趣又迷人的一面。

乔·麦克纳利，我们的老师和向导，并不只是在摄影上有所成就。他的确是业内最为真挚、宽厚并值得尊敬的人。他有分享他所知的一切的热情，我在此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这位不可多得的摄影师、导师和作家。他精致的照片和生动的语言一定能够把你带向“瞬间的背后”。

Scott Kelby

《Photoshop 用户》杂志主编

致谢

就像我一直告诉年轻摄影师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行业。我心目中就有许多英雄。同时这还是一个有许多特殊人才的行业，而我有幸碰到其中的许多人，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首先要提到的是我父亲。当我开始上摄影课时，他借给了我家里的傻瓜旁轴相机，一部Beauty Light Ⅲ。他本应成为一名摄影师和艺术家，但养家糊口的责任却使他少有机会发挥他的天赋。他总是告诉我，要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我开始学习摄影时，有幸师从Fred Demarest教授门下。现在已经退休的他曾是Syracuse大学的摄影项目主席。他拥有一名教授所应该具备的一切品格，没有他的悉心栽培，我不会成为一名摄影师。现任主席Tony Golden则继承了这一传统，培养了众多摄影师（包括我在内）进入这个疯狂而又美妙的行业。

前《生活》杂志专职摄影师Carl Mydans在很多方面堪称我的英雄。Carl是一位朋友、顾问、老师、演说家、历史学家、绅士、学者，最后，他才是一名伟大的摄影师。他的高贵气质和摄影作品必将成为所有摄影师的宝贵遗产。在《生活》杂志我还有幸为John Loengard拍摄。他作为一位编辑对我的影响在书中随处可见。

曾经被一些了不起的编辑怒斥、诅咒、赞扬（偶尔发生）让我觉得三生有幸。如果没有好的编辑，我们摄影师就会迷失。他们是我们的锚地，我们成败的气压计，也是我们技能的培养者。我的早期生涯曾得到一群新闻界朋友细致的指导，比如合众社的Larry DeSantis和美联社的Tommy diLustro。后来，我又有幸为《新闻周刊》的人们拍摄，如Tom Orr、Jim Kenney、John Whelan和Jimmy Colton。

我曾在许多杂志碰壁，却也有幸为有几位编辑拍摄。Dan Okrent和Dick Stolley身为编辑部主任却真心相信图片的力量，在业界实属不易。Barbara Henckel给了我在《体育画报》的第一份工作。Mary Dunn和M.C.Marden则是《人物》杂志的黄金组合。《时代》周刊的John Durniak和Mark Rykoff,《生活》周刊的Mel Scott、Bob Sullivan、Andy Blau、Melissa Stanton、David Friend、Peter Howe和Bobbi Burrows，以及曾在多处供职的Karen Mullarkey，都曾给予过我很好的拍摄任务和建议，并且不仅仅限于摄影。现在我仍然为《体育画报》拍摄，作为图片总监，Steve Fine能巧妙地在有限的预算、图片和时间之间周旋，并十分出色地完成他的工作。Jimmy Colton从《新闻周刊》来到《体育画报》后，两人的配合更是像体坛的明星组合一样天衣无缝。《体育画报》总是有一批很棒的编辑：Porter Binks、Maureen Grise和Matt Ginella就是其中的代表。Matt现在去了《高尔夫文摘》，继续给我拍摄任务，并把这本杂志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国家地理》杂志因为对图片独特的品位和成就在业内享有盛名。我早年极其有幸地被Tom Kennedy邀请为该杂志拍摄。他一手提携我并包容了我早期的失败。在为《国家地理》拍摄越来越多的专题后，我被引荐给图片编辑Bill Douthitt。他后来成为了我的密友和伴郎。

因为超人的幽默感，他极端的搞笑和对摄影的信念一道为此书增色不少。如果不是Bill鼓励我不计成败地尝试，就不会有这本书里的许多照片。他总是相信一个在现场的摄影师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判断拍摄出动人的照片。他对此深信不疑，甚至支持过我许多近乎疯狂的想法。一个图片编辑所能够给与一个摄影师的最宝贵礼物就是像他那样的信任：无拘无束地去寻找和拍摄吧！

说到摄影师，我心中又有那么多的英雄，受到过那么多的影响。在学校时，我想成为W. Eugene Smith。Leonard McCombe、John Zimmerman、Gjon Mili、Ralph Morse和Gordon Parks等人的作品让我倾心不已。到纽约后，我遇到了真正的专业人士（再没有比这更高的褒奖了）Danny Farrell、Jimmy McGrath和Mike Lipack让我见识了《每日新闻报》的工作。在杂志领域，我总是对Wally McNamee、Neil Leifer、David Burnett、Jim Stanfield、Jim Richardson、Alex Webb、Brian Lanker、Greg Heisler、Michael O'Neill、Bill Allard、David Alan Harvey、Walter Iooss和Jay Maisel等人的大名心怀敬畏。我总是告诫年轻摄影师要学习他人的作品。这都是我们应当借用的巨人的肩膀。

我在1973年购买了自己的第一部Nikon相机，但我却不知道我买的远远不止是一部相机。多年以来，我成为了Nikon大家庭的一员，而Nikon公司则成为了我的顾问和力量源泉，包括这本书的创作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David Lee、Anna Marie Bakker、Ed Fasano、Bill Pekala、Jay Vannatter、Joe Ventura、Frances Roth、Barbara Heineman、Lindsay Silverman、Melissa DiBartolo、Mark Kettenhofen、Bill Fortney、Sam Garcia和Carol Fisher等人鲜活地代表了Nikon这个卓越的摄影系统。这些人被Nikon派到和我们摄影师的同一个战壕里来——比如我的亲密兄弟Mike Corrado。正式因为有Mike这样的人，Nikon才能制造出如此出色的相机，也使得一名Nikon摄影师总是可以引以为荣。

每一位摄影师都需要一套支持系统，而我的则更是与众不同。我的姐姐Kathy和Rosemary同时也是我亲密的朋友。她们打来电话通常以“你在哪儿？”开头。尽管我的生活有一部分对她们总是保持神秘，并且也经常在外拍摄无法联络，我们的心却总是在一起。她们总是为我着想，并远比我睿智。她们总是在用关爱、建议和信心为我遮风挡雨。我的朋友和影棚经理Lynn Delmastro在风风雨雨中为我经营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影棚已有15年之久。她将继续作为我的朋友、聪明而锐意进取的生意伙伴、智慧与幽默的源头和一个自信而又专业的经理人伴我左右。不止是这样，她在影棚工作中身兼数职，一天的工作完成后，是她深切的友谊、机敏和智慧、对这个影棚的热爱和无可动摇的信念与信任，让我能够再背起相机出门拍摄。她是我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珍宝。

大约一年以前，Brad Moore——一个非典型的田纳西州人走进了我们的影棚。他是一个能干的拍摄助理，一个计算机天才，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在本书中也有体现），一个各色影片照单全收的电影迷。他不仅成为了我和Lynn在影棚不可或缺的朋友，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本书最终成稿的功臣。和他一样得力的还有Ellen Price，我的《灾难中心的面孔》项目的牧羊女。

她不知疲惫地为那些真人大小的宝丽来照片寻找赞助和存储地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知道这些9·11英雄们的照片装框后加起来放满了12个差不多1吨重的大木箱。她对这些照片的珍视最终会为它们找到合适的家。同样，Allison Lucas、Chris Parker和Mehgan Long也在与这个小小影棚荣辱与共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此外我还有幸认识业内的许多优秀人士并与他们共事。Bogen的Kriss Brungrabber、爱普生公司的Dan Steinhardt、利盟公司的Michelle Pitts、莱卡的Justin Stailey、苹果公司的Bahram Foroughi和Martin Gisborne、Santa Fe工作室的John Omvik（曾为利盟工作）和Reid Callanan、缅因媒体工作室的Elizabeth Greenberg、K&L东京公司的Gen Umei——他们都曾给我无私而睿智的帮助。特别是Santa Fe Monroe画廊的Sid和Michelle Monroe夫妇。他们的藏品横跨新闻界和艺术界，其中也包括几幅我的作品，这让我深感荣幸。

摄影师通常家外有家。写到这里时我正身在我的另一个家庭——传奇的野生动物摄影师Moose和Sharon Peterson夫妇所创立的数字风光工作室。几年以来，他们走南闯北，在全国各地风光旖旎之处举办讲座，教授摄影和数字后期技术。我很幸运地加入了这个由Moose、Sharon、Laurie Excell、Joe Sliger、Kevin Dobler和Josh Bradley组成的团队，分享各自的照片和欢笑，以及对摄影的热爱。不得不提的还有Scott Kelby。如他在前言中所述，正是在这个数字风光工作室的培训中我们一拍即合。那天我们走在Vermont的一条小路上，他说："乔，咱们去散散步。"

Scott邀请散步的机会可千万不能错过。他是一个天才、朋友和导师，而且对写书颇有见地。他还是一个慷慨热情的摄影师。我们经常就用光、摄影语言促膝长谈。他和他的朋友Dave Moser相信图片的力量和教育的重要。那天散步到最后，Scott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建议。他说："乔，你必须要写这本书。"

这次，我接受了他的这个好建议。Scott和他夫人Kalebra、Dave Moser和Kathy Siler共同运作Kelby培训中心、NAPP（美国国家Photoshop职业协会——译者注）和其他机构。他们一一接力把这个项目交到了Peachpit出版社的Nancy Ruenzel和Ted Waitt手中。在他们的团队协作下，这个项目好似神来之笔。其中我还结识了Jessica Maldonado，一位无与伦比的平面设计师，她把我的照片和胡言乱语组合成了完整美妙的页面。Cindy Snyder是一位好编辑——冷静而有条理，上进而聪明。另外，她还让我的语言能力大有长进。

最后，让我感谢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3位女性，Caitlin、Claire和Annie。Caitlin和Claire正在成为优秀的女性和优秀的公民，敢于冒险、聪明美丽、富于同情。我希望她们经常疯狂出差的摄影师爸爸让她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充满了知识、可能与差异的巨大世界，我希望我多少能帮助她们为未来作好准备。

我的夫人，Annie……每天的每次呼吸，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甜蜜、高贵、挚爱、幽默、友谊、信念与忠诚。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过去拍摄完成的照片，但同时也是关于现在的。没有现在的一切，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现在是我最快乐的时刻，而这一切都源自Annie。

关于作者

乔·麦克纳利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美国摄影师、多年的摄影记者。从1994年到1998年，他是《生活》杂志的专职摄影师，这也是23年以来的第一位。

他最为知名的作品是《灾难中心的面孔》——246位9·11事件中英雄们的肖像，以一部Moby C宝丽来相机在灾难3周后拍摄而成。这些动人的9×4英尺真人大小的历史性肖像中的很大一部分，在2002年被送到7个城市展出，观众总数近百万人。此后由《生活》杂志出版的55 000本该展览画册和其他活动一起共筹集到了200万美元帮助灾后重建。这一作品被许多博物馆和职业艺术界人士认为是反映9·11事件的最重要艺术作品之一。

乔的其他艺术成就如下。

"飞行的未来"：《国家地理》杂志2003年12月号封面及32个内页。为纪念莱特兄弟实现动力飞行百年及关于飞行的未来的图片故事，也是该杂志的第一个全数码拍摄的图片故事。那一期成为了《国家地理》最终的大奖得主和最受欢迎的封面故事。

"Bolshoi芭蕾舞团"：《生活》杂志的Bolshoi芭蕾舞团专题导致了乔最知名的图片之一——屋顶上的芭蕾舞女——的诞生。

"奥林匹克裸体"：将1996年美国奥林匹克国家队以裸体形式展现的黑白及彩色系列，在《生活》杂志发表后受到高度评价。为此《生活》史无前例地在一个月内发行了4期。

为纪念纽约歌剧院于2005年世博会期间对日本的历史性访问，乔随队拍摄的图片记录在林肯中心展出。

乔也因为他对色彩和光线专家级的把握并以此完成技术上和后勤上相当复杂的任务而在全球享有盛名。作为他教学活动的一部分，他在全球举行过无数的讲座。同时他还是许多奖项的获得者，包括奖励给杰出杂志摄影师的Alfred Eisenstaedt奖、国际年度图片奖、世界新闻图片奖（于1997首次颁发给肖像图片）和《传播艺术》杂志颁发的各种数不清的奖项。

欣赏作者更多图片，请访问www.joemcnally.com

© Brad Moore

目录

第1章 拍你所爱 …… 1
"与众不同的机位" …… 2
转过身来！ …… 4
坚持 …… 6
注意"小"照片 …… 8
用好关键5分钟 …… 10
挡光技巧 …… 13
别急着收起相机 …… 14
现在就拍 …… 16
坚持己见 …… 18
多问问题 …… 20
向前一步 …… 22
大胆创意 …… 24
带上相机（然后要拍！） …… 26
漂亮……漂亮而已 …… 28
"公牛眼" …… 31
腿动变焦 …… 32
接触被摄者 …… 34
光线，色彩，动作 …… 36
让被摄者参与 …… 38
随机应变 …… 40
拍你所爱 …… 42

第2章 眼不离开取景器 …… 45
人靠衣装 …… 47
穿过门框的光线 …… 48
勇于尝试 …… 50
稳定持机 …… 53
获得拍摄许可 …… 54
艺术照布光 …… 56
品尝光线 …… 58
记住，摄影师不是蜘蛛侠 …… 60
让我吃惊 …… 62
不寻常的布光 …… 64
滤镜！ …… 67
眼不离开取景器 …… 68
光从哪里来 …… 70
延长工作时间 …… 73
先斩后奏 …… 74
大家以为我疯了 …… 76
来点哑剧 …… 79
带上床单 …… 80
暖比冷好 …… 82
别都照亮 …… 84

第3章 光线的逻辑 …… 87
利用任何光线 …… 88
我爱拍婚礼——爱尔兰 …… 90
婴儿照不好拍 …… 92
择友有方 …… 94
注意双手 …… 96
只管去拍 …… 98
突出主体 …… 100
主体决定布光 …… 102
做好功课 …… 104
离机闪光 …… 106
紧贴烛光 …… 108
来点地面反光！ …… 110
别让别人看出来你在流汗 …… 113
看一看不要紧 …… 114
光线的逻辑 …… 116
良师益友 …… 118
不要离开 …… 120
Yanko Supremo …… 122
漫画书式的思维 …… 125
全都带上 …… 126
日落后也不要放弃 …… 128

第4章 总有东西可以反光 …… 131
装上翅膀 …… 132
环形闪光灯 …… 134
带上电锯 …… 136
早到现场 …… 138
别那么认真 …… 140
什么都敢说 …… 142
让光听话 …… 144
推到最广角 …… 146
笑着点头 …… 148
站在更有趣的东西面前 …… 150
接住光线 …… 152
盯住被摄者 …… 155
总有东西可以反光 …… 156
窗户的柔光等于影棚 …… 158
当心正面闪光 …… 160
为坏天气祈祷 …… 162
图片要自己能够讲话 …… 164
记住：光线改变颜色 …… 166
不要太自作多情 …… 168
随时准备拍摄 …… 170
有时你会觉得难过 …… 172
拍摄出位 …… 174

乔的布光诀窍 …… 177

乔的摄影包 …… 182

乔的灯具和支架 …… 184

第5章 酒吧开门了 …… 187
坏日子能出好照片 …… 188
接点零活可真不容易 …… 190
做条害虫 …… 192
不要和模特生活 …… 195
死人 …… 196

去摁出一张照片来…… 198
只要一句…… 200
想象浪漫！…… 202
Eddie 就是 Eddie …… 204
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 206
些许恐惧会很有帮助…… 208
平衡很难…… 210
问最敏感的问题…… 212
肛门紧张度…… 214
在太空里，没人能听见呕吐…… 216
难以抉择…… 218
最重要的是态度…… 220
听助手一句话…… 222
摄影师去不了的地方也要有照相机在…… 224
机会主义…… 226
最好的照片就在眼皮底下…… 228
向身边的人学习…… 230
我最重要的一件器材…… 232
搞清楚谈话对象…… 234
有一天她们会觉得这很酷…… 236

译跋…… 238

开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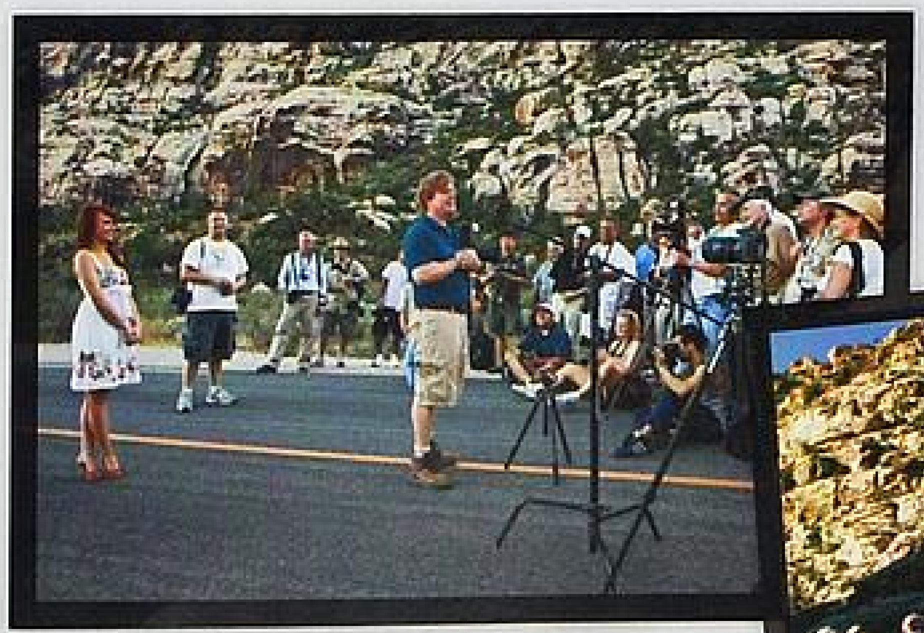
这本书从何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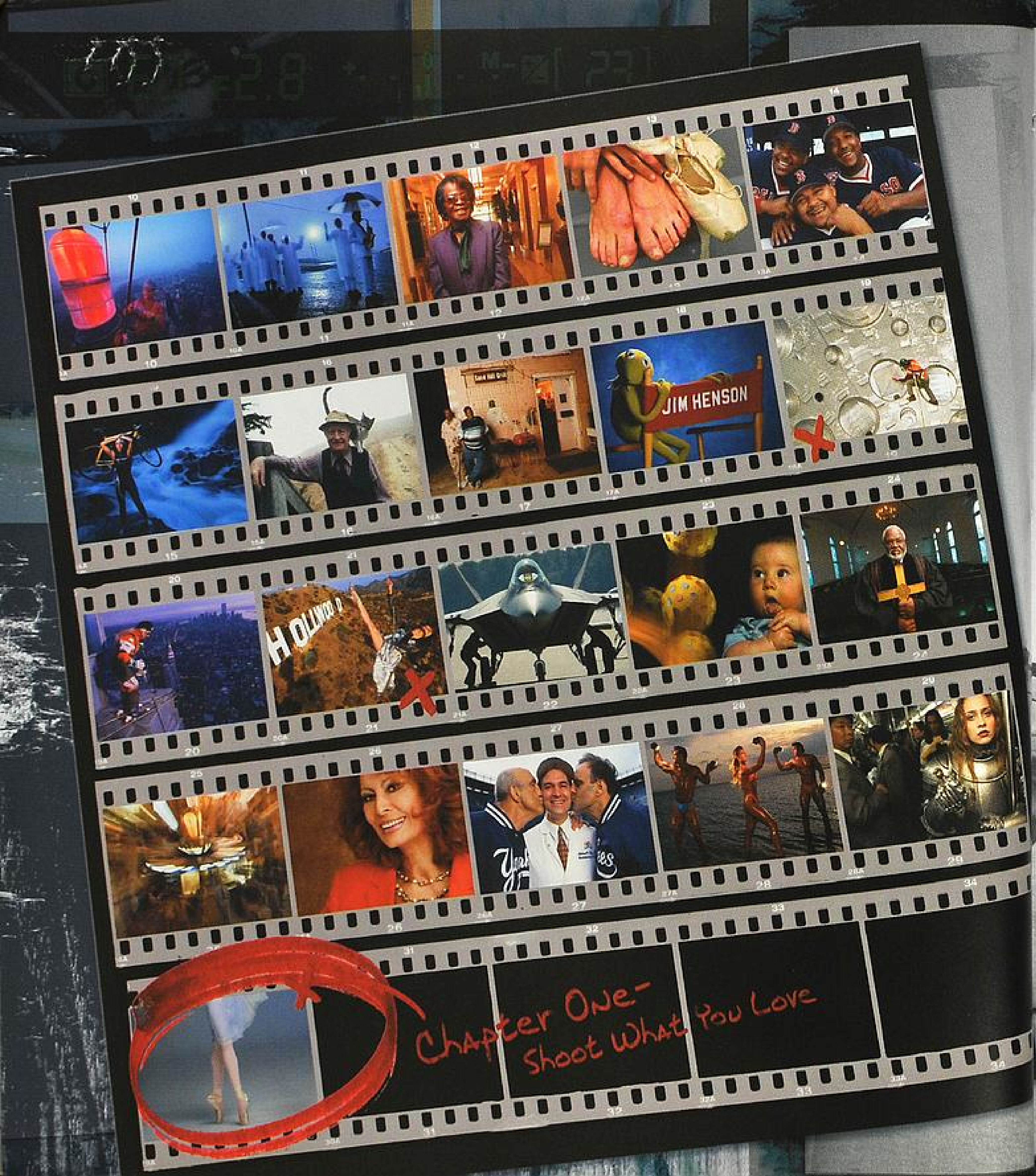
你在这一页上看到的不是关于某个特定的地方、人物、时间或原因，也不是关于某种类型的照片，更不是运动、时装、战争、政治或者每日要闻。

这是关于如何成为一名摄影师的。

这是关于按下快门的无穷乐趣——不停地按动。快门甜美的声音和拍摄时发生在摄影师脑中和心中的爆炸。一切都是关于这幅照片。拍摄完一幅照片，流动的世界由此凝固，常驻永恒。本来要从此一去不复返的一瞬间被保留下来，不管普通还是独特，我们可以在任意时间重复观看。

这是关于透过取景器观看恰当的光线的；这是关于模特的脸微微一转所透露的真相；这是关于拍摄时的定气凝神；这是关于知道拍摄结果之前的紧张、欢乐和恐惧，和拍摄成功后的手舞足蹈。这是关于……拍摄的瞬间。





第1章 | 拍你所爱

“与众不同的机位”

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人们一切都已经见过，一切都已经拍过。那怎样才能得到一张与众不同的照片——特别是在要拍的主题就是换个灯泡的时候？不妨试试爬上帝国大厦去拍。

就像人们有时候想的一样，能有什么难的？其实有很多。雨、雪、冰都是敌人。那座高楼我爬了 4 次。最后一次，最后一天里，我才得到一张照片。

当然其实不止一张。当灯泡的亮度和天际配合得恰到好处的时候，我只是拼命谋杀胶片[1]。10 分钟之内我照完了 14 个 36 张的胶卷，单手持机在天线和灯泡之间移步换景——真是个把一切托付给保险绳的时候。你知道，数码是个好东西。回想起来，我真希望我当时有 8G 的存储卡。在那么高的地方我换了 14 个卷，倘若失手掉下去一个砸中路人，恐怕我现是要坐在监狱里写这本书了。

在这之前我等了足足 6 个月，被击败 3 次，雾里把脑袋伸出窗格往外爬的时候在头皮上留下了两英寸长的伤疤，因为 4 次掐断微波信号（否则我非得被微波烤熟了）得罪了纽约的若干个电视台，而《国家地理》杂志的稿期也不得不一拖再拖——然而这副照片最后以一整个跨页发表[2]。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机位与众不同。

[1] 谋杀胶片：即连拍——手指根本不用从快门上离开。这样拍完一卷36张胶片只需要大约7秒钟。

[2] 跨页：杂志的两个页面。摄影师最喜欢跨页，因为回报更多——面积越大等于稿酬越高。还是那句老话：“终于成功的时候你会发现胶片是你所有付出中最便宜的”。而现在对于像素则是免费的。

我没法告诉你当我一心只想要得到以为最值得期待的那张照片时，还错过、忽视、糟蹋或者损失了多少其他的机会。

去拍照时你总得有个主意。但愿还是个好主意。可是如果因为这个好主意你就对其他东西视若无睹，那它就变成了一个坏主意。

所以转过身来，看看周围。如果你在用广角，不妨换成长焦。如果你一直在眼平高度拍摄，试试趴在地上。如果你一直在地上，要不找架梯子？总之，所有这些策略都是一个思路，“怎么不换个角度试试？”

转过身来！如果这时你还听到音乐……不妨仔细听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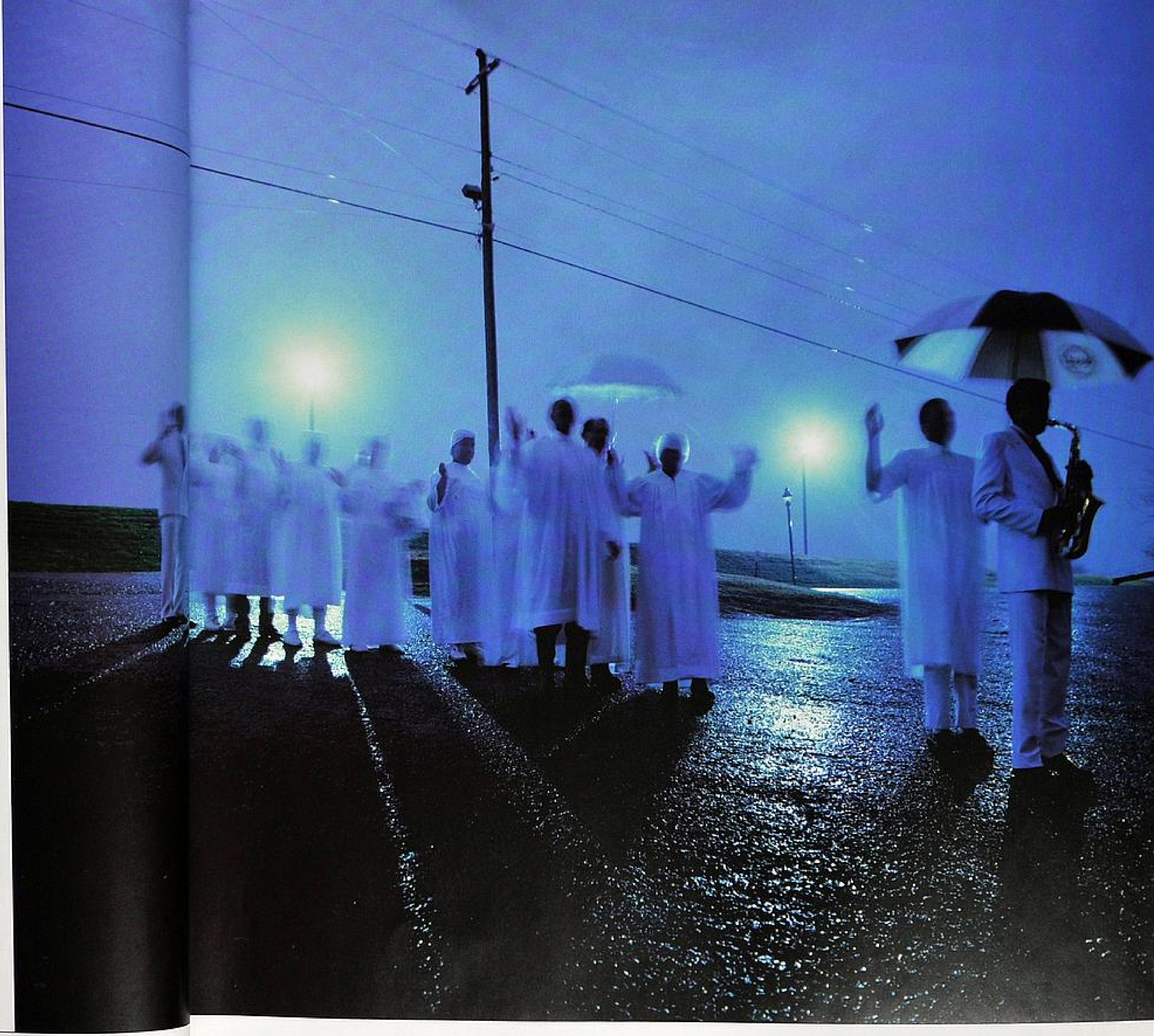
“我没法告诉你当我一心只想要得到以为最值得期待的那张照片时，还错过、忽视、糟蹋或者损失了多少其他的机会。”

听到那支萨克斯曲的时候，我正在 Savannah 河的淤泥里忙着架设我的闪光灯和 C 架[1] 我转过身来，便正巧看见一支洗礼游行的队伍在晨雾中向着河岸而来。

我穿着齐腰防水靴拼尽全力爬上岸来，抓起我的相机和三脚架在微光中抓拍了几张。而这部相机当时居然鬼使神差地装着一卷灯光片。

偏蓝的灯光片在日出前的晨光中却发挥得恰到好处，慢门把游行队伍笼罩在柔光之中。这张照片成为当天的最佳照片，而这一天却都还没开始。

[1] C架：一种带延臂的组合灯架，非常沉重结实但便于调节。C架源于电影行业术语Century Stand，指早期的一种通常100英寸高的支架。



James Brown（James Brown，1933—2006，美国著名黑人灵乐歌手，被尊为“灵乐教父”、“芬克之王”——译者注）还活着的时候，我在乔治亚州做一个关于 Augusta 的专题。他名震四方，更是 Augusta 当地人的骄傲，所以这个专题少不了他，对吧？

于是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一直打。每天打。六天了。短信一条接着一条。能和那边通上话时我拼命坚持，但就是没有机会。

突然电话响了，他的经纪人打来的。“如果你 20 分钟之内能过来的话，James 能让你拍。”

简直像个卡通人物一样——我冲出 Augusta 国家高尔夫俱乐部，驾着皮卡在 10 分钟之内赶到了她给我的地址，还剩 10 分钟能够用来熟悉环境和准备灯光。

“没人和我接头，没有任何拍摄许可，也找不到人问……时间紧的时候好多事其实挺简单的。”

谢天谢地，约的地方是个装修豪华的大堂。我跨步进去，觉得这地方得收拾收拾，于是我开始把家具往街上搬（换纽约试试看？）。

没人和我接头，没有任何拍摄许可，也找不到人问，我就这么搬了。拖出去一大堆椅子、标志之类，想想吧。也不知道怎么布光才对，于是扔了个中号柔光箱在 C 架上。时间紧的时候好多事其实挺简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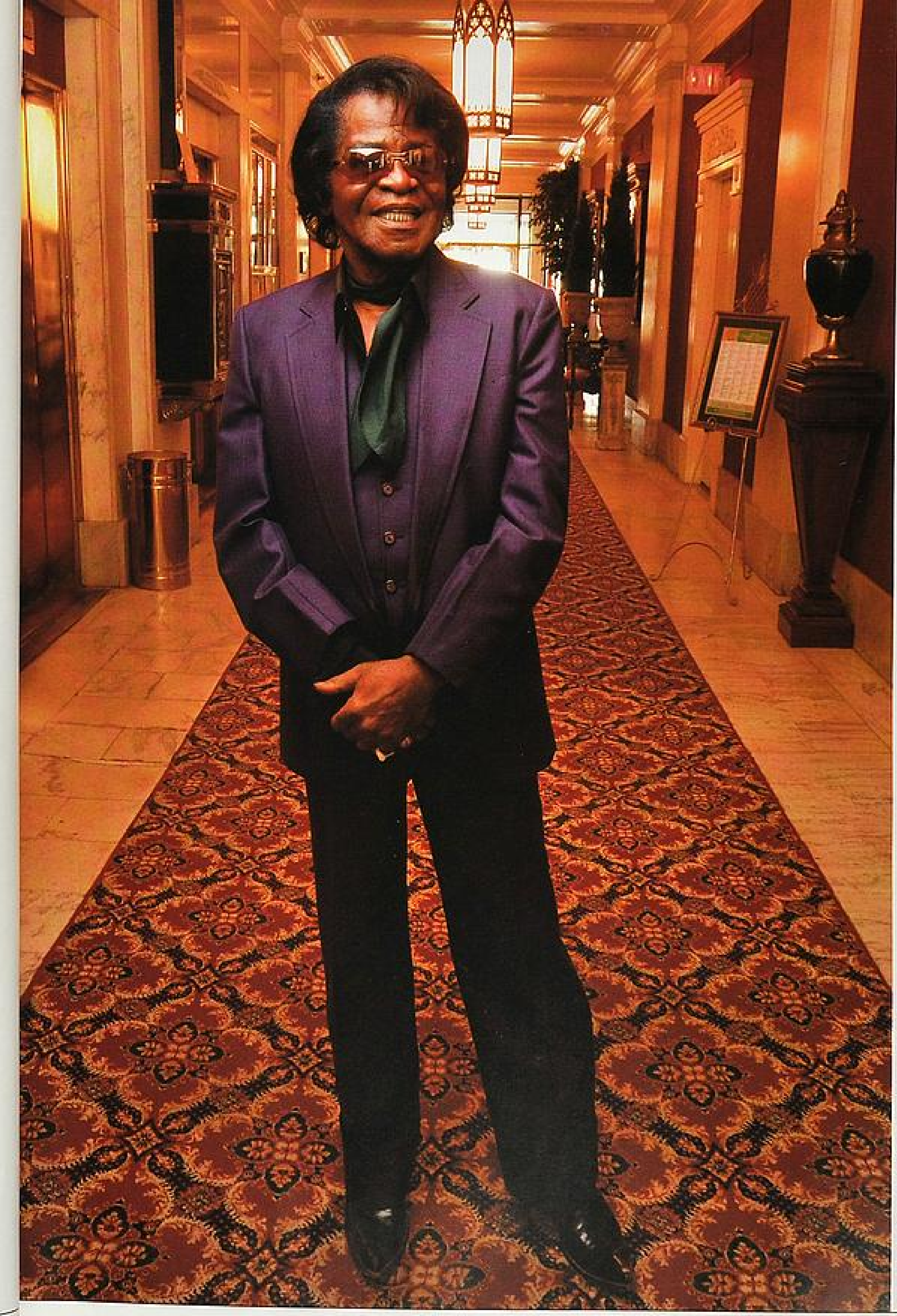
灯刚架好，回头一看，来了。紫西装，绿领巾。他主动和我握手说：“你好，我是 James Brown。”我看了他一眼说，“我知道。”

长长的走廊正好救了我，因为远处的门透着非常明亮的日光。背景光就是它了！拖点快门整个走廊都亮了[1]。这样快门帘打开的时间更长，能保留更多的环境光。把柔光箱折下来正对着他，几乎就顶在画面边缘，你在他超酷的墨镜里面都能看见。一般的商业人像如果眼镜有反光就容易出问题，但对于 James Brown，不成问题。

我拍了 12 张，他看着我说，“本来觉得你这人还不错，没想到你一气拍这么多张。”我意识到快没戏了，赶紧换了支 105mm 镜头照了几张特写，就谢谢了他的配合。

灵乐教父！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这可能成为了他的最后的正式肖像。

[1] 拖点快门：用闪光灯时想保留背景里面更多细节吗？用慢门。我叫它“拖点快门”。



James Brown

“Tom kennedy，《国家地理》前 DOP，总是告诉我要注意那些‘小’照片。”

Tom Kennedy，《国家地理》前 DOP [1]，总是告诉我要注意那些“小”照片。一个专题中的骨骼往往是由这些经脉联系而成。

在芭蕾舞演员 Paloma Herrera 的专题里，我拍得漂亮，出彩，每张里面自然都是她。

但我没做好的是细节。那些细小、动人而又富于故事性的细节。其实也不怪我，真的。我是说，如果要拍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你会去拍起落架吗？

美丽与痛楚往往相伴而生——特别是对舞蹈演员而言。当我在拍摄即将完成的时候让 Paloma 脱下舞鞋时，她并不十分高兴。她的脚看起来糟透了。我在一分钟之内用热靴上的外闪拍摄了这幅图片。在系列里它不是最好的，更不是最漂亮的，却是最重要的。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 刚才提到这是用外闪拍摄的。我把灯头转到 180° 垂直向上，利用练功房的穹顶反射了灯光。瞄着穹顶的填充闪光这时刚好足够——总的来说这还是一张环境光为主光的照片，只是填充闪光让你所见更加细致入微。

[1] DOP：Director of Photography 即摄影总监。他就是控制我空中支持的家伙。他把握我摄影的大方向，也是我资源的总开关，一切都从他那里流过来。

Paloma Herrera的双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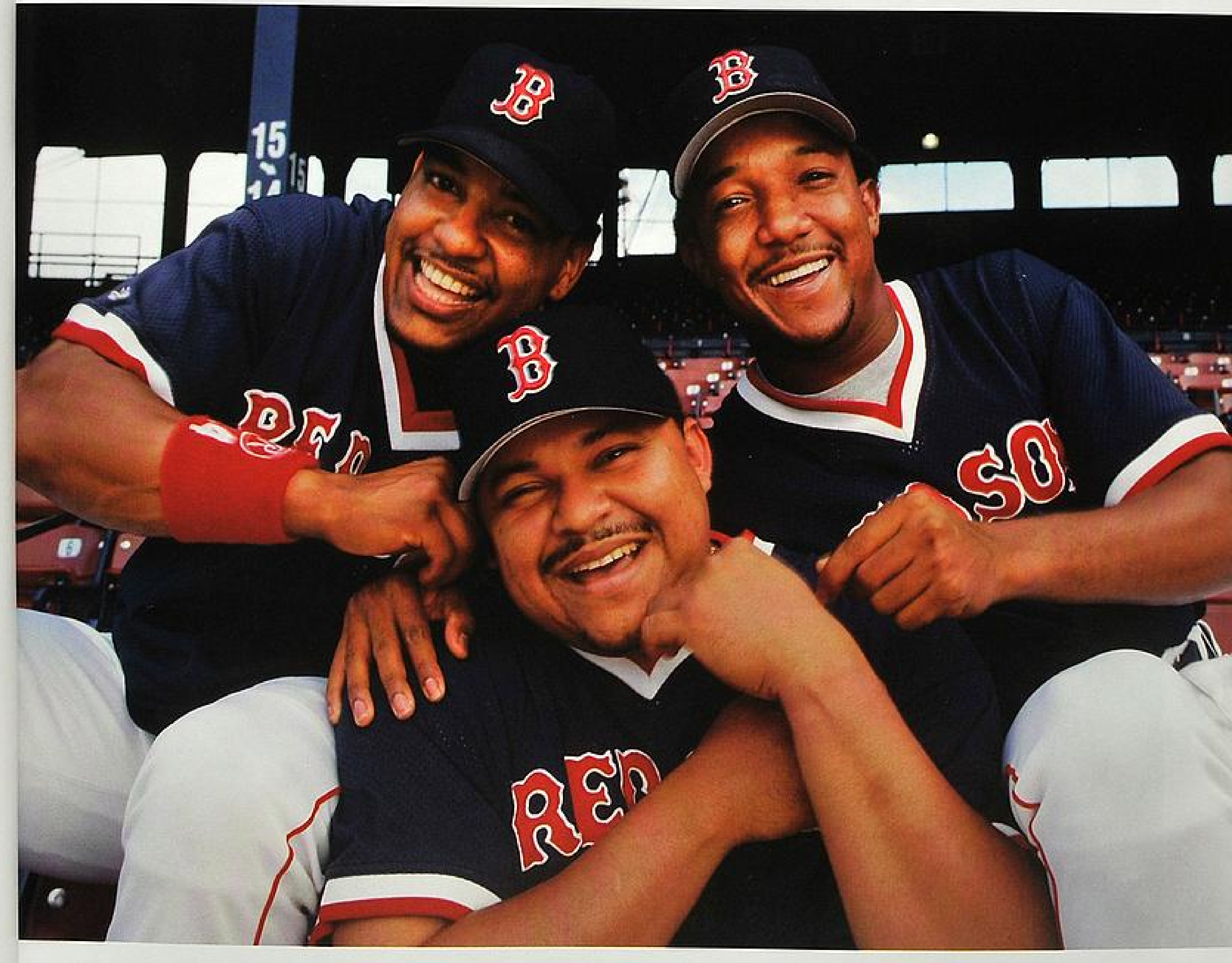
对于著名运动员，5 分钟很关键。这幅照片出自我 3 分钟内拍的 17 幅照片。考虑到“英俊小子”（后援投手 Rich Garcés）的体格，我把他放在中间，Pedro Martinez 和 Manny Ramirez 分居两边（译者注：三人均为波士顿红袜队拉美裔棒球选手）。然后我让 Manny 和 Pedro 去拧“英俊小子”的耳朵，他俩高兴地照办了。我得到了他们的表情，外加一张满意的照片，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开球啦！

如果你只有 5 分钟，你就得迫使你的拍摄对象有某种情绪的反应，并把这种情绪最终传达到读者那里。幽默往往是锦囊里最妙的一招——如果你能在照片当中制造一点点幽默，不管多么不利的条件下你总能拍到一张很棒的照片。在公众面前，这些运动员总是一副比赛的脸孔，只有捕捉到他们笑容时，才能让读者感觉到他们人性的一面。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为了照亮棒球帽下面的脸，我将一支 Elinchrom 牌的 Octabank 八角灯[1] 布置在相机右侧稍高于眼平高度拍摄了这幅照片。

“只有 5 分钟没关系，只要能用好这关键 5 分钟。”

[1] Elinchrom Octabank：一种大型柔光灯，能制造非常柔和的反射光。影室人像和环境人像的工业标准装备。



Manny Ramirez、Rich Garcés和Pedro Martinez

Jenny Gutierrez

"光影呈现——务必确保它呈现得如你所愿。"

一个摄影师肯定不想让他的读者看了照片说，"哈，他肯定是这么布光的。"不。他只想让读者说："哇，太棒了。"这和魔术师不想让人看穿他的袖子是一个道理。

全身人像中最致命的错误之一是不进行遮光。比如光布在相机左侧了，一切就位，拍摄对象看来不错，背景也不错，因为背景和主体处在同一光源，同一强度，同一光圈条件下，给人的感觉也和主体一致。

这就错了。如此粗心大意的布光，给了读者的眼光太多机会满篇乱跑。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慢慢来照着下列步骤做。

A）升起灯头，这样大量的光照越过主体消失在远处。

B）用蜂巢或者四叶片收拢灯光打在主体上。

C）顺手抄一样方便的东西，比如一张黑纸、一块布、夹克衫之类，挡住反光伞或者柔光箱下部三分之一，使得画面下部不再受光。

这样，光线就自然地落在了主体的上半身而没有照亮地面。光影呈现，确保这些光线如你所愿。

另外，你真的想照亮她的脚趾吗？

除非你已经离开现场，否则别急着收起相机。

我花了三天在 Linus Pauling 位于 Big Sur 的家拍摄他的专题（Linus Pauling，1901—1994，美国化学家——译者注）。最后拍了一堆说得过去但远不够精彩的照片。到了离开的时候，我还有一部装着柯达反转片和 20mm 镜头的 NikonFM2 放在车前座上没有收拾。

Linus 去给我开门，他的一只小猫爬上篱笆柱又跳上了他的肩膀。一见到这个场景，我大步冲上前，腿都差点折了。在猫咪无聊地溜走（或者是被我这疯狂的架势吓到了）之前，我拍到了 3 张底片。这篇专题的开篇图片正是在这离开前的最后一刻拍到的。

雾起到了天然柔光箱的作用，所以这幅照片完全利用自然光拍摄。

“除非你已经离开现场，否则别急着收起相机。”

Linus Pauling

“现在就拍。千万别以为可以‘等会儿’再拍。”

别以为明天回来还能拍到。不可能。光线可能不对，要拍的人可能改变主意，要拍的地方也许刚巧有个游行。千万别以为可以“等会儿”再拍。

有次我在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随性采风，想拍摄当地举办高尔夫大师赛的盛大隆重和小镇本身一贫如洗的巨大反差。要知道，奥古斯塔的别名“呃—呜斯塔”（黑人英语发音——译者注）可不是随便得来的。

美国名人赛历史上最让人失望的时刻是职业高尔夫协会（PGA）决定允许高球大腕儿们自带球童，而不是从当地雇佣。这使当地大量本来是球童的非裔居民收入骤减。

老球童们喜欢聚会的地点在一个叫做“沙山烤肉”的地方，墙上有个Augusta国家高尔夫俱乐部的球童画像。我找到了Hop和Mark，两个大师赛老球童。他们在电话里可不好请，扎在人堆里也不好找。天快黑了，我需要这幅照片。

我问他们可不可以第二天日落时再来见面。“哦，当然，没问题……”两个人都点头却又都心不在焉。

决不能让这事黄了。我架好灯，当机立断就在现场拍下了这幅照片。

是我想晚上在街角拍片吗？不。但我需要这张照片。其实运气还不错，烤肉店门正巧开了，吧台里面还有个人。

要现在就拍。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幅照片我只用了一个光源——一部连在Ranger电源箱[1]上的Elinchrom牌Octabank八角灯[2]，布置在相机左侧，架在离人物7米开外的街上。我需要的只是强大的光源以覆盖整个街角，这灯其实没什么艺术的。唯一的技巧在相机上——我用了慢门以表现烤肉店的内景，大约1/8秒吧。如果不拖点快门，最重要的内景就没了，这幅照片也就没劲了。店门关着的时候我也拍了，但坦率地说——那几张太糟糕了。

[1] Ranger电源箱：一种1100瓦秒的闪灯电源，非常可靠的环境人像系统。
[2] Elinchrom Octabank：一种大型柔光灯，能制造非常柔和的反射光。影室人像和环境人像的标准装备。

我的第一幅《生活》杂志封面照片因为美国著名布偶秀演员 Jim Henson 的不幸辞世得以发表。他居然死于肺炎，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太不幸了。

好事情是我当时才 6 岁的女儿 Caitlin 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摄影师爸爸居然干着那么酷的工作。别人的爸爸要么开巴士为生，要么卖股票债券，或者整天在董事会上听人喋喋不休，而他的爸爸却要和一只会说话的青蛙共事一天。

她把杂志带到学校向每个人展示，告诉大家说："这照片是我爸爸拍的，我爸爸认识这只青蛙。"

所以如果编辑讨厌这幅照片的话，至少有一堆 6 岁孩子会喜欢。

这对我是个大好事，因为这个拍摄任务搞得我大为紧张。说来可笑，紧张干嘛？这青蛙说到底是个布偶。

不过这只青蛙上场时，有一整班人马围着它团团转，足以让珍妮弗·洛佩兹自愧弗如。它不但有助手，还有保姆、动画师和美术指导。因为拍封面的关系，《生活》杂志还专门派了几个爱发表意见的家伙。

所以这可不是我和青蛙两个单聊那么简单。拍摄现场有一大堆人，而且个个因为 Jim Henson 的去世而情绪激动。我得布光，我得拍摄，但最重要的是，我得管理。

在这种大家每个人都觉得应该按照各自的想法去拍的时候，我在镜头后面更是必须保持自信，坚持己见。

Jim 生前坐过的导演椅搬过来了，青蛙趴在上面，满眼哀思。哈？我发誓，在那之前我从来都觉得布偶就是布偶，永远是布偶。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就是那副样子。然而我的确错了。

布偶演员们围着这只青蛙，一会儿动动它的指头，一会儿转转头，又弯弯它的膝盖，有人不停地提醒："注意眼神，注意眼神！"这堆人于是又调调它的头，让它稍稍换个姿势，再后退几步端详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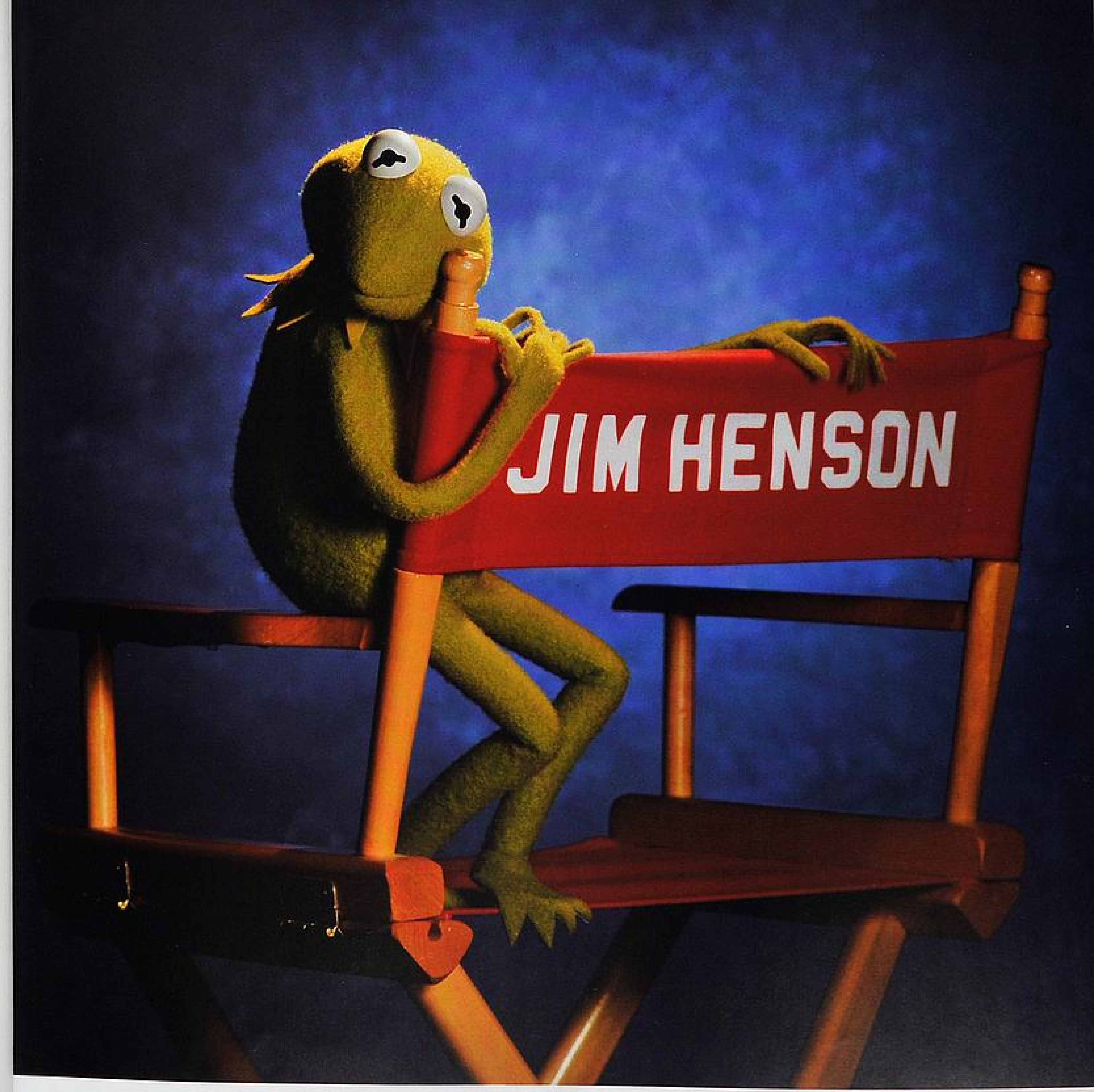
他们就真的就这样不停地把这个绿家伙调来调去，直到它看起来更加专注，更加动人，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在这种大家每个人都觉得应该按照各自的想法去拍的时候，我在镜头后面更是必须保持自信，坚持己见。"

一幅深邃、黯淡又伤感的照片照理说是最能配合这种悲伤的情绪的。但对于封面照片而言，暗调可能在杂志零售上帮倒忙。每个报摊上都有上百本杂志在激烈地竞争，每一本都在声嘶力竭地唤取注意。所以这张照片的用光不能只从摄影的角度考量，而要从封面效果出发。想想街上那些匆匆而过的路人，也许给每个封面也就有万分之一秒的注意力。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首先我考虑发型光。为此我在青蛙的头顶和稍后的位置布置了两盏带蜂巢的聚光闪灯，一盏勾出它的轮廓，另一盏成为背景里的高光。青蛙本身用一盏中号柔光箱从斜上方照亮，刚好能在我的两栖朋友身上表现出足够的锐度和冲击力，但又不至照亮全身，高光和暗部的光比使明暗过渡非常清晰明了。

Henson 的名字用一束被蜂巢收得很窄的光源稍稍打亮，对焦在眼睛上，剩下的就交给这只悲伤的青蛙在报摊上自行发挥了。



"穷追猛问，再用'不'字来作最简单的回答。"

在现场一定要多问问题。"那是怎么回事？""你们什么时候这样做？""关于这个还有什么拍出来好看？"这点上科学家是最糟糕的。他们通常会说，"哦，就拍我坐在计算机前面吧，怎么样？"如果追着问，他们突然又会说，"啊，顺便说一句，一会儿我们就要在那边实验室里用世界最强大的激光炮打爆一辆坦克了。拍出来好看吗？"

天哪，刚才他还说就坐在计算机前面拍！

穷追猛问，再用"不"字来作最简单的回答。这幅照片摄于加州的国家点火设施，世界最强大的激光器。它本来是封住的，人家并不想打开它。可以理解，因为每个盖子都好几吨重，要吊车才能吊得起来。他们说，"你可以来拍拍计算机嘛！"

我说，"盖子打开放我进去拍，不然不拍了。"于是他们帮我打开了两个盖子。我把一盏灯放进其中一个洞，一支灯就把这个完美的反射体完全照亮了。我自己钻进了另一个洞，用广角。这幅照片最后在《国家地理》上跨页[1]发表。

[1] 跨页：杂志的两个页面。

"在世界最著名建筑的顶上拍摄滑雪板上的奥运选手，很完美了吧？不。

你还需要更进一步。"

一次我受杂志委托要为美国冬奥会运动员拍一幅非正式照片，于是我想找个比较幽默或者特别的背景来拍摄。因为一直和帝国大厦的人混得挺熟的，我就问他们能不能弄个滑雪运动员在大厦顶上拍，他们说行。

我们在一百多层楼高处，风大得可怕，所以也用不成伞灯或者柔光箱。我就支了一盏灯在相机右边，扣了个蜂巢[1]，这样灯光就不会把一切都照亮了。

让她站在楼顶上，照亮她，就够了吗？可以收工了吗？不。在拍摄这么一幅了不起的照片时，作为摄影师，不要忘记细节——正是小小的细节成就了一幅经典。

看看她左边那扇窗户。想想如果这扇窗户是黑的看来会怎样。也许只是个人偏好，我总是不喜欢照片里有死气沉沉的窗户。放进去一盏灯后，这扇窗户变活了，整个照片也更有深度。并且我还在这盏灯前面放了一片蓝色滤光片（我选择蓝色是因为我觉得蓝窗户比较自然——并且和她的橙色滑雪服正好形成反差）。

灯一就位，让她上去，等到黄昏，很快就拍完了。正是像这扇窗户这样的小细节，使得这幅照片上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最后它在《生活》杂志跨页发表。

[1] 蜂巢：这是家乐氏新出的一种风味麦片（开玩笑的）。它是一种圆形的金属网格（看起来像蜂巢一样）可以装在灯头前面限制灯光角度。我用它来把光束集中在某个特定区域以免主体均匀受光。

Donna Weinbrecht

马上就要和大腕儿的经纪人通电话了，要说服他们，把电影明星用一根钢索吊在离地 500 英尺的直升机下面飞过好莱坞标志是个好主意，但真的需要很大胆的创意。

如果没有足够的激情（同时听起来还必须很冷静），接下来对方的回答就会是挂电话。

我当时在为《国家地理》拍摄一个叫做“世界在一起”的专题，想表现亚裔演员如何影响了好莱坞的主流电影。我想与杨紫琼合作，她先是与成龙搭档，后来成了邦德女郎，又出演了《卧虎藏龙》。

刚开始我完全是按照好莱坞套路来的。我们带着一帮发型师、化妆师、造型师等各色人等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一个干湖床，拍了许多漂亮的照片。但《国家地理》那边编辑坦白地告诉我，这根本就不是他们想要的。他是对的。

我们在直升机上还即兴拍了一组特技。我们都站在起落架滑橇上，150 英尺高没有任何保险绳。拍出来效果其实不太理想，我们俩太近了。但她证明了自己是个不仅漂亮并且勇敢无畏的女演员。于是我蠢蠢欲动，有了更危险的主意。

不如把她吊在直升机下面飞过好莱坞标志——一幅既特技又好莱坞的照片，一举两得。她的经纪人不干，但她同意了。

我给编辑打电话谈我的想法。他开始也将信将疑地有些犹豫，说我一定是搞笑的，自己把握吧。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先斩后奏的，但这次我知道一定不能擅自行动。编辑都有些吃惊，说，“我以为你一定会还在直升机上就抓起电话打过来呢。”

于是我们出发了。这一切可不简单。我们取得了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同意，在好莱坞山上建立一个临时停机坪，找来了洛杉矶最好的直升机飞行员和参拍过《泰坦尼克号》的直升机绞盘操作手，又在保险公司为整个洛杉矶买了保险。

我们钩好了钢索，直升机慢慢起飞了。杨紫琼和我开始在云中漫步。她在空中既端庄又勇敢。拍摄的关键是和她同步。我不想用长焦镜头从另一架直升机上拍摄，我要靠近她用广角拍，以获得视觉的冲击力，并有足够的景深保持好莱坞标志清晰。

着陆后她笑着告诉我，“知道吗，我可恐高了，一直没敢往下看。”

它被《国家地理》用作开篇的照片，也引来了大家的评论。大部分都是我的同事。看我被钢索吊在直升机下面的样子，他们都建议我该减减肥了。

“不如把她吊在直升机下面飞过好莱坞标志——一幅既特技又好莱坞的照片，一举两得。她的经纪人不干，但她同意了。”

Michelle Yeoh（杨紫琼）

Jay Maisel（美国著名广告及人像摄影师——译者注）总是告诉我要带上相机，因为不用相机又想拍照很有难度。根据他的摄影大法第 3 章第 1 条第 4 段……带上相机。

并且务必把取景器放在眼前。机会可能稍纵即逝。有人觉得背着相机就是了，或者放在摄影包里也行，可以有很多理由——镜头不对怎么办？光线不好呢？老拿在手里干嘛？还得把咖啡杯放下。这段我回头删掉，但是搞得这么麻烦干什么呢？总之，可以有很多借口不去用取景器反复框取这个世界。

但常框一框总是有帮助的。在 Marietta 的洛克希德飞机工厂，有人告诉我有一架 F-22“猛禽”战斗机就要起飞了。当时 F-22 还在测试阶段，一共才生产了 5 架，是当时最热门的飞机。我自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有时候一切看来都十分理想，但还是拍不出好照片。有时候什么都不对头，但拍出来偏偏出彩。谁也说不准。唯一能保证不出片的方法，是根本看都懒得看一眼。”

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位摄影师陪我来到灼人的跑道上。他向我保证不会有什么好拍的。糟糕的色彩，不，我得换成“可怕”的光线——逆光，没有任何色彩。而且我们不能靠近飞机。一切都表明，我们不用拿相机出来了。我有千万条理由说服自己。

可我还是拍到了那个专题最好的照片。不仅成为了《国家地理》当时卖得最好一期的封面，而且被用在了一个双折页里。[1]

有时候一切看来都十分理想，但还是拍不出好照片。有时候什么都不对头，但拍出来偏偏出彩。谁也说不准。唯一能保证不出片的方法，是根本看都懒得看一眼。

顺便提一下，这幅照片的缺陷也很明显。光线太差，没有色彩，距离太远。唯一拯救了这幅照片的是一支 400mm 的镜头。超长焦压缩了空间，从背景中突出了兴趣中心，提升了照片的视觉冲击力和表现力。当时的整个场景其实很平淡，我所做的不过是用长镜头把最重要的部分框选了出来。如果是广角，这幅照片就没看头了。

[1] 双折页：折起来的一个额外页面，翻开后一共有三页连在一起。双折页两边翻开一共有4个页面连在一起。摄影师要为此拍摄很细长的照片。

“伞灯在某些情况下肯定不错，但它毫无选择地把光洒得到处都是，就像地毯式轰炸一样。”

再笨的人都会用伞灯，其中一个还在写这本书，还经常用。伞一撑开，一切都漂亮了。但什么都漂亮了，就意味着什么都只是看得过去，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好看了。听明白了吗？

漂亮仅仅是漂亮而已，却还远不够动人。这里还有个控制的因素。伞灯在某些情况下肯定不错，但它毫无选择地把光洒得到处都是，就像地毯式轰炸一样。

那如果你想在同一幅照片里的不同元素表现出截然不同感觉呢？这就是技巧啦！快把伞灯仍在一边，找小号柔光箱和蜂巢[1]来吧。用电工胶布卷个束光筒[2]，找点黑布当背景，再来点黑卡纸挡住墙壁反光，这就可以开干啦。

这幅惊讶的婴儿的照片花了我不少的黑卡纸来遮挡不需要的光线。这是一幅多重曝光照片，并且焦点在婴儿和球之间有移动。只要有足够暗的环境，这种照片其实并不难拍。

照片要表达的主要是婴儿如何注视运动物体，为此我需要：

（a）一个惊讶的婴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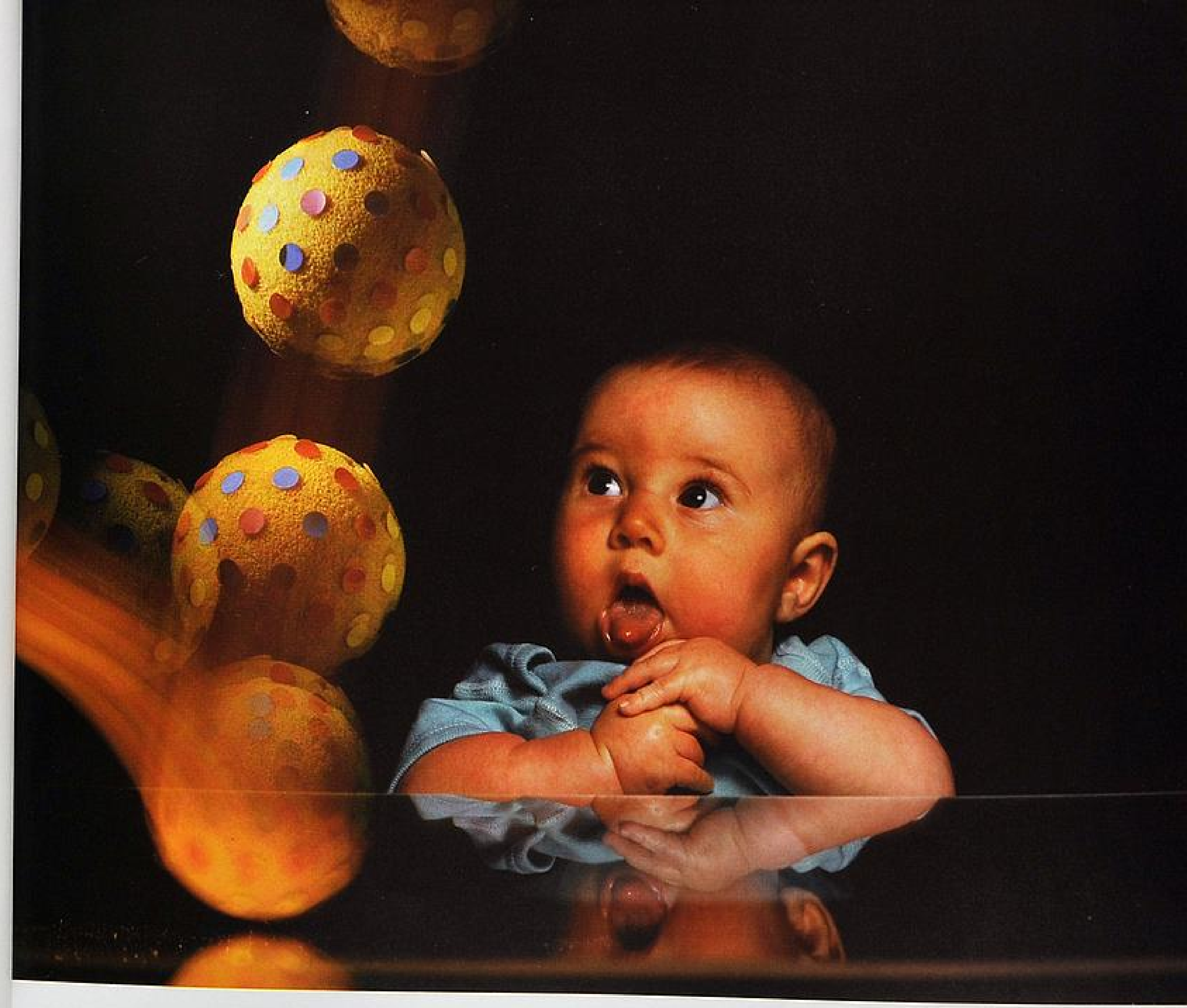
（b）一个运动的物体，在同一幅画面当中。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为了拍摄彩色弹球，我用一支钨丝灯表现它的运动轨迹，若干 Nikon 外闪的频闪来表现轨迹点。这些小闪灯我都用黑卡纸进行了束光以免散布过大。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彩球很不配合，无论如何不能重现一种自然的弹跳。

解决方案？只有用更多黑色！拍摄地点装着百叶窗，我拆掉了一根控制叶片角度的长杆，用黑胶布把它包起来，插进泡沫彩球里。我的助手站在画面外拿着长杆控制着球的弹跳轨迹。砰！砰！每一次的曲线都无比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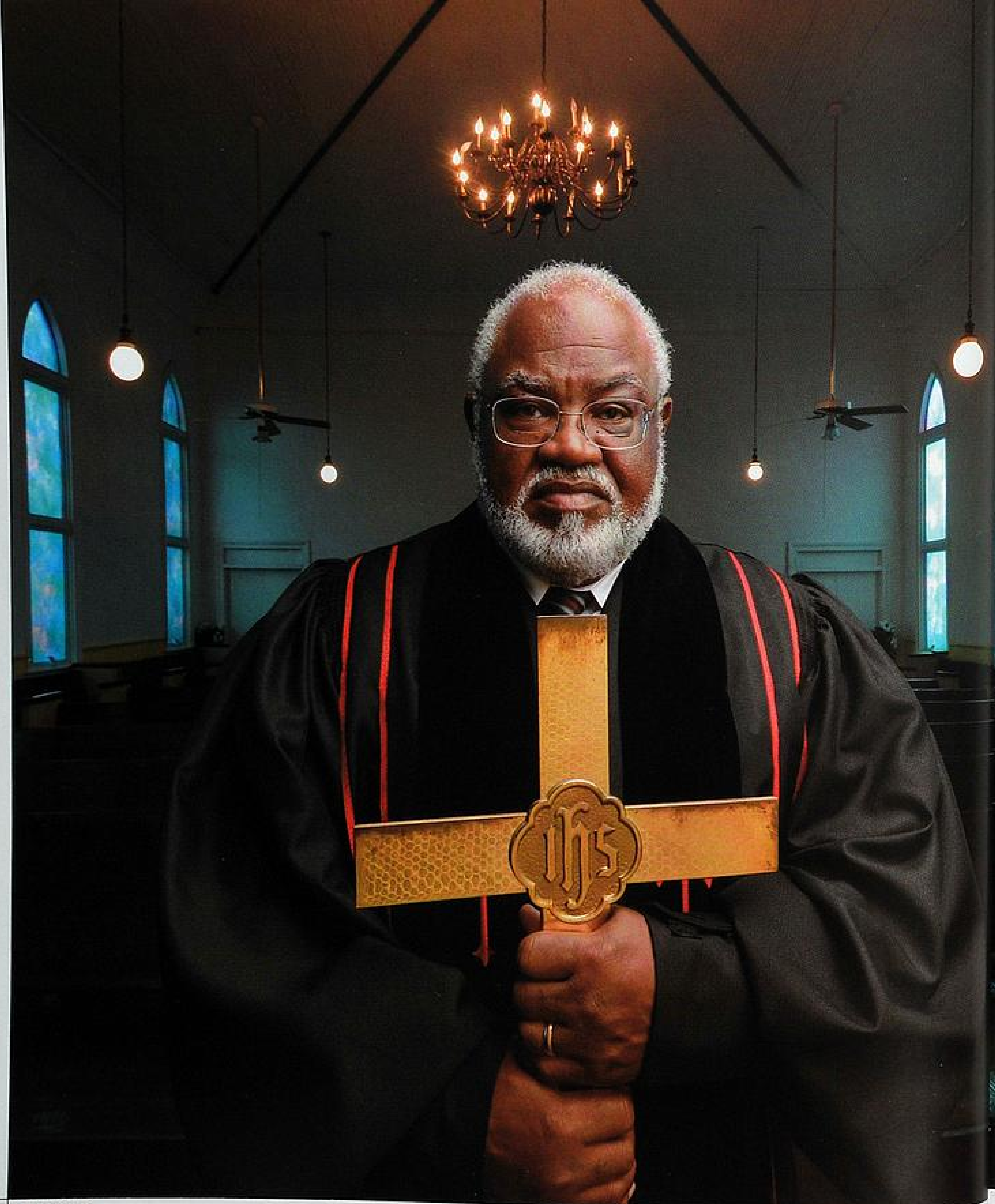
球的问题一解决，焦点就该放在婴儿上了。可是他往临时搭成的反光桌前一靠，立马就睡着了。

等他过会儿醒来，就开始盯着我做过边角消光处理的小号柔光箱。于是我拿起一个玩具在他面前一晃——接下来的事情你就看到了——一个惊讶的婴儿！



[1] 蜂巢：一种圆形的金属网格（看起来像蜂巢一样）装在灯头前面限制灯光角度。

[2] 束光筒：任何可以使光源方向性更强的筒状物。可以是花哨的Lumiquest牌束光筒，也可是就是几张卡纸拼起来的代用品。它的功能也就是控制光的方向和散布。



"有的法则很好，比如三分法则[2]，很有用。但就像所有法则一样，总得时不时地打破它。"

我当时在乔治亚州的 Augusta 为《高尔夫文摘》拍摄。漫步在一个贫民居住区时，我发现有几个人正去教堂做礼拜。于是我跟着他们进了教堂并立即被它的简朴和力量所打动。我想见见这里的牧师。

我和 Grier 牧师坐下聊了起来。我跟他谈了我的想法。他同意我为他拍照。

牧师是个很和蔼的人，只是长得有点吓人（看看他手掌有多大吧。要是我都不敢参加这个教区！）。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简洁是最适合这幅照片的。我把牧师放在画面正中，让他散发着庄重和权威。紧挨着画面边缘我用一个柔光箱打在他头顶上。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手中拿着的十字架。我用了一只热靴闪灯，NikonSB-800，让助手拿着并将光打在一个小号金色反光板上。只是这一小点金色光线，就让十字架熠熠生辉。

顺便提一下，他头顶上像光环一样的吊灯可不是偶然出现在那里的。

[1] 译者注：即把画面分为九宫格，把主体布置在交叉点上的非对称构图法。
[2] "公牛眼"：指将拍摄对像放在照片的正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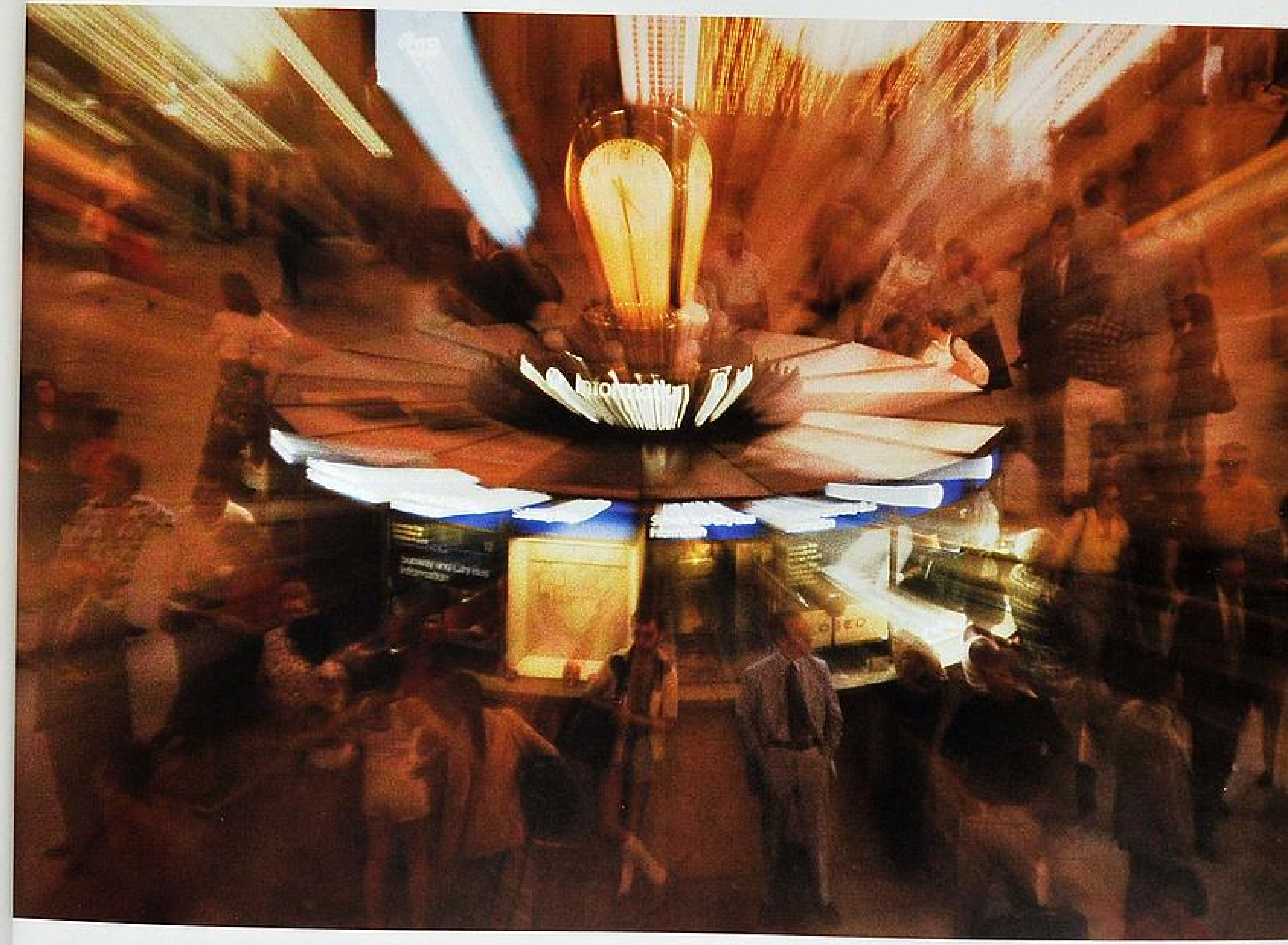
"公牛眼"[2]

"拍摄时得放松，像个拳击手一样——左突右闪，纵横驰骋。世界不可能原地不动，所以我们也不能。"

技术进步是个好事。我喜欢现在的变焦镜头，不用还真不习惯。但问题是，这些玩意儿也把我们变懒了。许多摄影师一来就把三脚架扎在地上好像钻井一般，手握变焦环好像在用半导体收音机调台一样。他们的机动性简直就和一株植物没有两样。

拍摄时得放松，像个拳击手一样——左突右闪，纵横驰骋。世界不可能原地不动，所以我们也不能。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如果要拍摄类似这幅照片一样的变焦效果，得从长焦变到广角端。选好焦段，对好焦点，再在曝光时移动镜组，画面里就既有深度又有锐度了。



接触被摄者，是著名《生活》杂志摄影师 Alfred Eisenstaedt（阿尔弗雷德·埃森施塔特）的一个既聪明又简单的策略。他不会立即拍摄，而是上前请求允许以接近被摄者。然后他会对被摄者进行无微不至的调整——拉直并不需要拉直的衣领，拿掉一个想象中的线头，扫去一两根相机根本拍不出来的头发。

他并不去做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如此打点一番后被摄者的外表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他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触被摄者。

他消除了被摄者的戒备。他与他们接近并愈加亲密，甚至被允许触碰他们。这是信任的开始。他与被摄者开始了一种无言的对话。被摄者会觉得，“哦，明白了。他想让我看起来更好。他和我是站在一边的。好吧，他不是敌人。”

试试吧。然后看看被摄者是不是开始变得喜欢照相机了。也许不会像 Sophia Loren（埃森最喜欢的模特）那样喜欢，但一定会大有起色。Sophia 一辈子钟情于相机，而相机也钟情于她作为报答。总之，只要被摄者开始喜欢相机，相机也一定会立即喜欢上她。而结果就是一次成功的拍摄，而不是一幅毫无生气的肖像。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对于一定年龄段的女性，特别是像 Sophia Loren 这样标志又经典的美女，布光时一定要力求柔和。把光线想像成一条柔软的毯子，轻轻地包裹她的面颊，点亮她的双眸，消除阴影和线条。因为屋顶比较低（我们在一座酒店的会议室里拍摄），反复调整布光的结果是光源几乎连成了一体。

相机左边有一个柔光箱在她面部以上的位置，另一个稍小号的在面部以下，但这两盏灯挤得如此之近，效果其实等同于一个超大号的柔光伞包围着她的面部，让她在这种光线中得以自如地发挥，并让她的秀发更富于层次和深度。有时我知道要这样布光时，我还会带上一块 12 英尺的丝布（或者一张床单）来罩住整个灯架。这样灯光就好像穿上了一件大号白罩衫，散发出无比柔软的光线。因为是两个不同的光源，我仍然可以对它们的方向和亮度进行微调。但它们最好是从两个独立的电源箱里接出来的。

“他消除了被摄者的戒备。他与他们接近并愈加亲密，甚至被允许触碰他们。这是信任的开始。”

这里我就要谈到一个重点了。要充分满足外拍的需要，最理想的配置是为每一盏灯配备单独的电源箱，尽管这样代价可能会比较高昂。这就意味着，如果带着三盏灯去外拍，就应该携带三个电源箱。独立的供电可以为单独调节光比带来便利，也不容易造成断电的尴尬，同时它还为某个子系统失效带来一定的冗余度。我曾经被叫去拍过一些很大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有 14 个电源箱和 17 盏灯。

当然，我明白自己的这种强迫症急需专业的心理咨询。

Sophia Loren

“没有什么比最基本的人类感情更美的了。效果比什么都好。”

作为摄影师我们有时候几乎是坚持要把事情搞得过于复杂。我们总觉得简单的方案不够好，完美的照片遥不可及，因此还自怨自艾。当条件有限时（条件几乎从来都是有限的）要记住：没有什么比最基本的人类感情更美的了。效果比什么都好。

举个例子：《生活》杂志有一次要我去做一个非西医疗法的专题。当时这个领域有个名人叫Mehmet Oz，是纽约Presbyterian/Columbia医院的医生，因使用非西医和新世纪疗法而闻名。

让Oz医生的知名度更上一层楼的是他成功地为纽约扬基队经理Joe Torre的兄弟Frank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我的任务是在扬基体育场为这三个人拍一幅照片。我到球场时正当中午，太不理想了。

三个兴致勃勃的家伙等着我告诉他们该怎么拍才有意思，时间有限，该怎么办？

我的朋友和导师Jay Maisel总是说，“注意光线、色彩和动作。”在这神圣的三大法宝里，这次我把筹码押在动作上。别无选择。我把Oz医生安排在Frank和Joe之间，笑着对他们说，“你们俩给医生来个布鲁克林式亲吻怎么样？”

两兄弟毫不犹豫地亲在了医生的脸颊上，Oz也乐坏了。我立马拍完了一整卷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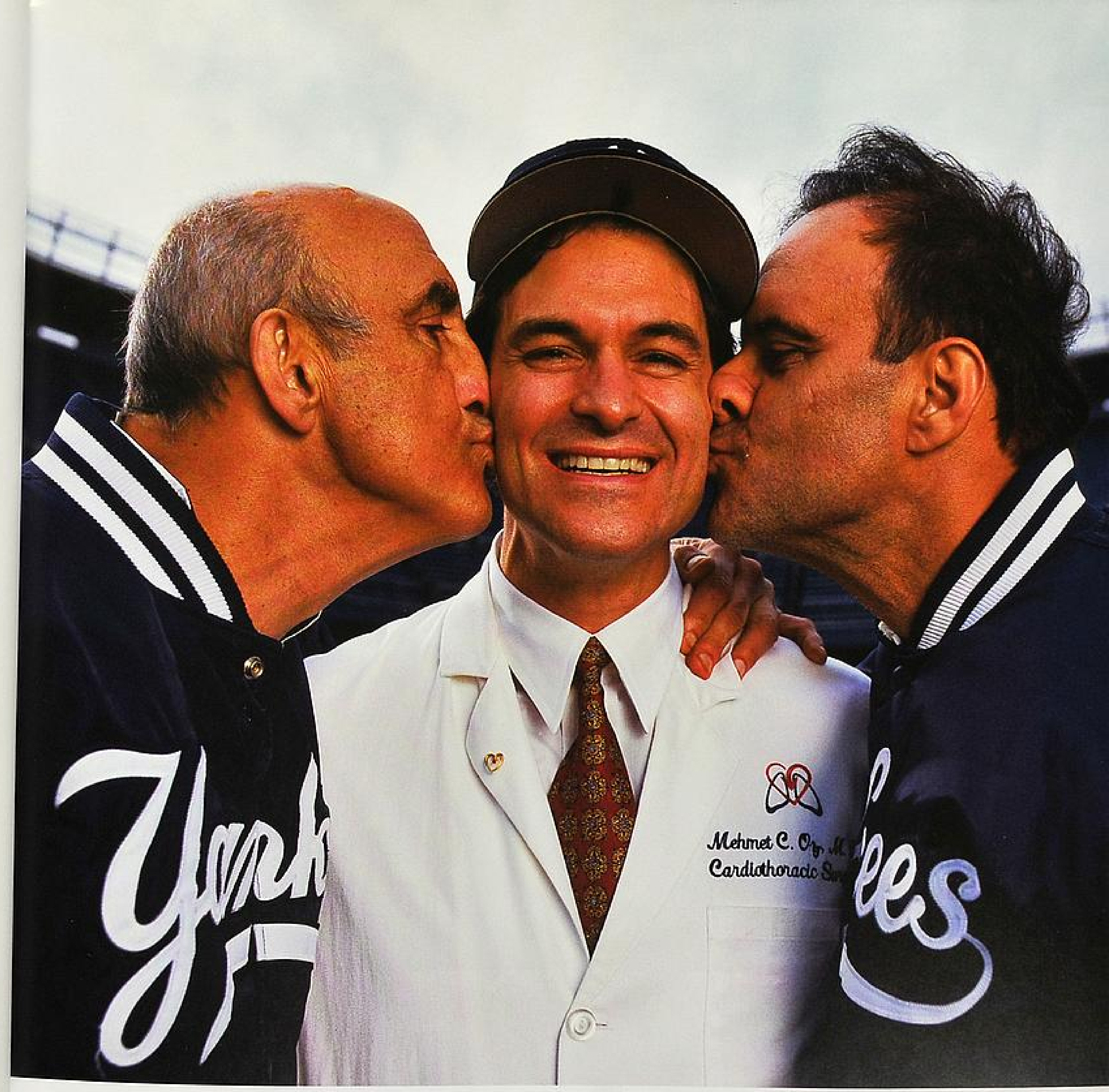
我让人们再拍一遍的标准理由是“你也知道，万一今天暗房那几个小子搞砸了呢？重装个卷多拍几张吧。”屡试不爽。没人愿意回头再拍一遍，包括我自己在内。

又亲一遍，医生又乐了。完事儿。

“就这样？完事儿了？”随行的《生活》杂志文字记者问。

我都开始收拾东西了。有时真的不必如此复杂。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我经常用来克服糟糕的环境光的办法是大型伞灯的一次全功率输出。这样面部能被光线填充得很漂亮、均匀而不留阴影。我当时就是这样布光的，在相机右侧。



Frank Torre、Mehmet Oz和Joe Torre

“我把闪光灯拿给健美运动员，让他们自己照亮自己。

相信我，他们可投入了。”

当我脑枯肠竭的时候（时有发生），我会向被摄者寻求帮助。我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拍法你们从来没试过的？”

有时他们也没有答案。也有的时候，相信我，他们的答案并不可取。但还有些时候，有的答案会使人恍然大悟，开启一幅照片的成功之门。

这是让被摄者参与的方法之一。另一种方法是让被摄者像演员一样在为他们搭建的舞台上自由发挥，让他们为照片的成功作出直接的贡献。健美运动员简直就像完美的雕像，像纪念碑。他们和博物馆里的雕塑一样，需要戏剧性的光线。

所以我给了这些健美运动员一个任务——照亮他们自己。这使他们兴致盎然地参与其中，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才是这幅照片的美术指导。他们会自己摆个姿势，再自己决定如何照亮自己。这简直太酷了，也能让他们的注意力能集中在除了脚下冰冷的海水之外的其他东西上。

这些小闪灯太棒了。我可以控制他们的变焦和输出强度。而且这一代闪灯已经能通过相机无线控制了。我无需离开三脚架就可以调整光线强弱。在日落水寒，模特都快冻僵了的时候，这可是个不小的优势。

摄影师要能够随机应变。

我向《生活》杂志自荐做一个女强人的图片故事，歌手兼作曲家 Fiona Apple 正好切题。她的音乐生涯正如日中天，太完美了。

Fiona 在以前的照片中总是被拍得像个流浪女一样，身着睡衣，蓬头散发，好像刚从百合花地里爬出来一样。她告诉我这次一定要摆脱那种形象——她想被拍成一个穿着盔甲的女战士。我想，“太酷了，宝贝儿。我喜欢！”

我们在一个日光影棚里为她准备了整套中世纪行头，手画背景布，满地玫瑰花瓣，宝剑上沾着血迹，外加化妆师、造型师、发型师、经纪人、助手、厨师、保姆等一干人等。拍摄中她的经纪人不停地抱怨时间晚了。我说，“你本来带她来得就晚，对吗？”

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现在必须走了，而且只能坐地铁。”（当时正是纽约下班高峰，她还要去附近新泽西州参加一个演唱会）我看了 Fiona 一眼，“穿着盔甲去坐地铁？”

我挑了一部相机，广角镜头，热靴闪灯，绿色和洋红滤色片，一堆 ISO100 感光度的反转片上路了。我们悄悄地掩护着她穿全副行头还佩着剑混过了地铁检票口。地铁来得很及时，我在一路这 5 站疯狂地谋杀了不少胶片[1]。地铁上，纽约人一如既往地对此视而不见。

最后那些影棚照片未受重用，地铁里的照片反而被用在首页，尽管它们都是机顶闪光，1/15 秒 f/4 手持的随拍。

所以有些事永远意想不到。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为了配合地铁里日光灯的色温，我在闪灯前放了一片绿色滤光片，镜头前加了一片 30 号洋红滤色镜以消除日光灯的影响并获得更好的肤色。最关键的一点是使机顶闪光看来像是环境光，为此我用了一种叫 Lumiquest 80/20 的反光附件，可以把 80% 的光线打到天花板上，20% 指向被摄者的眼睛。镜头是一支 20-35mm 变焦镜头。

“我们悄悄地掩护着她穿全副行头还佩着剑混过了地铁检票口。地铁来得很及时，我在一路这 5 站疯狂地谋杀了不少胶片。地铁上，纽约人一如既往地对此视而不见。”

[1] 谋杀胶片：即连拍——手指根本不用从快门上离开。

Fiona Apple

不管一个摄影师为了生计必须拍多少烂片，不管有多少无聊的拍摄任务，多少倒霉事，多少难缠的顾客，多少糟糕的模特，多少讨厌的中间人，多少发疯的美术指导，多少器材故障，多少精神、肉体和意志的折磨，无论有多少让人辗转反侧又伴我们悄然入梦的遗憾与希望，要记得，留出时间去拍你所爱。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摄影师的心脏保持跳动。

这个孩子当时 15 岁，完全像个天使一样出现在我面前。她和我握了握手，非常的大方自然。从她踏上无缝纸的那一刻开始，相机就属于她了。然而这幅照片简洁的甜美来自于画面背后辛勤工作的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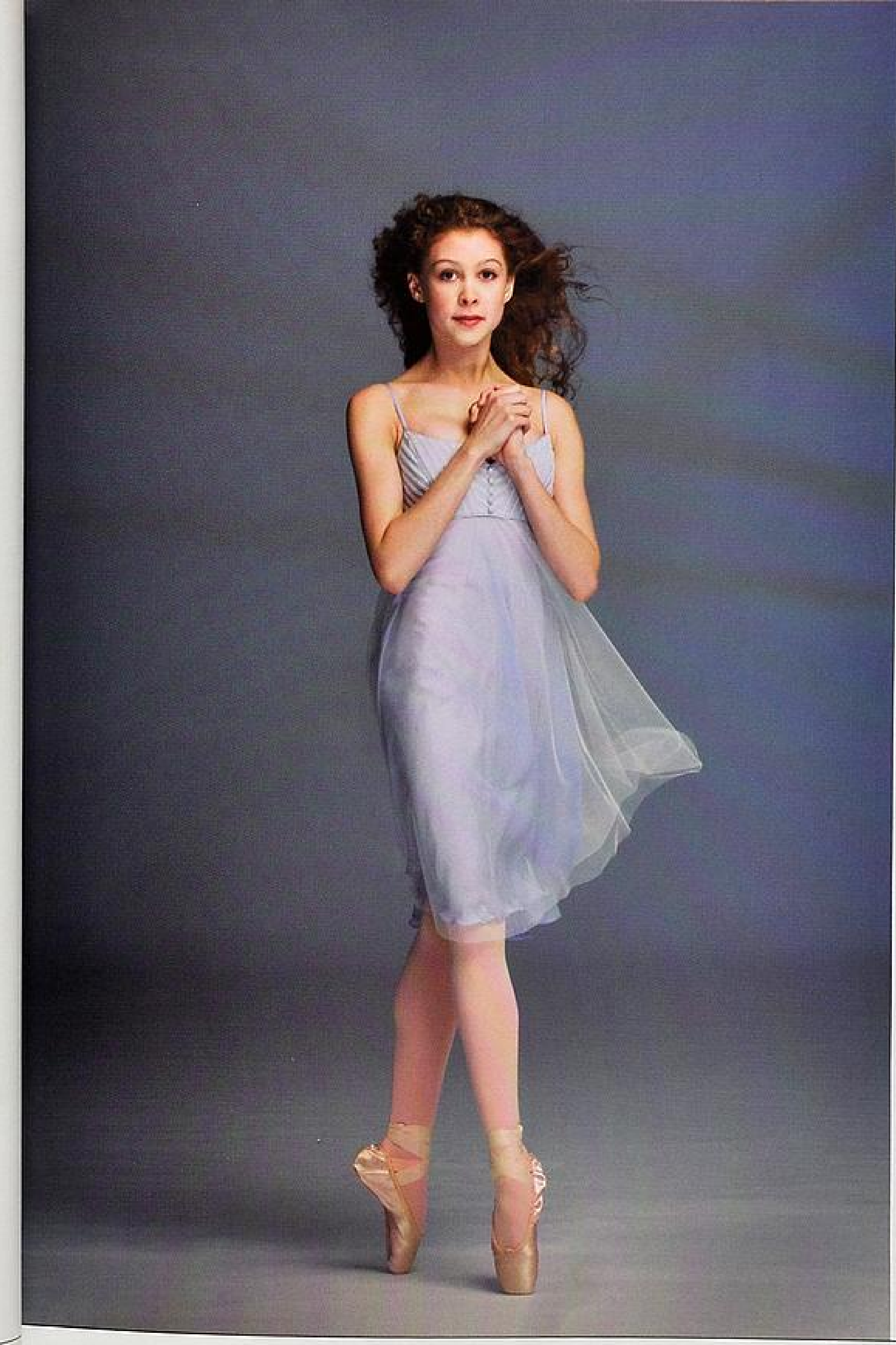
"使摄影师的心脏保持跳动的唯一方法是拍你所爱。"

信不信由你，这幅照片是让她站在白色无缝背景纸上拍的。我总是力求分别控制前景和背景的用光，而这回我却因为拍摄现场的条件无法控制背景。难题在于，我们拍摄的芭蕾练功房四面白墙加白天花板，好似一个巨大的静物箱把闪灯的光线反射得到处都是，当然也包括白色的背景，完全不是美术指导想要的效果。如何驯服这恼人的背景呢？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种情况下，背景的布光和前景一样重要。我们用相机左边一块 12 × 12 英尺的黑布对前景光进行了遮挡，以控制它的散布并吸收多余的光线。这叫"旗子"，而这回我们用的可是一面大旗。光源上我选择了 Octabank 柔光灯 [1] 和一个作为主光布置在相机右面的地板反光灯（通常也用 Lastolite[2] 反光板来反光）。镜头是一支 70-200mm 变焦镜头。背景里的蓝色条纹来自于地上一个没有任何柔光或反光的灯头，只放了一片蓝色滤光片和一个练功架在它跟前，以打破背景的单调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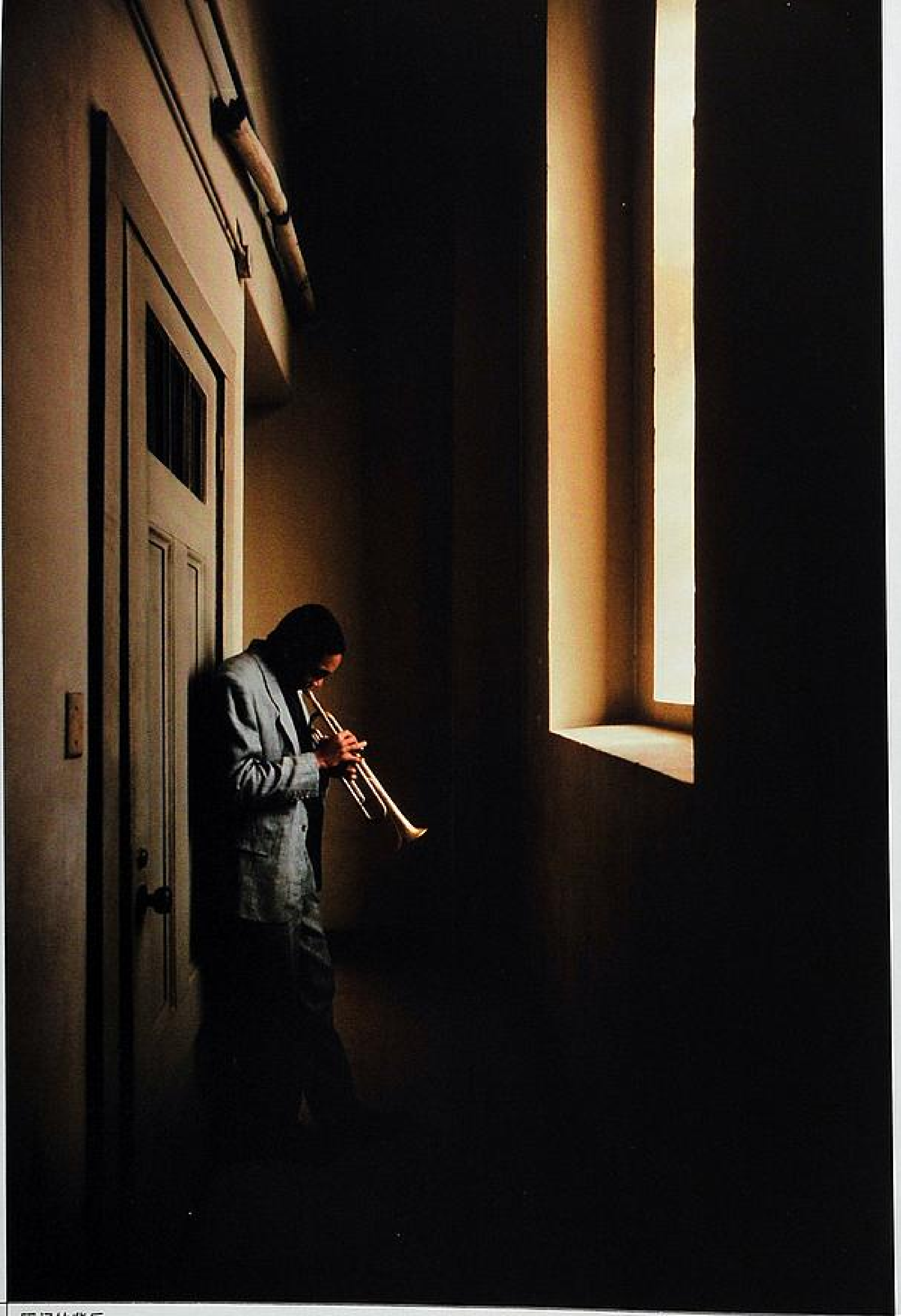
[1] Octabank：一种大型柔光灯，大约6英尺宽。能制造非常柔和的反射光。影室人像和环境人像的标准装备。

[2] Lastolite反光板：装在一种结实并可折叠框架上的反光/柔光板，有3×3、3×6和6×6几种尺寸，漫射或逆光源的理想选择，也可以用来模拟窗户的光线。叠起来可以收藏在小包里。非常管用。



第2章 眼不离开取景器

Chapter Two-
Keep Your Eye in the Camera
CompactFlash
SanDisk
Extreme III



Wynton Marsalis

被尊重和不被尊重，总是摄影师论坛上的热点话题。显然，我们以为自己是一群拿着相机的 Rodney Dangerfield（Rodney Dangerfield，1921-2004，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有口头禅“没人尊重我”——译者注）。

其实这该怪谁呢？如果身穿裤衩 T 恤，蓄着四天没刮的胡须，总不可能等着别人用红地毯招待吧。

有一次我被《体育画报》派到新奥尔良拍摄一个超级橄榄球季后赛的图片故事。很棒的任务，正好还赶上前市长 Dutch Morial 去世。没有哪个地方像新奥尔良一样，葬礼也能办得像聚会庆祝一样。

于是我上街拍摄去往圣路易斯大教堂的爵士乐游行。当天我穿着正装套白衬衣，领带尤其正式。这套装束看来相当不错，如果我坚持这样认为的话。（尽管这葬礼像个节日，但仍然是个葬礼。）

为了拍到全景我来到教堂的阳台上。刚好有个衣冠楚楚的男士在我旁边吹小号。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伙计，领带太不适合了。”我答说：“我想为你拍幅照片。”

于是伟大的爵士乐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来到窗边让我为他拍摄了一幅速写肖像。

我大学时代的一位教授告诉我，如果有人因为你不系领带而不听你讲话，系上领带就是。因为你要讲的话比系不系领带重要。他是对的。

“我大学时代的一位教授告诉我，如果有人因为你不系领带而不听你讲话，系上领带就是。因为你要讲的话比系不系领带重要。”

“光线会变得不可预测。这可是个好事。可预测不是光的本性。”

我们总要穿过门框，光线也是一样。所以试试在门廊里放一盏灯，让光线穿过门框，看看效果怎样——也许刚好就对了。

门框其实把光框了起来，赋予了光形状与边缘，甚至还有颜色，视门廊的颜色而定。如果门廊的颜色丰富，或者有一束阳光，甚至门本身反光，抑或有玻璃板——当光线穿过这一切的时候，就会变得……不可预测。这可是个好事。可预测不是光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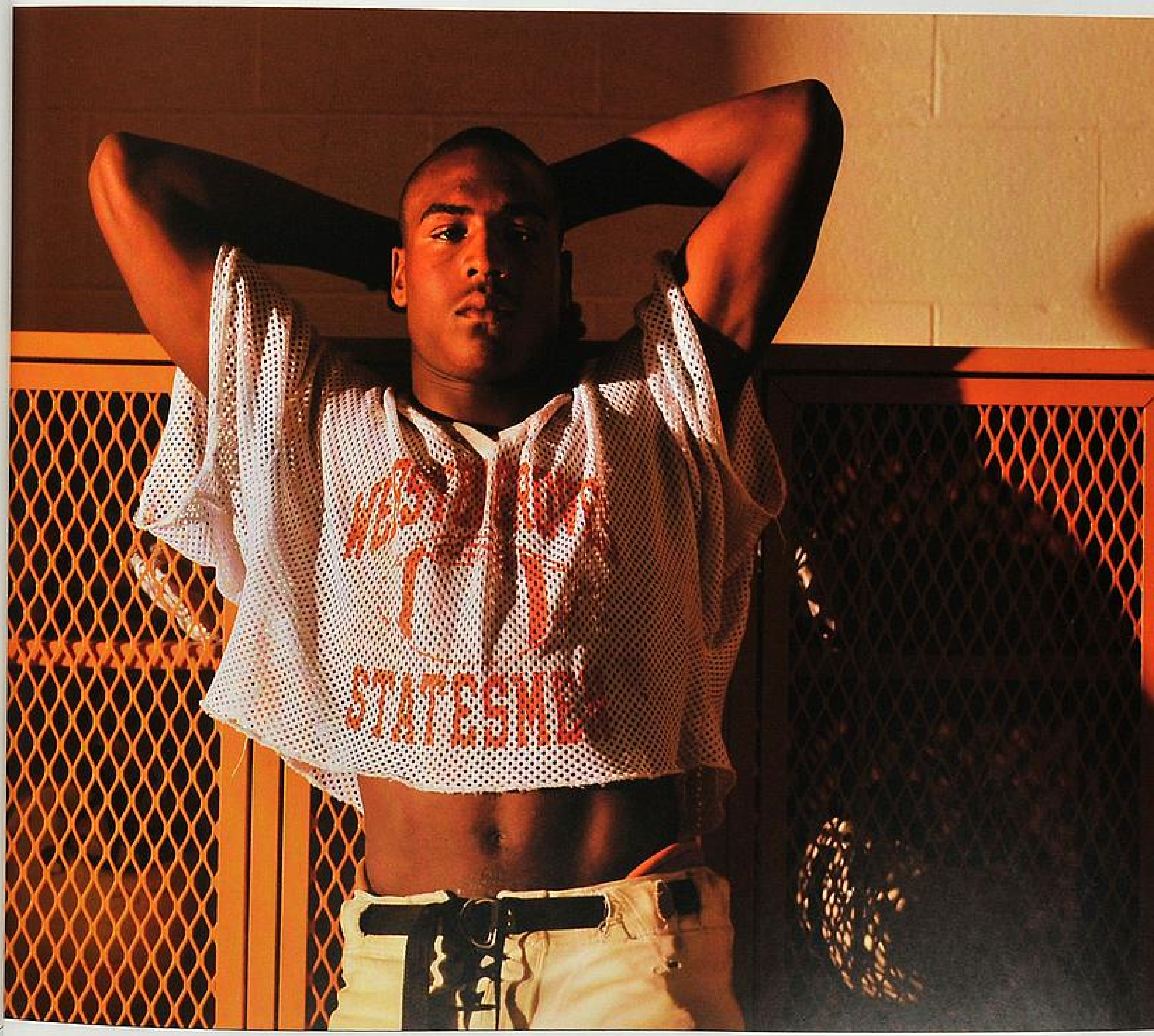
并且，如果你刚好有一块 3 × 6 英尺的 Lastolite 反光板[1]，奇妙的光线顿时会充满门框，现成的柔光箱啊！

没有 Lastolite 反光板？床单和电工胶布也有这效果。

这幅照片没有柔光。那个更衣室门比较宽，外面就是球场。我在更衣室门外放了一盏外拍闪灯，灯光打在若干物体上，包括一壁的存物箱，进而造成了球员身后的阴影——一个可喜的意外（正合我意）——造成了墙上阴影和高光清晰的明暗交界。（这和 Bobby 脸上的高光 / 阴影效果是一个道理，也是另一个意外。但如果我说这就是我当时就设计好的，或者我早就注意到了这点的话，我一定是骗你的。）其他的光线被更衣室的黄墙反射，猜猜看？光线变暖了！光线总是变成它照射到的物体的颜色。

不可预测。意外。有时候不是好事，比如做脑外科手术时。但发生在布光时，太妙了！

[1] Lastolite反光板：装在一种结实并可折叠框架上的反光/柔光板，有3×3、3×6和6×6几种尺寸，漫射或遮挡光源的理想选择，也可以用来模拟窗户的光线。叠起来可以收藏在小包里。非常管用。



“试试吧，说不定不错呢。谁知道呢。”

Winona Ryder（美国电影演员——译者注）在纽约的公寓里有一个高架床和很高的屋顶。卧室的空间其实很小，仅仅容得下一张床、她和我。我站在高架床的梯子上也没法打顶光照明——屋顶太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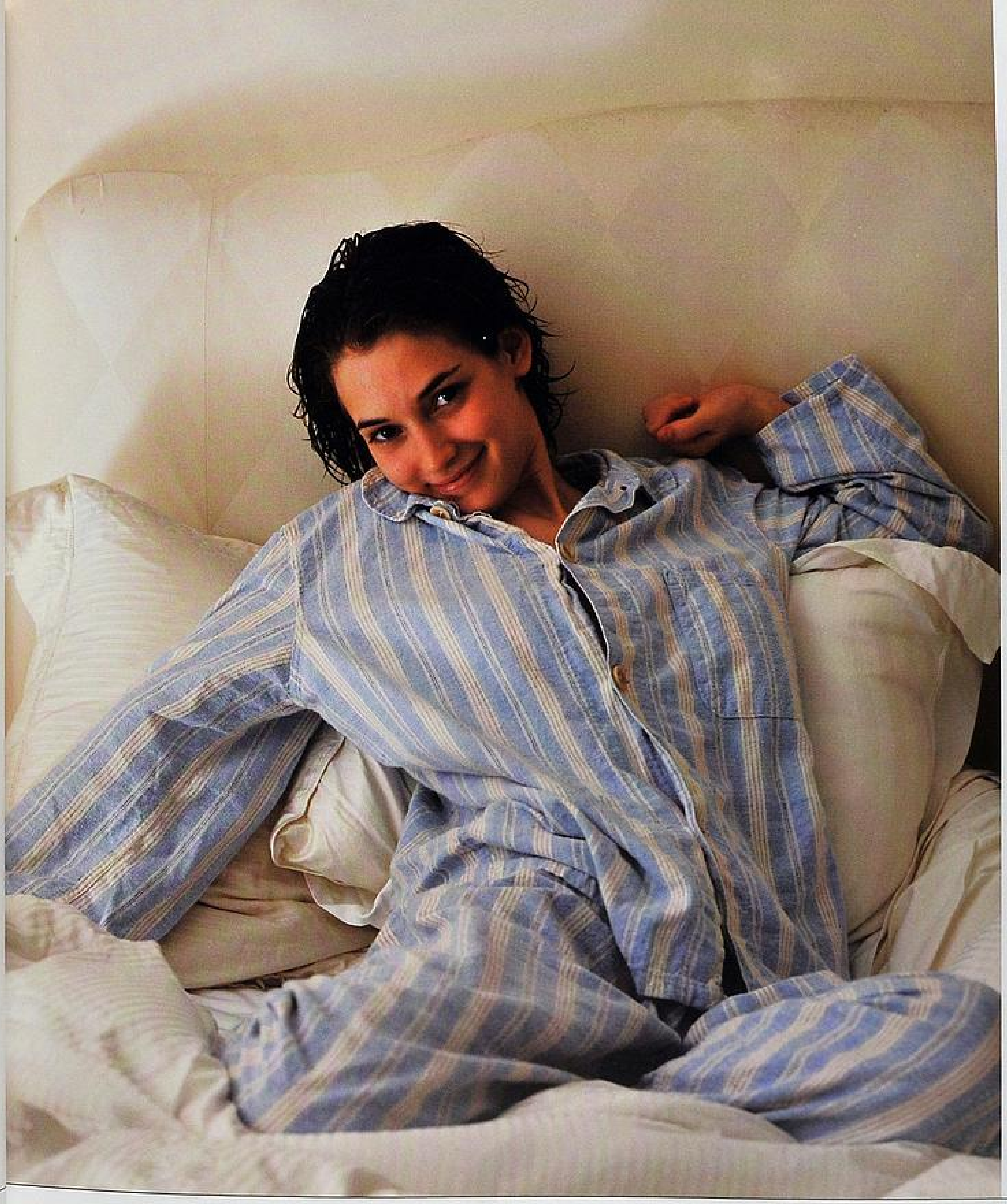
那怎么布光呢？高架床下面的空间很窄，和狭窄的墙体形成了一个条灯[1]，光线刚好可以从从这个狭窄的通道上来照亮床上的空间。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于是我在床下布了一盏灯射到墙上，利用周围的空间向上反射。从来没试过从被摄者下方反射，但谁知道呢。结果是光线从周围蹿上来，通过窗边墙的反射，一下子我们就被照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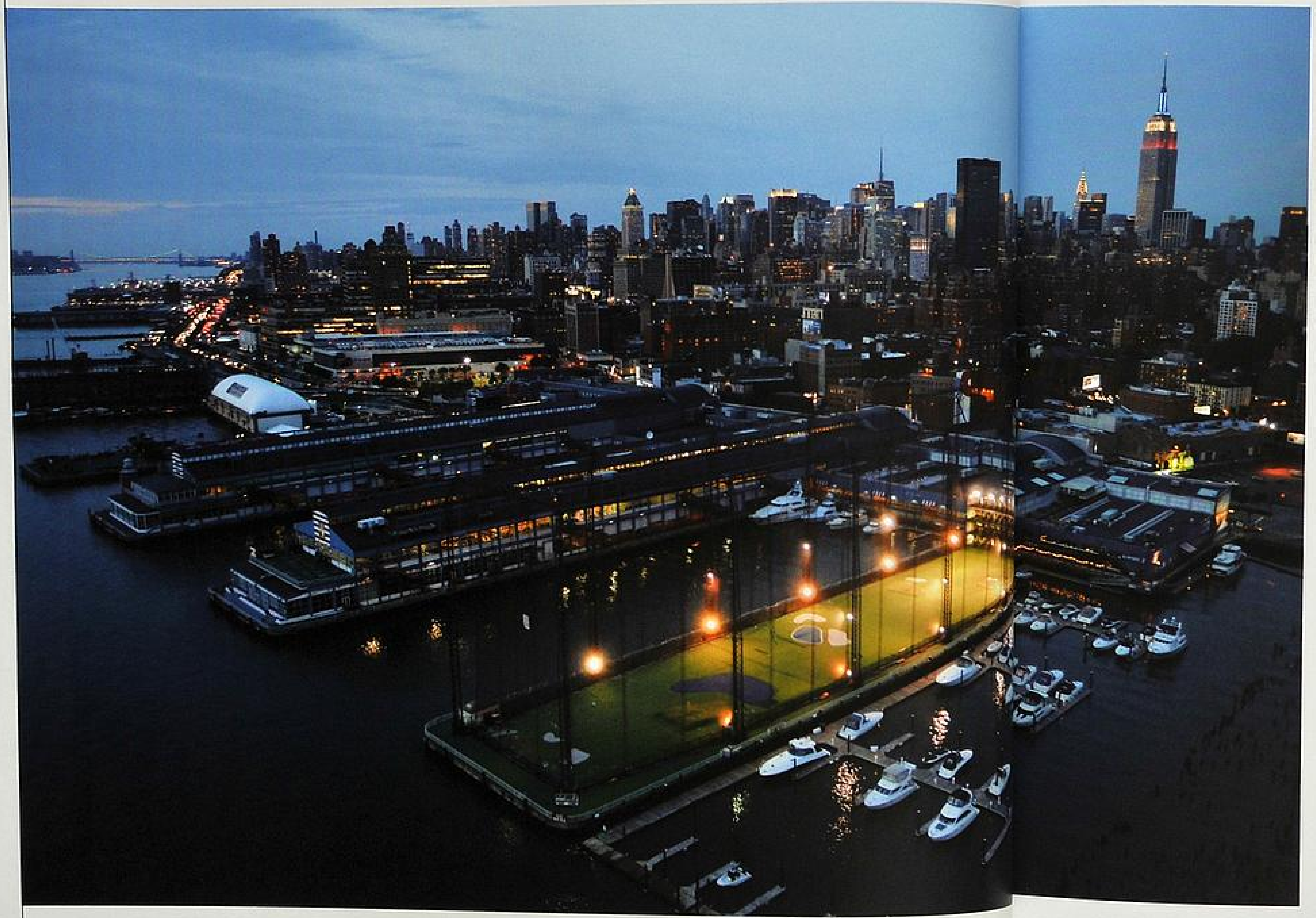
这样的布光也许谈不上完美，但已经很不错了。面前有Winona Ryder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还能奢求什么呢？

每当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布光时，我总是想起祖母让我吃芽甘蓝之类的东西时说的，“试试吧，说不定不错呢。谁知道呢。”

[1] 条灯：一种细长的柔光箱，特别适合在运动员这样的人体上打轮廓光。



Winona Ryder



不管你手里时髦的相机有多少万像素（事实上像素大战被过分炒作了），如果不把相机拿稳的话，多少像素都毫无意义。一定要重视稳定持机，并多加练习。

我是右撇子，但用左眼取景。想想看。由于多年用左眼对焦，它比右眼可强多了，不过还好两眼视力差距没有大到让我原地转圈。左眼取景其实在慢速快门拍摄时有个优势。多年前，和我一样右手左眼的 Keith Torrie，一名很棒的《每日新闻》摄影记者，把我叫到边上向我演示他如何用带马达手柄的相机拍摄。他在圈内以弹无虚发闻名，有很丰富的拍摄经验。

只见他左肩向前，把马达手柄架在胸口与左肩之间。这个部位没有肺叶起伏，也没有心跳，只有肌肉和骨骼。纯熟后几乎像三脚架一样稳定。

如今随着自动相机的普及，我们再也不需要不停地用左手调整光圈和对焦，再用右手拨动过片扳手了。手肘架在腰间，调整呼吸，手持拍摄其实可以用低到不敢想象的快门速度。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是一幅从直升机上拍摄的可见光照片，但关键是要能够手持使用慢至 1/30 秒甚至 1/10 秒的速度。Nikon17-55mm 镜头，1/20 秒，f/2.8。

"不管你手里时髦的相机有多少万像素，如果不把相机拿稳的话，多少像素都毫无意义。"

“纽约下东区，跟往常一样的拍摄。”

Poppo 和 GoGo 兄弟在曼哈顿的表演界颇有名气。他可以把自己金灿灿的肢体扭曲成各种雕塑般令人称奇的形状。

问题是，有邻居打电话到警局报告有人要跳楼，于是两名高度紧张的警察闻讯而来。一口气爬了 6 层楼梯，他们俩是又气又急。

他们勒令我从梯子上下来，开始大问各种问题。怎样才能说服他们我不需要请心理医生或者蹲两天监狱呢？我一边向他们解释，一边瞟着太阳冉冉升起，计划好的照片要泡汤了。

还好在拍摄许可到来之前我没被他们送去看心理医生或者蹲监狱。像许多城市一样，纽约也有一个专门办公室负责发放拍摄许可。他们仍然认为我脑子进水，但现在我是合法地进水了。等他们离开，我才拍到了我想要的照片。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 拍摄只用了一盏灯。（如果不用人工光而只有日出时的自然光，我就必须以人物为准进行曝光，这样背景就会完全过曝。）拍摄的关键是光源的色温和角度必须与早晨的太阳一致。于是我在灯前加了一片滤色镜——减掉一半的 CTO[1]。灯架要高，正好在太阳照射到地面的轨迹上，这样才能得到和阳光一样的角度和效果，同时还能控制曝光。没用反光伞，没用柔光箱——只有一支灯头，和太阳本身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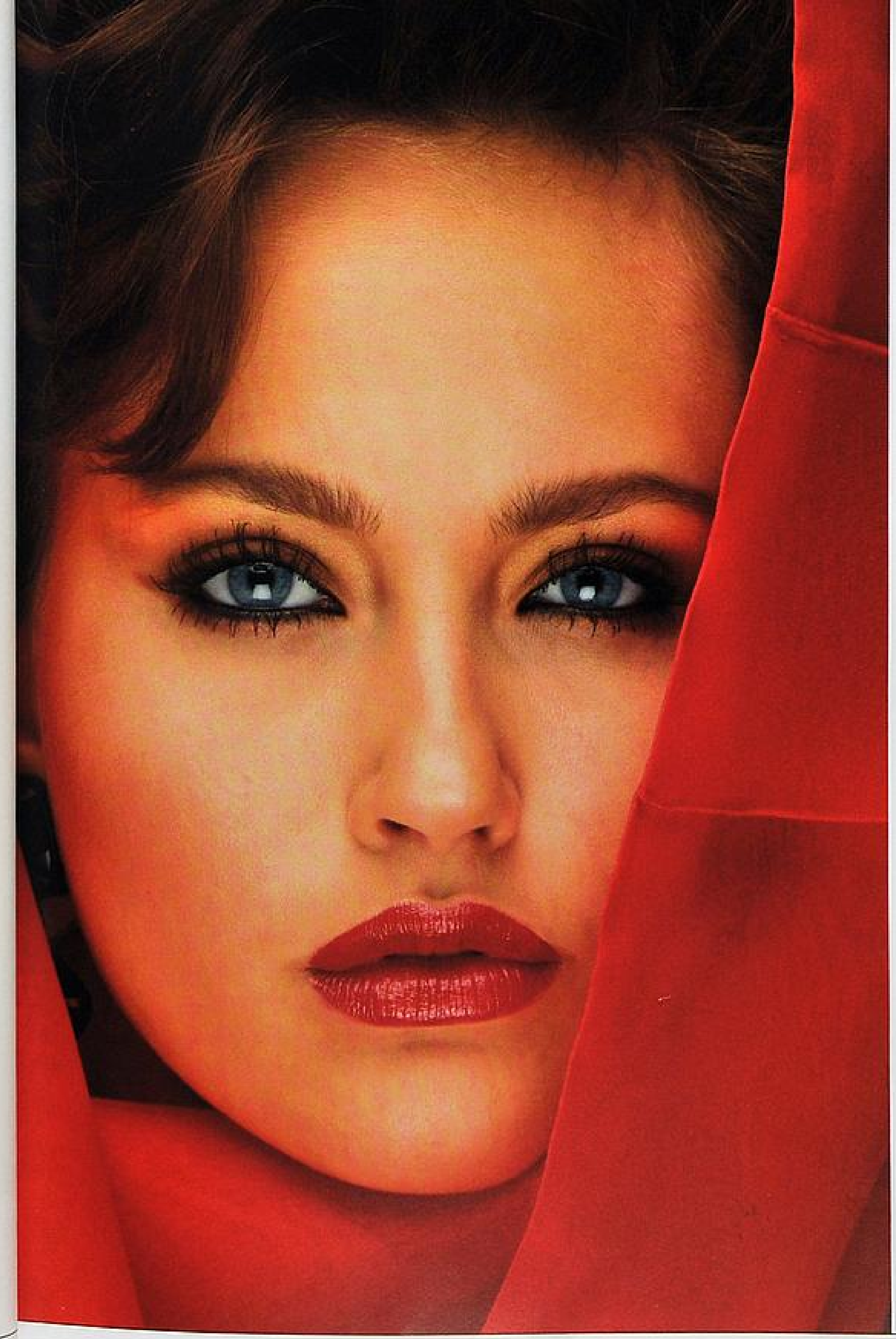
[1] CTO：Color Tem perature Orange，即色温橙色片，一种琥珀色的明胶，有各种不同密度，可以把日光的色温变暖。减掉一半意味着得到整片一半的暖调。

过曝？欠曝？这可不是赌马。
这是一种经典的艺术照布光组合。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用了两个柔光箱，一高一低。把它们想像成一对蚌壳，模特在蚌壳张开的一面，相机在另一端。上面的柔光箱大约是中号……可能是3×4英尺。下面的是小号，1×2英尺吧。上面的灯在尺寸和输出强度上占主导地位，应该比下面用来填充布光的小柔光箱亮一级到一级半曝光。

让模特到蚌壳张开的一端，尽可能地靠近。让脸部填满画面，再由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来几句鼓励和恭维的话，哇！一张漂亮的照片诞生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拍摄女士的经典布光方式。拍得到位的话，她会永远爱上你。

“这是一种经典的艺术照布光组合。”



应该学会品尝光线，就像我的朋友和同事 Chip Maury 说的。当我看到这样光线的时候，相信我，那简直就像撒了糖球的草莓圣代一样。

明尼苏达维京队的练习场有一面朝北的大窗户，整个场地就像一个北向的摄影工作室[1]。看到这样的场地我口水都流出来了。我最怕错过这样的光线。

“就像我的朋友和同事 Chip Maury 说的，应该学会品尝光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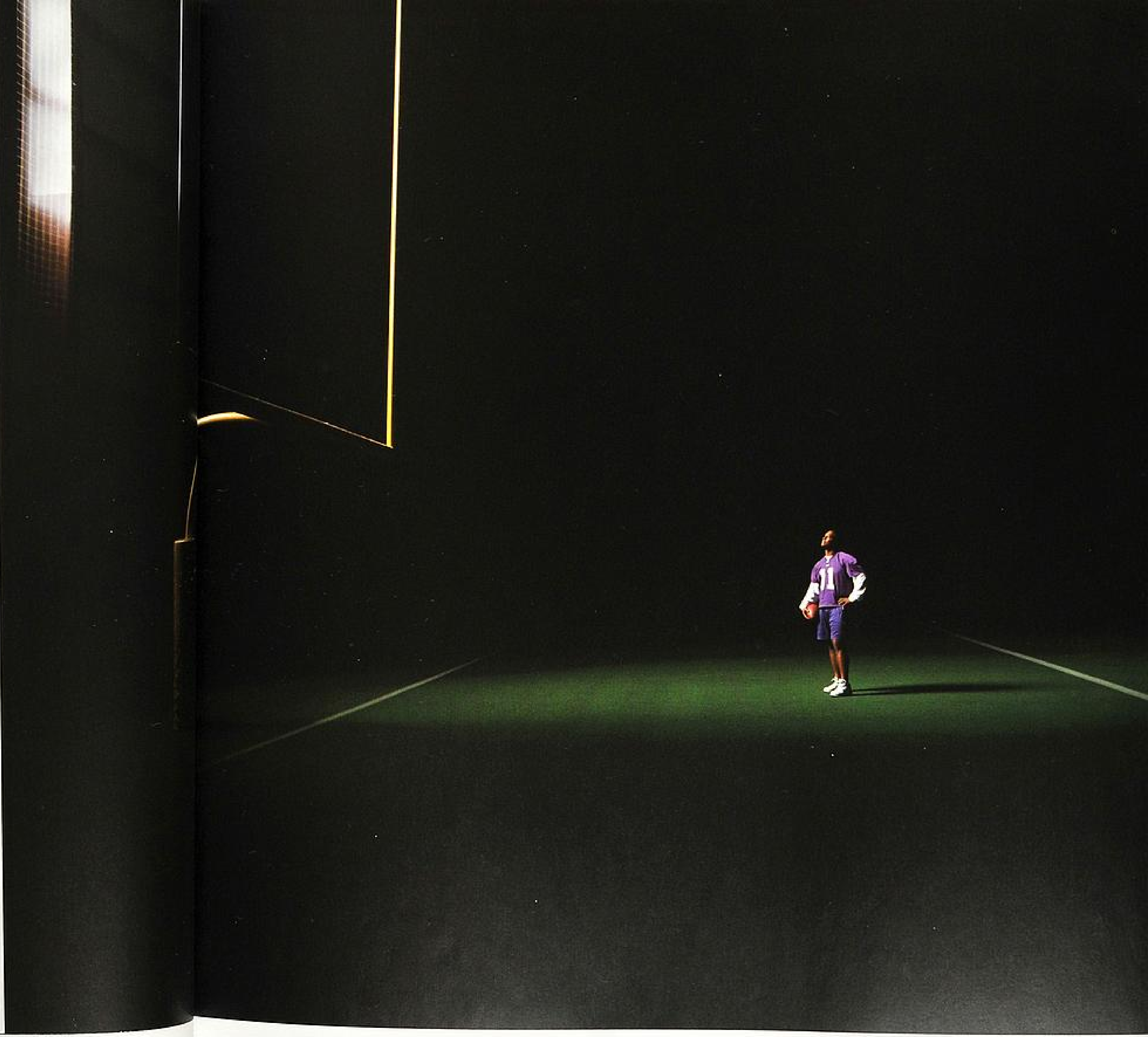
我让 Culpepper 拿着一个橄榄球到场地中间，要他像个孩子一样看着球门柱，就好像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触地得分过一样。我觉得他照做了是因为被我吓到了。他一定觉得我看到那样的光线是如此的疯狂，如果不配合的话我说不定会在新赛季开始之前吃了他。

他其实都受不了我了。当我走上前去时，他看着我说“哇，你不是电影《Fargo》里面那家伙吗？”

我其实一直觉得我比 William H. Macy（William H. Macy，美国电影演员，1996 年在电影《Fargo》中饰演男主角，外貌与本书作者略有相似——译者注）长得好看点。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是一幅仅借助自然光的照片——难点在于把练习场的墙面隐藏在阴影之中——我跑上跑下地请求球场经理以说服他把所有的灯都关掉。Mamiya 6×7 中画幅相机，50mm 镜头，在三脚架上拍摄。

[1] 北向的摄影工作室：北面的窗户可以为自然光拍摄带来充足而柔和的阳光，是人像的理想选择。



Daunte Culpepper

“当我拿着一部相机时，我有时候会以为自己是蜘蛛侠。”

当我拿着一部相机时，我有时候会以为自己是蜘蛛侠。我是说，Peter Parker（电影《蜘蛛侠》主角——译者注）是个摄影记者对吧？衣服一换，他就变成了蜘蛛侠，可以纵身从高楼上跳下。

或者爬上巨石。

我当时在Bryant-Denny体育场拍摄阿拉巴马大学队的主场比赛，就好像带着相机去教堂一样。我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橄榄球比赛搞得非常正式。

乐队和啦啦队在图书馆前的台阶上排练，我觉得要是能从高处用长焦镜头拍摄一定不错。图书馆前面正好有块大石碑，形状就好像是从英格兰巨石阵中弄来的一样，大约有3米高吧。

太棒了，我想。爬上去用长焦拍摄！一对老夫妇正巧站在旁边，于是我请求他们帮我拿着我的三部相机和摄影背心。他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陌生人会突然交给他们三部价值不菲的相机和一件衣服，但他们还是愿意帮这个忙。他们看来值得信任，而且应该跑不了太快。

我后退几步，向前助跑。哇啊！一眨眼我从蜘蛛侠变成了美洲土狼。我是说，我在石头上把自己撞成一张饼了。但我并不满足于只耍宝一次，我还尝试了第二次。

结果一样，甚至更糟糕。因为在大庭广众下丢脸让我第二次更加投入。我几乎贴着石头滑了下来，就像卡通片里面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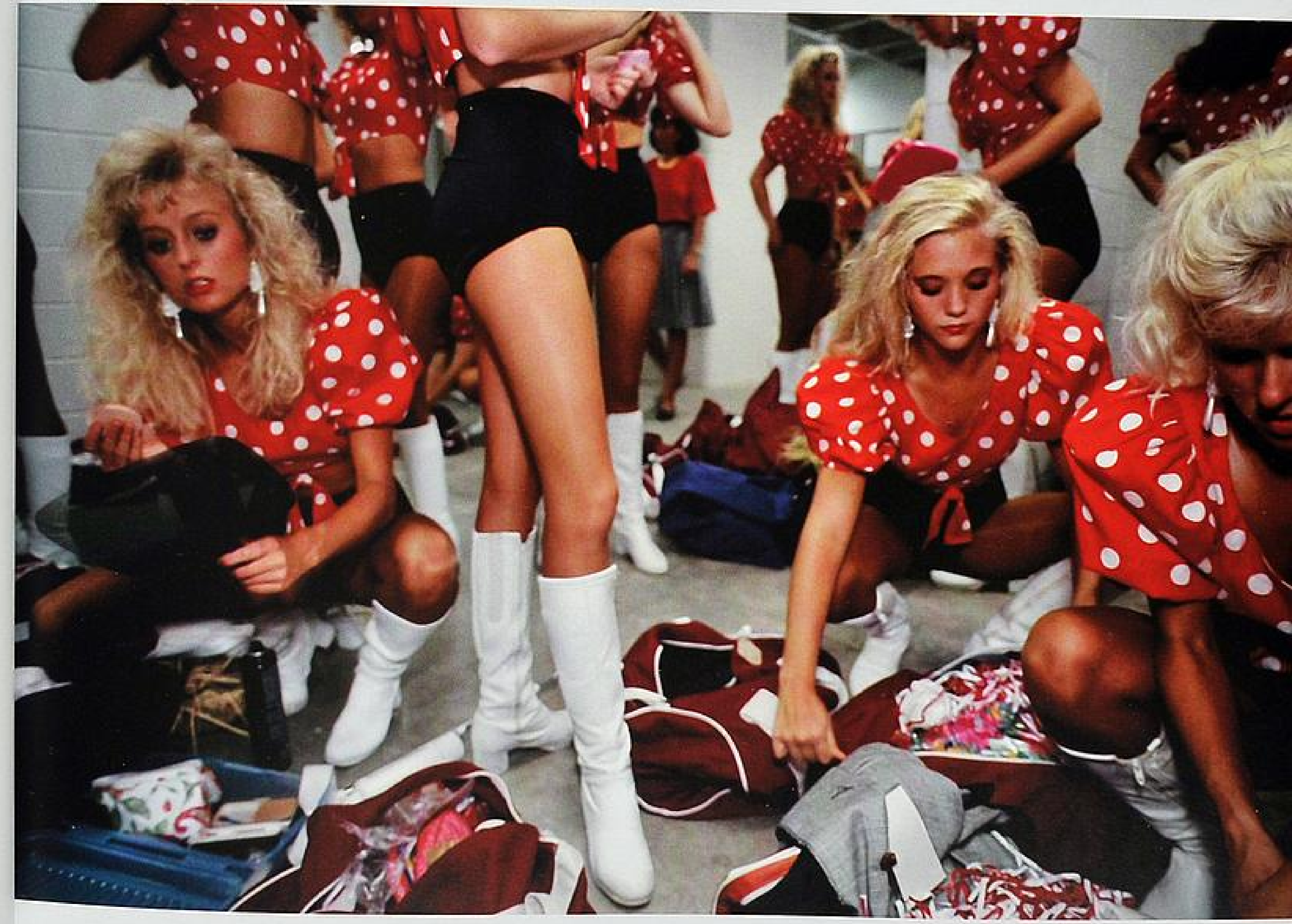
我回头看了看这对老夫妇，他们正歪着头望着我，就好像一对好奇的猫一样。我站起身，谢过他们，拿回了我的器材，一瘸一拐地离开了。更衣室里用填充闪光拍的照片看起来其实好得很。

我敢肯定他们告诉了所有人关于“那个搞摄影的家伙”干的傻事……撞石头——两次！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在这样的照片里，不用想色彩还原了。我是说，拍个大概没问题，但是要精确地控制色彩？算了吧。走进一间更衣室，不知道日光灯是偏暖还是偏冷，不知道灯管是不是换过，不知道用的是GE牌还是Sylvania牌。左边那个小窗户，还有化妆镜里那个钨丝灯怎么办？另外还有这么多金发，各种不同的肤色，红上衣，白靴子。

在这样流动的场景里，怎么可能有时间拿着一个色温表到处测量？不可能。脑筋和动作都要快。再说了，多待一分钟就意味着镜头上沾上的发胶就要厚一层。

怎么办？一切以肤色为准，除此以外都见鬼去吧。能做到的就这些了。我拍的时候可是真刀真枪地用胶片，在闪灯前用了绿色滤光片，镜头前装的是30号洋红滤光片。换到现在，我会强烈推荐做一次白平衡预设。找一面白墙 或一张可折叠灰卡（一面是18%灰，一面是白色，叠起来可以很容易地放进摄影包里。）让白墙或灰卡充满整个画幅，用闪灯或可见光拍摄都可以。相机会记住当前白平衡设定，把这个乱七八糟屋子里的白色准确还原。



让我吃惊。

"这是一次游击队式的拍摄。我们把灯架好，点燃火，就开始发疯一样拍起来了。"

这是我从图片编辑那里得到过的最好的建议。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纽约下东区的艺术场景可以说是，呃，让人吃惊。对，就是这个词。被摄者是画家、电影导演和行为艺术家 David Wojnarowicz，现在已经去世了。当时他在搞某种部落艺术，于是我在一个环卫局垃圾桶（还是我从街上顺来的，就像绑架一样，抓起来，四下一望，扔进车里。之后好几天车里都臭得很）里为他生了一堆城市版的乡村篝火。

这是一次游击队式的拍摄。我们倒是取得了拍摄许可，但在当时那种治安很差的环境里没有警察保护，也没有纽约消防部的许可就生了火。我们把灯架好，点燃火，就开始发疯一样拍起来了。

仅仅用篝火作为光源肯定不够。太模糊，而且他看起来会没有细节。于是我们在火下面放了两盏电池供电的灯，朝上瞄准他并把整个场景照亮。此外我还在他两边的石头后面放了几盏没有滤光片的灯，这么做有两个目的：把他从背景里面分离出来，并给予他更丰富的细节。

我其实很幸运，因为火势扩大得很快，一会儿就烧断了一盏灯的电线。拜拜了我的灯！当然当时并不知道。但没有这些辅光灯的话，人工光的光比就会低很多，尖叫着的被摄者也就会少了很多锐度。

在处理这类场景的时候，有两件事我几乎无法控制：变暗的天空和跳动的火焰。人工光则让我将之平衡。让主体与火焰保持一定距离也很有好处。在明暗交界的地方，人工光可以对曝光加以干预，使主体取得合适的曝光并保持清晰，而快门速度则用来决定火焰在画面中的强度。

David 真的是很有表演天分。他搞来了一把道具乌兹冲锋枪，涂成蓝色的脸也完全是他的主意。这对我完全不是问题，我的书里越怪异越好。拍完后我们聊了会儿天，他问我接下来我要去拍谁（那群艺术家彼此都认识，也都知道《生活》杂志在做一个图片故事）。

我告诉他我马上要为一个做过变性手术的艺术家拍肖像。这人搞的艺术也主要是和变性的经历相关。他很会意似地点点头，手里握着假枪，脸上泛着蓝光对我说，"拍她一定很有意思，她太另类了！"

在纽约，另类是相对的。

David Wojnarowicz

"用闪灯可以定住他，并让我以较低的快门速度把车外环境虚化。这就传递出一种信息：一个日理万机并手握大权的男人在行动。"

在业界大腕Larry Tisch准备收购CBS那段时间（Larry Tisch，1923–2003，美国投资家，曾收购CBS，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译者注），我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来拍摄他，好为我的图片故事准备一幅有分量的题图。

我把闪灯布置在了一个不寻常的位置——他的豪华轿车的外面，瞄准后座的侧窗。闪灯被一个Bogen魔术臂（一种能多向转动固定的相机支架系列——译者注）固定在了司机的后视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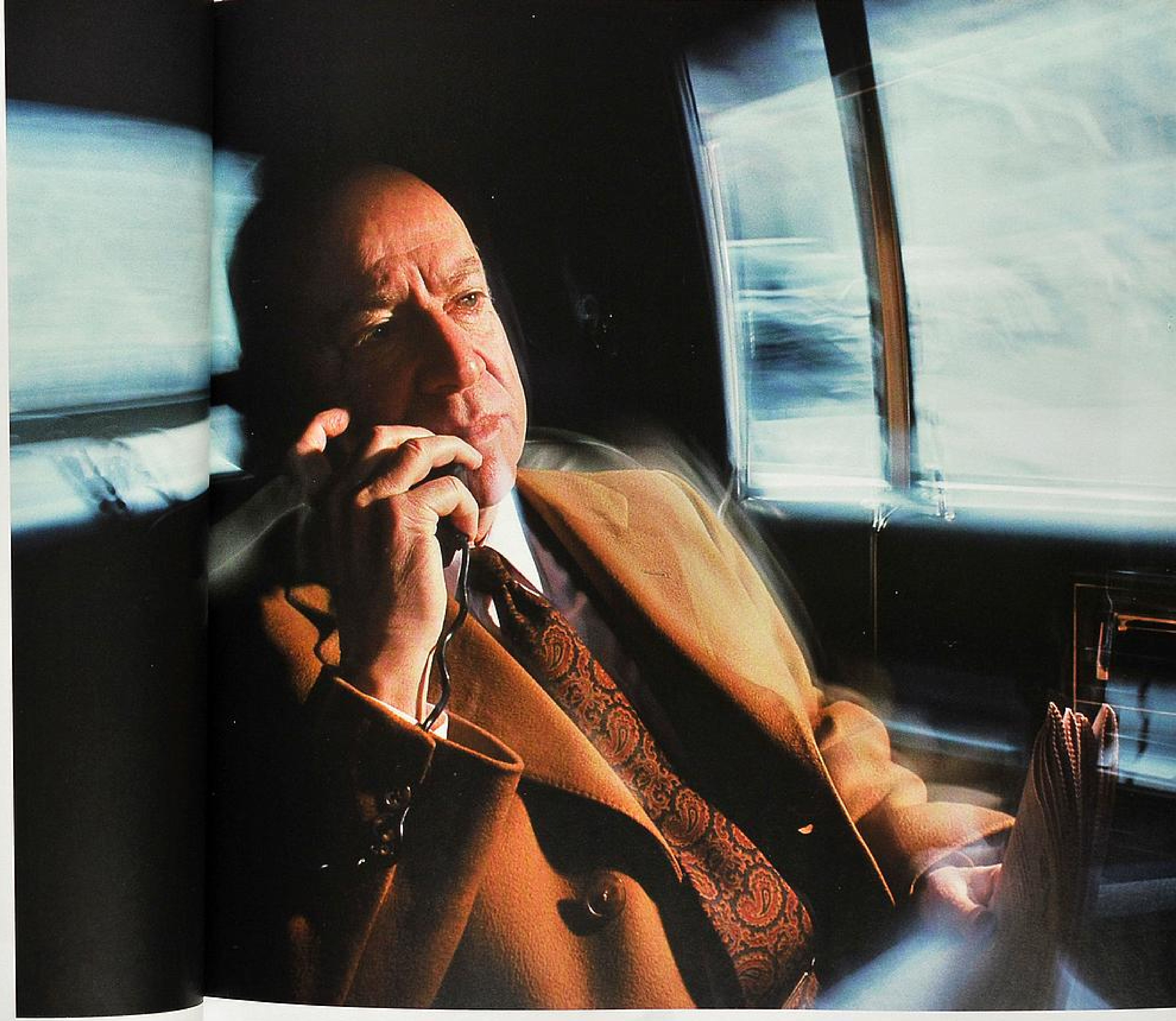
这可不是为了装酷。我自有道理。首先，这让我的主光离开相机（之前我提到过，机顶直闪是个灾难）其次，我得以从色彩方面控制这幅照片，因为我使用了滤光片使色调稍稍偏暖。

用闪灯可以定住他，并让我以较低的快门速度把车外环境虚化。这就传递出一种信息：一个日理万机并手握大权的男人在行动。同时，他在轿车后座上也传达了其他信息：权力，金钱，更重要的是，摄影师就在他身边，零距离接触。这告诉读者：不要错过，你一定前所未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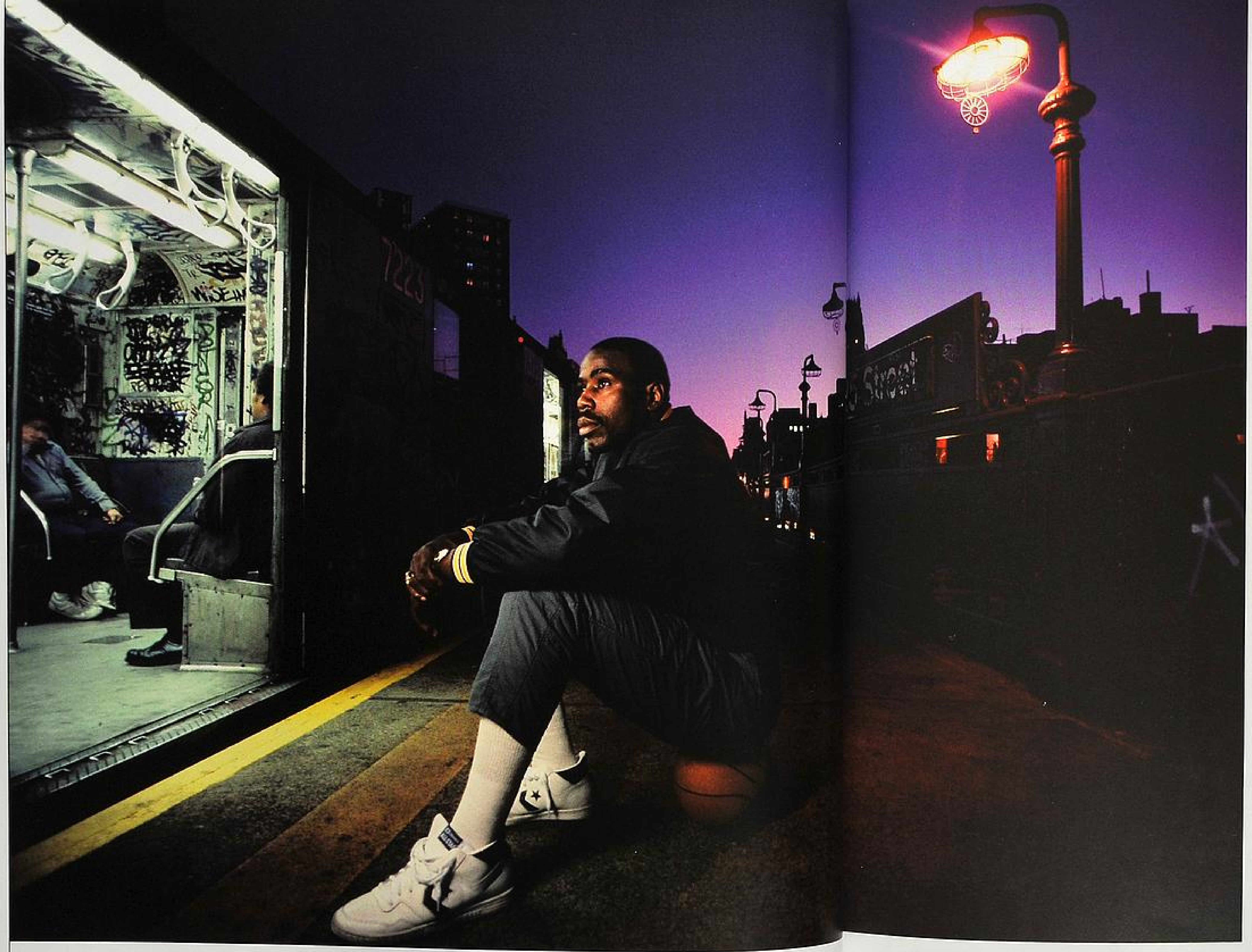
不信？怀疑我居然只用一支闪灯就拍出了这样的杰作？

信不信由你，司机忘记了伸出车身两英尺远的闪灯，在第五大道猛然左拐的时候将它在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后视镜上撞得稀烂。

我当时只有一支闪灯，于是我回头对Tisch说："呃，我想我们拍好了！"



Larry Tisch



30 号洋红，加上全色绿镜，等于美丽的日落。

什么？要我再说一遍？用普通话？

数码相机麻烦的地方是日光灯白平衡设定。人人都可以用，还可以上下微调，但最后结果还是可能像透过一个好久没有清洁过的水族缸拍摄一样。

所以我经常还是用老办法。白平衡设定到日光，镜头上装 30 号洋红滤镜，闪灯上装全色绿滤光片，“嘭！”从头到脚的肤色都好了（绿色滤光片可用于将闪灯输出色温调整到与日光灯一致，并有多种密度可供选择）。

肤色正常并且漂亮了，偏绿的前景也得到了校正，然后……哈！原本平常的日落已经变成了红、紫和粉色的合奏。读者看了一定不免激动得要晕过去，好像看到了塔西提岛的壮美风光——哪怕他们眼前只是新泽西州的贫民窟。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纽约地铁唯一不变的一点是列车进站时总是停在同一点上。这个简单的规律使得我可以在没有列车的情况下就可以着手准备。我选了个合适的地方，让 Bruce 坐在篮球上，把一个 1×2 英尺的柔光箱架在相机左边的落地支架上，以模仿列车门打开时的光线。闪灯的滤光片用了最高密度的绿色，镜头前有 30 号的洋红滤镜。天空正笼罩在暮色中，我紧张地转过头去，等待列车的到来。

有如神助，终于有车进站了！门打开了，我拍了三张柯达反转片，门就关上了。下一列车再进站时，天空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神采，没法再拍了。

另：现在再扛着相机、闪灯、三脚架在地铁里拍拍试试看——警察会马上出现在眼前。

“城市的灯光比较偏绿。30 号洋红滤镜就可以化解，并且日落也会喜欢它的。”

滤镜！

Bruce Dalry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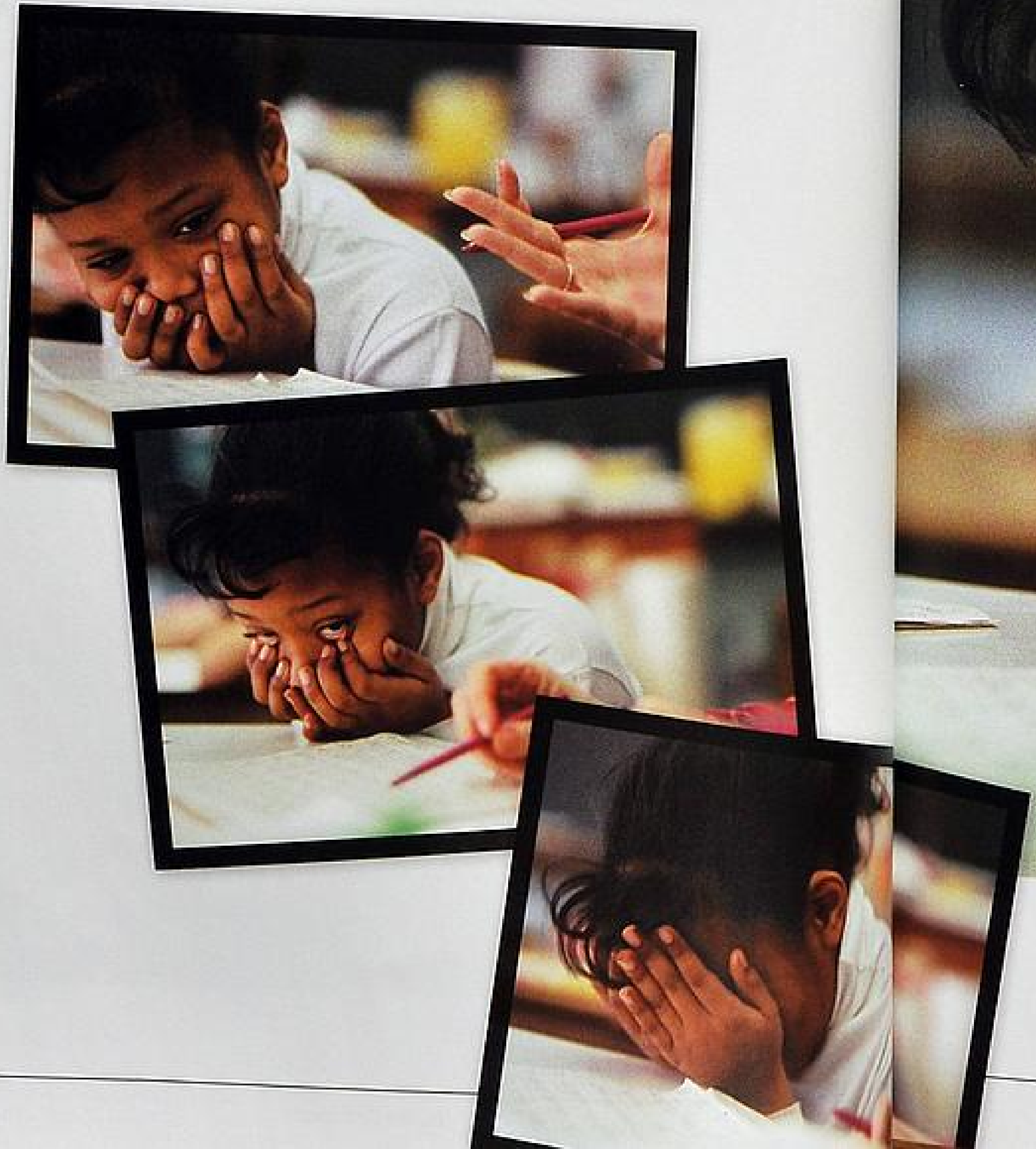
“一头扎进液晶屏里的时候可能会错过许多瞬间。查看刚刚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导致错过马上要开始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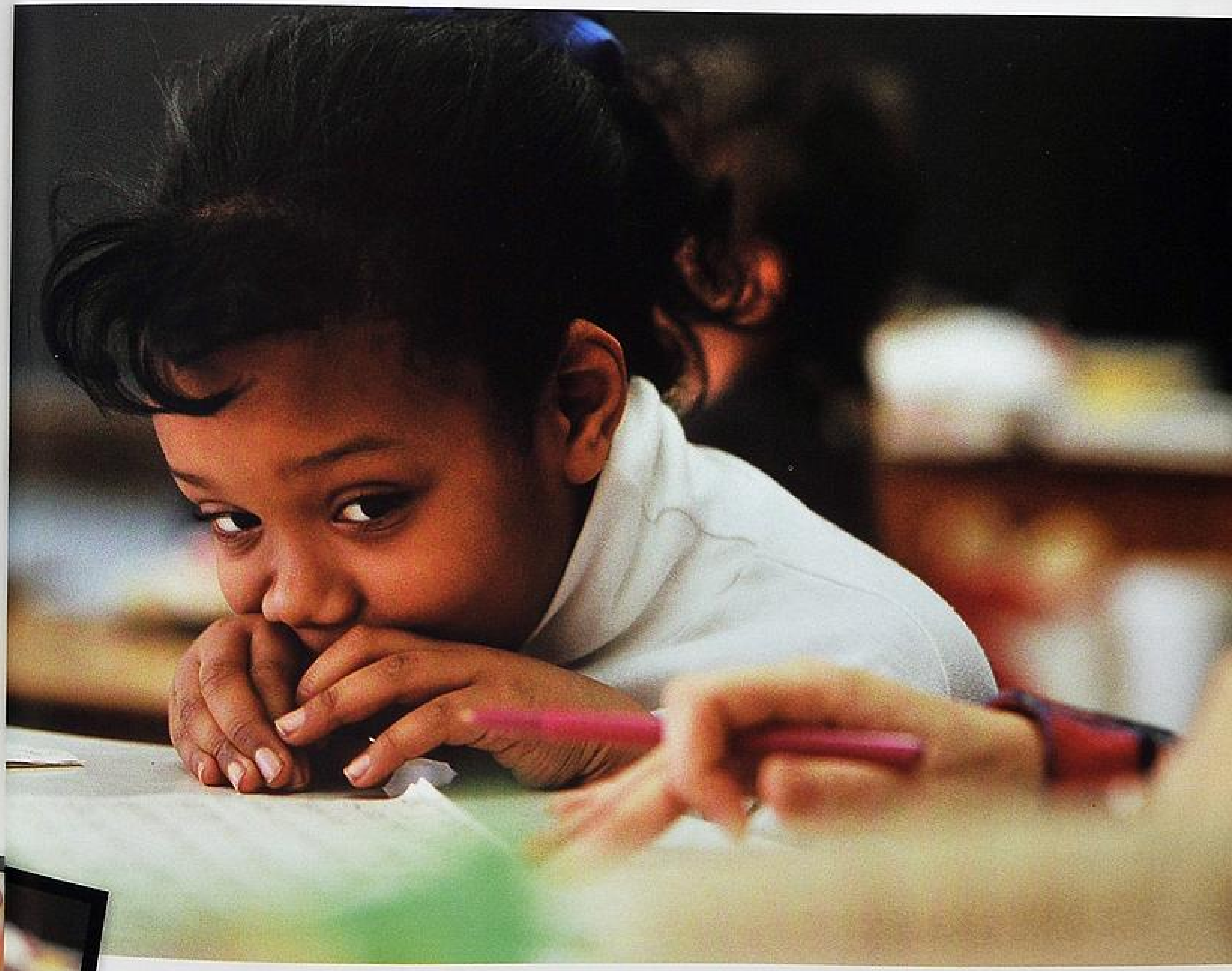
自从我第一次拿起数码相机起，我就深深地着迷于那块液晶屏幕。咔嚓、咔嚓、咔嚓、噢、噢、噢！咔嚓、咔嚓、咔嚓、噢、噢、噢！那个该死的小屏幕就好像毒品一样。这比宝丽来可好多了，我再也不用在寒风中等 90 秒，还把照片藏在腋窝下，希望它能正常显影。

伙计，这太棒了。但也很危险。一头扎进液晶屏里的时候可能会错过许多瞬间。查看刚刚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导致错过马上要开始的情况。

这些照片当中没有单独的一张有多了不起。是这一串连续的瞬间成为了亮点。看到老师圈阅试卷时小女孩步步深入的痛苦和焦虑充分地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而假如当时是在盯着液晶屏，我必将错失其中的某些瞬间。

遵守纪律！眼不离住取景器，头脑紧跟场景。拍完之后会有足够的时间遗憾、欢呼、大笑，或者痛哭。





“我看着窗户的时候常常说‘风景不错’。但在我脑海里我在说：‘光源’。”

玻璃窗清洁工 Jan Demczur 在 9・11 时用他的玻璃刷穿过 6 英寸厚的石棉纸拯救了和他一起被困在电梯里的 5 个人。那把玻璃刷现在存放在 Smithsonian 博物馆里。

我在世贸中心遭袭后第一时间用世界最大的宝丽来相机[1]为 Jan 拍摄了肖像。从那以后我们就认识了。他是个讨人喜欢、简单的人。像许多人一样，从 9・11 以后他的生活几乎停顿了。

大约一年后，我在他的家乡新泽西州找到了他。当时他几乎不怎么外出—— 9・11 的阴影挥之不去。

我看着窗户的时候常常说“风景不错”。但在我脑海里我在说：“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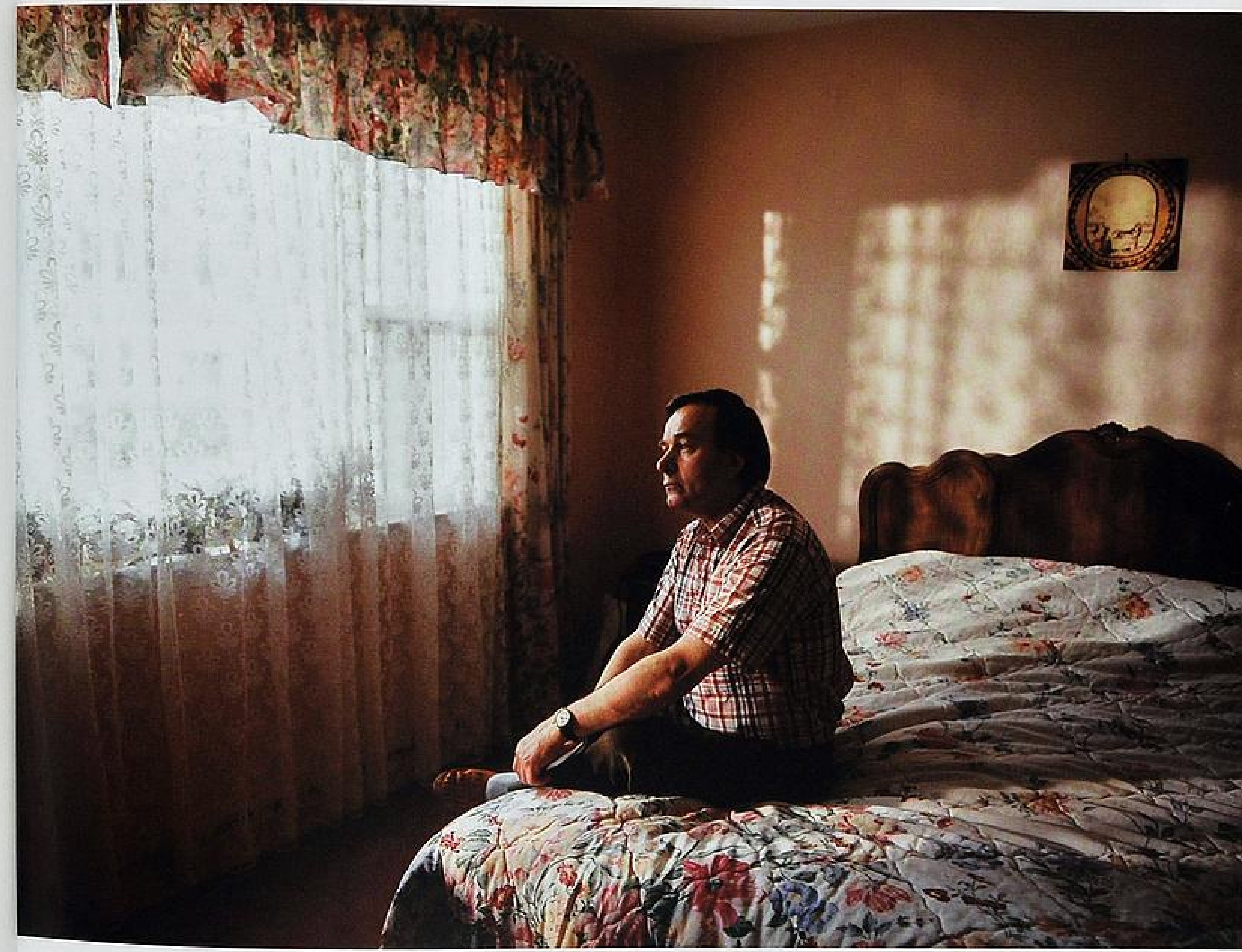
大部分光线都从哪里来？窗户！有没有想过，在那些好莱坞电影中我们可以看见摄像机视角转变、演员对话、整个房间尽收眼底，但从来没见过灯和灯架在哪里？其实灯都架在外面，有时在一街之外。

Jan 的窗户很大并且在一楼。光源！我在房前草坪上架上一盏灯，用 Pocket Wizard 引闪[2]带网眼的窗帘作为一个不完美、不规则的柔光箱实在是太完美了。只消一闪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光线。他带着思绪，静静地坐在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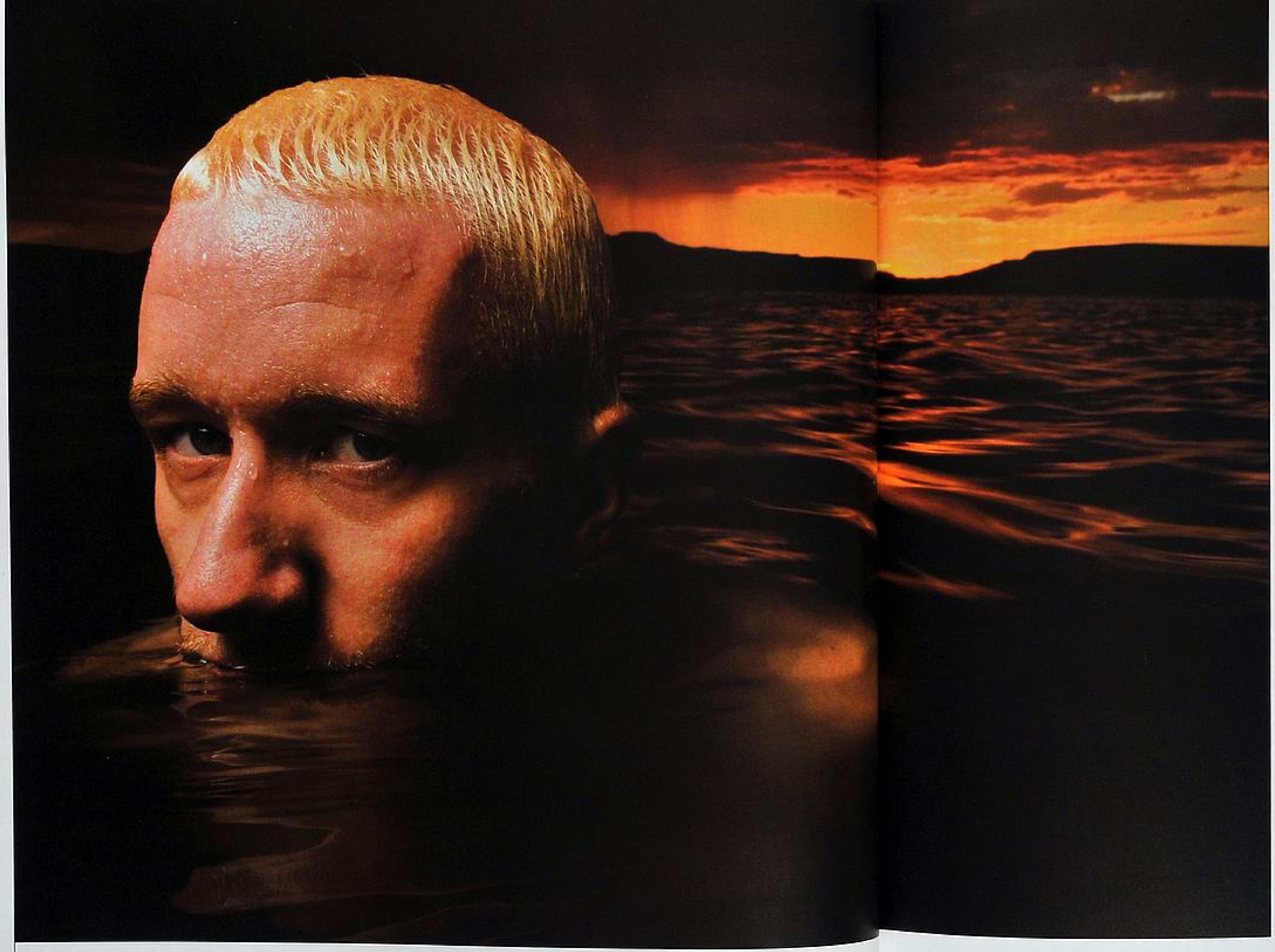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种情况只能用一支灯。如果用两只就可能造成重影，而太阳作为一个独立的点光源通常可不是这样的。如果因为电力的原因必须使用两盏灯，务必要把第二盏灯固定在同一个灯架上并保持灯头指向一致。

[1] 最大的宝丽来相机：又叫“Moby C”，由宝丽来公司的Land博士和工程师团队设计，可以拍摄40×80英寸真人大小的照片。它的镜箱有一个小型车库那么大。

[2] Pocket Wizard：一种非常精密的无线电引闪装置，用于遥控激发离机闪灯。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花哨的车库门遥控器（开玩笑的。不过这东西外拍的时候确实顶用）。



Jan Demczur



"要大大延长日落时的工作的时间，可以把主体安排在水面旁边。水面有着与天空几乎一样的曝光值，并且会一直保持到天空完全变暗。"

延长工作时间——听起来可不好。但对于一名摄影师来讲，黄金时段里的分分秒秒都是宝贵的。要延长黄金时段，其中一种方法是利用水面。

注意到电影里的街道总是湿的吗？都是因为刚刚下过雨吗？

不。这是因为洒水车刚刚开过。街道湿的时候看起来会熠熠生辉，看起来更漂亮，同时也可以提供更明亮的光线，这对曝光更有利。

在日落即将结束时使用闪灯，我们总是希望得到美丽的天空和前景里的主体。其实很容易。把闪灯设定到+2挡，让天空欠曝。小菜一碟。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你的主体站在哪里？很可能是在一个黑洞里。绿色的草地看起来会像是月球的阴影，整个环境就没法交代了。

要大大延长日落时的工作的时间，可以把主体安排在水面旁边。水面有着与天空几乎一样的曝光值，并且会一直保持到天空完全变暗。

总有人以为摄影师总是可以从无所不知的图片编辑那里得到指引，“这样拍，孩子。”有了这种神力指引，就可以轻易拍出迷倒万人的图片。

简直是胡说八道。

“摄影师有时需要先斩后奏。”

有一天，纽约时间的下午，接到电话，要我去洛杉矶拍摄世界棒球锦标赛巨星 Orel Hershiser ——并且第二天就要拍。于是我连夜搭班机飞往西海岸。我可不会拒绝这样的拍摄任务。“想要我拍什么样的照片？”我问。

编辑的原话，我发誓——“啊，我觉得你可以把他弄到影棚里让他站在一堆土上，用灯光罩住他。因为他是个投手嘛。”

嗯……

棒球经理人 Tommy Lasorda 给过 Hershiser 斗牛犬的绰号。这是我当时一片空白的脑海里唯一的想法。于是我打电话给一个宠物经纪人，租来了一条演过电视剧的斗牛犬。它的经纪人把这又丑又可爱的家伙带到了 Dodger 体育场。Orel 非常喜欢它。我让他们脸贴脸站在投手丘上，在 Hershiser 脸上涂了培根油。这斗牛犬登时就兴奋了，而世界棒球锦标赛巨星也乐了。

摄影师有时会得到神灵或者编辑的指引和灵感。但大多数时候，孩子，凡事还得靠自己。

从宠物经纪人那里租动物其实是很贵的，但也很快。一条狗，比如这条斗牛犬，大约要 1000 美金（在洛杉矶当地，因为照片必须在这里拍）。这个行情基本上从 500 到 8000 美金不等。我知道 8000 是个合理的价位，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也需要租一头大象。在纽约需要 8000 美金，更牛的是，我最后还没租成，因为有别人提前预订了它。绝不是开玩笑（我真希望我一天能挣 8000 美金）。因为没租成它，我只好到洛杉矶租了另一头叫苏珊的象，加上加班费一天才 6000 美金。我绝不是在开玩笑。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幅照片是大约下午 3 点在 Dodger 体育场的投手丘上拍摄的。为了使他身后的天空更加湛蓝，我让天空欠曝了 2 挡，并用一支闪灯和 Octabank 柔光箱从相机左侧把他们照亮。

Orel Hershiser

我在准备为国家珍宝展拍摄 Michelle Pfeiffer 时，一头扎进了 Smithsonian 博物馆，在他们的仓库和过道里不停地寻找拍摄道具。

当我在一个不知名的过道里发现了这一堆积尘已久的雕像时，立马喜欢上了他们。工作人员为此大跌眼镜，不过还是同意了。

但这还不够。我要他们帮我搬动这些雕像，而且我的要求很明确：只能搬底部，不能把灰碰掉！

“Michelle 是好莱坞当今最璀璨的明星，而珠宝却是静物。两者都可称世间尤物，却需要不同的光线——并且在同一时刻。”

他们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但正是这些灰尘赋予了雕像古旧的感觉，就好像刚刚出土一样，正好衬托 Michelle 完美无瑕的皮肤。

为了表现钻石迷人的斜切面，因此它们需要用硬光照亮。而 Michelle 却明确要求绝不能用硬光拍摄她的脸部，丝毫没有商量余地。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于是我只好用人像写真的灯光组合把她照亮。珠宝呢？我用了一支可以把 3000 瓦秒光束穿过房间投射到硬币大小的地方的聚光灯。

然后我根据要拍摄的每一件珠宝的形状剪出一个个遮光片，让助手操作聚光灯依次把不同形状的光束投射到 Michelle 的胸前。因为有如此充裕的光线集中在珠宝上，钻石反射出璀璨的光芒，甚至弹到了 Michelle 脸右边形成一小块光斑。Michelle 是好莱坞当今最璀璨的明星，而珠宝却是静物。两者都可称世间尤物，却需要不同的光线——并且在同一时刻。

Michelle Pfeiffer

“我不喜欢哑剧，但他们简直百试不爽。我不用解释一幅照片有多么奇怪，因为画面里有哑剧演员嘛。”

我不喜欢哑剧，但是我在数不清的拍摄中用了哑剧演员，因为他们看起来真是太怪了，简直百试不爽。我不用解释一幅照片有多么奇怪，因为画面里有哑剧演员嘛。

我在布鲁克林 Prospect 公园的湖里拍摄这幅照片时，我的助手是个从科罗拉多州来的 6 英尺 3 英寸（1.9 米）高的牛仔，叫 Garth。他简直被这些满脸油彩又不说话的家伙镇住了。也许他们科罗拉多州没有哑剧？

他回到相机跟前悄悄跟我说：“嘿，乔，你说我要是过去暴打他们一顿，他们会开口不？”

再提一句，这也体现了带内置激发器[1]的 NikonSB-26 的性能。整幅照片中有三只闪灯，一个藏在伞里，一个在船上，一个在相机左边。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幅照片是在日落时分拍摄的——天空的确异常地蓝。我用了灯光片，并且在闪灯前放了前面提到的 CTO 滤光片。这样，灯光片可以使场景偏冷，滤光片则可以使闪灯的光线偏暖。如果今天我用数码相机重拍这幅照片，我会把白平衡设到钨丝灯，但仍然会使用滤光片把闪灯输出变暖，原因是，钨丝灯白平衡可以使日落时的天光变冷，但闪光灯的色温仍然与日光相当，因此如果不用滤光片的话看起来也会偏冷。总不能蓝上加蓝再加蓝吧，所以该滤光片上场了。一整片 CTO 可以使闪灯的输出色温达到钨丝灯的水平，所以看起来会是中性或者是白色。但我们要的是它偏暖而不是中性，于是再来一片，做成双份 CTO。现在酷蓝的天空前就有暖色的前景了，很好的组合。要记得，暖色和冷色可以相互作用，吸引人的眼球。

提示：现在 D3 之类的相机可以微调以获得最冷的色调。再配合欠曝 2 挡，就可以在日光下创造迷人的蓝调，特别是日出前或日落后。不是要玩文字游戏，这实在是太“酷”了！顺便说说，知道我是怎么在 SB-800 上装滤色片的吗？很简单——透明胶条。有段时间我也试过用小块魔术贴，但那样实在是太不时髦了，即使是对我而言。

[1] 内置激发器：闪灯里的一个接收器，对突然增强的光线敏感，可以遥控激发闪灯闪光。

这一点都不需要高科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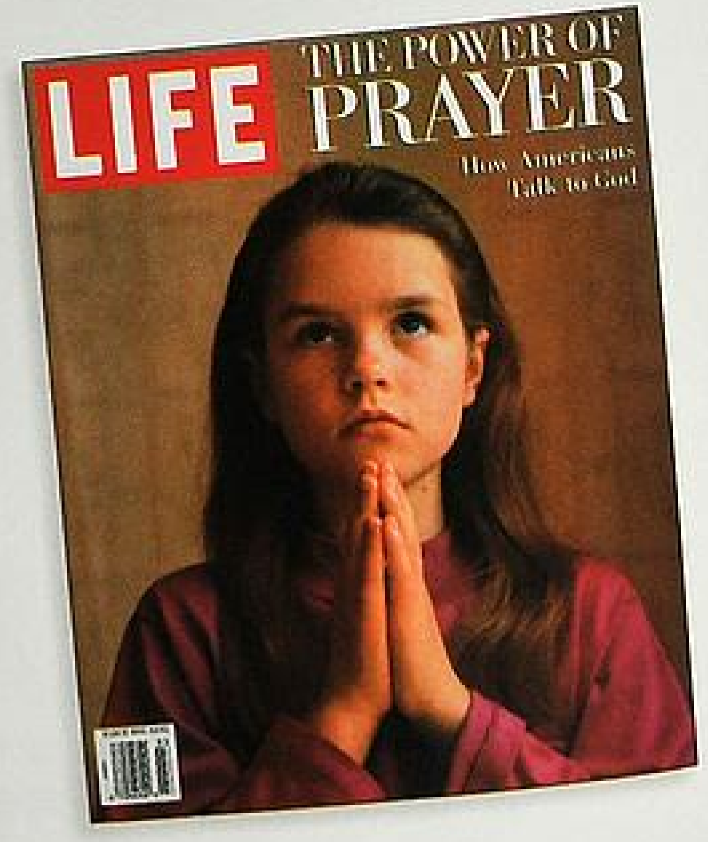
我在拍摄一个关于祈祷的图片故事，找到一家人孩子长得特别漂亮。那个小女孩有着天使一样的脸庞。

我用一张床单挡在光线十分强烈的窗户前，把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影棚。找来一张桌布钉在她身后的墙上，我们就有了背景。

她开始祈祷，我有一个封面照片要拍。一切只花了 5 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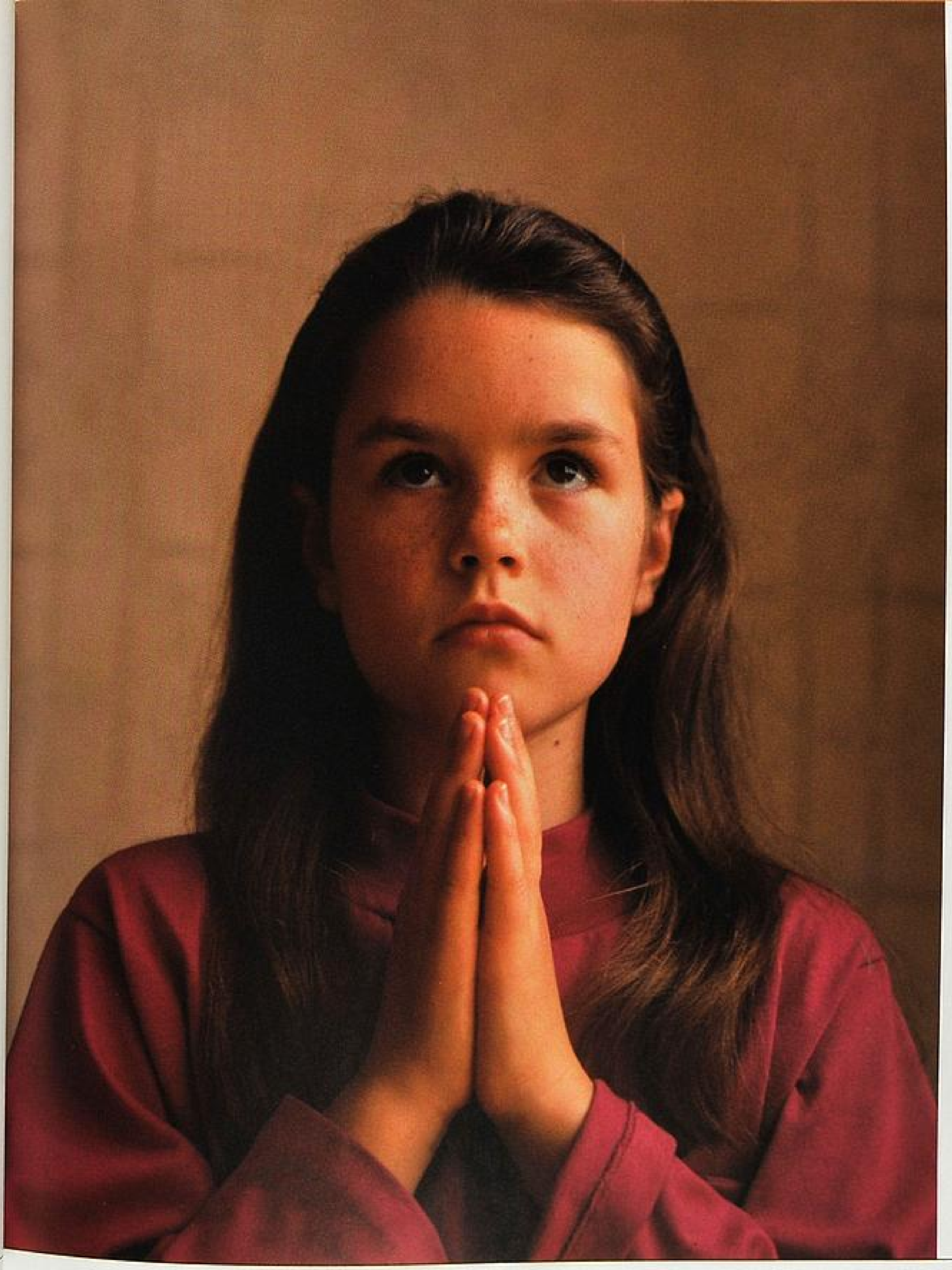
“把一张床单挡在窗前，霎时整个房间光线就柔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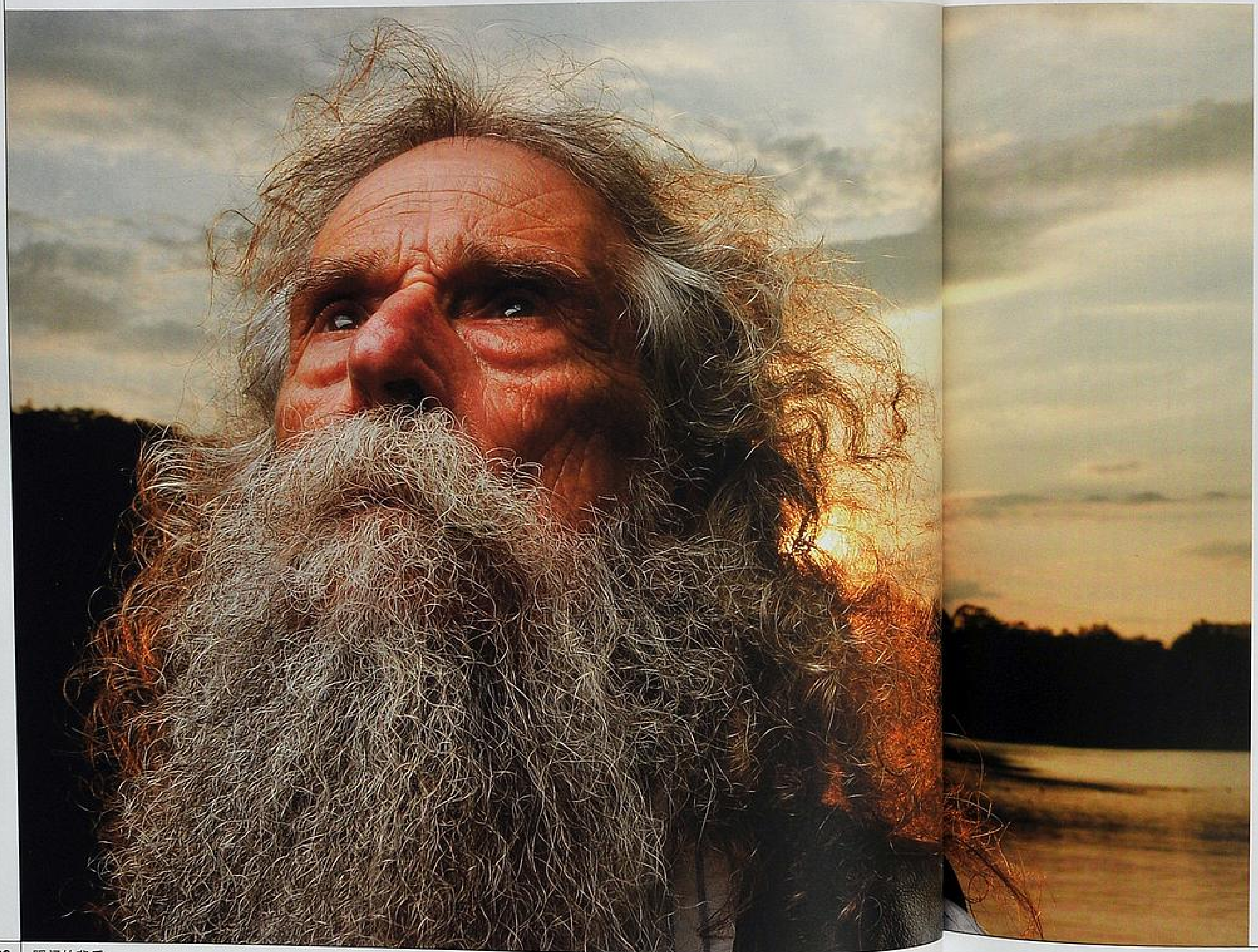
悄悄告诉大家，我专偷床单。如果觉得可能要用到比较大的光源，我就把住过的豪华汽车旅馆的床单顺走塞在摄影包里。既不重又不占地方。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我们拍摄照片的房间被毒辣的阳光直射，受光的地方光圈得收到 f/90，一到阴影里开多大光圈都不够。而我手里只有只有一支闪灯，这可怎么拍？

把一张床单挡在窗前，霎时整个房间光线就柔和了。窗户在相机右侧，于是她处在暗部一侧的脸就显得有点太黑了。为了补偿，我用很弱的闪光打在天花板上反射回来填充在她的脸上，恰到好处却又不会破坏环境光本身的感觉。





对于肤色而言，总的来说暖比冷好。这是一个个人偏好，但这来源于事实上偏暖的肤色通常比较好看，就好像坐在餐馆的烛光餐桌前的人脸，而不是一块在钩子上挂了几天的肉块一样。

当然，这也根据拍摄任务而定。偏冷或者偏暖都是一种选择，但关键是——要记得选择，而不是让器材去选择。注意！注意！大量术语要来了！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闪光灯出厂时是被中性平衡为日光色温的。但闪光能量的输出曲线大致是钟形的。在钟剖面曲线的底部，闪光偏暖，在曲线顶部，闪光的开尔文温度相当高。因为某些因素，比如闪光持续时间和快门速度，最后的曝光包括的将只是这个钟形曲线的一部分，并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偏冷的那一部分。因此，日光色温的闪光灯输出可能看起来会偏冷。

有无数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阴天白平衡，其实是日光白平衡的偏暖版本。或者在闪光灯前面放一片 CTO。CT 什么？CTO 就是 Color Temperature Orange，即色温橙。这是一种有不同密度的琥珀色凝胶，它可以在色温上把日光推向白炽灯（也就是偏暖）的一端。我们可以选择推一点点，使得肤色自然又悦人，也可以推很多，把人搞得像个南瓜一样。小心喔。

我最喜欢用这些术语了。闪光持续时间和钟形曲线！哇！让我觉得比乔治亚州的柏油路还热。

“对于肤色而言，总的来说暖比冷好。当然，这也根据拍摄任务而定。偏冷或者偏暖都是一种选择，但关键是——要记得选择——而不是让器材去选择。”

“如果要某样东西看来有趣，就别都照亮。”

John Loengard，《生活》杂志的图片编辑，曾告诉我说：“如果要某样东西看来有趣，就别都照亮。”他太正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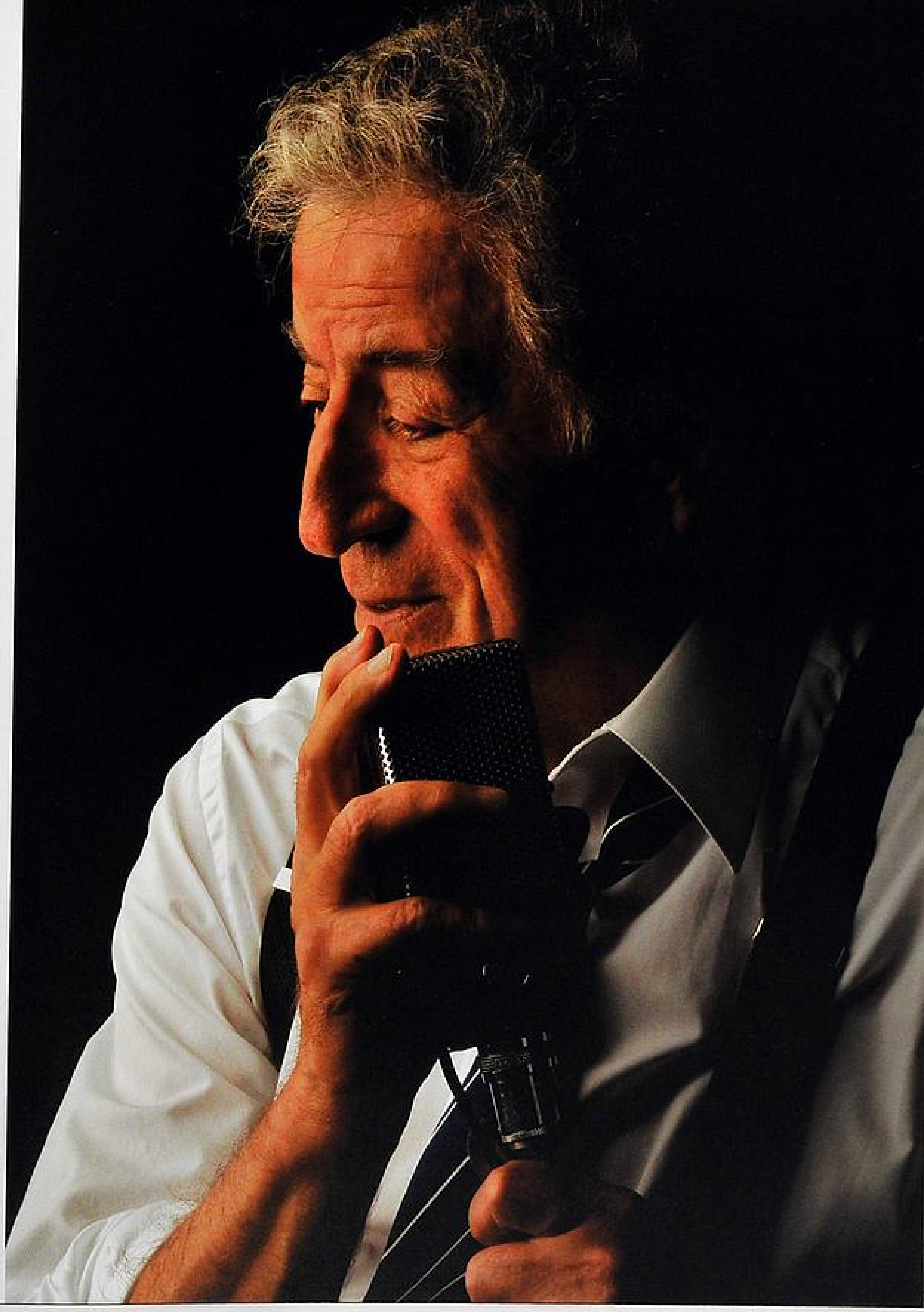
要相信直觉。当时的情况是，客户是《游行》杂志，他们的用的纸，这么说吧，不算是最好的，所以他们总是需要或者想要色彩。他们总是对我说：不要米黄色，不要棕色，一定要拍出颜色来。我对这时人到晚年的 Tony Bennett（美国爵士乐歌唱家，红极 50 年代，并在 90 年代复出——译者注）的想象却是情绪化、充满反思的的一幅画面，用最少的光在黑色背景上。现在看来黑色不是取得成功的法宝了。

我可以拍他两个小时，为此我尝试了 4 种组合：黑色，白色，灰色和一种米色的手绘日落背景。我估计黑色只能留给自己欣赏了——又一个不能发表的最爱。

我们在影棚里回归经典，Tony 的表演一如从前，丝毫不差。他很喜欢那个老式的道具麦克风。当他把脸转向那唯一的一盏灯时，那天的照片拍成了，并且成为了封面——和编辑难得的一次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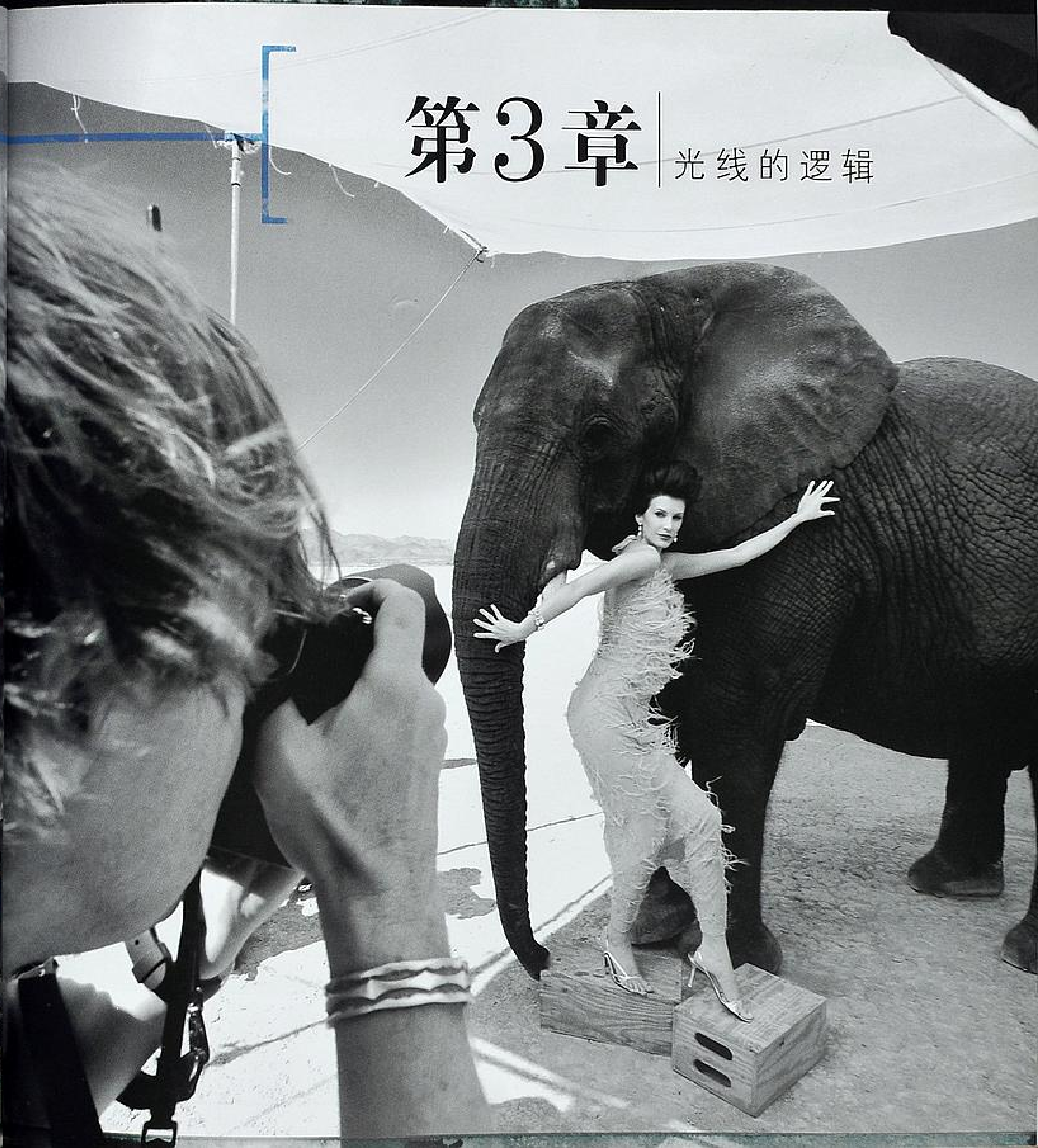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在这样的场景下，光线一定要和情绪配合。Tony 是情绪很深沉的类型，所以我一定不会拿灼人的强光拍他。我把一个大型 Octabank[1] 放在相机他右侧偏后的地方，勾勒出他那著名的 Bennett 轮廓。我让他转向灯光并怀抱那个 50 年代的麦克风。强调一遍：细节。我提前一天专门到洛杉矶的道具商店给他买的。想想看他坐在那里两手空空的样子吧。

[1] Octabank：一种大型柔光灯，能制造非常柔和的反射光。影室人像和环境人像的工业标准装备。



Tony Bennett

第3章 光线的逻辑



“最好的光线是只有环境光吗？是的。

我还在学校的时候，我想成为 W. Eugene Smith。他是《生活》杂志传奇的专职摄影师，一位成就非凡的摄影记者，一位摄影散文的高手。同时他也有点疯狂。

当他来 Syracuse 大学讲学时，这些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讲桌上放了一杯牛奶和一杯伏特加，等讲完的时候两杯都喝光了。到了提问时间，坐在前排的我听得聚精会神。

“Smith 先生，请问最好的光线是只有环境光吗？”有人问。

他俯身向前对着麦克风提高声调说：“是的。”然后又顿了顿。

我们大家都感到醍醐灌顶。果然！用不着闪光灯了！还有什么比自然光更好呢！

但他又靠近麦克风补充了一句：“我的意思是，&*%%@$ 环境下任何能用的光线。”

明白了。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幅环境光照片拍摄于印度捷普光线节的一个黄昏，180mm 镜头 f/2.8。透过纱巾的柔光完全来自于烛光。

我的意思是，&*%%@$ 环境下任何能用的光线。”

为《A Day in the Life of Ireland》（爱尔兰生活中的一天）这本书拍片时，我决定做矿工这个选题。在一个叫Kilkenny的小村庄，我和接头的人约在当地的小酒吧见面（还能在哪儿？）。一见面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附近矿井的情况。

他边点头边摸着下巴说："是啊，是啊，我们有矿井的。带你去绝对没问题。不过就是它已经关闭20多年了呢。"这选题是谁挑的？！

为了确定，我还是去了，一路爬下又黑又深的矿井，简直没有任何出片的可能。于是我只好掉头回来。

好吧，拍点什么呢？我爱拍婚礼。于是我去教堂查了他们的日程，爱尔兰的好运眷顾了我。就在原计划拍摄的那天，正好有个农夫的女儿要出嫁。找到这家人，他们同意了。

多么美妙的一天啊！婚礼太有意思了。在爱尔兰人人都在婚礼上尽情释放自己。一场舞会下来拍了不少有趣的照片。

婚礼快结束前，那个农夫来找到我。他是个典型的农民，膀大腰圆，满头银发，双手像大力水手。他抓住我的双肩，在音乐声中对我大声说道："我不在乎你拍的照片怎样，告诉我，玩得高兴吗？"

当大家都兴致正浓的时候，务必要融入其中，才能表现出那种疯狂的欢乐和动感。手中只有照相机的时候，怎么能表现动感呢？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请使用后帘同步闪光。记住，不管使用何种快门速度，热靴闪光的速度总是更高。这就是为什么闪光灯能够定住运动的主体。这就是说，比如快门速度被设定为1/15秒，但闪光却能够在1/1500秒内照亮并定住主体。但关键是，闪光灯在何时到达主体？

前帘同步的情况下，闪光灯在曝光开始的瞬间就会闪亮。这对运动可不适合。在这个模式时闪光会先到达主体，而快门在此后的时间里会持续打开，记录下主体的整个运动过程并破坏原本锐利的影像。

如果是后帘同步，闪光则在曝光完成前的最后一瞬间才闪亮。也就是说，快门打开，主体运动，突然"砰"！闪光灯闪亮并定住主体，之前的影像则拖在后面。结果就是一种更符合逻辑的闪光灯尾迹效果，能让读者更容易地体会到当时的动感。

告诉大家，我的相机总是设置在后帘同步状态。在1/200秒时这不会有任何区别，但在1/20秒时，效果可就大不一样了。

"手中只有照相机的时候，怎么能表现动感呢？请使用后帘同步闪光。"

“记住，婴儿又柔又憨，用光也要一样。”

婴儿照不好拍。得有一堆婴儿排着队，因为他们大多都不会配合。“下一个！”最后我就可以大吼一声，于是再进来一个充满期待的妈妈抱着她的宝宝。

要拍好婴儿照，最好自己有几个宝宝。有一次我那个还没当爸爸的年轻助手就弄出过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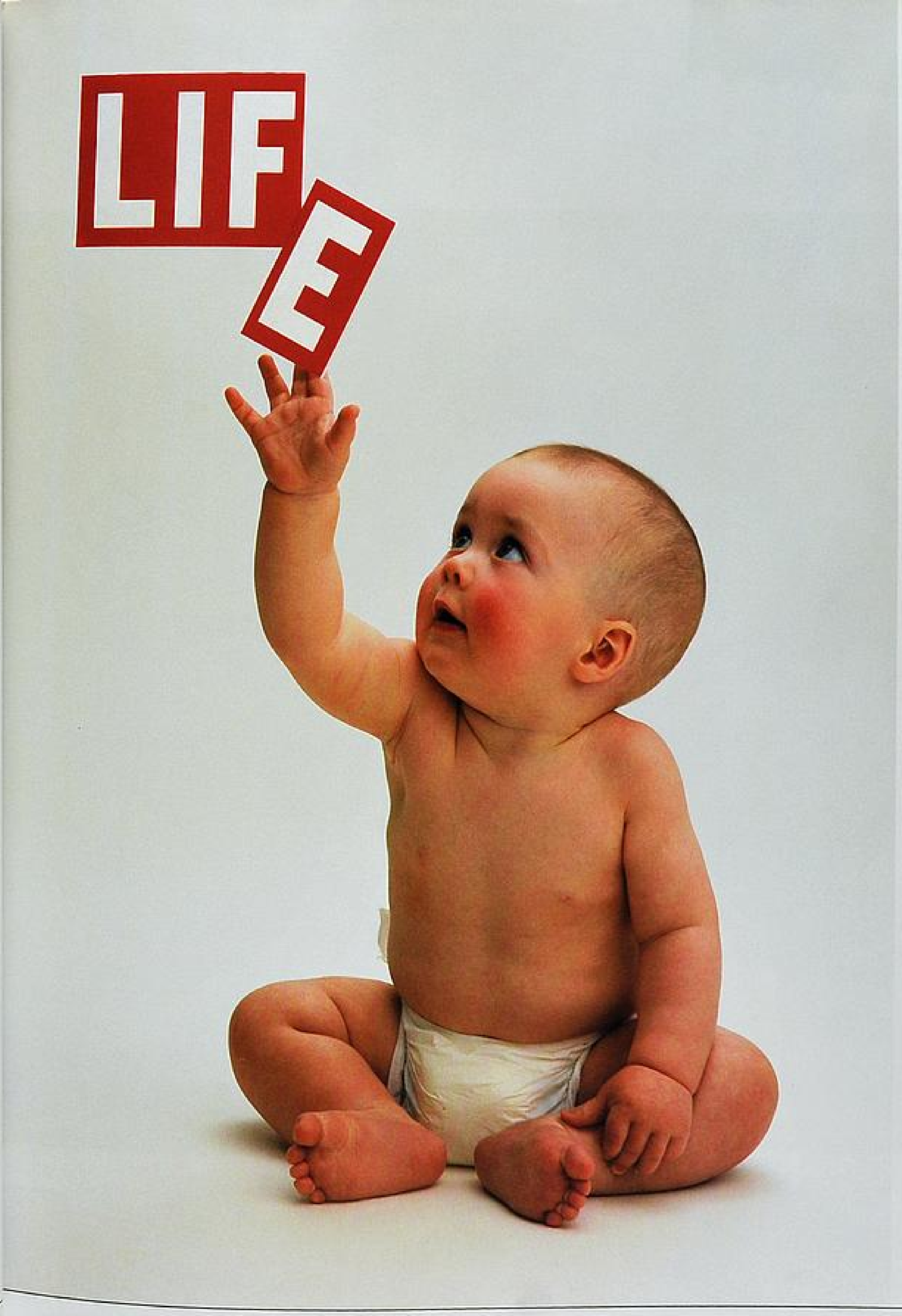
他把一个孩子抱到无缝背景布上，然后就走开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晃晃悠悠没站得住一会儿就不行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的宝贝儿哟！”妈妈着急了，赶紧把孩子又哄又抱。而我的助手却无动于衷。孩子哄好了以后就乖了，表现得非常不错。

我把助手叫到一边告诉他，一个婴儿可不能像啤酒桶一样对待。他们都得哄舒服了才能放手离开。

说着容易做着难。要想让他们乖乖听话，我得做各种荒唐的事儿，好像自己是个傻瓜一样。比如在他们面前晃晃玩具，让他们伸手去够，刚要碰到，又赶紧拿开。说真的，要拍成一幅照片，我都变傻了。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在影棚里的白色无缝背景前拍摄而成。正对婴儿头顶上两三英尺有一个 30×40 英寸的柔光箱。正前方有一个大反光伞紧靠在相机左边。对于这样一个憨态可掬的宝宝，我的灯光也要做到憨态可掬。所以关键就是要把整个场景沐浴在光线里，就好像泼在他身上一样。记住，婴儿又柔又憨，用光也要一样。



我曾经和 Donald Trump（美国企业家及电视节目主持人——译者注）在辉煌的 80 年代一起度过了 7 天。我记得他有个叫大个子 Tony 的司机。我和 Tony 交上了朋友并大谈棒球，还送给他过几个彩色胶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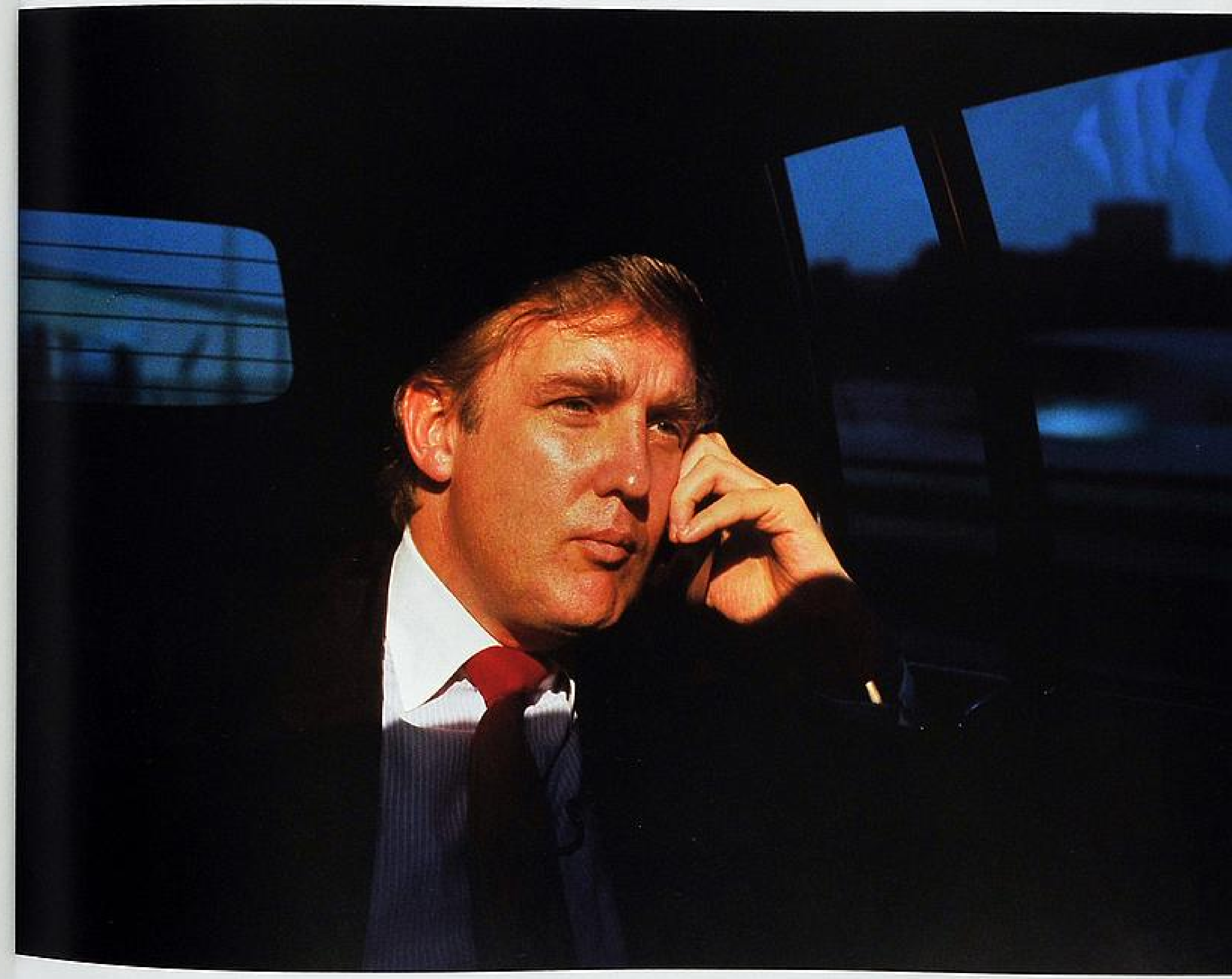
作为回报，他会告诉我 Trump 一天的行程以及什么时候会用车。所以 Trump 每每坐上他的豪华轿车，都会发现我早已在里面等他。

他可不想我一直跟着他，但又不便发火，只能抱怨“你怎么又 *#@! 在我车里？”你看看。

开车吧。

“要和大腕身边的人交朋友。”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 车开过 Queensborough 大桥时在车后座以自然光拍成。硬光穿过大桥射进车天窗，于是我看到明 / 暗 / 明 / 暗 / 明 / 暗。于是我只好一直准备，每当明亮的时刻我就按动快门。纯粹是运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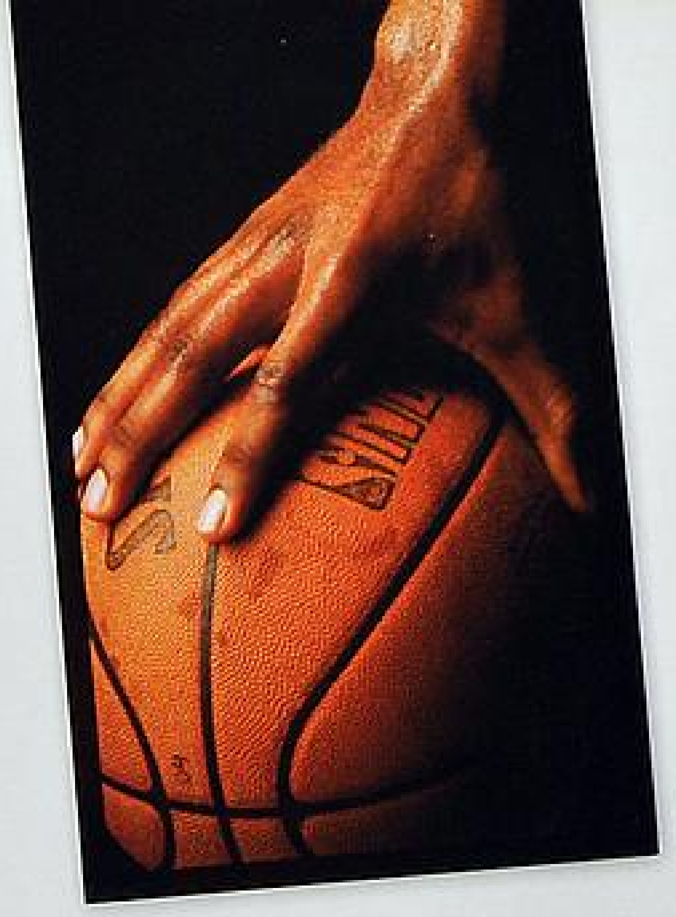


Donald Trump

注意双手

"拍摄某人时，

一定要把他的双手列入计划。"



拍摄手是我的最爱，以至于我建议过《体育画报》仅仅用手的照片来表现体育明星。

他们同意了，但是又因为缩减预算砍掉了这个专题。

但是拍摄的过程是充满乐趣的。图片编辑部内外都开始用"手计划"来称呼这个项目。

自从《生活》杂志图片总监 John Loengard 几年前给我上那次课以后，我就迷上了拍摄手。拍摄某人时，一定要把他的双手列入计划。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我为奥林匹亚先生 Ronnie Coleman 设计了一套完美的灯光组合。他的双手是画面的中心，用斜上方正对他胸部的一个中号柔光箱照亮。在他的手臂稍低的位置还有一个小号柔光箱输出主光一半的功率作填充光。这幅照片的关键是他身体两边的侧光。为此我使用了两个 Nikon SB-800 把他从背景中分离出来。

从上到下依次为：

Amare Stoudemire

Ty Murray

Arnold Palmer

Ronnie Coleman

"从前，必须带上宝丽来，拿着入射光测光表满屋子转来转去。现在，只管去拍。"

只管去拍。这其实只是对一个摄影师出现在现场时要做的最重要又紧迫的事情的轻松描述。用行话来说，这叫踩点。

从前，必须带上宝丽来，拿着入射光测光表满屋子转来转去，搞清楚高光和暗部的情况。然后拍摄一堆曝光半算半猜的宝丽来片，等 90 秒钟让它们显影，然后在这些经常色彩不准细节不全曝光特性还不尽相同的片子的基础上作出一系列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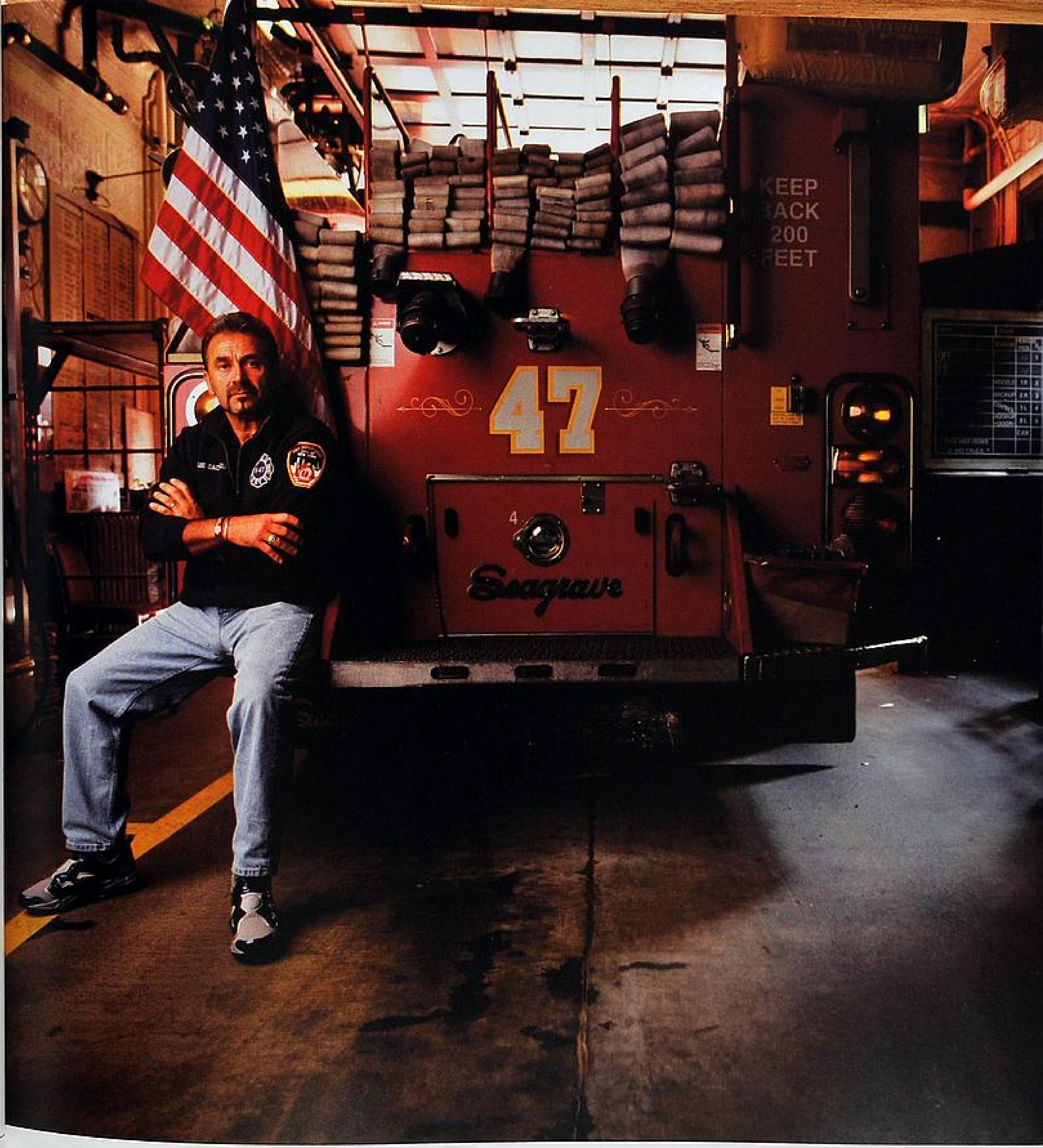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可以只管去拍了。液晶屏这玩意儿太妙了，并且还在变得越来越完善，它们可以马上提供一系列的信息。通过它我们可以立即判断高光过曝的情况、布光是否合适、构图怎样、暗部细节、直方图、拍摄参数、早饭吃得怎么样……（开玩笑的）总之应有尽有。（我总是在课上告诉我的学生，总有一天我们会用上高度智能的相机，试拍一张后屏幕上出现的不是照片而是信息——"别在这儿拍！""你太烂了！""难道非要要用这支镜头不可吗？"）

现在我们试拍和实拍可以用同一部相机，不必再猜了。不用再装附件，或者弄出一整套像手风琴一样不同的相机，好像是在专注于一首波尔卡而不是一幅照片。

试拍的曝光组合甚至都不需要多合适，我们要的是信息。马上就要。而数码的优势就在于能提供一个参考点，就像照片的天气预报一样，好天气还是坏天气？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我以为快门速度太慢，于是马上看了一眼液晶屏。看来相机的判断是正确的。正午的阳光非常刺眼，因此我几乎睁不开的肉眼以为这个场景真的很亮。相机却能把消防车看成较暗的主体，判断出场景整体偏暗，于是把快门速度放慢到大约两秒。这个曝光时间使得光线能够通过屋顶和窗户充满消防车周围，把内景充分地照亮。

消防车背后仍然处于暗部，于是我正好能够把拍摄主体 Louie 安排在那里，然后用一个柔光箱专门为他照明，剩下的就交给阳光了。没有数码相机的及时反馈，我可能永远迷失在曝光表和宝丽来片之中。另外，对于一幅在消防队里拍摄的照片而言，那样的拖沓完全可能让我错失这幅我最爱的肖像。



"为了表现比例，照亮整个环境，再用高光突出主体。"

我曾经在俄罗斯太空训练基地——星城拍摄。如今俄美两国宇航员一起在这里训练和生活。

这幅图片的挑战之一是要我一个人照亮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离心机。（"世界上最大的离心机！" 我的联系人告诉我。"让它转一次就得花几千美元。"）我可没那么大的本钱，于是只好拍它原地不动的照片了。拍摄的关键是建立一种对比：小小的人类在巨大的机器里。

光线正是表现比例的好工具。于是我让美国宇航局最娇小的宇航员 Wendy Lawrence 坐到舱里，用两只电池供电的闪灯把她照亮，以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她与离心机的相对比例。另外我还在离心机背后放了几盏灯照亮背后的墙壁以使背景分离。最后选用了一支广角镜头以突出离心机的巨大。照亮宇航员的灯用暖色滤光片，使其在冷色背景中更加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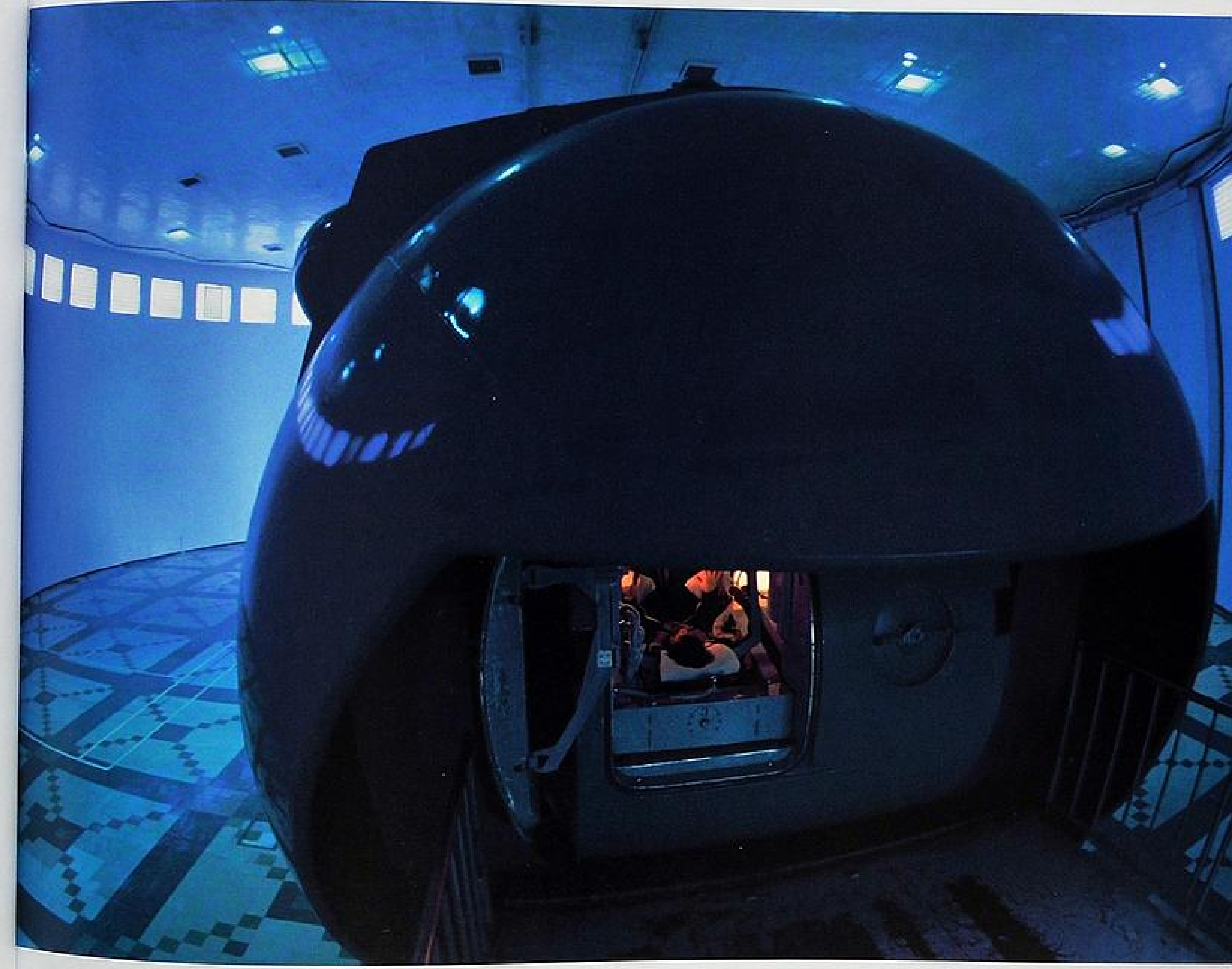
为了拍摄这幅照片，我首先得给基地司令，一位叫 Pyotr Klimuk 的将军写一封申请。一位在美国宇航局办公室工作的俄罗斯助手帮我把信翻译成西里尔语。

"你的职务是什么？" 她带着很重的口音问我。我告诉她我是一名摄影师。她不住地摇头，"摄影师可没资格给将军写信。你得给自己想个头衔。"

"好吧，" 我说，"'项目协调员' 听起来怎么样？"

"嗯，不错！" 她说。很快信就敲完了。

有时候我们摄影师太欣赏自己了（真的忍不住），总是过分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在宇宙中的座次。然后我们就会碰到一位俄罗斯司令，最后还是发现变成项目协调员比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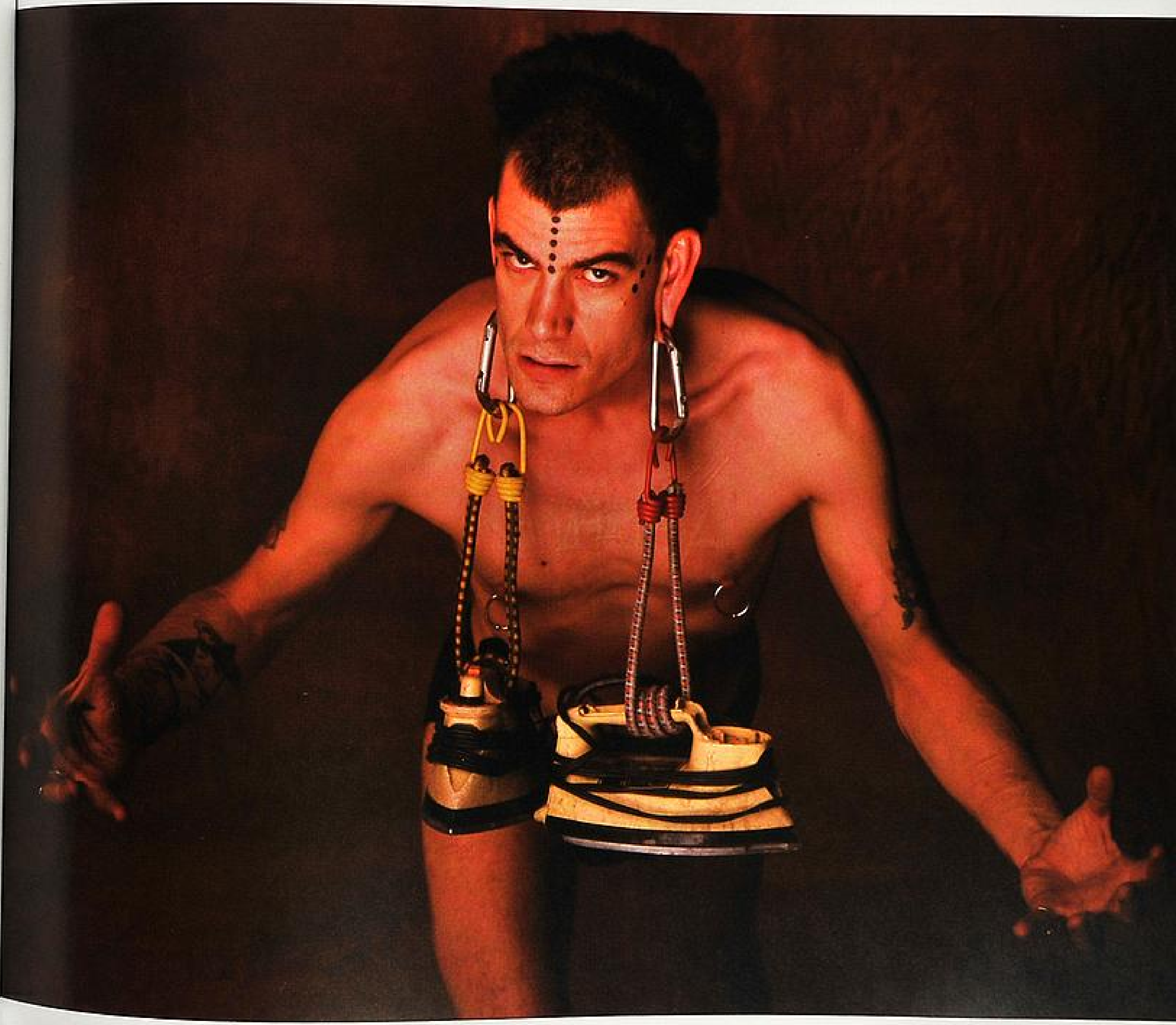
"光线会讲话，就像语言一样。它可以把某人描述成天使，也可以刻画成魔鬼。"

好好想想，要为地方报刊拍年度最佳祖母，我不可能用环形闪光灯[1]，就算我刚刚从 B&H 网站上买进一支，想用得不得了。

祖母必须拍得温柔慈祥。环形闪光灯则应该留给纹身女王，或者 Jim Rose 马戏团的 Lifto 先生。光线会讲话，就像语言一样。它可以把某人描述成天使，也可以刻画成魔鬼。看看 Arnold Newman 给德国工业家克虏伯拍的肖像吧，光线可以比语言更有力量。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Lifto 是个个性强烈的人，所以我的布光也是一样。他经常上台演出，很有戏剧感，所以我为他准备了比较暗的光线，模拟舞台上的脚灯照亮他的脸和眼睛。光线的控制也非常考究，用了一个蜂巢聚光格[2]以免他受光过分均匀。人眼通常会先注意亮的东西，所以我用灯光告诉读者，注意他的脸，那是最精彩的地方。

[1] 环形闪光灯：灯头成环形包围在镜头周围的一种闪光灯，可以产生较硬却没有影子的光线。在时装摄影师中很流行。
[2] 蜂巢聚光格：一种圆形的金属网格（看起来像蜂巢一样）可以装在灯头前面限制灯光角度。



Mr. Lifto

当《生活》杂志把拍摄 Steve Martin 的任务交给我时，我研究了所有和 Steve 有关的东西——他的电影、档案和各种公开信息。我知道我要拍摄的也许并不是一个像大家想象的“疯狂的家伙”，而是一个会因为照相而腼腆的知识分子。

我得给他一个一个脚本让他揣摩。对于我而言，他的喜剧总是苦乐相伴，有一种暗暗的忧伤。于是我想到了用多重曝光的手法来拍摄他的喜乐两面。

拍摄之前一天晚上我在旅馆里给自己用宝丽来拍摄了那样一幅照片。一来我可以让他了解我的意图，二来我也可以提前调试好曝光参数、拍摄距离和光比。我不可能到现场才去做这样的试拍，因为我要用 Martin 给我的 4 个小时拍出 6 页版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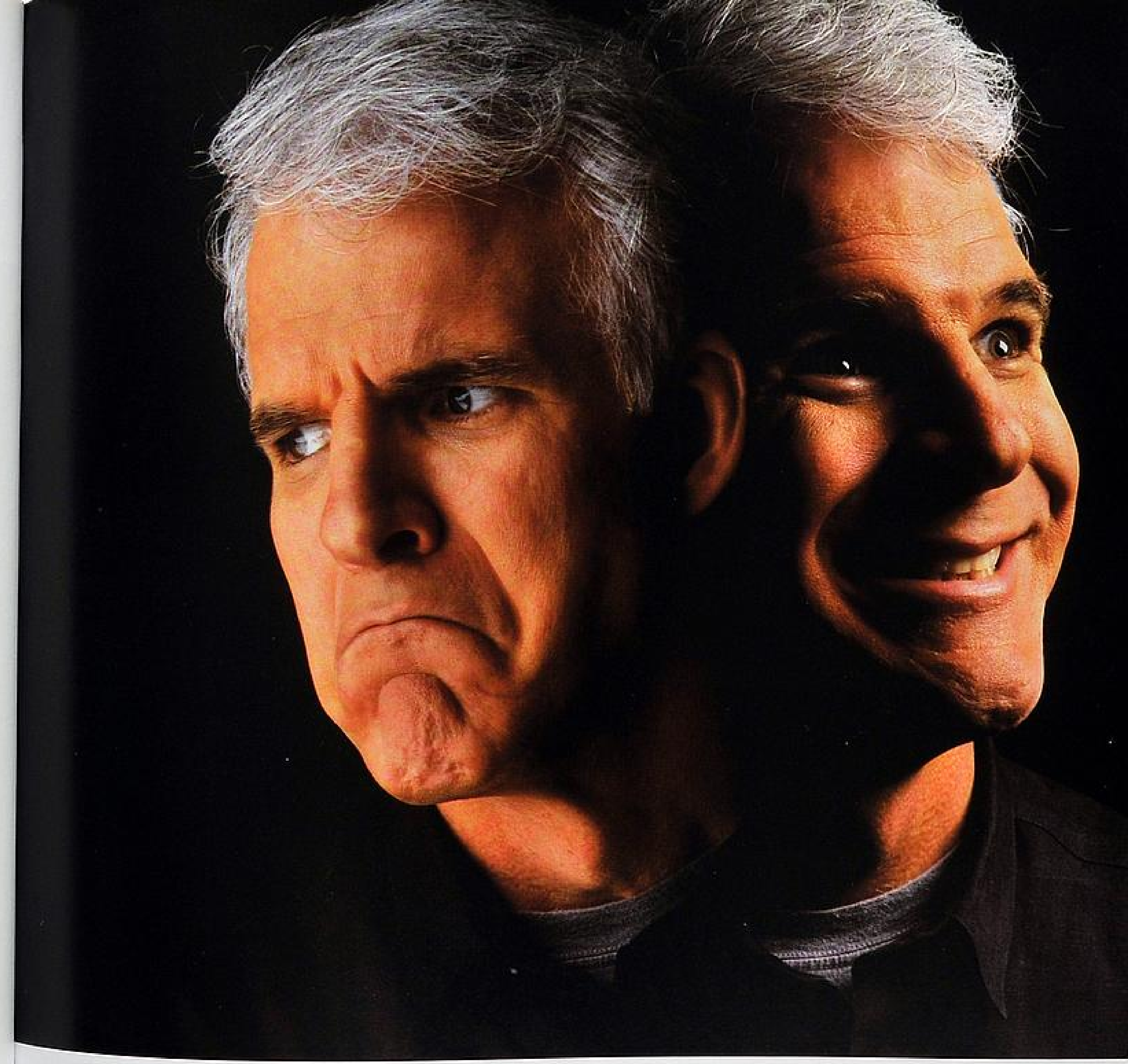
Martin 很喜欢宝丽来上的效果，于是我让助手 Garth 到地下室去准备多重曝光，自己则就着轻松幽默的气氛在房间里用自然光抓拍他的肖像。多重曝光一准备好，拍摄只用了 15 分钟。

信不信由你，许多演员害怕照相机。为什么呢？在照相机面前他们没法表演。没有音乐，没有对白，没有动态，也没有人演对手戏——只有一部坦率的机器在他们面前。这也是事先拍宝丽来的考虑之一：帮他找到感觉，他好演出。

“做好功课。”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张照片用了三支灯：两支在左，一支在右，都离他的脸不到一英尺，外加 1×2 英尺的小型柔光罩。其中两支比他眼睛稍高，另一支在左边偏下作填充光消除阴影。为了控制光线我刻意用了很小的柔光罩，以免光线散得太开。因为我要多重曝光，我需要光线照亮他的脸部后立即消失。

当时用的还是胶片，现在有数码就容易多了。比如在 Nikon D3 上，可以很轻松地先拍一张，模特转到另一边，再拍第二张与之重合，非常简单。拍好的关键是使用对焦点。对焦点肯定要在眼睛上。当他转向左边后，选择左边对应的焦点，这样两次曝光就对正了。



Steve Martin

"记住，几寸的距离就是关键。即使只是用手把灯举到一臂开外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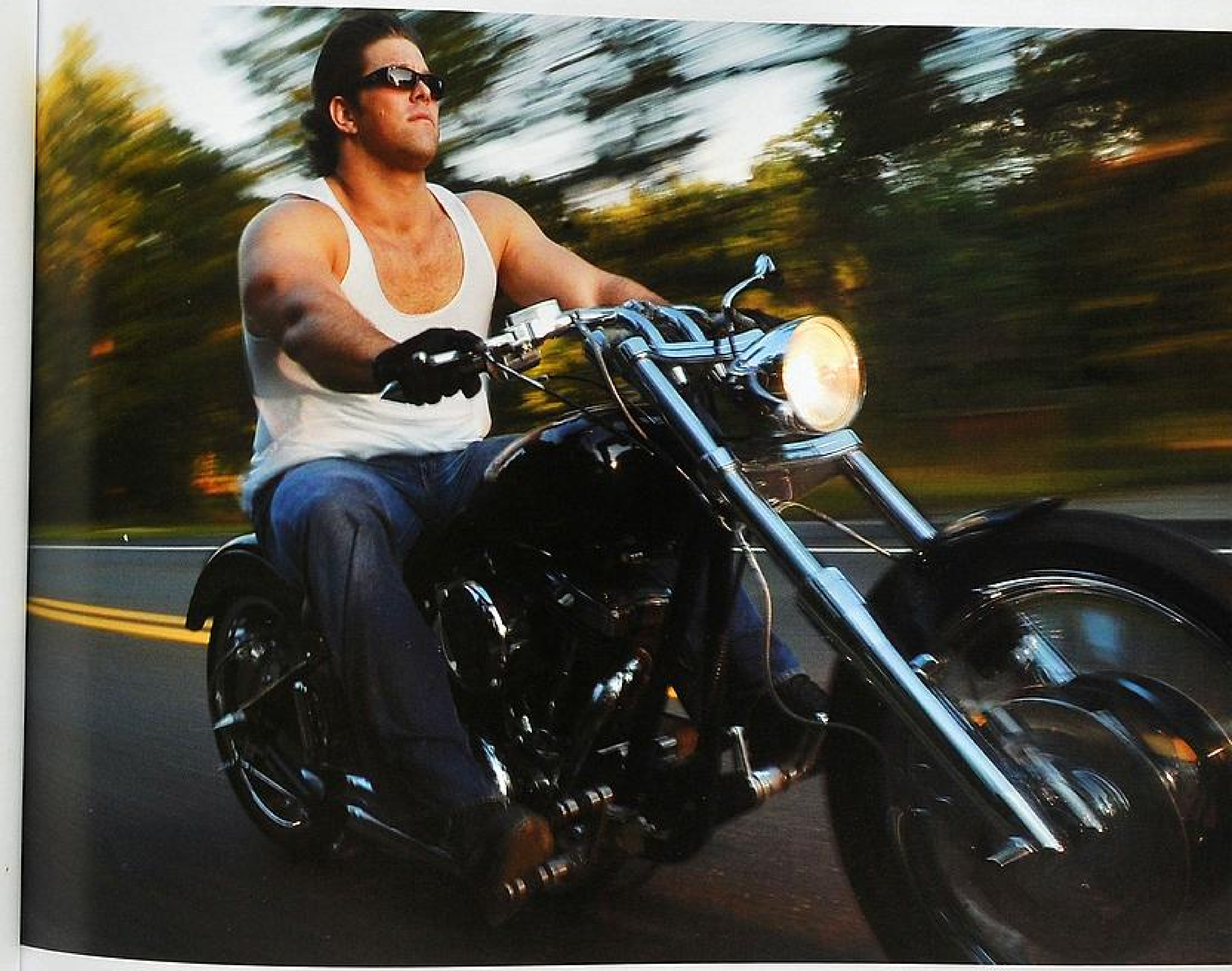
显然，要避免正面闪光，必须把灯从相机上拿开。有时这很容易，即使灯还在热靴上，竖起灯头对准天花板或墙面，甚至转过 180° 对准身后的墙壁也可以。

记住，另一个角度的灯光总是比较好的。这样做可能很容易，也可能难以想象的复杂。有了无线 TTL 闪光，只要在相机上有一支主灯，包里再带一支辅灯，就可以到处游荡了。记住，几寸的距离就是关键。即使只是用手把灯举到一臂开外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不幸的是，我不是神奇四侠，没法在高速公路上把手臂变长。为了在这幅照片上离机闪光，我们动用了一根 30 英尺长的悬臂、一部拍电影用的重型灯架、几百磅重的沙袋、一大堆绳子、三名助手、一部在离地几英寸的地方飞行的相机、我的皮卡和一辆开道车，外加一系列非常违规的公路机动，一切都好像是《铁血骑警》里演的一样。

一切都是为了消除他脸部相机一侧的阴影。看起来他好像是在迎着落日一路西行。

正面闪光？公路也会被照亮，摩托车的铬银色会过曝，总之那种英雄坐在直升机上的感觉就没了。正面闪光会使他显得渺小。像 Welbourn 先生这样的人，全美职业联盟的锋线队员，绝对不能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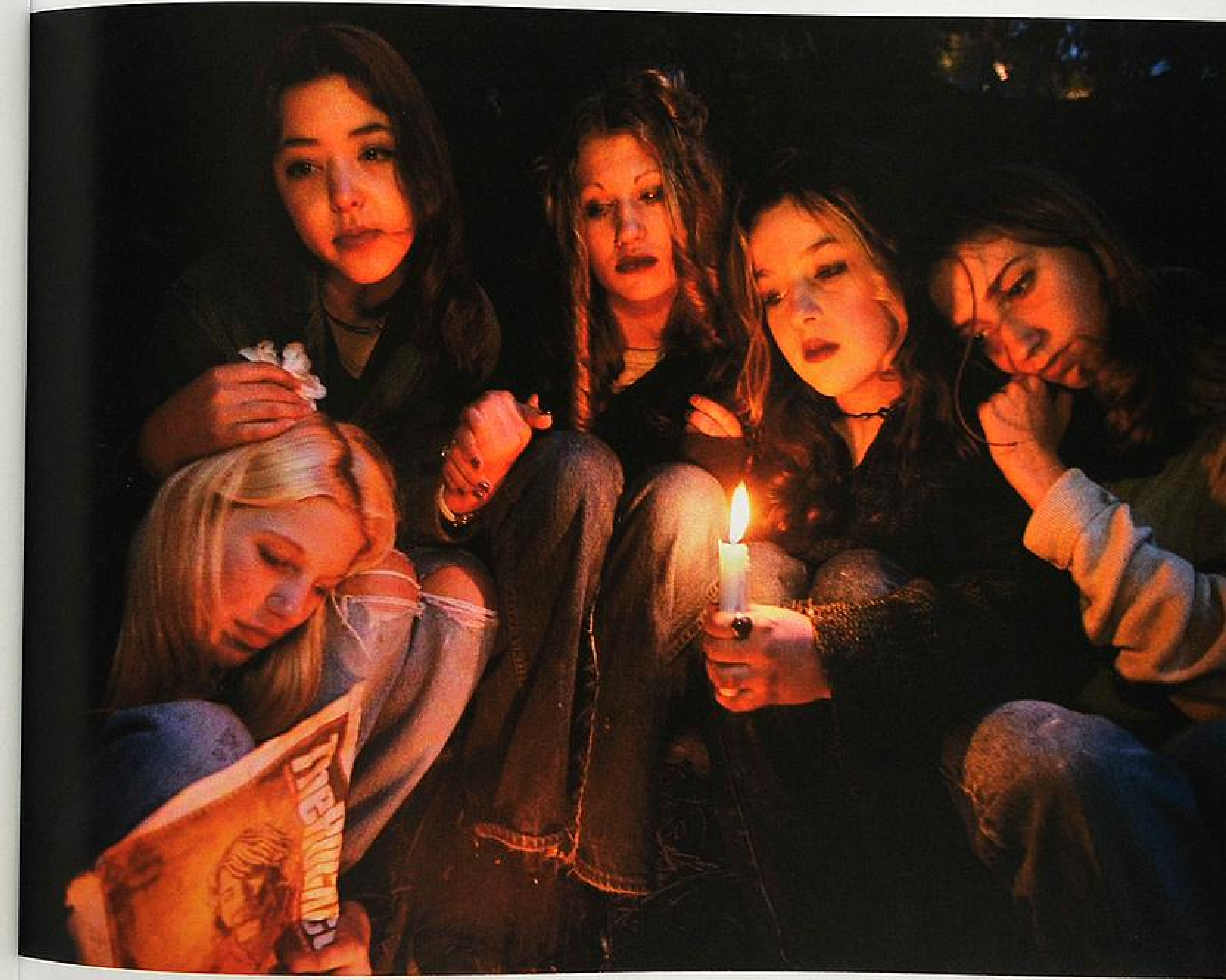
John Welbourn

"看起来和烛光一样。确实不……错，而且不用花一分钱。"

下次拍摄烛光时不妨试试这样的设定：ISO400，1/15 秒，f/2.8，曝光补偿适量，闪光设定调到 -2EV，外加半片暖色 CTO。行啦！看起来和烛光一样。

相信这样的注解比发表时的图片说明要容易理解得多。看来确实不错吧？而且不用花一分钱。

一定要紧贴烛光。并且记住，烛光是暖黄色的光线，决不能用日光色温的强光把这种感觉破坏。如果那样拍，读者会在心理上和照片产生距离而不会融入场景当中。光线本来就是感情与色彩。在这种深情又安静的场景里，只能悄悄地送进一点点闪光，而不能莽撞地闯入其中。



来点地面反光！

“决不要低估地面反光的作用。”

曾经为拍摄的模特面部满面红光而奇怪吗？这通常是因为地面的反光。看看周围：门窗进来的光线是不是打在地上了？

决不要低估地面反光的作用。把主光架好，看起来太普通？需要艺术照效果？需要填充光？往地上扔张 Lastolite 反光板[1]再试试？一块白板甚至一张床单都可以。用比主光低两级的强度打在上面。

看哪，模特的面部变得鲜活了，眼部的阴影没有了，你要拍的模特——看起来像乔治·格鲁尼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至少精神多了。

但如果模特戴眼镜的话这就不太实用。但对于模特而言，这种情况太少了。比如你要拍的是在上海一个时尚俱乐部里的前卫模特，就大胆运用吧！

[1] Lastolite反光板：装在一种结实并可折叠框架上的反光/柔光板，有3×3、3×6和6×6几种尺寸，漫射或遮挡光源的理想选择，也可以用来模拟窗户的光线。叠起来可以收藏在小包里。非常管用。

永远记住，镜头前不是一个轻松的地方，所以如果摄影师和助手在相机后面紧张地大谈像素光圈而把模特独自扔在镜头前，他会非常不自在。一定要自信满满！

如果助手在模特眼皮底下和我讨论技术问题，真不知道模特听起来会有多糟糕。我总是想象在一个漫长的手术中医生之间的谈话。当然也许这没关系，因为病人已经被麻醉了。但模特可是就在那儿听着呢！如果我们抓狂了，模特也一样的会抓狂。“我还好吧？严重吗？我会死吗？”这可不好。

这样想吧，比如我坐在飞机上，一个新手副驾驶不小心接通了机内广播，然后我们就听见有人在驾驶舱里说，“嘿，这开关是干嘛的？”

9·11 以后，我为《体育画报》拍摄 Mike Piazza。他要和其他纽约体育明星一起支持这座城市。因此我安排他坐在一座 12 层的高楼上，背景是世贸中心从前占据的天际线。

“模特可是就在那儿听着呢！如果我们抓狂了，模特也一样的会抓狂。‘我还好吧？严重吗？我会死吗？’这可不好。”

拍摄过程中，我们用沙包压住的灯爆炸了。火焰从柔光箱里冒出来。不是烟，而是火焰，熊熊大火。我的灯好像变成了一支火炬。

我走向 Mike，耸耸肩，告诉他我们还有别的灯，放心，再有五分钟就好。我的助手则冲上去三下两下扑灭了火焰。

记住，摄影师在相机后面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们的模特很可能也是。所以哪怕天要塌下来了，也得用套话掩饰过去，“这只是暂时的，一切尽在掌握。”好让他们放松——哪怕我急得都要尿裤子了！

Mike Piazza

“有时候，听听那些想教你如何拍照的讨厌家伙的话还是有好处的。”

“嘿摄影师！”

你们就不讨厌这种人吗？我就很讨厌。相机拿在我手上，却是别人在提醒我错过了什么好时机。“看那边！快拍下来！多好的照片呀！”

但我不应该讨厌他们。听从这种建议导致了我第一幅广泛流传的照片的诞生。那是在 Syracuse 大学上到一半时的一场橄榄球赛，我手握相机，两眼望天，做着白日梦却不想看正在出场的乐队一眼。

这时有两个在场边的人朝我大叫，“嘿摄影师！转过来！有人在乐队里脱裤子！”我回头一看，真的有小号手在行进的队伍中把自己的裤子都脱到膝盖上了。

我有一部 Nikkormat 和一支老款 300mm f/4.5。我举着相机冲近场里，边跑边瞄，在他开始穿裤子的同时抓拍了一张。当时除了知道肯定拍得不清晰之外，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管对上焦没有，全国各大媒体几乎都采用了这幅照片，包括《人物》杂志。看来那个小号手是故意耍宝，有媒体评论说他是“在乐队里不适时宜地冒出杂音”。

有时候，听听那些想教你如何拍照的讨厌家伙的话还是有好处的。

看一看不要紧。

"光线得有逻辑。它一定得从什么地方来，因为某种原因而产生。"

斯皮尔伯格可以让光线从千年密室里蓬勃而出而我们仍然看得津津有味，但摄影师不能这样做。

光线得有逻辑。它一定得从什么地方来，因为某种原因而产生。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有人趴在地上盯着一个洞而洞里有光线冒出来不合逻辑——除非这是在拍摄《X档案》剧照。

要有逻辑才能使读者信服。为此我经常使用手电筒，这就为布光找到了借口。这且这也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工具，比如查看汽车底盘、看地图，或者检查鱼雷发射管。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要上潜艇，一切必须轻便紧凑。我带了三支SB系列闪光灯，用一支驱走整个鱼雷舱的黑暗，然后把另外一支装了双份滤色片的灯放在鱼雷发射管里面照亮水兵的脸。

"拥有一位能够使我保持清醒上进的朋友与导师真好。Jay Maisel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智慧与天赋的朋友。"

有一年我在 PhotoPlus 展会上为 Nikon 的海报签名，面前排起了长龙。可惜他们不知道凡是我签过名的东西最后都不值钱了。

真的有好长的队伍，长到能拐过街角消失在视线里。我得承认，这种感觉很不错。是 Jay 帮我纠正了它。

他发现了我，摇头示意我过去。"麦克纳利"，他用那种布鲁克林口音对我说，"麦克纳利，我发现你面前排队的人还真不少。很好。但是不要太忘形，麦克纳利。麦克纳利，你签名要是敢收一个子儿，不，半个子儿，你面前一个人也不会有，麦克纳利，一个人都不会有。"

知道吗？他是对的。

知道吗？白色很难拍，特别是用数码，特别是白上有白还有白。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记住，任何测光表，不管多么先进，总是想往 18% 中性灰的妈妈那里跑。这样的场景会被大多数相机拍成中性灰调，因为它们生来就是为了把直方图拍成山形。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的是一幅高调照片，要的是直方图尖叫着"危险！危险！Will Robinson！你已经到达冰星 255 号，没有生命迹象！"

在危险面前我们毫不畏惧，这就是我们要飞到的目的地。P 挡下 +1EV，曝光会更加正确，白色才会变白。再来点包围曝光，多加尝试，找到极限。一定要在直方图的边缘找到最完美的白色！

通常我们都希望模特离背景远一些，以免在背景布上留下影子。但这次我让她紧贴着背景布，这样她的影子就会清晰地落在上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简单。之前我见过别人拍这样的照片，这次我要亲自尝试，玩出新花样。很多时装摄影师都是这样拍的。尽管这是在下午的自然光下迈阿密的一个屋顶影棚，我还是用身后右侧一盏价值 12000 美元的电影灯为她补了光。日光提供了正常的照明，电影灯则制造了清晰的影子。

伦敦的《观察家》报安排我去拍摄 Ken Kesey，《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和更加著名的《Merry Prankster》的作者。但他们居然没有提前通知他。

我来到了他在俄勒冈的住所，一个好像是新年夜的时代广场的地方——除了这是在乡下和没有那么多人。

一开始，他不理我。然后他躲着我。总之他不准备配合。

"让他明白我不会离开。"

"不管你的相机有多大，我不会对它敬礼的。"他宣布，还给我敬了一个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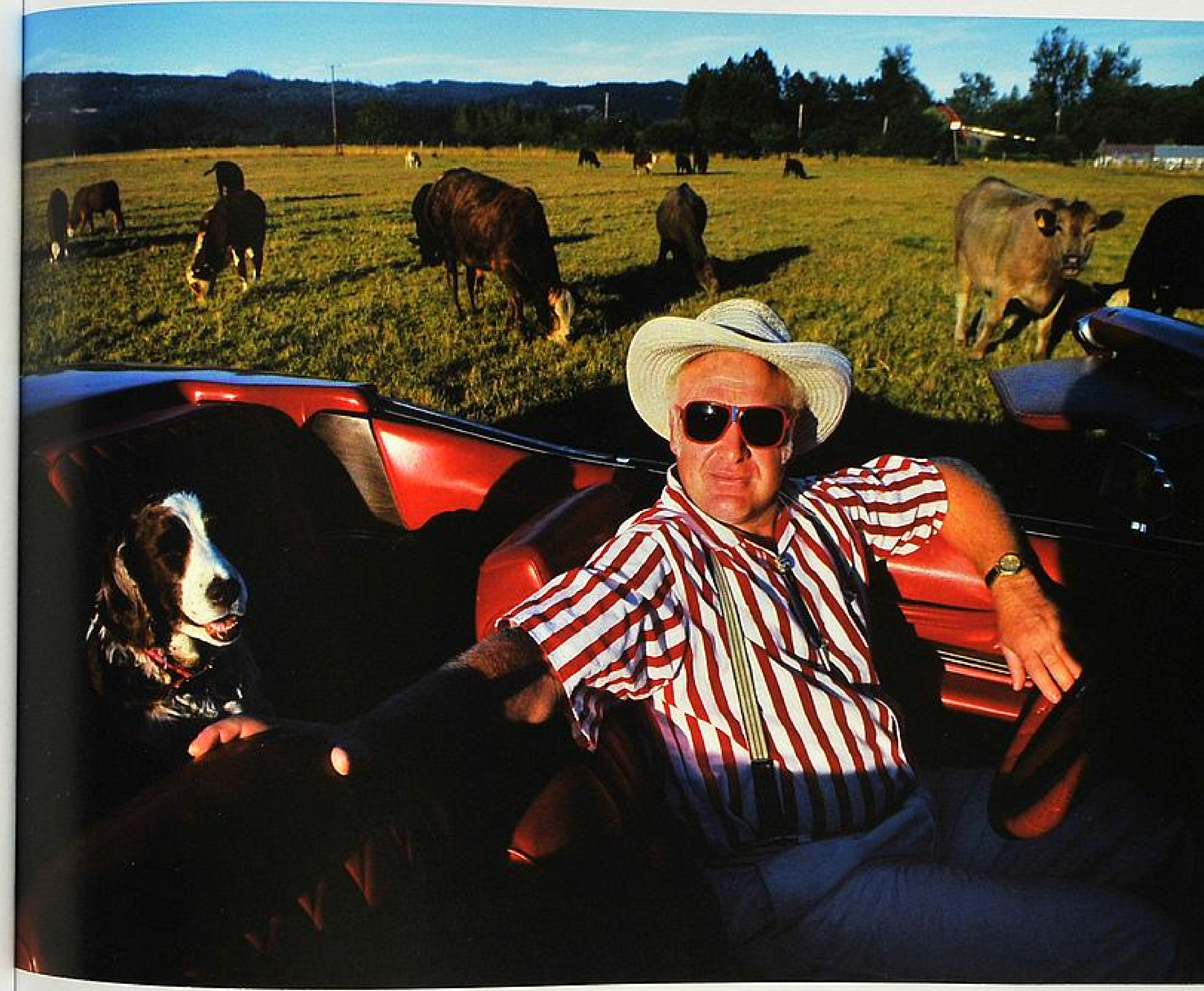
幸好，当时是夏天，他家草坪前刚好还有一个吊床。我于是在上面舒舒服服地打了个盹。第二天我又回来如法炮制。中午去吃个午饭，回来又是一觉。

第二天的下午，他出来了，问我："想去喂牛吗？"（在拍摄时，当被摄者问这样的问题时，一定要说是）。

于是我和 Kesey 开始从一辆行驶中的皮卡上向一群小母牛扔稻草。"这玩意儿对牛来说就像泰烟一样。"他说，一边还猛抽了一口像是泰烟一样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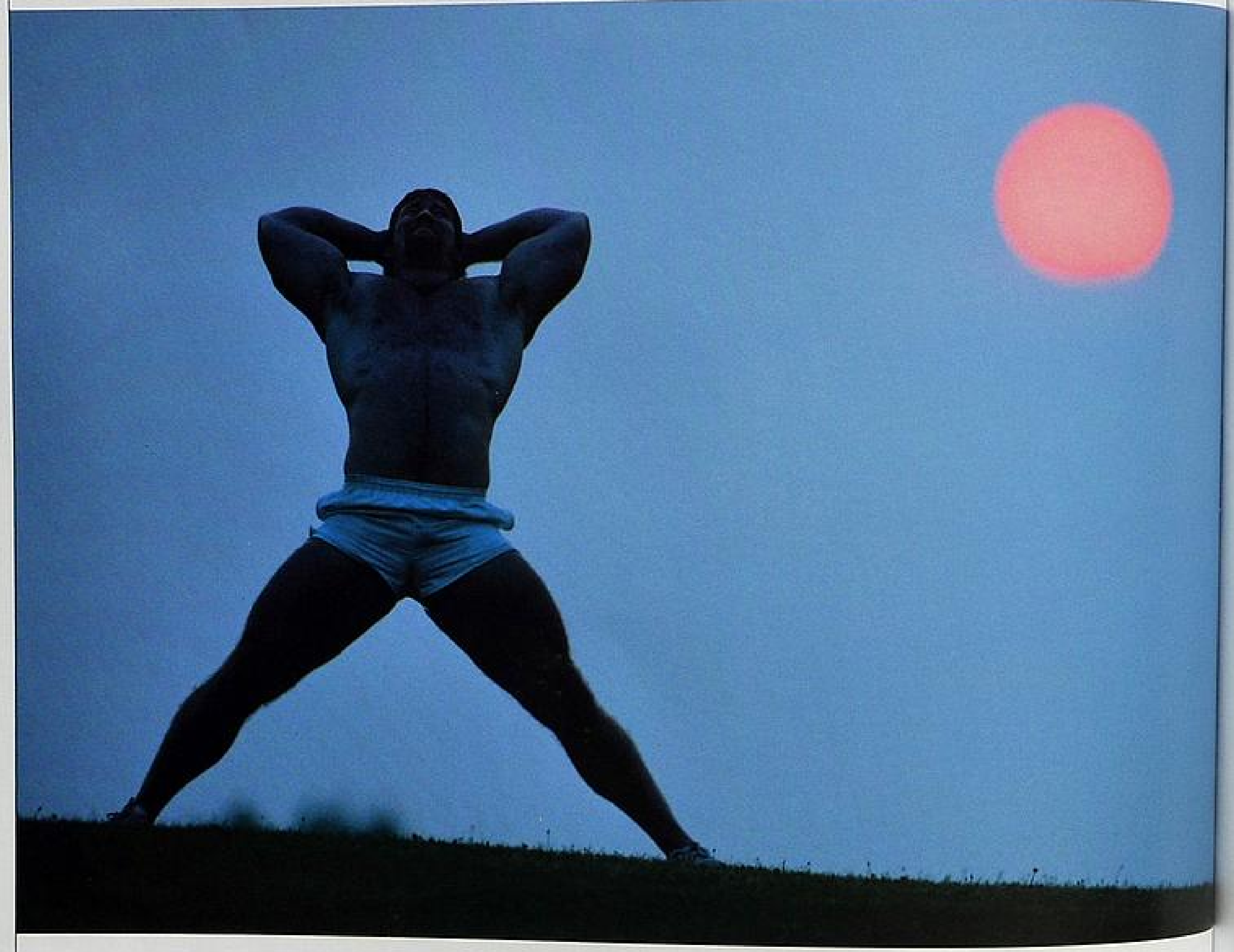
然后他就放松多了，和他的西班牙猎鸡犬一起坐进敞篷车，我也拍到了一幅照片。我猜他是不想我再待下去了。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利用下午的环境光拍摄而成—— 20mm 广角镜头。



Ken Kesey

Yanko Supremo



Mike Ruth

我偶然参加了一次《体育画报》的选片会。每出现一幅幻灯片，几乎就只有主编一个人说话。他一般就坐在那儿大吃冰激凌或者其他零食。如果他满意某幅照片，他就会吼一声“Yanko”，意思是把那张幻灯抽出来作为入选，然后屋里就会出现一轮小声的赞美。如果他非常满意某幅照片，他就会吼一声“Yanko Supremo！”然后是更多的赞美。

我从来没想到我不是去那儿选照片的，而是选 Yanko Supremo。

这幅照片我估计至少得了一个 Yanko，甚至是个 Yanko Supremo。这个图片故事是关于 Mike Ruth 的，他是波士顿大学橄榄球队一个大块头球员，全国最佳防守队员奖杯的获得者。鉴于他的显赫地位和新闻价值，我被派去拍摄他。

信不信由你，身高很难在照片里表现。有一次我被派去拍摄国家橄榄球联盟里最高大的队员，结果失败得很难看。相对于什么最大？我把球员们安排在货柜车、推土机等千奇百怪的东西上，这一切的最后收获就是一张史无前例的账单，因为我让这群印第安那波利斯小马队的球员错过了他们的球队聚餐，只好带他们到红龙虾餐馆大快朵颐。他们每个人都至少点了两道主菜。

“要有漫画书式的思维：低角度仰视！把模特拍成一个超级英雄！”

这次，当我看到太阳马上就要落下山丘，Mike 刚刚完成训练还赤裸着上身时，立即抓起一支 400mm 镜头，让他到山顶上做几个健美动作。

薄雾使各种杂色退去，太阳成为了一个清晰可辨的圆球。Mike 只是舒展了一下四肢，《美国今日》就把这幅照片评为了“本周最佳”。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总结几条简单的原则：主体必须伸展开来，成为一个图形。如果他只是走上去站在那里，他的剪影就不会有个性，而只是天际线上的一个人影。

越大越好，对于镜头来说。镜头越长就能创造越大的放大与压缩，主体和太阳越能制造视觉冲击。较低的角度对此也有帮助。要有漫画书式的思维：低角度仰视！把模特拍成一个超级英雄！

他 270 磅的体重也对这幅照片大有助益。

“漫画书能讲述很棒的故事。它们富于色彩和冲击力、戏剧性和动作的视角。”

我是看着漫画书长大的。我上过 5 个不同的小学，一直都是新生。我课间总得找点事情打发时间。

现在漫画书的影响就体现在我的照片里了。鲜艳的色彩、戏剧性的动作、灼人的灯光，对此我毫不忌讳。漫画书能讲述很棒的故事。它们富于色彩和冲击力、戏剧性和动作的视角。它们能把 Zod —— Darthmanian 星云的邪恶领主，弄得活灵活现，至少对我是这样。

所以当我面对世界上最大的 Van der Graaf 静电发生器时，我简直高兴得要死。我开始想象一个色彩、光线、怪兽和英雄的世界。

这样的一幅照片其实就是一次滤色片峡谷之旅，最大的敌人就是漏光。听起来像是某种皮肤病症状是不是？但我们是严肃地在谈论布光，可不要疏忽懒惰的。比如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暖色为主的场景，就可以用滤色片稀疏地缠绕在灯头上。大部分光线会通过滤色片，而另一部分白光直接透过缝隙发散出来，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的是饱和的颜色，灯头就得被缠得密不透风才行。千万不要让光线直接漏出来。否则红光会变粉色，缺乏冲击力。

另外提一句：如果我们现在蓝色光还不够，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提高灯的输出功率？要颜色，一踩油门，加把劲呗！不。错了。要更饱和的颜色，应该把灯调暗。灯越暗，色彩越饱和。

埃舍（Alfred Eisenstaedt）总是说，把家伙带在身上，放在影棚是没用的。他是对的。

但带了一堆东西，并不意味着我全得用上。

我把一大堆闪光灯拖上了维加斯的 Tropicana 大厦楼顶，为的是拍摄年度最佳舞女 Linda Donohue。

麻烦得很。很高的楼梯，狂风和聚集的风暴，到处都是积水。我觉得这时候背着大号电源箱真是太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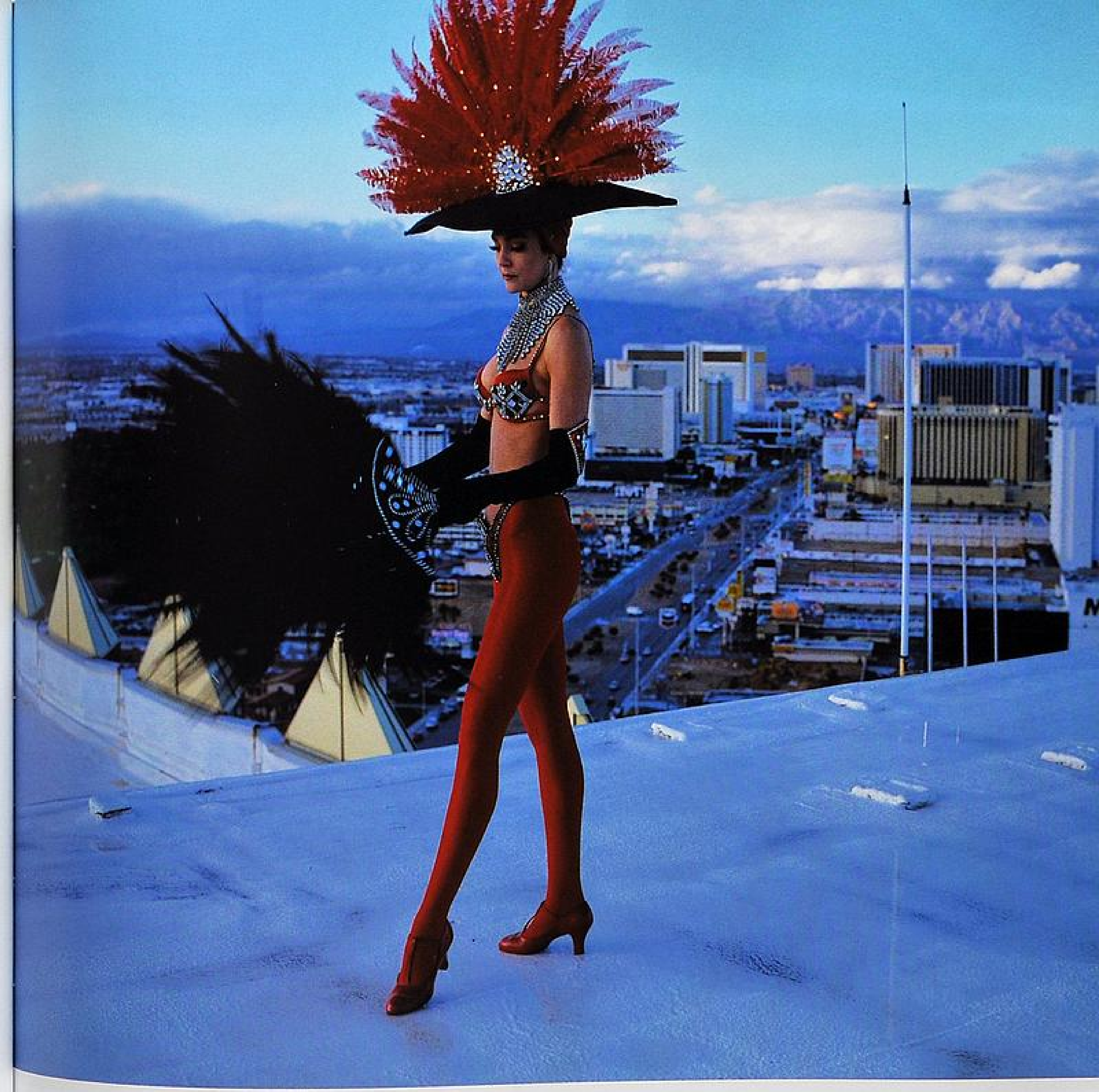
"带了一堆东西，并不意味着我全得用上。"

一直想着闪光灯、闪光灯、闪光灯，我简直都晕了头，完全忘记了我爬上来是为了拍照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每想起我为了拍到想要的一幅照片而错过了多少其他好照片，我就觉得很无奈。就像约会一样，明白吗？

无论如何，常识还是挽救了我。我看着我那个在羽毛中状态正佳的模特，一个想法掠过我的脑海……这样不就很好吗？我透过取景器抓住了这一瞬间。我们拍成了。

照片被采用了，Linda 穿舞鞋、G 字带和满身羽毛爬上 20 英尺高梯子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然，如果我期待甜美又简单的自然光能拍出这样的照片，然后就不带所有这些家伙去拍摄，我到时一定会需要它们。这就是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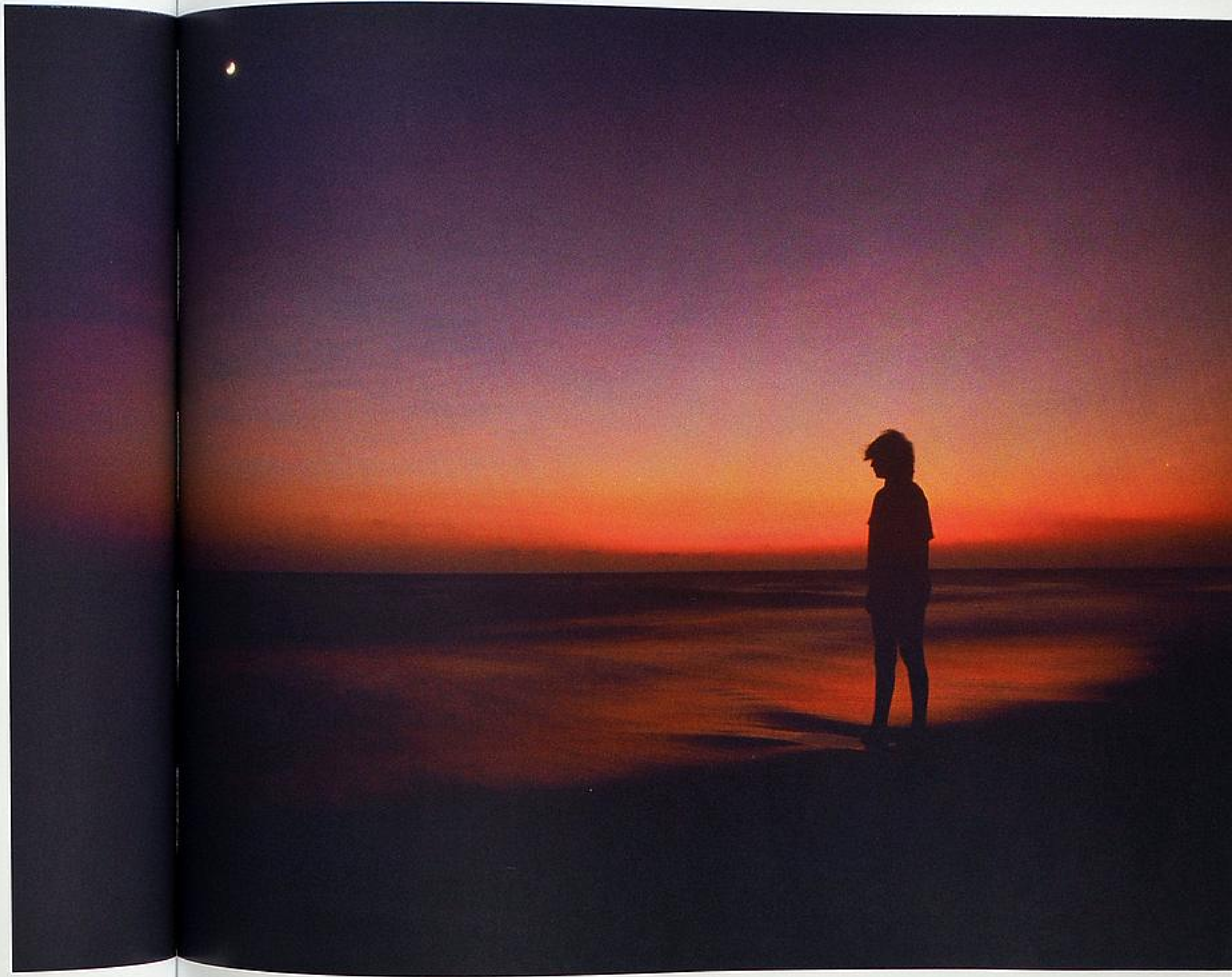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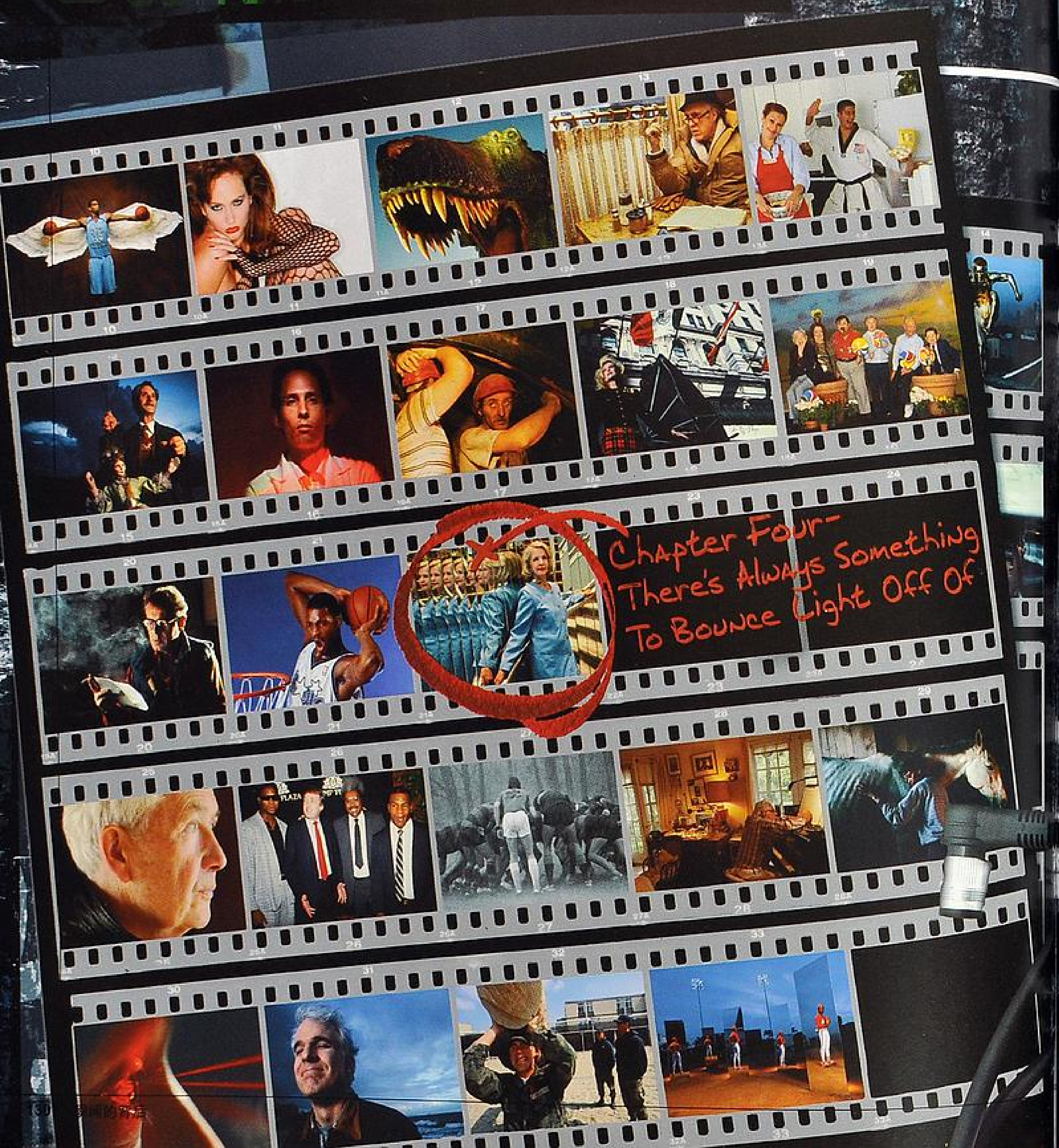
“有时候最好的光线产生在日落之后。”

太阳沉到地平线之下后一定要忍住别马上收拾家伙，因为有时那最后的一点点徘徊在天边的余光可能是一天当中最好的光线。为此要特别小心，因为这样的光线是如此美丽，所以也就格外稀少，因此要用较慢的快门速度。这幅照片我用手持一秒曝光而成，但我不推荐这样——这正是和三脚架交朋友的好时候。

这也又是水面技巧的有一次应用。没有波浪在沙滩上反射的光泽，前景就不能分离，也就没有这幅照片。长时间的曝光对此也大有帮助。波浪在海滩上持续运动，刚好消减了可能的高光。

顺便说说，当我们陷于没有三脚架的尴尬时，要利用一切可能的依托来支撑相机。《国家地理》的 Bill Allard 因为用啤酒瓶当独脚架而出名。如果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就好像我拍摄这幅照片时一样，可以采用印第安坐姿，把手肘支在双膝上。或者，在沙滩上可以把相机放在沙堆上。这样牺牲一点点理想的角度，却能保证拍到想要的画面。





第4章 总有东西可以反光

有时候，我们得装上翅膀。有一次我获得了一个为《体育画报》拍摄全美大学生体育联盟新人球员的任务。我开始构思：这个叫 Brandan Wright 的年轻人有着 7 英尺 4 英寸（2.24 米）的“翼展”。于是我想出了一个蝙蝠侠式的拍法。编辑很满意这个点子，但想要白色的翅膀。好吧……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 X 战警 3 的画面。

“编辑很满意这个点子，但想要白色的翅膀。好吧……接下来就是为这个身高 6 英尺 11 英寸（2.11 米），手臂无限长的家伙找翅膀的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为这个身高 6 英尺 11 英寸（2.11 米），手臂无限长的家伙找翅膀的问题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的影棚经理 Lynn，一个魔术师般的制作人，开始四处打电话、四处碰壁。最后终于在洛杉矶（还能在哪儿？）找到一个为电影界做翅膀的小公司，叫做“老妈的毛夹子”！我绝不是在开玩笑。

任何拍摄中钱都是一个问题。这副在最后时刻才运到北卡罗来纳州的翅膀花掉了 3400 美金。《体育画报》DOP Steve Fine[1] 打电话给我：“你就不能去万圣节商店试试吗？”我提醒了他我们需要的尺寸，终于他点头同意了。

（顺便插一句，Steve Fine 和 Jimmy Colton 是当今图片编辑领域里数一数二的黄金组合。Steve 在脑子里内置了一部体育计算器。他知道如果这周六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队击败了奥本大学队，他就得在 1 月 3 日调 3 个摄影师到新奥尔良去拍摄糖罐杯，因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队会在那里迎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队，他根本不用瞟一眼日程表。Jimmy 则总是以他的理智为年轻摄影师提供咨询，敞开大门为他们遮风挡雨。他们俩在一起可谓无往不利。）

这对翅膀在上午 11：30 才送到影棚，下午 1：00 就要开始拍摄。这个 18 岁青年将提供他生命中宝贵的 30 分钟供我拍摄，一分钟都没有多的。因此我有一个半小时来准备拍摄的灯光、背景和悬挂翅膀，为此我准备了至少两套不同的方案。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好吧，办法照旧。快速布光。头顶上一个柔光箱照亮主体，小型聚光灯作背景光。然后就是这对翅膀。把它们夹在 C 架的悬臂上，狠劲压上一堆沙包。然后在同一个灯架上用三个魔术臂分别装了三支灯头，各自安上蜂巢束光格[2]。整个装置看上去就像一个失败了的科研项目。

我拼命地把灯头散开，以使翅膀背后能够均匀受光。它们得看起来像是天堂一般，对吧？因此从背后照亮它们是关键。基本一完工，Brandan 就进来了。后期再通过修图略微润饰了一下。

就像大多数现场拍摄一样，这幅照片拍出了有限条件下的最佳效果。

[1] DOP（Director of Photography）即摄影总监。他就是控制我空中支援的家伙。他把握我摄影的大方向，也是我资源的总开关，一都从他那里流来。

[2] 蜂巢束光格：一种圆形的金属网格（看起来像蜂巢一样）可以装在灯头前面限制灯光角度。我用它来把光束集中在某个特定区域以免主体均匀受光。

Brandan Wright

“环形闪光灯被滥用了，真是太可惜了，因为合理使用的话，它本是一种可以把主体勾勒得颇为利落的光源。”

使用环形闪光灯[1]一定要……小心。它的名声一直不太好，也许因为被那些城里的时尚杂志用得太滥了。那些名字花哨、被好几期连篇累牍刊登的年轻人，通常都穿着粗俗不堪，用嗑过药一般的眼神盯着镜头，超大的瞳孔里还反射着环形闪光灯的高光。

真是太可惜了。因为合理使用的话，它本是一种可以把主体勾勒得颇为利落的光源。再加上合适的发型、化妆、造型和连体网格猫女装，能迷倒千万人。但一定要小心不能滥用，否则某些角度下它也会产生阴影，足以把光彩照人的性感女神变成脸先着地的天使。

[1] 环形闪光灯：灯头成环形包围在镜头周围的一种闪光灯，可以产生较硬却没有影子的光线。在时装摄影师中很流行。

带上电锯

我被派到西南部去拍摄一颗霸王龙头做《探索》杂志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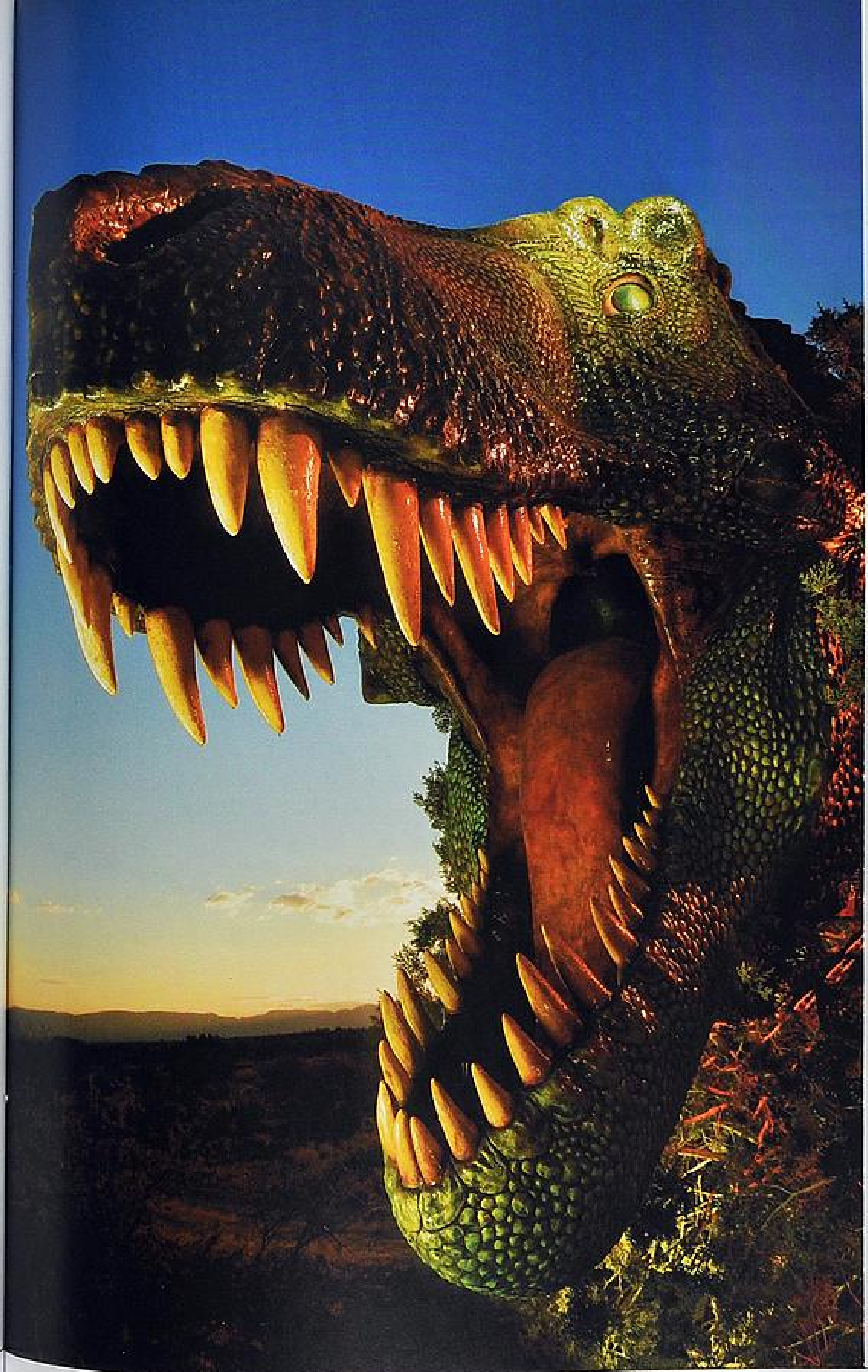
然后我发现要拍的东西是一块 8 英尺高的聚氨酯，正呆在雕塑家的车库里接灰，好在看起来还挺像真的。这就是我的一次典型任务：用一块积尘多年的塑料拍出一幅国家级杂志的封面。

我们把它清理了一番，装上了皮卡并运到了国家公园里一处沙漠里。我还租来了一个重型支架，一部电锯，一堆绳索和木板。我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把《侏罗纪公园》看过太多遍，因此我觉得恐龙应该从树里钻出来，就好像荧幕上那样。于是我们找了一棵树，确定周围没有护林员后把它几下锯开，把支架架在里面，然后再用树枝把架子伪装起来，用好莱坞式的灯光把整个场景照亮，在日落时分拍摄完成后马上开溜。

“这就是我的一次典型任务：用一块积尘多年的塑料拍出一幅国家级杂志的封面。”

这是我用 Nikon 借给我的一部 D2X 样机拍摄的第一幅照片。之前我使用的是 D2H。当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拍出来的色彩效果后，我就知道这已经不是在堪萨斯州了。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拍摄这样的一幅照片依靠的是精心布置的各色灯光。使用滤色片时，最好配合蜂巢束光格。这幅照片就是完全用束光格拍成。大块的光线用滤色片效果并不好，因为各种颜色会混在一起。画面外面一点点其实就有一支加绿色片的聚光灯打在它的眼睛上。树上还有一支加红色片的灯照在它脖子上。它下颚里还有一支 Nikon 的热靴闪光灯以赋予牙齿更多的细节，另外在相机左边还有一支聚光灯指向它的鼻子和上排牙齿。照片用一支 12-24mm 广角变焦镜头拍成。



早到现场。我能说什么呢？由于我成长的家庭环境，我甚至会为与我无关的事情感到内疚。如果我在拍摄任务约定的时间前两三个小时还没到停车场，我就会觉得内疚，更不用说真的迟到了。

这对一个摄影师来说可是大有好处，比如我可以把车停在最好的车位。保安会因为我早上 6 点就出现在一个晚会现场而大为惊异，但没关系。许多人都觉得我很怪，但我已经不再为此担心了。

即使是本地的拍摄，早点到也有好处。在纽约时，我被安排拍摄一次著名演员们为拯救百老汇一些老剧场而举行的颂诗会。很棒的表演。许多名角到场为保留那些富有历史价值的老房子而努力。

当然，这没用。这是个钱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即使 Lauren Bacall（1924—，美国著名老演员——译者注）站在我们一边也无济于事。表演效果很好，但最后结果就好像一群扛着铁锹的农夫挑战北欧海盗一样。

剧院还是被拆掉了，但颂诗会还是能出好照片的。就好像在街上免费看一场演出一样。我照例早到了现场，先钻进一家咖啡馆——摄影师永远的避难所和临时办公室。一回头，Jason Robards（1922—2000，美国著名老演员——译者注）正好在那里练习台词。

这时就要选择拍摄策略了。多年以前，我被派去拍摄马戏团一样的 Sid Vicious 审判。（英国朋克摇滚歌手，因涉嫌谋杀女友被捕——译者注）但因为法院不许拍照，所以我只能拍拍他那些到法院支持他们疯狂的精神领袖的狐朋狗友。于是我尾随着这样一群人进了脏兮兮的法院餐厅，坐在他们对面的桌上，要了咖啡。过了一会儿，我悄悄地掏出莱卡拍了一张，那边过来一个恶狠狠的眼神。于是我又拍一张，再盯我一眼。又拍一张，终于换成了一句怒吼：“再拍一张我就宰了你！”都到这份上了，横竖都是死，我干脆抄起一部装着 Vivitar 闪光灯的 F2 一通狂拍。那家伙就冲我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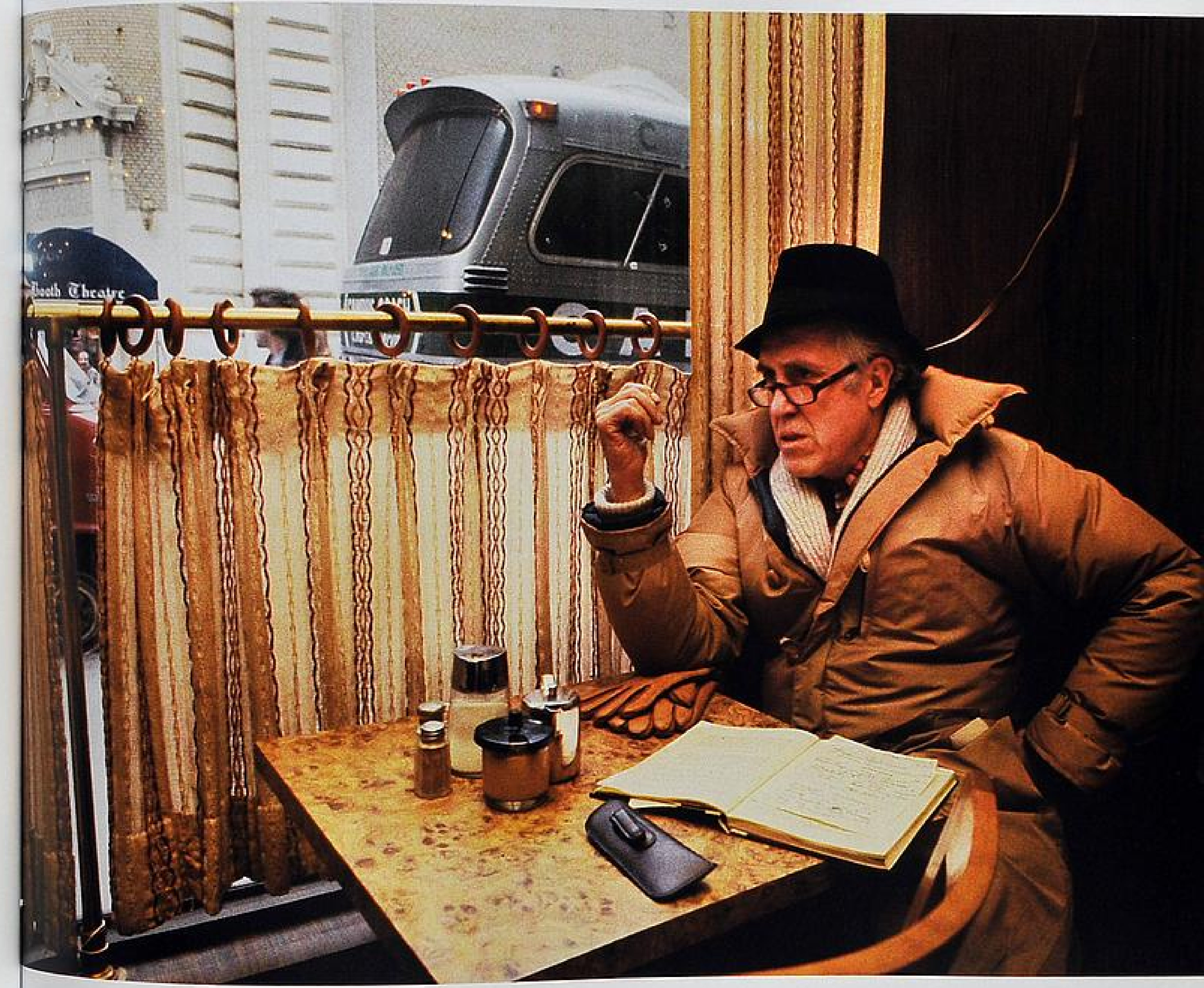
“一回头，Jason Robards 正好在那里练习台词。

在纽约，这样的事情只有早到现场才能碰到。”

我想这次也许能有个好点的破冰方法，比如上前问他。

Robards 先生简直太慷慨，或者太无视我的相机了。

在纽约，这样的事情只有早到现场才能碰到。



Jason Robards

我刚到纽约的时候土气得很，什么都不懂。

我都不知道刚刚毕业没有经验的年轻摄影师是不应该给《人物》杂志的图片编辑打电话的。

John Dominis，《生活》杂志的传奇摄影师，当时是就是那儿的图片编辑。我被告知 Dominis 先生谁也不见，留下我的书走人就行了。

好嘛。但是我还是告诉他们这本书我下午还得要回来，因为我还另有一个约会。我想起了“厚脸皮的混蛋”这个词。

过了一会儿我又给他们打了个电话，他们要我马上过去。“Dominis 先生想见见你。”我一路满头大汗地穿过整个城市去见他的时候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你对你的工作挺认真的，是吧？”他问。我说：“是的，绝对是这样，先生。”他扔给我一堆略缩图，“看看，然后告诉我你看出什么来了。”

我看了几分钟，然后诚实地告诉他，没看出什么东西来。他一拍桌子，“我天天都得看这种垃圾！有的还是我的朋友拍的！”

然后他告诉我别在纽约干了。“再也没人认真地对待工作了。”他说。

他走到墙上挂的一幅照片跟前。一个做花式蛋糕为生的女人，脸也笑得像花式蛋糕一样。

他转过来对我说，“看见了吗？我经常用这个摄影师的照片，因为她能够把人们拍成这个样子。尽管她比你拍得差远了。但是我会用她，而不会用你。因为我觉得你不能把人们拍成这个样子！你对工作太认真了。你不能在纽约干。”

等等！我也可以很有趣的！工作之余我……

我记得后来在街上游荡了一通。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我经常把灯放在主体所在的房间外面。Lopez 一家是跆拳道的第一家庭（左起第二个是 Steve，两次赢得过奥运会跆拳道金牌）。他们家有对着后院的一整排玻璃滑门，于是我把几只灯放在院子里对准屋内。然后把一张 12 × 12 英尺的丝布遮在他们家滑门上（顺便告诉大家，我出门拍摄时 80% 的机会会带着这张 12 英尺的丝布）。灯光透过丝布照进厨房就有了巨型柔光箱的效果。作为填充光，我使用了一支比主灯输出低大约 2EV 的辅灯放在相机右侧，通过指向天花板的跳闪来消除阴影。哦对了，那只狗的名字叫“忍者”。

“你对工作太认真了。你不能在纽约干。”

“什么都敢说，只要得到拍摄任务就行。”

我曾经为了得到一些杂志编辑的拍摄任务什么都敢说，只要他们愿意听，什么承诺都敢做，只要他们最后能给我这个拍摄任务。

我是说，只要得到了拍摄任务，细节就由我决定了，是吧？比如，如何拍摄的细节。

我有一次和一本仰慕已久的大型图片杂志的编辑见面。我年纪轻轻，坐在那里和编辑对话，尽量不紧张。她掌握着生杀大权，因此我决定同意任何条件。尽管她是一位很棒的编辑，但她那种条顿式的冰冷却表现得非常外在。我简直觉得我是在神魔的门前，而不是在图片编辑的办公室里。

“你看来很有户外经验，是吗？”她用浓重的德国口音问我。“是的，”我极力迎合她，“完全是这样。住在树上，喝雨水，吃树皮，我简直就是为户外生活而生的！”

“很好。”她说。“我们有一篇关于钓鱼的稿子很适合你。你喜欢钓鱼吗？”

“啊当然。”我更加努力地配合起来。“我爸爸经常带我去钓鱼。太喜欢了。后来就一直钓。”

“太好了，我们会给你电话的。”

我心急气乱地走出她的办公室。她的助理编辑就站在办公室外面，偷听到了我们的所有谈话。她其实很了解我。

“你懂什么钓鱼呀。”她头也不抬地轻轻对我说。

我把手指放到嘴唇前，示意她不要说破，然后就溜走了。最后我还是没有得到那个钓鱼的稿子，而是得到了一个更合我口味的西西里木偶剧院的故事。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找一个西西里老人带着木偶，然后把他们弄到山顶上……开玩笑的。但其实也没有太夸张。这位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匠人，一个木偶制作者。我想把他和他的获奖木偶弄到西西里乡间拍摄。当然，我们完全没找着北，太阳也快要落山了。我于是只好停车碰碰运气。我指着一块石头问他：“你能站上去吗？”他安静地点了点头。

这是一幅用一个离他 5 英尺远的 2 英尺方形柔光箱拍摄的照片。我把灯架在相机右面，刻意侧向右边一点，这又叫转头或者偏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一部分灯光射向他的身后，以免把穿浅色格子衣服的木偶照得太亮，以配合他的深色西服。

我对日落时的天空除了最亮部分以外的区域为基准进行测光。如果测量最亮的部分，其余的天空将显得非常暗，最后就没有整体细节的交待而只有最亮的那一小部分。所以我们要避开最亮的部分，去测量阴影开始的部分或者云彩，这样天空才会显得通透。如今相机的测光表已经表现得很好了，通常都可以把天空的层次表现出来。但要记住，这样的云彩是练习曝光补偿的好机会。

他望向天空，然后调整了木偶的位置。我当时为了和最后的日光赛跑心急如焚，完全没有意识到一点——但最后却成了这幅照片的亮点——那就是他的手和木偶的手的比例。

> “布光最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布光，而在于对光的控制——让它照亮这里，但不照亮那里。”

布光最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光，而在于对光的控制——让它照亮这里，但不照亮那里。但问题是从灯里出来的光都喜欢到处逛。而我们作为摄影师的职责就是当好警察，不让它们到处乱逛，而是要服从我们的安排。

我一次要拍摄专门研究颜色和人类大脑的 Jeremy Nathans 博士。于是我带上了一堆闪光灯、相机和三脚架。

出于工作原因，Nathans 博士那里当然有很多滤色片。于是我让他穿上白大褂，然后用两个柯达转盘投影仪斜着打出两片主色投影。两种颜色交叉在一起落在他身上成为了一种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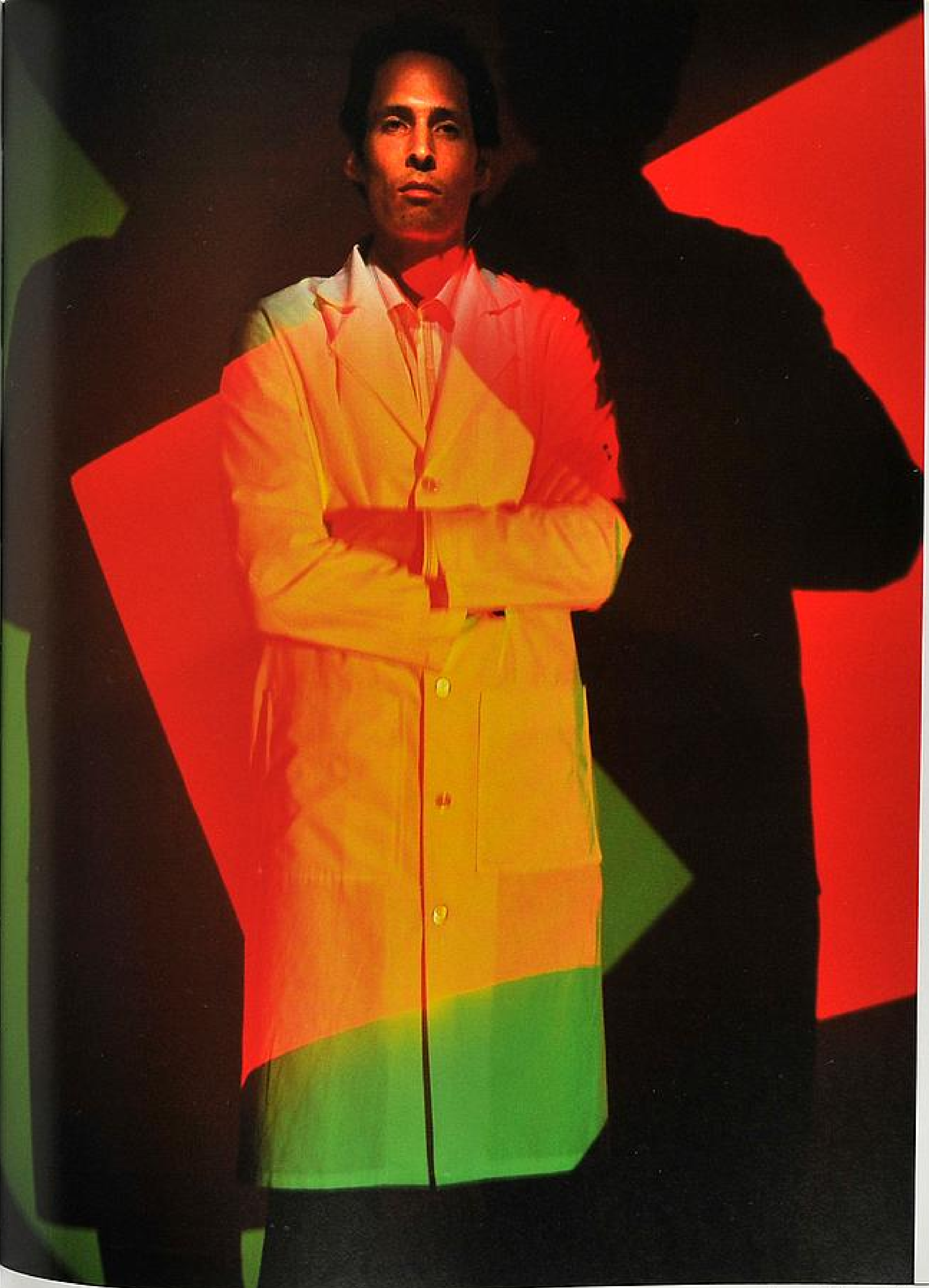
如果这时我再用伞灯之类的东西打出一片闪光，所有的颜色就都没了。那样一幅毫无喜剧性的垃圾图片是没法发表的。

从小学起我就很擅长手工，现在也没什么改变。我把一个小号束光格[1]绑在一个小型 Nikon 闪光灯上，然后再用电工胶布做成一个更长的束光筒，使光线的出口更小。我把这个闪光灯夹在天花板上正对他的面部，前面放上四分之一片 CTO[2]，好让这点灯光偏暖并更有戏剧性。

这东西不中看，但是中用。

[1] 束光格：一种圆形的金属网格（看起来像蜂巢一样），可以装在灯头前面限制灯光角度。

[2] CTO：Color Temperature Orange，即色温橙色片，一种琥珀色的明胶，有各种不同密度，可以把日光从色温上变暖。四分之一片意味着得到整片四分之一的暖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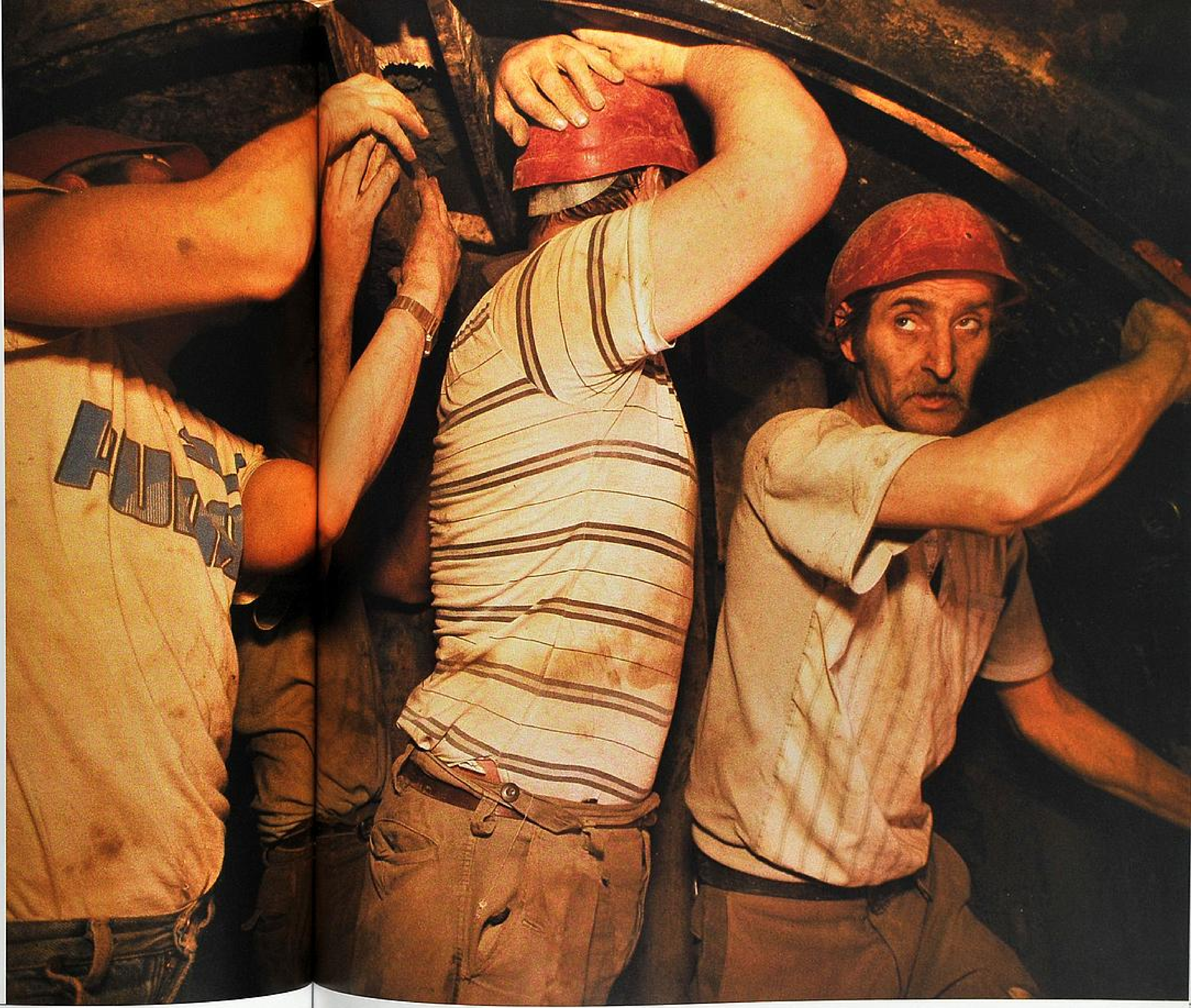
Jeremy Nathans 博士

大家都知道摄影的基本法则之一就是广角镜头不能用于人像拍摄，但这是一条注定要被打破的法则。

大家是否注意到，每当我们把一支广角镜头放在眼前，一切看起来都很不错，我们就以为一切都收进了画面，但最后关键元素却显得那么渺小，以至于一眼根本发现不了？ Tom Kennedy，我在《国家地理》的编辑，总是告诉我："推到最广角，走到跟前，填满画面。"他的意思是，只要一直在正常距离、眼平高度拍摄，保证能拍出最无趣的图片。

一支广角镜头即使逼到某人鼻子底下，我们仍然能够看见他身后的街道——环境交待还是足够的。大家都知道摄影的基本法则之一就是广角镜头不能用于人像拍摄，但这是一条注定要被打破的法则。打开任何杂志随便翻翻——我们会发现广角近距离横幅拍摄的环境人像随处可见。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的培训班里有一个女学员被委托拍摄一名船长。她最怕的就是拍人像，每次拍回来都是广角镜头里有一整条船，船长在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就是看不见——因为他在画面里只有一颗豌豆那么大。三天的失败以后，我拿起她的相机走到她跟前，伸出手臂放在她肩上对她说："今天，你带着这部相机和广角镜头，不要离开船长一臂之外，拍一整天。"果然立竿见影。



Ivana Trump

当 Ivana Trump 还是 Trump 夫人并且经营着历史悠久的纽约广场饭店的时候，我曾经为她拍摄肖像。我设计了把她安排在马车上拍摄的创意。当时是二月份。

我才拍几张，她就转过来对我说："亲～爱的，别让我在这儿待太久。我可不想伤风感冒！" 有的被摄者确实会提些恼人的要求，我的建议总是笑着点头，然后继续拍。

我可不是无缘无故把她弄到冰冷的露天拍摄的。马车也不是随意为之。在纽约，广场饭店的经典门脸尽人皆知，而中央公园的马车和广场饭店一起则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标志，不像 Ivana 和 Donald 最后那样（企业家 Donald Trump 于 1999 年和他的第一任妻子 Ivana 离婚——译者注）。

就像大部分名人照片一样，特别是那些打着寒颤的名人，这次拍摄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还没拍完一个胶卷。她站在大楼的阴影里，而楼面却被炽烈的阳光照亮。我在相机左侧放了一个中号反光伞，用来把她的曝光提高了至少 3 挡，这样才能与身后的日光一致。就这样猛拍了一番。

但我后来还是后悔了。应该用柔光箱的。伞灯照亮她是没问题，但同时也把画面左侧的马车把手过曝了。一个方向性更强的柔光箱本来可以补救一些的，我至少可以把灯偏向右侧（这样做可以控制光的方向以避开容易反光的物体，但对于伞灯而言这样做效果极其有限，因为伞灯的光线散布比柔光箱宽得多）。当时要是有挡光板、遮光板都会好得多，甚至一件夹克或者一张报纸都有帮助。在灯和反光物体之间随便塞点什么东西都有助于减弱高光的影响。

但我当时还是没有做到，我拍得太快了。我可不想伤风感冒。

笑着点头。

"在灯和反光物体之间随便塞点什么东西都有助于减弱高光的影响。"

"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摄影师，就要站在更有趣的东西面前。"

我的朋友兼同事，《国家地理》的 Jim Richardson 对所有想成为一个更好的摄影师的人有一条简单的建议："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摄影师，就要站在更有趣的东西面前。"

《生活》杂志找到了几位身材矮小的人，却不知道该怎么拍才好。于是我决定把他们放到花盆里。我的编辑说我真是个坏蛋，但在奥兹国历险记里的小矮人不就是从花园里蹦出来的吗？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呢？

我把 300 磅花泥拖到租来的影棚里，把人家气坏了。不仅臭，而且弄得到处都是——比如木地板的缝里……白色的木地板。我们为了把土吸出来一直忙到半夜。

我独自到楼下去接这一群坐着豪华汽车来的矮人们，然后和他们一起乘电梯上 7 层。电梯门一关上，我环顾四周，说真的，这种感觉真奇怪。我和他们一起被困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我开始想象，他们突然都扑上来，小脸冲着我用那种棒棒糖公会的声音说："好吧，开始翻他的钱包，好家伙。"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显然是一幅影棚照片，背景显然是画的。当我把这样一张背景布展开到地面时，我简直吓坏了（因为它看起来太腻味了），但是用灯光和光圈的组合我们还是可以稍稍润饰一下的。比如这次，背景右面有个落山的太阳，所以我决定用一个蜂巢束光格打一束光线在上面，为了把白色的灯光变成日落的颜色，我使用了一片暖色滤光片——半片 CTO（意味着得到整片一半的暖色效果），此外我还用一支伞灯使整体光线感觉更为柔和。光圈放到 f/4，这样本来比前景欠曝约 2EV 的背景就更加柔化，也没有太多细节——正合我意。

“只要能接住光线，就能把它打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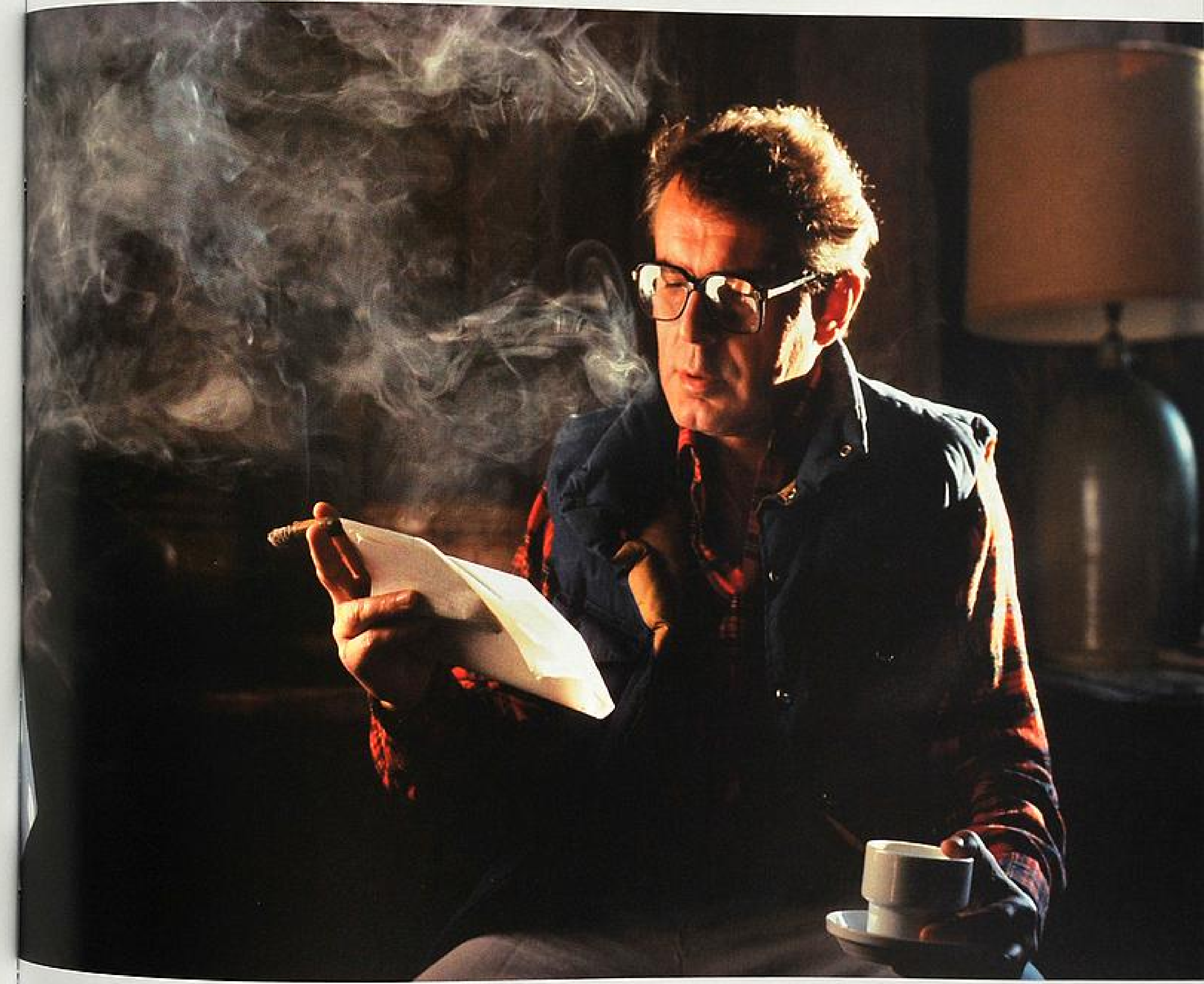
把布光想象成打球，把太阳想象成球。只要找准了角度，我们就可以用漂亮的一击把光线打回去。

做到这一切并不难。有好些可以方便地折叠起来放进包里的东西都很合用。Lastolite 就生产一种叫做 TriGrip 带把手的反光板，一只手就可以撑起来使用，还可以空出另一只手拿相机。

但其实一块白卡纸也有同样效果。床单、桌布一样有效。就算是几张用透明胶布粘在一起的复印纸都行。

只要接住就行了。

同时还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器材拍进画面。那样会使有的编辑很恼火的。比如在这幅照片中，大家其实能看出来我用的是一张反光卡，因为我不小心把它拍进画面左侧了。哎呀。



Milos Forman

Tracy McGrady

“盯住被摄者。

特别是运动员。”

我被一份儿童体育杂志委托拍摄奥兰多魔术队的 Tracy McGrady。为了拍摄一个动作造型，我准备好了灯光和无缝背景布。和我一起工作的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年轻编辑。我转身装了一个新的后背，Tracy 就不见了。

“怎么回事？”我问编辑。

“噢，他刚刚去更衣间了。他说他马上就回来，然后我们可以去他家！”他激动地说。

我看着地板摇头对他说，“他不会回来了。”

“不，真的，他说一会儿去他家的，他会回来的……”

我们只好一起盯着我们的明星消失的那个更衣室。我才拍了几张，他此时一定已经快到家了。他家住在奥兰多郊外一个带大门的小区。没戏了。封面的事情也吹了。

年轻运动员，一定要盯紧。一定要记得他们宁愿在家玩游戏机也不愿拍照。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是在篮球场里，我把一张蓝色无缝背景布架在篮筐旁边。拍摄的关键是把篮球架降到只有 6 英尺高，这样他就能站在地上做出一副扣篮的样子了。布光很简单，相机左边高处一支灯照亮他正面，另外一支灯在他背后低处以制造一点点逆光。

我曾经在化妆品鉴赏家 Georgette Klinger 光可鉴人的办公室里为《福布斯》杂志拍摄一个商业特稿。其中有一个镶满玻璃的旋转楼梯很难布光，因为任何伞灯或者柔光箱都会被镜子映出来，幸好我有一张反光卡（一块 3×4 英尺的白卡纸）于是我让助手站到镜子的反光面积以外一点点，然后手持一个小型闪光灯用这张反光卡反射回来。灯光刚刚能够照亮她，仅此而已。但有时候“刚刚够”已经很不错了。

在像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总是在我的偶像 Jim Stanfield 那儿寻找灵感。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为《国家地理》拍摄一次婚礼，着装华丽的新娘在教堂的大厅里，他随身除了一支闪光灯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反光的东西（Jim 就是 Jim，他知道正面闪光等于不拍）。最后他的办法是：他叫新郎过来，脱下西服，然后用新郎的白衬衣反光。最后他拍到了一幅很棒的照片。

这完全不是高科技。

Jim，顺带提一下，就算闭上一只眼，另外一只眼进了灰，也比我们很多人拍得好。想要怎样成为一个全能型超级摄影师，多看他的作品。

“Jim 就是 Jim，他知道正面闪光等于不拍。他叫新郎过来，脱下西服。”

Georgette Klinger

“一扇大窗户和一扇小窗户，在我摄影师的脑海里马上被翻译成了主光、填充光。”

爱尔兰酒吧里的光线简直是独一无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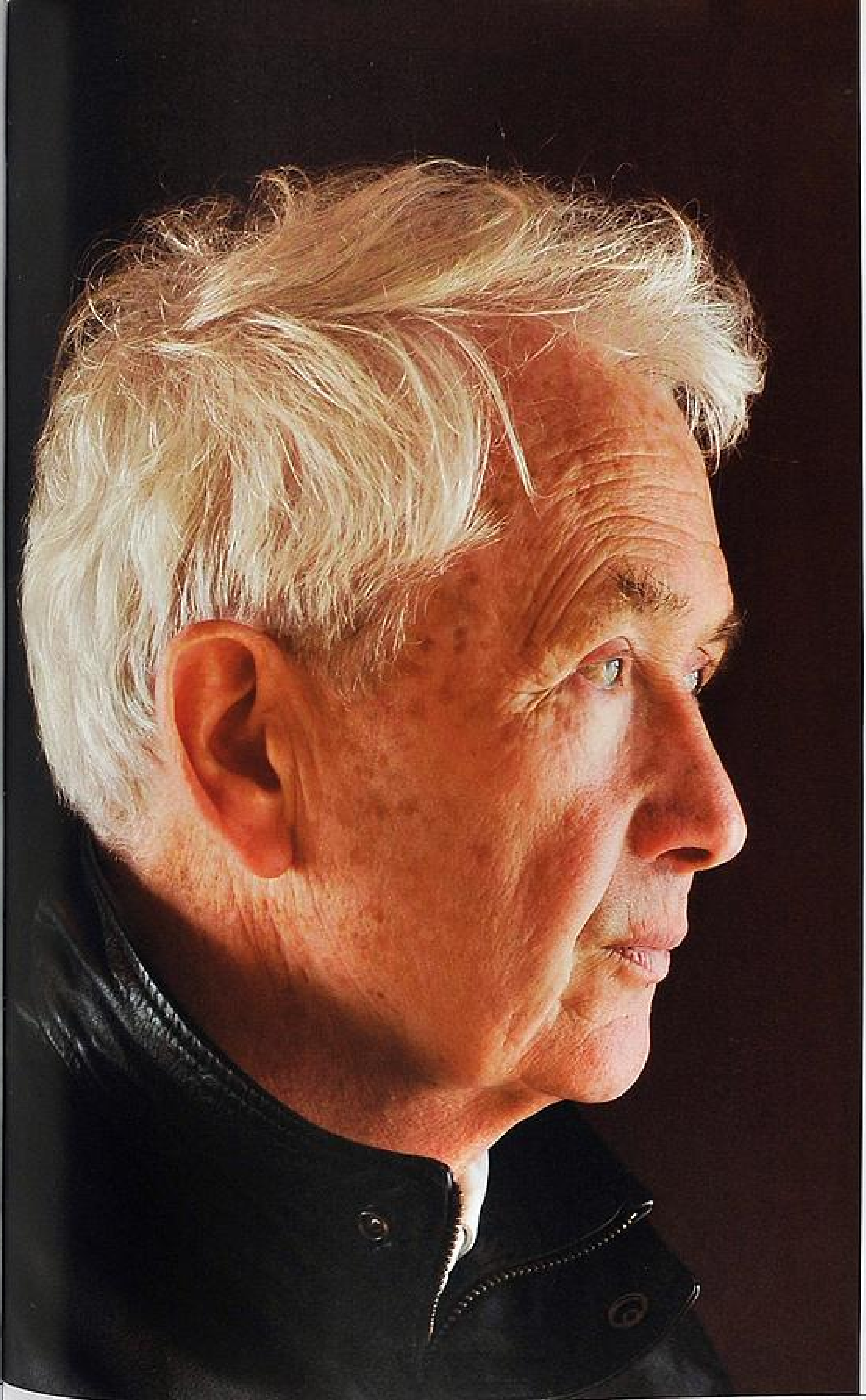
在爱尔兰东海岸，窗户射进来的柔光把任何地方都变成了影棚。传奇的爱尔兰作家 Frank McCourt 坐在我面前。我注意到他两边有一扇大窗户和一扇小窗户，在我摄影师的脑海里马上被翻译成了主光、填充光。

我让 Frank 坐在在两扇窗户之间一面深色的墙壁前，只花了一分钟，这幅用 ISO400 拍摄的照片最后放大到了 24 × 30 寸。

这样的事情让我再一次相信两件事情：

1）数码确实好用；

2）喝下三大杯吉尼斯啤酒后自动对焦仍然顺手。



Frank McCourt

“正面闪光是场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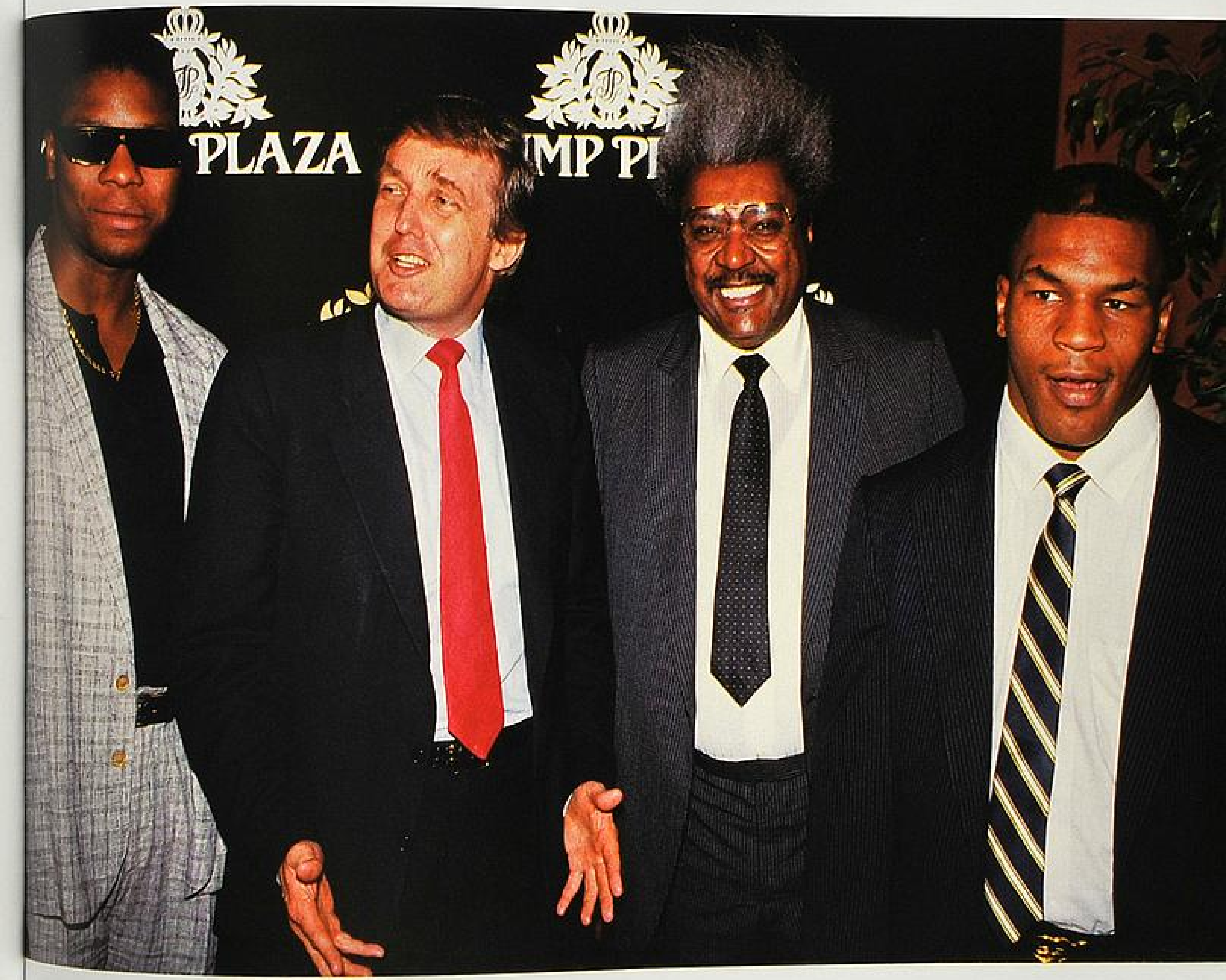
正面闪光是场灾难。半夜三点拍摄高速公路上的车祸现场时可以用，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反光。

Jerry Seinfeld 总是爱讲一个想接近女孩儿却不得要领的家伙的故事。他说那个人坐在车里朝女人按喇叭。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家伙完全没点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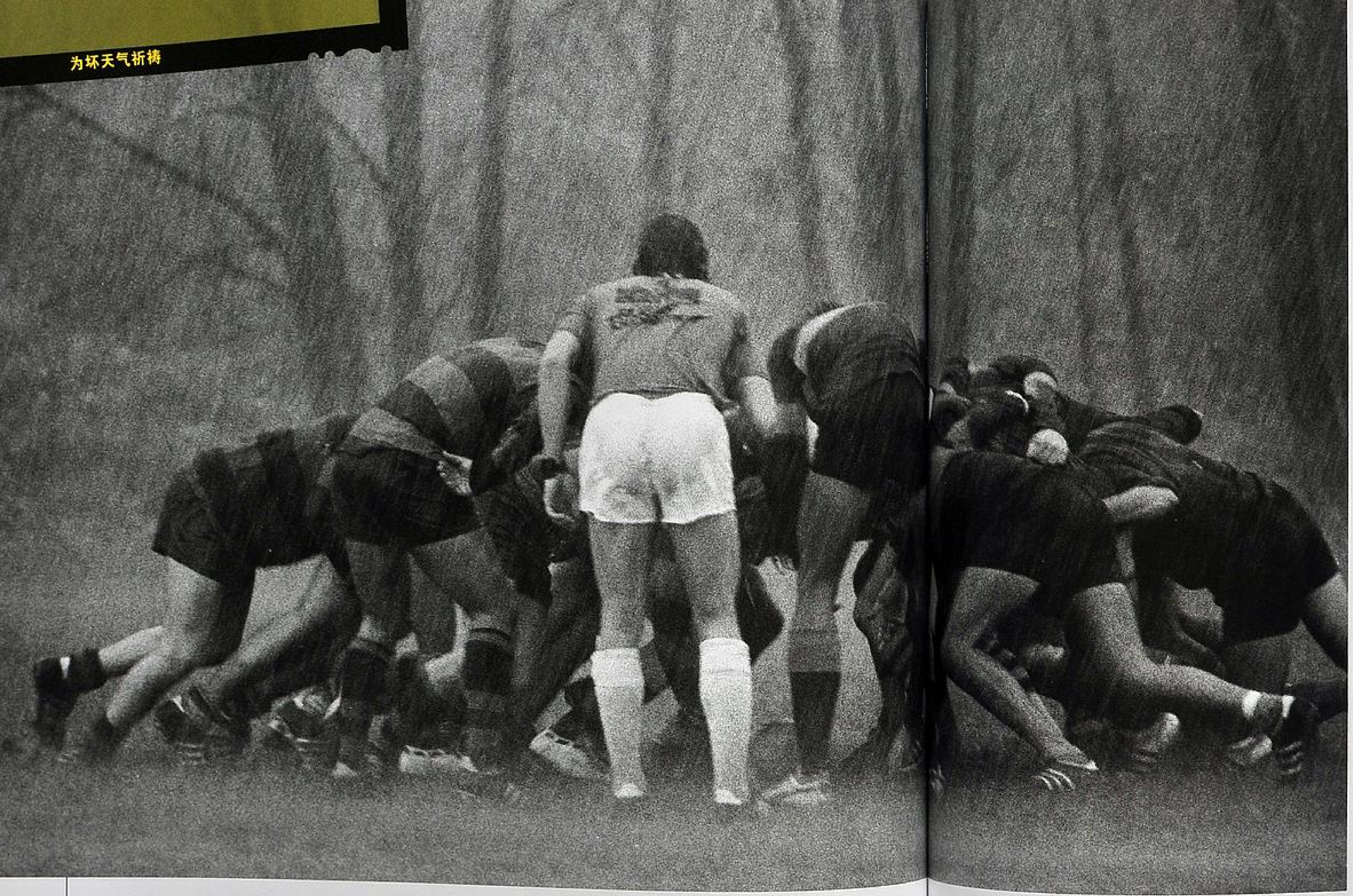
作为摄影师，我们用正面闪光的时候就和那家伙一样。

我们当时在一个赌场的大堂里，没有任何可以反光的东西，只有正面闪光一条路可以走。这种情况下，这幅照片拍得很烂，但是这几张人脸拯救了它。信不信由你，这副照片发表在了《新闻周刊》里。新闻摄影师的信条是“拍得到”——哪怕知道拍出来很烂，面对这几张人脸时，我也不得不举起相机。

之前说过，任何从相机上发出的光线事实上都很直白——这样做只是在把光线扔到主体身上。这不是在摄影，而是在复制。这其实就是方寸之间的游戏，哪怕能把闪光灯移到相机左右几英寸，效果也会好很多。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用正面闪光时，我们手中的照相机就变成了复印机。



Tyrell Biggs、Donald Trump、Don King 和 Mike Tyson



我的学生们经常出门看见阴天就叹气。我告诉他们："我就喜欢这样的天气。"有云的时候光线很软，这就意味着天空中有纹理和形状——而不仅仅是整块蓝色。这种缺乏光线的场景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无限的可能，如果使用闪光灯的话。

在无云的晴天，很难有人工光源可以比太阳更亮。而有云彩的话，天空立即就可以变成一个柔光箱，这时再引入人工光，我们就可以自如地把天光作为主光或者辅光使用了。

窗户上的雨滴也可以成为拍摄的好题材——特别是现在要在雨天拍摄容易多了。最新的一些型号的相机已经可以有效地抵御湿气的影响，此外还有像 Kata 这样的公司生产一系列的相机防雨罩。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是一个我们的聚焦能力得到充分考验的时刻。我不是说镜头的对焦（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到）而是说的上面……精神的聚焦。在那样的寒风骤雨中，我浑身湿透，还要担心我的器材，媒体招待区的咖啡也突然变得异常有吸引力。总之要拍的照片可能是当时最不重要的东西。但一定要坚持。体育摄影奇才 Neil Leifer 就在糟糕的天气和光线下拍出了不少名作。

要利用雨天。乍一听很荒唐，但尝试用稍慢的快门速度配合长焦镜头拍摄，比如 1/60 秒。特别是在大雨中，往往可以使运动员保持清晰，同时让雨滴像曳光弹一样划过画面。这时我们就是在利用雨天，并把它变成了照片的一种风格。高速连拍也至关重要，一定要舍得多拍。哪怕许多照片脱焦也在所不惜。

说到对焦，要小心。大雨可能迷惑自动对焦系统，所以我们经常还是要依靠老办法。

"为坏天气祈祷。坏天气能出好照片。"

“人们看一幅照片的时候我们不会站在旁边，因此我们的照片要自己能够讲话。”

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同时我也每每身体力行的一句话，就是人们看一幅照片的时候我们不会站在旁边，因此我们的照片要自己能够讲话。不管我们拍摄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不管那一幅照片代价如何，这一切对于照片的观者都不会有任何区别，除非照片本身承载着那个故事。

一幅照片要打动人，必须在图片、信息和感情等多方面取得成功。必须承认，我们是情绪化的动物——每当我们满载着照片归来的时候，我们就像学前班孩子拿着自己的涂鸦对老师说“看我画了什么！看我画了什么！”一样。仅仅因为我们的激动，并不能改变那是涂鸦的现实。

所以当我们拍摄时，务必要像一个图片编辑一样思考。一个图片编辑最好的素质也许就是不带感情色彩。听起来很残酷，但他们才不管我们经历了多么糟糕的一天，也不会在乎船是不是翻了，人们是不是友好地对待我们。他们只关心照片：它会说话吗？如果我们像一个图片编辑一样思考，我们一定能拍出更好的照片，因为我们不会宽容自己，我们会成为自己最严肃的批评者。

Leonard Bernstein（1918—1990，美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在钢琴前谱曲的照片一直是我个人的最爱。不需要解释。整个房间就充满了音乐的感觉。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又是一个“只管去拍”的时刻。找到角度，在三脚架上锁紧相机。换言之，找到视点。一看到这个场景，我就知道窗外的自然光已经为我做好了大部分工作。我要做的就只是提升一点亮度，修修补补调整一下而已。自然光很漂亮，但可惜是逆光，许多家具都还比较暗。因此我通过天花板增加了些许反光（大约比屋内的曝光低一级）。

然后我要做的就是照亮 Lenny 面向相机一侧的脸部。为此我用了一盏相机右侧远处比较弱的伞灯。从画面右上角的窗户上其实可以看出它的存在。但布光的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强调他的脸部，并且模仿钢琴上的台灯的效果。于是我自作主张地把那盏钨丝灯往后推了一点，这样它就能找到乐谱，并将其变成一张反光卡。

最后我还在相机右侧远处钢琴背后增加了一盏灯，上面加了一副超窄的蜂巢聚光格（在这章的前面提到过）和半片 CTO（暖色片，其他地方也描述过）正对 Lenny。这盏灯的一点点输出使我避免了乐谱的过曝。

结果就是房间被不露痕迹地照亮了。在这样的布光里面，我们决不能随性为之。

Leonard Bernstein

好几次我在拍摄时都忘记了呼吸。这个女孩被她的男友开枪两次击中头部后失明。她正在第一次“看见”一匹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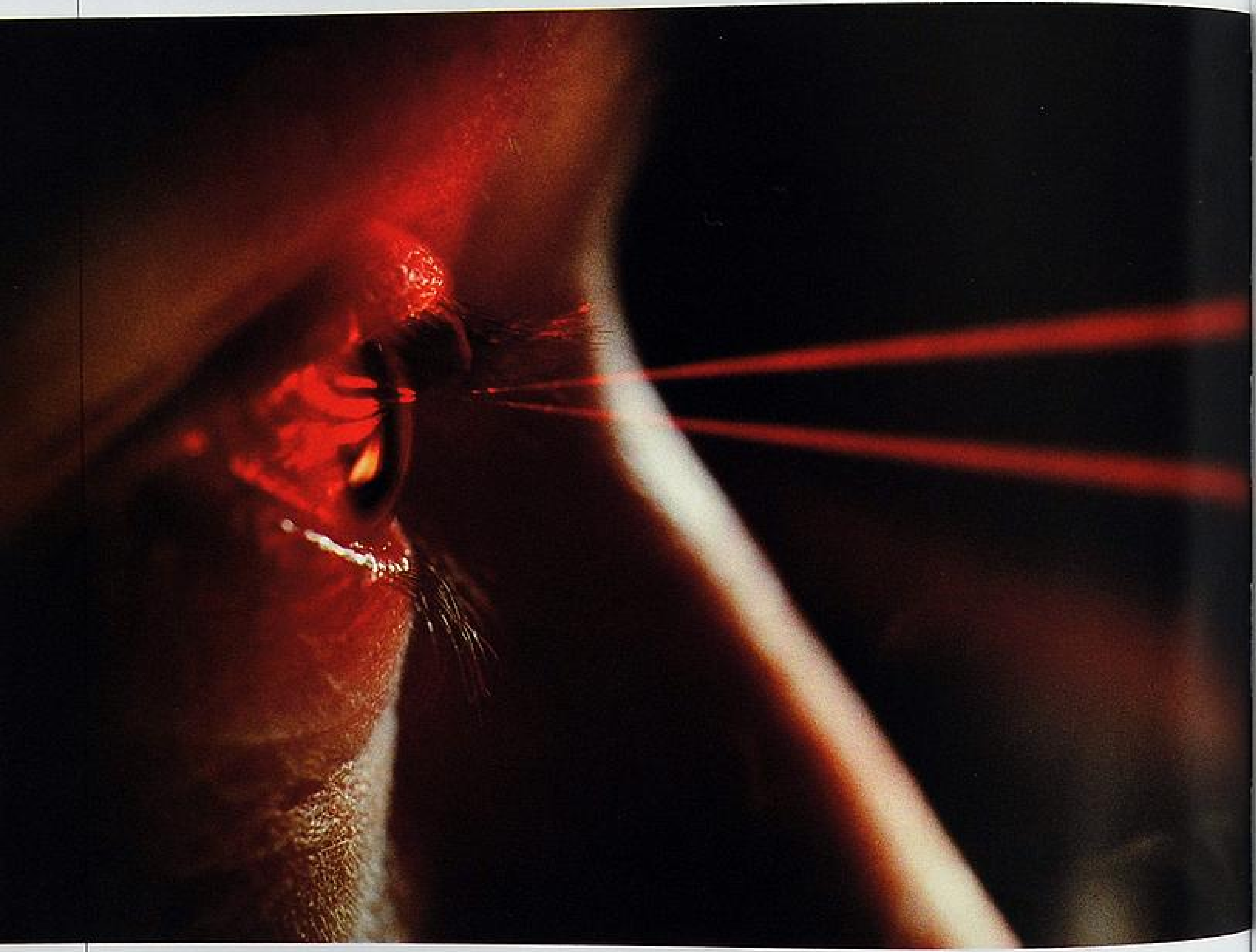
这个瞬间不能被摆拍，也不可能重复。这是一个提醒我为什么要成为摄影师的时刻。这幅照片从未被发表。

有人问我为什么一匹白马会有黄色的头部。因为窗户射进来的光线被谷草反射。光线变成它所碰到的颜色。

我用 Leica 拍摄了这幅照片。因为在那样一个安静、感人的场景里，我可不想用卷片马达的声音来破坏气氛或者惊到马匹。

“光线变成它所碰到的颜色。”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完全依靠阴天窗户射进来的自然光用一支 35mm 镜头拍成，没有闪光灯。我对那天的阴天心存感激。如果是晴天的话，马皮毛的细节就丢失了。



“我想向每个人展示我战利品一样的反转片夹。‘想看我的照片吗？’成为了我每一次对话的结尾，不管对象是谁。可怜那送快递的小伙子来了，我也是一句‘想看我的照片吗？’”

注意到和摄影师的谈话是怎么变成“别再说我了，说说你怎么看我的作品的吧！”的吗？

我们都多少有点自作多情。特别是在为《国家地理》的一个叫“视觉”的图片故事工作了大半年，然后以封面故事和 40 个页码发表之后。我是如此的自豪。我想向每个人展示我战利品一样的反转片夹。“想看我的照片吗？”成为了我每一次对话的结尾，不管对象是谁。可怜那送快递的小伙子来了，我也是一句“想看我的照片吗？”

拍完那次以后，我把脚放在桌上等着电话响起。等啊等啊……等。一直不响。我为那个图片故事付出了那么多时间，钻研得那么深入，现在我得上街去压马路才能向世界提醒我的存在。

那次以后停工太久了。账单堆积如山，没法清偿，太难过了。家庭气氛也不好了。一句话，紧张得很。我在电话上告诉信用卡公司一定会很快还清账单，我的前妻从厨房里叫道“你怎么不给他们看看你的照片呢！”

学到了很多。包括如何拍摄这幅照片。布光、吹气，以及许多运气。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我需要一幅能定义视觉的照片。于是我想这样的东西也许能碰到点子上。这幅照片用了一支热靴闪灯，相机右边模特背后（比如模特在 12 点钟方向，灯就在 2 点钟）。灯只是用来照亮他的鼻子和勾勒出眼睛。为了控制光线的散布，我用电工胶布做了个束光筒[1]。

然后就是激光了。通常激光是不可见的，除非它反射到空气中的某种物质上。所以一种无毒性的方案就是用干冰蒸气。因此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在 30 秒内（曝光时间纯粹是猜的）保持睁眼的模特一束激光进出，一支闪光灯在眼前曝光，一杯干冰蒸气泼在他面前，幸好，这位先生大约是学过禅宗的。

我拍完了一整卷 ISO200 的柯达反转片。其中只有一张能用，万幸的一张。在外地拍摄一年，花掉 1500 卷胶片和无数空中旅行以后，题图照片居然是一次高技术的恩赐。

[1] 束光筒：任何可以使光源方向性更强的筒状物。可以是花哨的Lumiquest牌束光筒，也可是就是几张卡纸拼起来的代用品。它的功能也就是控制光的方向和散布。

“把相机放在眼睛附近。”

Steve Martin（美国喜剧演员及音乐家——译者注）和我在海滩上，都像同时没了速度、高度和主意的飞行员。我知道这样下去拍不了多久了。

“今年对你是个好年头，”我开始四处寻找救命稻草了，“你可以试着表现出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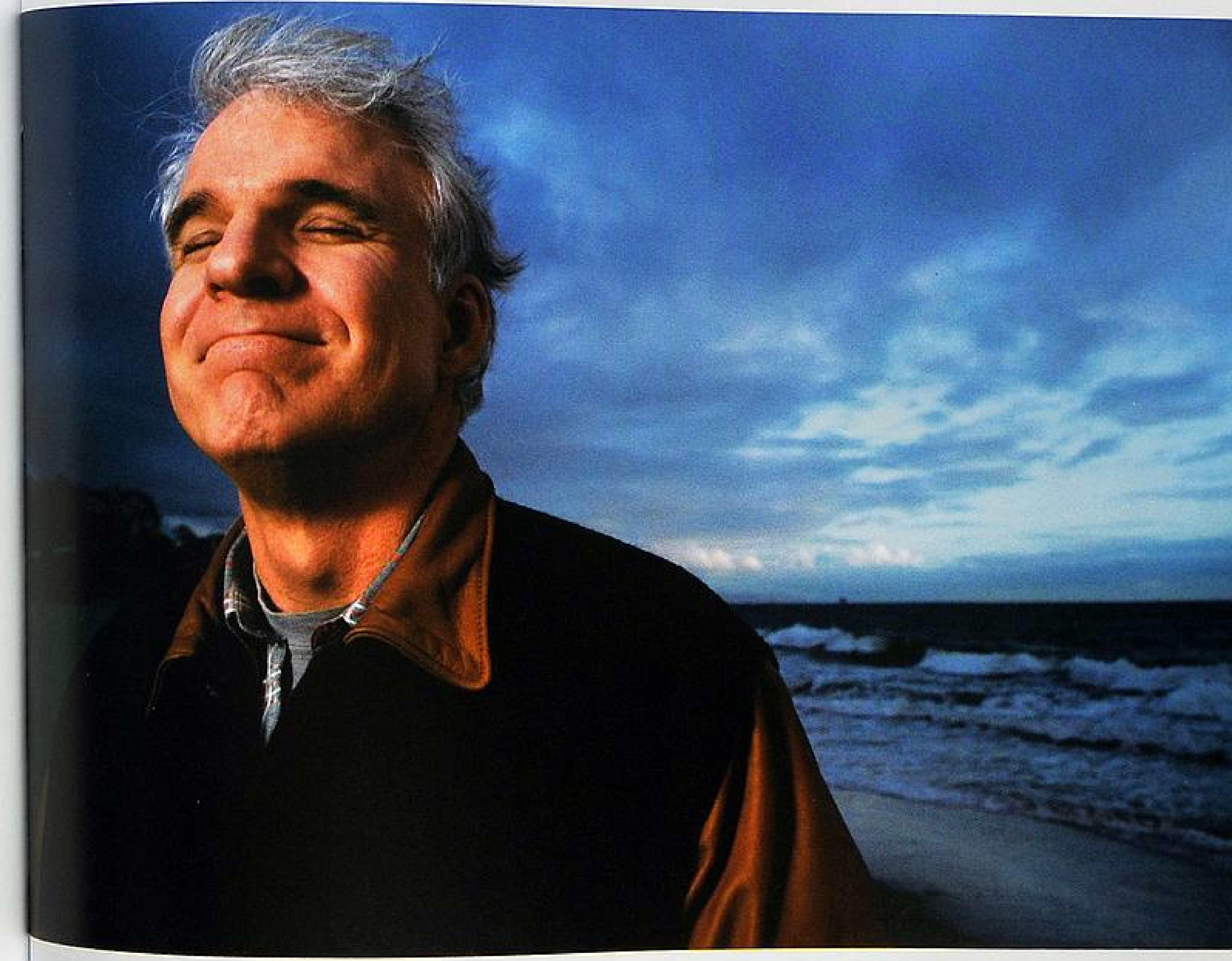
“是啊，但你知道，要做出那样的表情，会显得很自恋。”他回答道，说着还做了一个鬼脸。

一个声音在我心中尖叫，对，就是这样，你应该自恋！

然后他就装出一副自恋的表情，大约是因为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取景器不在眼前而在下巴的高度，但却一直对着他。他那样的表情大约保持了几分之一秒，已经很慷慨了，因为他其实不想那样。我就这样盲拍了一张。

任何图片故事最重要的两幅照片是题图和尾图。我只拍到了尾图。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这幅照片里只用了一支架在 3 英尺独脚架上外加 1×2 英尺柔光箱的手持外拍灯。我的助手手持它在大约 3 英尺开外相机左侧。我则在很近的距离上用一支 20mm 镜头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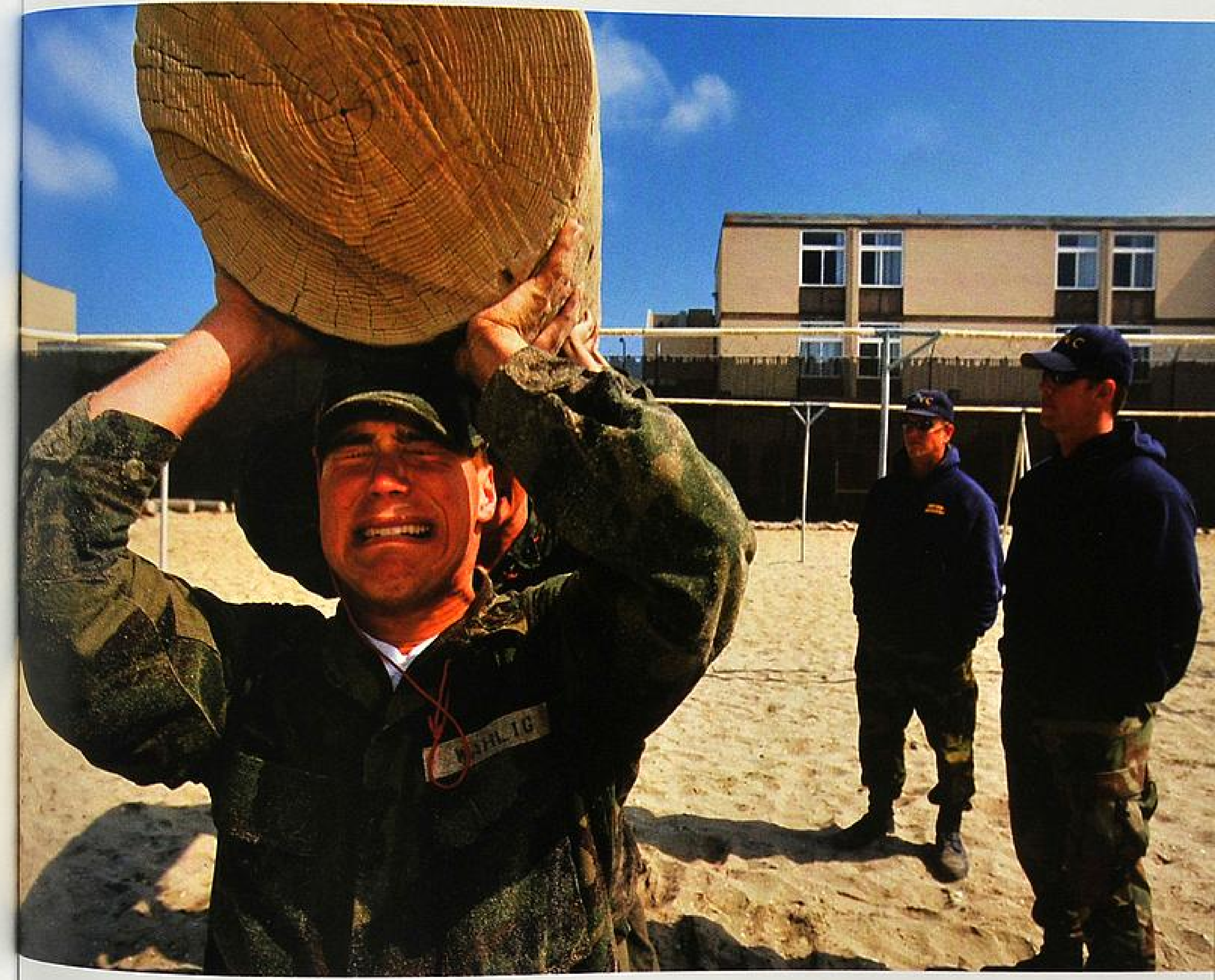


"我拍摄这个可怜家伙的时候他的教官走上前来对他叫道：'噢太好了，他们要把你放到哭鼻子杂志的封面上！'"

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天哪，我真为这可怜的家伙难过。但我得记住这是我的工作，他也在做他的工作，而这是海豹特种部队的地狱周，这样的悲惨状况不管我是不是在场都会继续。

说到悲惨，这正是这伙人举着的圆木的名字。海豹舟艇部队的例行训练就是举着一根电线杆进行的。如果他们搞砸了，他们就得面对一根重 350 磅的特别的电线杆，昵称为"悲惨"。

如何拍摄这类照片：图片中使用了填充闪光。只有一点点，大约 -2EV。没有这点闪光，他的脸就会消失在圆木的阴影下面，而编辑就会放弃这张照片而去寻找其他更有表现力的瞬间。这就是我们任务的关键——不仅是要观察和拍摄，还要保证我们拍回来的东西能印出来。



“在我们这个充满疯狂照片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用照片吼叫。”

想到这样一幅照片，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在嘉年华招徕顾客的小丑。Ozzie Smith！奥兹国的法师！看呀他同时在 5 个位置防守！看那个长胡子的女人呀！看那个吞火的杂技呀！

这样做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在我们这个充满疯狂照片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用照片吼叫。

那怎样才能为这位神奇的棒球选手拍出这样帅气的照片呢？用镜子！

是的，用镜子是个好主意，但是它们都很易碎、沉重、昂贵并且容易反光。我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总是太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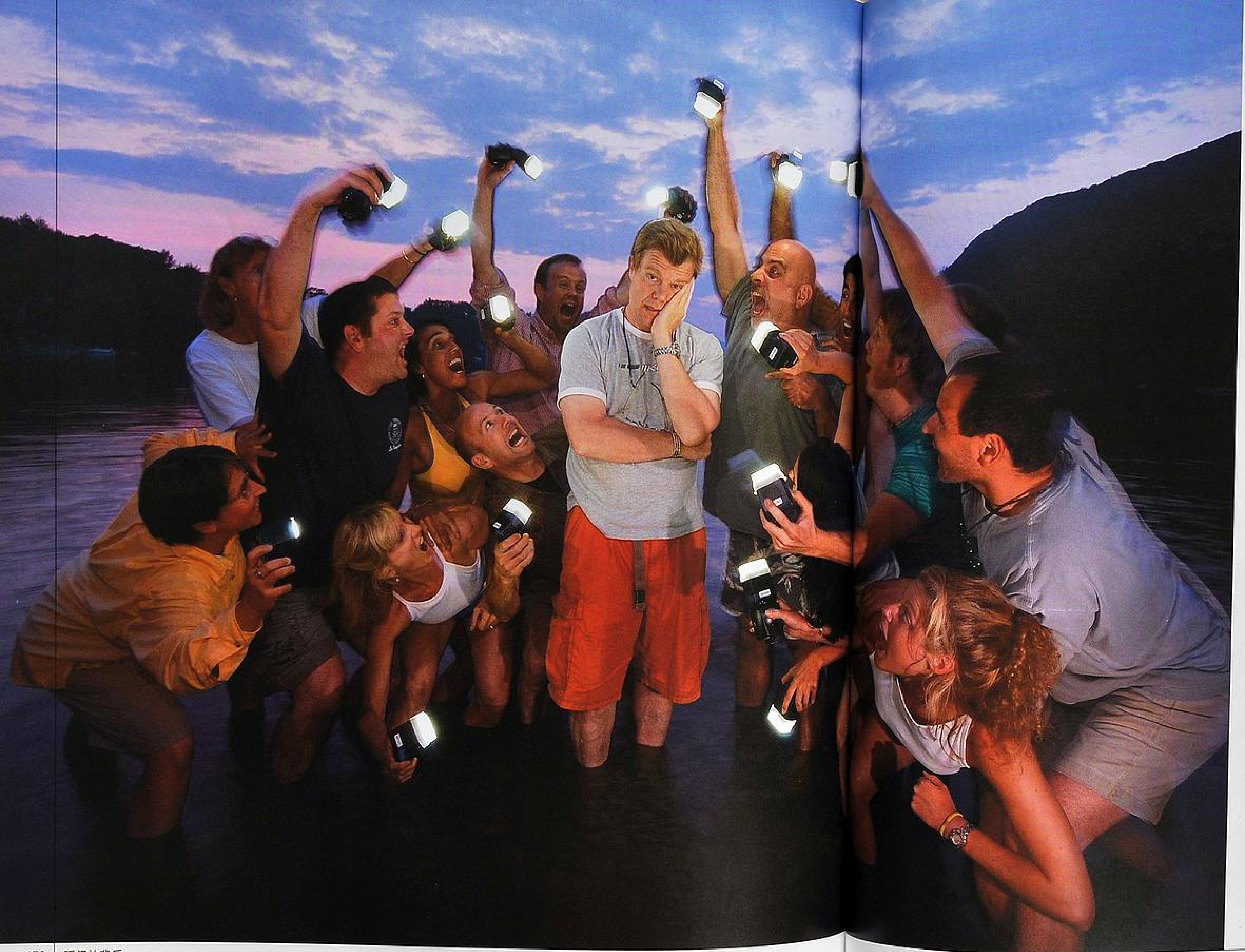
好在我们把这几面镜子运到场地时还算顺利。调整一番，擦得铿亮，用沙包堆好。Ozzie 并不在照片中，而是站在相机旁边。我用一个巨型电影灯架支起的灯悬在整个场景上方把他照亮。为了控制光线散布，我还把一个很窄的蜂巢束光格[1]装在了灯上，否则我一定会把身后的整座城市都点亮的。

快到黄昏了，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我们那巨大的白色电源车被反射在了每一面镜子里。准备场景时我居然完全没有发现。

电源车是动不了的——所有的电线都是从里面接出来的。好吧，白的显，黑的藏！赶紧跑到附近的布店里。“你好，我需要你们这儿每一码黑色的材料！”老板最喜欢绝望的摄影师了。

[1] 蜂巢束光格：一种圆形的金属网格（看起来像蜂巢一样）可以装在灯头前面限制灯光角度。我用它来把光束集中在某个特定区域以免主体均匀受光。

Ozzie Smith



乔的布光诀窍

当你来到现场，在空气中的渣滓去中空调风扇之前要做的事。

我总是把光线想成是一种语言，它有着任何一种书面或者口头语言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光线也有口吻、范围、感情、时态和音色。它可以锐化或者柔化一幅图片。它可以改变一幅图片的意思，或者一幅图片对某人的意义。就像语言一样，有效地使用，它就有深入内心、深入情感去打动人、告知人的力量。对光线的运用可以回溯到这个用来描述我们为之全身心投入的活动的术语：photography，源自在希腊语的phot-graphos，意即用光线书写。用光线去书写！太酷了！

这很重要，对吧？作为摄影师，懂得运用光线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们当中还有这么多文盲呢？

或者更准确地说，选择性的文盲。我见过对自然光有着令人惊异的敏感的摄影师，却在手里拿起一支闪光灯的时候像一副音叉一样颤抖。有的摄影师会为某个合适的时刻而守候一天。还有的摄影师真的会在街角等待巴士反光镜上反射的光子会不会偶然击中咖啡店窗前读报纸的老者。这一类摄影师面对一盏人工光源时总是会充满犹豫、疑惑甚至恐惧，好像他们是在《火的求索》中试镜，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魔法一样。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有幸被一批守旧的新闻图片编辑调教。当他们也上街拍照时，他们会衔着昨天剩下的雪茄，穿着洞大得能放进齐柏林飞艇的裤子，屁股上还别着 500V 的电瓶。他们的主力装备是老式的镁光灯和 Speed Graphic 新闻机（我记得好像光圈是从 f/8 开始的）。他们就带着这副行头走南闯北，室内室外都需要用闪光灯拍摄。现在我们用的填充闪光技法，他们当时叫做“同步太阳”。他们每天离开家时绝不可能不带闪光灯，就像车钥匙和下雨时要带的雨伞一样不可或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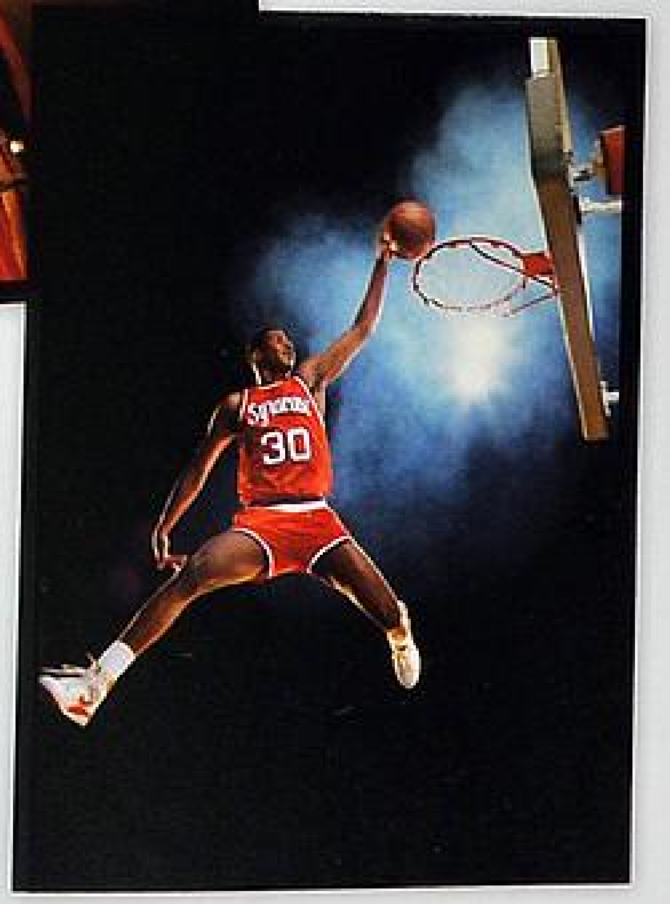
这种职业道德在他们作为图片编辑时也被带到对胶片的判断中。1978 年扬基队和堪萨斯皇家队的决赛后，我带着用 ISO1600 胶片在日光灯下拍成的一幅得意的照片回到合众社在扬基体育场的临时暗房，输了球的一个皇家队队员无比失意地靠在墙上，一地都是扔下的球衣。Larry DeSantis，当时的新闻图片编辑，匆匆看过我的胶片时眼睛都没从他的 Agfa 放大镜上离开，然后用他的布鲁克林口音对我说：“照片不错，孩子。绝不要不用闪光灯在更衣室拍照。我免费给你这条建议。”

那条建议提得真是绝对。在这行业里混得久了我才知道其实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有时最好的照片是打破了规则加上曝光不佳拍成的。但 Larry 在那些不加渲染、大城市感、舍身仰拍、拍来发表之类的观点之外，有一点是很正确的，那就是用光。永远和我们休戚相关的，就是光线。光线是指挥手中的指挥棒。我们注视它，跟随它，对它作出反应，并期望从其中分辨出物质上、意义上和情感上的些许差异。光线引领我们，我们随着它的节奏拍摄和动作。

我可以夸夸其谈地告诉大家，我是怎样在一瞬间的天赐灵机之中领悟到了闪光灯的奇妙的，但那一定是骗你的。我对任何光线的熟悉和掌握一定来源于努力工作、重复失败、好奇心和生存的本能。我在摄影生涯的早期就意识到我不具备那种只用莱卡在环境光下拍摄黑白照片就能说服客户接受的天赋。相反我生来就是一个杂志摄影师的命运，很早我就加入了那个“&*%%@$ 环境下任何能用的光线”的学派。

因为光线就是光线，不是魔术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会使用它，调整它，利用它。在我的培训班里，我总是告诉学生光线好像是一个篮球。它会从地板上蹦起来，打在墙上又回到手中。其实从各方面来看都只是些简单的法则。

因为光线的这些简单的特性，我为大家提供一些同样简单的技巧供大家在拍摄时运用。但我同时提醒大家，这些技巧都是信则灵，并且任何规则都是应该被打破的。没有任何准则可以像指南针一样供摄影师在任何情况下颠扑不破地遵守。所有拍摄任务都要视情况而定，随机应变才能百战不殆。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我唯一能够肯定地给与大家的建议是：别把摄影当职业。如果你手里摄影 / 艺术专业的课表上还有“找到禅心”这样的学分，扔了它改读 MBA 去吧。然而，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看来多半都来不及了。



1. 从一支灯开始布光

一开始就用多个光源可能造成多个问题，会很难分析和解决。从一支灯开始，看它效果如何。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再加了（很自然的推论可以是，先看看环境光的情况。也许根本不用把灯从后备箱里取出来）。

2. 总的来说，暖比冷好

为人像布光时，一片暖色滤光镜通常能够带来满意的效果。面对现实，暖色的肤色看起来更令人愉悦，就好像人们是坐在高级餐馆桌面的烛光前，而不是铁青着脸，好像刚刚从冰面上钓了一天鱼回来。

3. 查看场地——现场已经有哪些光线，它们从哪儿来

在评估场地时，最初那关键的几分钟应该用来查看已有的光线，这样我们出现在现场的第一时间，基本上就能知道这一天有多糟糕。从天花板上来？从门窗里来？是要保持这种自然的感觉因此几乎不用调整太多，还是要用比现场更强的光线来完全重新布置？编辑或者出版物的要求是什么？还有多少时间？被摄者有两个小时的耐心等我布置场景吗？还是应该用一支灯就开拍？（很多现实的问题必须在一瞬间得到答案，因为最初的评估会决定相机的位置。考虑到现场的限制、最后期限和被摄者的时间，第一张照片可能就是最后一张，所以这一系列自我设问是无比地重要。）

4. 立即重拍

当我们被喜悦（或者痛苦）包围的时候，最好自我审视一番。如果在用长焦，试着想象一下从房间的另一面使用广角的效果。或者尝试一下高（或者低）角度。记住，编辑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几百张从同一角度用同一态度拍出的图片。换个地方。从现在的镜头和光线以外去思考。想想看，从同一角度，同样的光线和镜头里出来的两三百张照片，哎，让我怎么说呢？没有想象力的简单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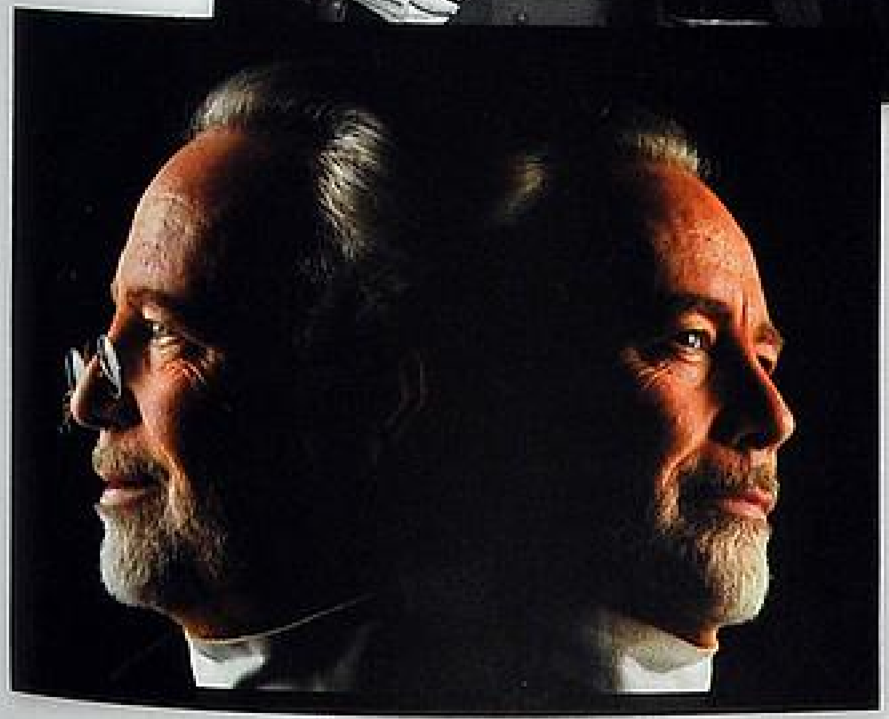
5. 不要不用闪光灯在更衣室里拍摄（开玩笑的！）

6. 记住，对一次拍摄任务而言，一句“真糟糕”能抹煞三句鼓励的话

7. 对于布光，最难的部分不是布光

这里的关键是控制。要有相当的努力和经验才能和光线对话，才能把阴影、色彩和影调展现在照片的每个角落。挡光板、蜂巢格、四叶片、滤色片，或者用电工胶布粘在光源上的餐厅桌布都能在接通电源的一瞬间帮助我们控制光子的爆炸。如果能经常和这些东西打交道，我们就能在同一幅照片中为张三和李四布置不同的光线。

这条延伸出来的诀窍是：如果要某样东西看起来有趣，就不要都照亮。



8. 白墙壁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敌人

如果要的是反射、填充光线或者是宽敞、通透的效果，白墙壁会很有帮助。但如果要给某人布置戏剧性的照明它就很致命了。我在附件袋里总是放着一卷我叫做遮光纸的东西（这行里有不同的叫法）粘到墙上时，普通的一间办公室就变成了一个黑洞，光线就可以任我摆布了。

9. 多加尝试！桌上或者脑子里应该有份备忘，记载着试过什么，什么效果较好

这不是说每次都要用同样的方式布光，恰恰相反。但当时间紧迫，一切必须马上就位才能集中精神在拍摄上的时候，这就很有必要了。所有那些一路带来的各式灯头、电源箱、C 架和柔光箱永远不应该干扰我们的思维。所有这些东西（仅仅是一堆东西）应该为一幅照片最后的感觉服务，为要表达的内容服务。

10. 不要用同样的方式照亮所有东西！

无聊！这又是第 9 条的翻版。Clint Eastwood 的脸肯定需要和 Pamela Anderson 不一样的布光。

11. 如果你能得到任务拍摄这样的人，那么你不需要我的建议。

说得够多了！祝大家好运！

乔的布光诀窍

© Brad Moore

Nikon 一直是我摄影生涯和这本书的创作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相机和镜头一直是行业内的佼佼者。这本书里的许多照片都是他们器材在恶劣环境和压力下操作可靠性和质量的证明。Nikon 的产品、技术和革新对我摄影事业的成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要了解更多 Nikon 产品的信息，请访问 Nikon 公司网站。

乔的摄影包

乔的摄影包

1. 两个 WRP MP-1 背包
2. WRP MP-3 背包
3. KATA WS-604 腰肩两用背包

Nikon 机身

4. Nikon D2Xs（图中未出现）
5. Nikon D2X
6. Nikon D3

镜头

7. AF-S VR Zoom NIKKOR 200–400mm f/4G IF-ED
8. AF-S VR NIKKOR 200mm f/2G IF-ED
9. AF-S VR Zoom NIKKOR 70–200mm f/2.8G IF-ED
10. AF-S VR Micro NIKKOR 105mm f/2.8G IF-ED
11. AF-S DX Zoom NIKKOR 17–55mm f/2.8G IF-ED
12. AF-S NIKKOR 24–70mm f/2.8G ED
13. AF-S NIKKOR 14–24mm f/2.8G ED
14. AF NIKKOR 14mm f/2.8D ED
15. AF-S DX Zoom NIKKOR 12–24mm f/4G IF-ED
16. AF DX Fisheye NIKKOR 10.5mm f/2.8G ED
17. AF-S 增距镜 TC-17E II

Nikon 闪光灯

18. 5 个 SB-800 AF Speedlight
19. SU-800 无线闪光控制器

相机附件

20. Nikon EN-EL4a 锂离子充电电池
21. Nikon MH-21 快速充电器
22. Hoodman 专业观片器
23. Moose’s 暖色镜 (81A)+77mm 偏振镜
24. Hitech 85mm 0.9 中灰渐变镜
25. Singh-Ray 77mm 超薄变级数中灰镜
26. 滤镜（Kodak 和 Lee 牌）
27. Nikon 滤色片架
28. 8 GB Lexar Professional UDMA 300x CF 卡
29. Giotto 火箭气吹

闪光灯附件

30. Nikon SC-29 TTL 同步线
31. Lumiquest 80-20 反光板
32. 色彩校正滤色片（Lee 和 Rosco 牌）

电脑及附件

33. Apple 15” MacBook Pro
34. 备用电池
35. Lexar UDMA 800 专业火线读卡器
36. 带延长线的 Belkin Pro Series USB 2.0 高速连接线（供电脑直连拍摄用）
37. 160GB iPod Classic 音乐播放器
38. Bose QuietComfort 3 Acoustic 降噪耳机
39. JBL 便携扬声器
40. Verizon 全国联网宽带无线上网卡

“Bose 降噪耳机。我需要频繁地空中旅行。”

其他附件

41. 记号笔
42. Leatherman Wave 多用途工具刀
43. Petzl 头灯
44. 各种娱乐用品

© Brad Moore

图片版权 © 乔·麦克纳利

图片版权 © Brad Moore

乔的灯具和支架

1. Elinchrom Ranger RX Speed AS 电源箱
2. Elinchrom Digital RX 2400 电源箱
3. Elinchrom A 3000 N Speed 灯头
4. Elinchrom Free Lite A Speed 灯头
5. Elinchrom 环形闪光灯 3000（图中未出现）
6. Elinchrom Ranger RX 环形闪光灯 1500（图中未出现）
7. Elinchrom EL 条灯 33 × 175 cm
8. Elinchrom EL 八角柔光伞 190 cm
9. 带格栅的 Elinchrom 标准反光碗 21cm 50°（图中未出现）
10. 带格栅的 Elinchrom 标准反光碗 18cm 60°
11. Elinchrom 高性能反光碗 26cm 48°
12. 带柔光板的 Elinchrom Softlite 反光板 44cm 80°
13. Rosco and Lee 色彩校正滤光片
14. Lightware T4444 灯具箱
15. Lightware H7020 大型灯具包（图中未出现）
16. PocketWizards MultiMAX 引闪器
17. Elinchrom EL-Skyport 通用激发器
18. 带中轴的 Gitzo GT-5560SGT 三脚架
19. Manfrotto 468MG 液压球台（图中未出现）
20. Manfrotto 附件臂 3153B（图中未出现）
21. Gitzo G065 显示器和笔记本电脑支架（图中未出现）
22. Lastolite 三角反光板
23. Lastolite 反光板
24. Lastolite 日光柔光板（各种尺寸）
25. Lastolite 反光伞（各种尺寸）
26. 带柔光布的 Avenger 12 × 12 英尺 Butterfly 框架
27. Manfrotto 244N 变阻尼魔术臂和夹子
28. Manfrotto 175F Justin 夹子
29. A 夹
30. 带 40 英寸延长臂和 6 英寸钉的 Avenger C 架
31. Avenger A635B Maxi 多用途支架
32. Avenger 迷你灯架（图中未出现）
33. Avenger 沙包
34. 高压延长线
35. 插线板（图中未出现）
36. 电工胶布

“三角反光板……用来给模特扇风很顺手。让他们高兴嘛。”

"现在是疲惫的一天拍摄后大家可以敞开心扉的时候了……"

第 5 章　酒吧开门了

就叫它 Louie's East 吧，为了纪念这个颇有点名气的小酒吧，这个位于 41 街和第 2 大道路口的《纽约每日新闻报》非官方饮水处和"避难所"。我还在那儿打杂的时候，经常被派到三楼隆隆巨响的印刷机那里在第二天的上百万份报纸印刷出来之前取走几十份第一版稿样。

下一站，就是 Louie's East。我不会回到 7 楼的编辑部，而是下楼来过街进到对面一间充满了啤酒味儿的房子，在吧台把报纸分发给各位编辑。编辑们则在几杯下肚之后打电话回去校正一些错误。

我不是有意要贬低这个地方。它确实就是那样一个邋遢的地方。男厕所里还有一个涂鸦这样写着："站在马桶上方便也没用，这里的螃蟹能跳起 10 英尺高。"绝不夸张。

我曾经也就在纽约的新闻圈里这样混。这里聚集着诗人、文员、专栏作家、编辑和摄影记者，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讲故事的行业里狂欢。我想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听说了那句颇具深意的小报信条："有的真相因为太好而不能查明……"

我们来讲几个故事吧……

"我包里还有一支干净的 50mm 镜头。我把那架相机清理一番，装上镜头，拍了拍它祝它好运。"

办公室里的一个好日子比不上外拍的一个坏日子，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我有好几次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次我在一天之内毁掉了 5 架带卷片马达的 Nikon 相机，那就是一个外拍的坏日子。

在拍摄航天飞机发射时，我们得依靠遥控相机，并且必须在发射前 24 小时就架设好，期望着激发装置能在关键时刻正常工作。发射时，我们多半都在几千米外端着 1000mm 镜头对着滚滚热浪。需要不少的运气才能拍好。

那天我架了 9 部相机在发射场周围的肯尼迪角的河口湾里。对它们我充满了期待。

可是发射前夜我们却等来了风暴。大得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有的摄影师都央求航空航天局放他们进去查看残存的器材。那儿简直变成了一个相机坟场。一群大男人失声痛哭。对我而言，唯一剩下的残迹是伸出沼泽的 3 英尺脚架腿。我在没脖子深的水里一边试着把器材拖上岸，一边留意着有没有鳄鱼出现。

看到我已经下到水里，站在岸上的一群摄影师开始为我指示他们器材的位置。因为他们是南方人，我问他们风暴和洪水会不会让鳄鱼更加活跃。一个声音传来："别担心！你只管把我们的东西捞上来！"这也许是他们遇到过北方人最好的用处了。

我的最后一架相机也受损了，但还没完蛋。我包里还有一支干净的 50mm 镜头。我把那架相机清理一番，装上镜头，拍了拍它祝它好运。当时还下着瓢泼大雨，我本来以为是山穷水尽了，但这相机居然还能用！最后我拍到一幅用在当年《探索》杂志科学版封面的照片救了我的命。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部分。我还得给《时代》《生活》器材部主任，成天雪茄不离口的 Al Schneider 打电话，告诉他我刚刚毁掉了一大堆器材。我打电话时这堆玩意儿已经被我放在酒店的垃圾桶里用水泡着了。Al 笑道："孩子，我有个完美的方案给你，"我心中升起一丝希望，他接着说："放进深水里。"

“天哪，他们的意思是我得到一群毛头小子的同意后，我还得免费为他们拍摄，然后有可能在6个月后发表？

我在哪儿签字？”

不久之前我的影棚经理从一家杂志社接到这样一封邮件：

“非常感谢您的邮件。看来在最后确定之前，我们双方都还需要在剩余细节上花点功夫。我们的创意团队一致同意让乔拍摄。此外我们很乐意承担各种准备工作，比如寻找才艺演员、服装、化妆和造型、查看场地和取得拍摄许可，但我们通常不为摄影付费。不幸的是，随着发行量的增长印刷费用也同步上升。这是一幅大照片（基本上是一整页）同时也是一幅属于零活的照片，我们确定用途以后会立即和您联系，但我想我们会在6个月后任何他乐意的时间发表。”

天哪，他们的意思是我得到一群毛头小子的同意后，我还得免费为他们拍摄，然后有可能在6个月后发表？

我在哪儿签字？

这真是做点零活的新路子。

图片版权 © Brad Moore

我当时要为《时代》周刊封拍摄一幅迪斯尼动物王国开张的封面。迪斯尼就是迪斯尼，一个猛子就扎进了动物园领域，到处修葺动物园、收购动物。

因为是封面照片，所以压力很大。我需要做到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其中吸引力最大的是园区野游。但我被告知只能从吉普车上拍摄固定路线，没有例外。我告诉他们不可能。坐在吉普车上怎么能拍车本身?

我还打算拍摄一些动物的幕后照片，以展现它们的生活状态。迪斯尼可不想展示动物被关在笼子里的状态。他们希望游客相信动物们在晚上是被米老鼠照顾着，不是被关起来而是三三两两徜徉在快活岛上。

他们告诉我幕后照片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这事一定得从高层突破。我早年就和Michael Eisner打过交道。我曾让他藏在树上，我拍过他和罗杰兔，还和他在迪斯尼的片场里80英尺高的吊车上有点哥们儿情谊。他其实不太反感拍摄并且知道照片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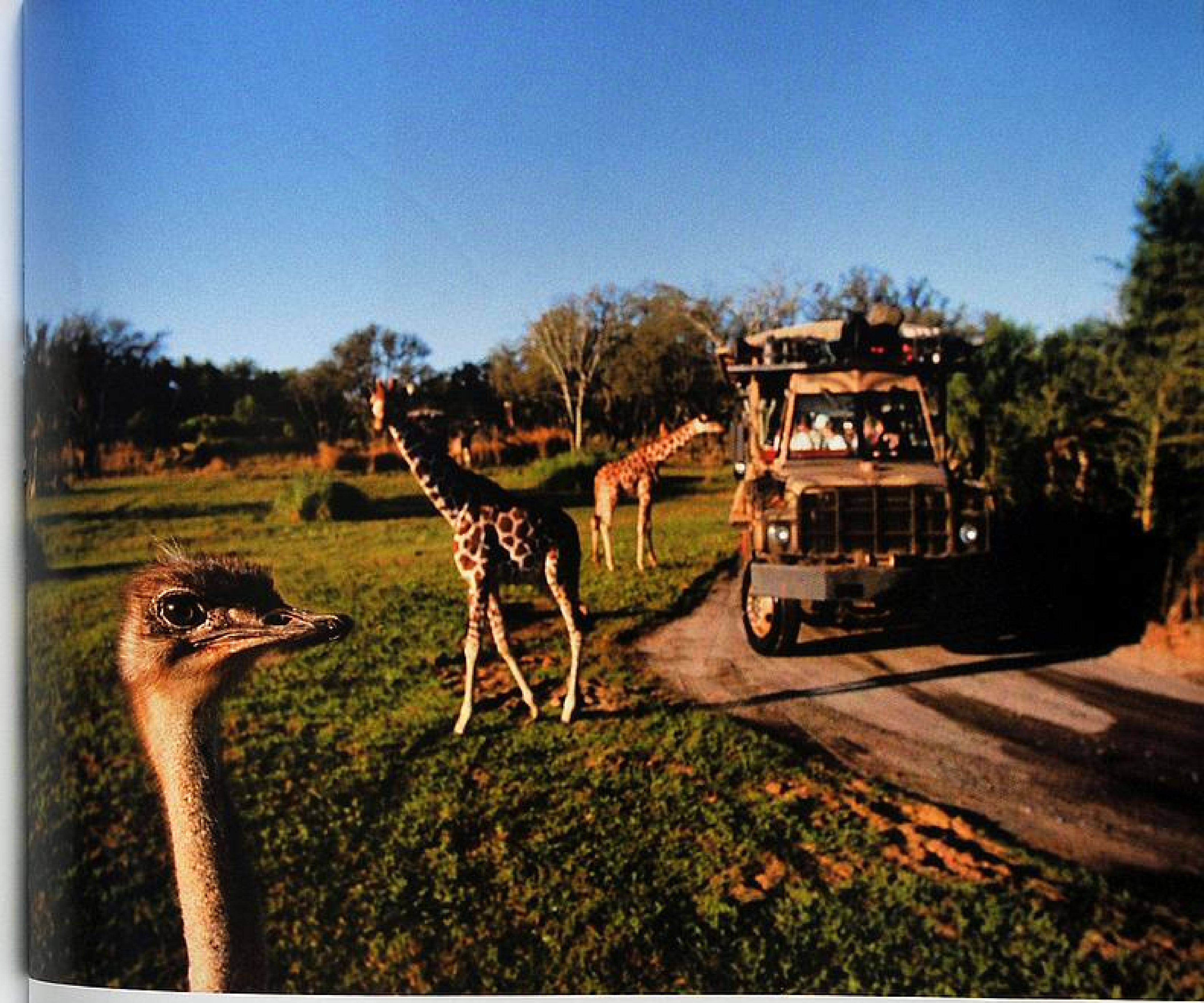
《时代》周刊的文字记者在午餐时候可以采访Eisner，我作为摄影师则没有资格列席。唯一能够靠近餐桌的方法是搞来侍者的衣服。于是我在吧台耐心等待时机。文字记者答应我会跟Eisner提我的事儿。好吧。

没想到午餐时没谈成。我只好亲自出马，把他拦在餐桌之间，让他无处可逃。

他转转眼珠，第一句就是“你要干嘛”。“我需要在游览线路之外拍摄，并且我要拍摄动物的幕后照片。”我干脆来个直截了当。他也知道我生来就是个难缠的家伙。

“我同意你拍这些照片，如果只是为《生活》周刊用的话。”他当着周围的手下点了头。成了。

我要拍的最后都发表了。我们摄影师要像害虫一样。并且我们知道自己知道什么。



“做条害虫！

他们告诉我幕后照片是不可能的。”

“然后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应该去做管理嘛。’”

决不要和时装模特生活。

我就干过这事。还能说什么呢？《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同事们喜欢她得很，总是对我的感情生活保持关注。特别是 Caruso，一个布鲁克林来的意大利后裔，喜欢女人得很。

但我们分手了。闹得凶得很，不得不把她扫地出门。那是在十二月份。我垂头丧气地走进报社，Caruso 看见我问：“怎么样？女朋友还好吧？”我摇摇头，“不太好”，我说，“我把她赶走了。没了。”

他眼睛都睁大了，把我抓起来推到墙上，表情很疯狂。“你把她扔到大街上了？”他用一口布鲁克林口音说。“在这样的大冬天？马上就圣诞节了！你这没心没肺的混蛋！”

然后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应该去做管理嘛。”

"我冲洗他胶片的时候总是很小心，因为他的外套下面总是很清晰地显出一支手枪硕大的轮廓。"

70 年代的纽约治安情况很糟，在路上看见死人不是稀罕事《每日新闻报》有一个专职犯罪题材的摄影师值夜班。很高大的一个家伙，戴上他的牛仔帽和大外套后就更显得高大，夏天也一样。

我冲洗他胶片的时候总是很小心，因为他的外套下面总是很清晰地显出一支手枪硕大的轮廓。

事情其实并不复杂。他用 20 张一卷的 Tri-X[1] 但通常只拍三张：汽车后备箱的一张脱焦的照片（他通常在后备箱取器材时才装胶片），一幅他走向现场时自己双脚脱焦的照片，最后是一幅颇为清楚的死人照片。

就是这样。简洁明快。我总是告诉他我很喜欢他的作品。

[1] Tri-X：当年一种传奇的黑白胶片，各地的新闻摄影都普遍使用。

亲一口麋鹿怎么样？好吧，也许是亲一个小宝宝。

那是我为《生活》杂志拍的第二个任务。我激动得很，但仍然害怕搞砸了下半辈子就只能为《压缩机月报》拍片了。

要拍的是保姆，当年还有新闻价值的题材。John Loengard，图片编辑兼煽动者，把我叫去讨论拍摄计划。对 John 而言，保姆就是 Mary Poppins 的形象，穿着浆过的白制服，推着婴儿车。我的想法则是要到西部去拍，搞得他大为光火。

“把穿着整齐的保姆和她们的宝宝弄到落基山脉去拍怎么样？”他建议说。“或者找个穿制服的保姆推着她的婴儿车从一个牛仔小镇前面过？”没有任何切合实际的想法，但对 John 来说无所谓。

他顿了顿，“也许你可以让一个保姆亲一只麋鹿？我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乔。”

我自然只能点点头走出了他的办公室。Mel Scott，副图片编辑，一看到我气得翻白眼，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示意我到他办公室里，然后关上了门。“好了，乔，现在你要做的就是丢掉那些想法，然后去摁出一张照片来。听懂了吗？”他满口得克萨斯口音。“去把照片拍回来。”

John 和 Mel 是摄影领域里最好的红脸白脸组合。John 激励思考（有时也能把人吓出毛病来），Mel 则让人冷静，让人宽慰。

对于摄影师和摄影界来说，我们太缺乏这样的组合了。

“也许你可以让一个保姆亲一只麋鹿？我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乔。”

这张照片拍的是一场众所周知的大争论，但拍成这张照片却是因为我的一个谎言。一个真实的纽约故事。

被谎言欺骗的人是 Larry DeSantis，合众社的传奇图片编辑，一个戴眼镜的大个子老爷爷。人们对他又爱又恨，并总是对他敬畏有加。

我进入 Larry 的视线是在 1978 年，当时纽约报界正在进行一场关于“通行权”的大罢工。俗话说笔比剑更有力量，在当年的纽约，卡车比剑、笔和照相机加起来都更有力量。记者都罢工去了，卡车司机和他们站在同一阵营，很简单。管理人员也许可以代写报道、上街拍照、甚至把报纸印出来，但如果最后都运不出去，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每日新闻》为此关闭了 88 天，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个小伙计，我开始为合众社拍摄照片。我的出现可谓正合他意：一个会用照相机的大活人，还愿意贱卖自己的劳动。有一天在他的办公室里，Larry 用嘶哑的声音问我：“拍过棒球吗？”谎言马上脱口而出，“那当然，”我开始夸夸其谈，“我念大学的地方有一支半职业球队。我经常拍。”他于是用他一贯的风格，伸手抠住我的腰带，把我拖到办公桌前，将一张扬基队的采访证夹在我的裤子里。“第三垒”。然后他只说了这一句。

我一路从过道漂向电梯，一个踉跄的，内裤里夹着扬基队和堪萨斯皇家队决赛的合众社第三垒采访证！但我又很抓狂，因为我这辈子还从没拍过棒球。

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当被编辑问到这样的问题时，总是应该回答是，不管心里有多么害怕（其实，特别是心里害怕时，更应该说是）。这不是说有那样的冒险精神就可以战胜恐惧和困难。在当时，暗房技师在体育馆底层狭窄潮湿的房间里像码头工人一样埋头工作，胶片从海波里抽出来就扔进水里，草草一看，就湿淋淋地印成照片。那样的情况下，显然不应该狂拍一通搞得那些人更加焦头烂额。即使在决赛中什么都拍，但也不能都印出来。

第一场比赛中我因为害怕而疯狂地拍摄，然后再疯狂地印出照片。在我乱搞一气之后，Larry 示意我过去，一脸的气愤。要是把一身修女衣服套在他身上，我会觉得仿佛又回到了三年级。

“今晚，”他说，“你创造了让我看废片的世界纪录。那些无关紧要的瞬间，都是些什么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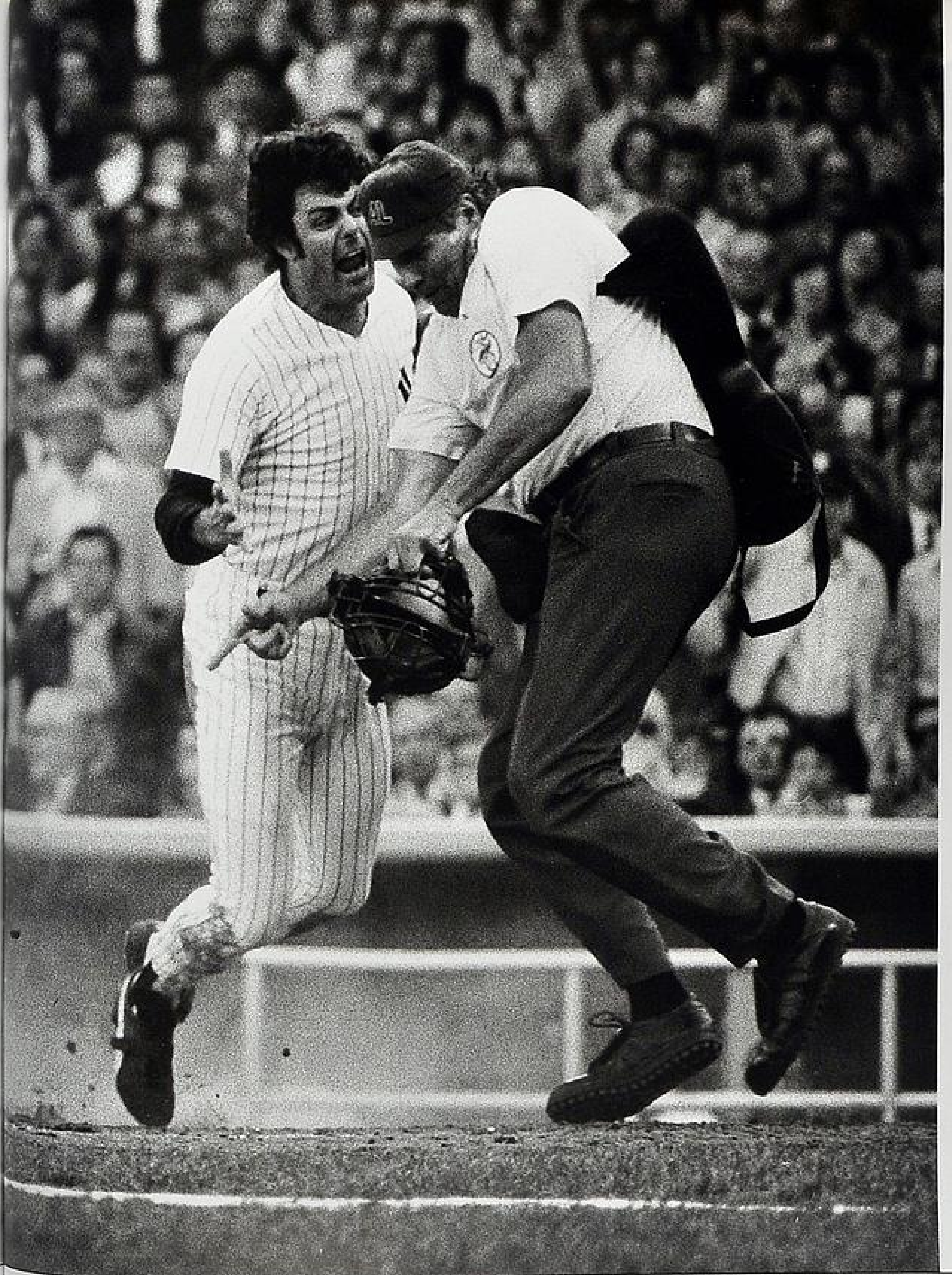
他最后运用了一些对我祖先和我在这个行业黯淡前途的分析作为结尾。

这一切就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我觉得我好像在整个纽约新闻界面前被脱掉了裤子示众，而大家都在这个新手的尴尬中得到了娱乐。

第二天晚上，我拍到了这幅整个决赛报道中最广泛传播的照片。我看着它从印刷机里一次又一次地滚出来，觉得每一份对我都是一次救赎。Larry 走上前来，“感觉不错哈，小子？”他问。看我肯定地点点头，他接着说，“干得漂亮。”然后一只巨大的食指在我面前慢慢晃过，“但要记住，”他说，“只要一次‘糟糕’就能抵消三次‘漂亮’。”

自由职业者受用一辈子的警语。

“感觉不错哈，小子？干得漂亮。但要记住，”他说，“只要一次‘糟糕’就能抵消三次‘漂亮’。”



Lou Piniella 和 Ron Luciano

"然后我就想……美女与野兽！
他们不是相爱了嘛！
于是我开始大胆想象。
他们一定会一起上楼的！"

有时候浪漫一些是很有好处的。我曾经拍过一本叫《好莱坞人的一天》的书。其中一节要拍 Alan Menken 因《美女与野兽》的配乐在 Regent Beverly Wilshire 酒店被授予 BMI 音乐奖。

对于摄影师而言，颁奖晚会可是一次盛宴。但是，怎么拍呢……我是应该拍颁奖，还是获奖者的长吻呢？嗯……

不管怎样，Menken 最后得了奖，摄影师把他围得水泄不通，用闪光灯和卷片马达对他狂拍一通，我怀疑他们腰上是不是都别着本田发动机。我也在人堆里和大家一起拍，心想，电影是不错，但这样的场合能指望拍到什么照片呢。

人们渐渐散去，"美女"与"野兽"也准备离开。我正想走，但我想……"美女"与"野兽"！他们不是相爱了嘛！于是我开始[1]大胆想象。他们一定会一起上楼的！果然他们朝着电梯去了！

幸运的是，Beverly Wilshire 酒店有两套楼梯，野兽先生和女伴慢慢爬上了楼梯，我则从另一面冲上去。他们走进电梯，而乔正好出现！

[1] 于是这幅照片在书里印成了跨页。

我第一次见到 Eddie 本人是在 1980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Eddie 当然就是 Eddie Adams ——摄影师、传奇人物、侃大山能手、英雄、摇滚歌星、智者、朋友、导师，有时还是个暴躁的老家伙。

那是我们还不认识。我是个新手，他却是 Eddie。他看起来如此老辣，以至于我看到他都害怕。

但我却注意到他和他那个显然对摄影一无所知的壮汉助手转来转去。我很好奇。这家伙个子大得足以在芝加哥熊队当后卫（甚至很有可能就是个球员）但绝不可能是个摄影师。只是这家伙太壮了，真的太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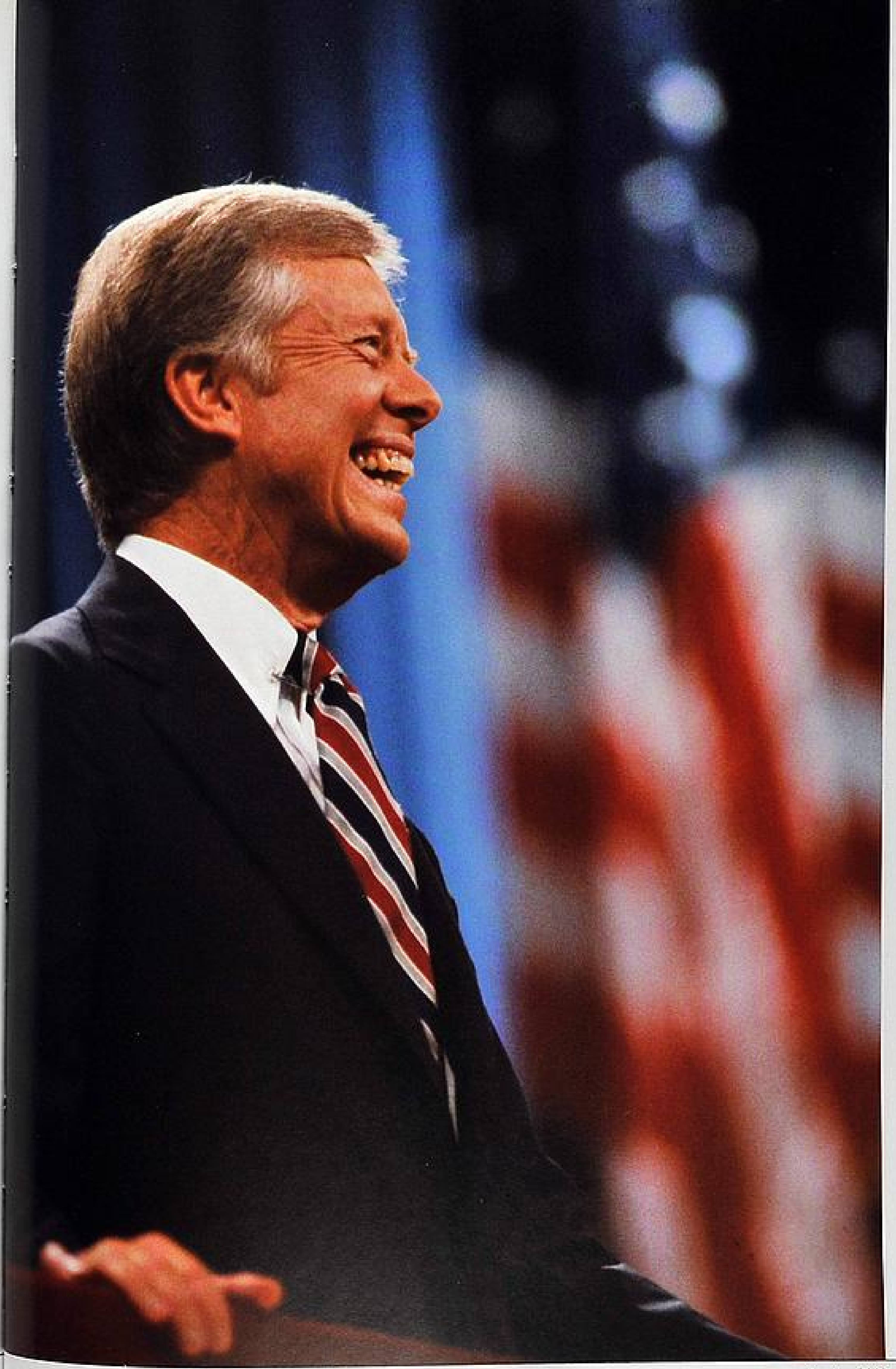
大会最后一晚，向来喜欢和大家打成一片的卡特总统决定穿过会场走上主席台，而不是像大部分精英主义政治家一样从后台上场。为此总统护卫队都抓狂了。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大家都涌上前去想靠近总统，而保镖们则誓死要把人群隔开。

于是在会场中央形成了一堵宽 100 英尺的人墙。警察和 FBI 组成楔形阵列向前推进，所向无敌。与会代表仍然试图靠近，结果与前者发生激烈冲突。我试图站在一把折叠椅上拍摄，结果被证明是个错误的选择。我最终重重地摔到地上，一无所获。

我摔下时唯一的记忆是 Eddie Adams 骑在他的橄榄球后卫肩上，手持莱卡在人群中一路前行。他的助手只轻轻一甩手，就把来自阿拉巴马、康涅狄格州和罗德岛的可敬的代表们扔向两旁。

我和我的器材一起躺在满是鞋印的地板上，心想，“天知道这个家伙在干嘛！”

“我摔下时唯一的记忆是 Eddie Adams 骑在他的橄榄球后卫肩上，手持莱卡在人群中一路前行。”



Carter 总统

“不是每个人都会看重我的照片。

一张照片放在那儿，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评头论足。

这可不是一个谨慎的行当。”

在《每日新闻》报时，我们经常把负片直接投影在幕布上选片。这是看黑白照片的一个好办法，因为它比印出小样能反映更多的细节和质量。像绰号“Stanzi”的编辑 Phil Stanziola 就很擅长看这种倒过来的照片……直接看负片而不是反转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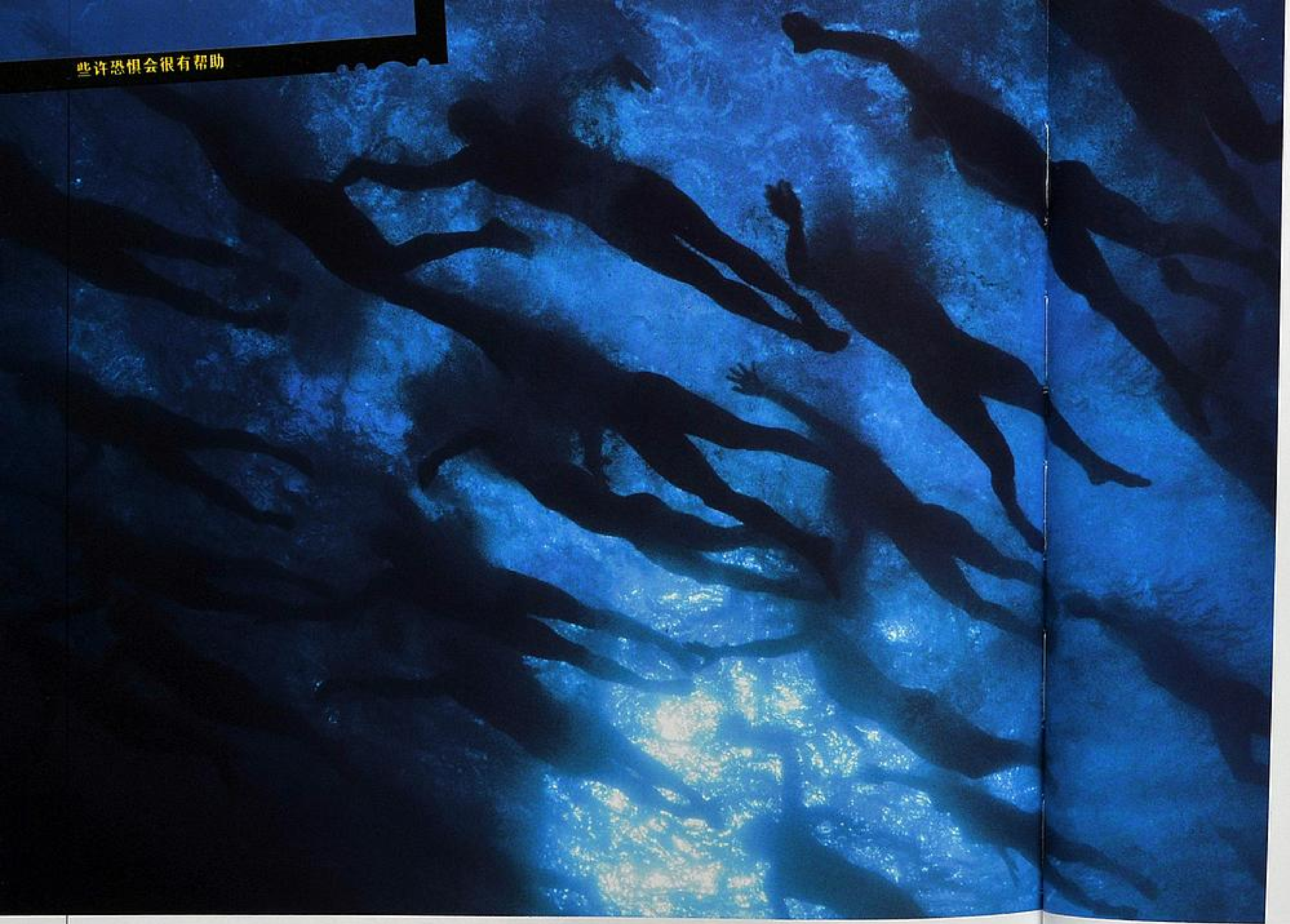
一幅照片在屏幕上时，当然，过路人典型的评论会是“这谁拍的什么东西啊？”从此情势就会急转直下，特别是一些主观性比较强的题材（此时言语之尖刻，我这里留给各位自己想象）。

有的人会爱上一幅照片，有的人却会恨它。有的编辑会从此对一名摄影师另眼相待，有的编辑却会从此连一些边角任务也不再发给这名摄影师。

我总是从 Lillian 女士，吉米・卡特总统的母亲的处事哲学中得到慰藉。有一次她为儿子的竞选助威，却被一个直率的年轻人打断。他告诉 Lillian，他很喜欢她本人，但却不会为她的儿子投票。

她笑着拍拍他的脸颊说：“没关系孩子，我们本来就没有指望全票通过。”

Lillian Carter 女士



绝不要低估恐惧的促进作用。

《国家地理》派我去夏威夷的铁人三项赛，要我拍出一幅不寻常的图片来。

我为此激动不已。从水底看铁人三项赛！我搞来全套行头——Zodiac橡皮船、水下照相机、拍摄许可，林林总总。万事俱备。

一大早我就就位在水下40英尺，等待比赛开始。几个人游过了我的头顶，然后又有几个，再接下来，一个都没有了。

各位有过这种恼火的心情，这种真的搞砸了的感觉吗？我一定是下水的时候漂移了，人们都从旁边游过了。

我赶紧浮上水面，扎进橡皮船里，开始向第一个转弯点猛冲，希望能赶在他们前面。在海面上颠来晃去的橡皮船里，我还得往相机里装胶片，为密封圈重新上油。等我赶到转弯点时还是晚了。于是还得继续向终点冲刺。我又一次下水了。

这次更糟。我一到水里，我的一支灯就歇菜了。一定是漏水了。我只好让它沉到海底。看到人群开始涌向终点，我终于准备好了一部相机。

突然我感到我的呼吸器开始往外跑。抬头一看，气瓶已经脱开了背带（我的错）正要漂向水面。我的氧气就靠它了！

我伸手抓住气瓶，把它夹在左腋下，然后只用右手抓起相机放在面罩前，对着头顶上正好游过的一堆人拍了两张。这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像这样扎过堆。当天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我是说，我怎么能够开口向编辑解释，我是怎么错过了慢慢游过的2500人呢？

"绝不要低估恐惧的促进作用。我是说，我怎么能够开口向编辑解释，我是怎么错过了慢慢游过的2500人呢？"

“她伸出小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没关系，爸爸，你就尽量努力吧。’”

有时候我会被问道如何在摄影师的工作和生活之间平衡。作为回答，我会把我的三个角色，丈夫、父亲和摄影师形容成三个同时落水的人。在不停地呛水和扑腾中，没有哪一个能一直保持在水面，也没有哪一个表现得多么出色。

有时我尝试要成为一个好爸爸，而这就意味着一个坏摄影师——出门时没有足够的睡眠，没有准备，脑子里没有点子。反过来通常也是一样。精心准备，甚至变得偏执，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大获全胜并有一种快门声余音绕梁的感觉，梦想电话铃声想起，珍妮弗·洛佩兹的经纪人邀请我为她拍摄最新一张 CD 的封面，然后……我的孩子叫什么来着?

我甚至还搞砸过睡前故事，因为我通常回家都是那么疲惫。我现年 22 岁的女儿 Caitlin 经常为此抗议。她甚至还记得我有一次从芝加哥回来给她讲三只小猪的故事。不知怎的从我嘴里出来的故事是：“所有的船都是用砖头建成的，于是芝加哥度过了一个平安的夜晚。”不是开玩笑的。这个老故事的新版从此扎根在她的记忆里，经常被她拿来取笑我。

有一天晚上我们上了床，我对她说，“你看，宝贝，爸爸今晚太累了，说不定一个故事都讲不完。”她却要两个。她伸出小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没关系，爸爸，你就尽量努力吧。”

Claire 和 Caity

“一定要问最敏感的问题。否则回家的旅程会很长。

问题越敏感，就越需要被提出，并且直接地提出。我不是说要无情地问，而是要直接地问。”

我摄影师生涯的幸事之一，就是见到了 Kim Phuc，人称“燃烧弹姑娘”。她 9 岁时在越南被严重烧伤，现在致力于和平事业。

我的任务是去寻找普利策奖获奖照片中的人物。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而言，通常她没有选择，因为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幸福时刻。

Kim 也是这样。她能活下来是因为美联社记者 Nick Ut 拍下了她的照片，然后扔下相机把她送到了医院。但也正是因为这张照片，她的生活变成了宣传的工具。每当我觉得照片并不重要，觉得厌倦，觉得疲惫的时候，我就会想到 Kim。她的一生都是因为一张照片，因为那短短的一瞬间。

从莫斯科的蜜月一回来，她和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加拿大的难民资格，所以我最后在多伦多见到了她。我们聊了起来。我告诉她我得看到她的伤疤，否则我见她就没有意义了。她理解了。

正巧，她要给新生的 Thomas 喂奶。婴儿的肌肤和她饱受创伤的皮肤形成了完美的对比。这是一幅充满希望的照片，非常适合 Kim。

Kim Phuc

拍到那幅照片时，我总能意识到。我的意思是拍到想要的那幅照片时。有时我们觉得拍砸了的一幅照片其实能用，有时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一幅照片却得不到客户的认可。但现在我要说的是是这种照片——让人眼前一亮的照片。这种照片不是天天有，但拍到的时候，我能意识到。

我也许能感到心里一跳，一次急促的呼吸，脑子短暂的眩晕，或者肚子上猛地挨了一下。

或者，能在别的地方感觉到。《每日新闻》的一位老人有一次用五指并拢然后有节奏的合拢张开，他说“拍到好照片的时候你应该能够感觉到，孩子，因为你能感觉到你的 %@#$* 像这样收紧。”他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直到确定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有一次向一个班的军事摄影记者引述这个故事，他们马上把种感觉总结成了术语：“肛门紧张度”（源自美军军语，原指伞兵第一次跳伞时因为紧张而肛门收紧的现象——译者注）。

“我也许能感到心里一跳，一次急促的呼吸，脑子短暂的眩晕，或者肚子上猛地挨了一下。”

“当这架没有窗户的飞机在空中上上下下，别人漂在空中，我在透过镜头拍摄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它的绰号叫‘呕吐彗星’。”

带上现金！出门在外要办事时，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冰凉的现金。

我到过宇航员训练基地为《生活》周刊拍摄。为了上飞机拍到这幅照片，我在雨夹雪的风暴中在跑道上把 7500 美金塞到了我的联络人手中。他把钱塞进包里，转身给了飞行员信号，螺旋桨才转了起来，飞机驶向起飞线。

这种零重力飞机进行的是抛物线飞行——一连串的俯冲和极速拉起交替进行。在抛物线的顶端，在飞机俯冲之前，可以得到大约 30 秒钟的失重状态。一位美国宇航员告诉我，这是人们能干的最有乐子的事情。也许是吧。当这架没有窗户的飞机在空中上上下下，别人漂在空中，我在透过镜头拍摄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它的绰号叫“呕吐彗星”。

我干呕了不下 50 次。一段时间过后我干脆忘记了呕吐袋直接把胃里的一切都吐在了飞行服里，一身又汗又臭。随机的医生非常担心我，在俯冲时一直在揉我的耳朵以免我昏迷过去。

被蹦极绳固定在地板上的宇航员 Mike Lopez-Allegria 抓住我的双脚以稳住我。我漂起来时就用填充闪光拍我的柯达反转片。我不停地一边清理着取景器一边猛按快门。

着陆后，我站在一帮宇航员中间，胃里像是被洗过一样。大家都在笑我。“谁行行好告诉乔我们的飞行已经结束了？”

"我为她而哭泣，也为自己，但更是为我在这本镶黄框杂志里的第一个大型图片报道比身为人父的责任显得更为重要而哭泣。"

学校里应该有一门课程教人怎么同时做父母和摄影师。不是我们需要这样一门课程，而是两者实在太难兼顾。

我错过了我孩子成长的太多部分。每个常年在外的摄影师恐怕都是这样。我还记得那次被《国家地理》派到非洲工作 4 周前要离开的那一天。我的女儿 Caitlin 和我站在路边。那天天气炎热，太阳毒辣。她还不满 3 岁，就已经习惯了爸爸装满出租车的后箱准备去往机场的仪式。

我紧紧地抱住她，告诉她那些惯常的话。她一点也不明白和关心我说的什么。我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对孩子说的话只能安慰我们自己，而不是孩子。

出租车启动了，我扭头看着她，拼命地挥手。但她却看不见我，因为光线太强烈了。她挥了一次手，然后就用双手放在前额以挡住阳光。满是灰尘的后窗被阳光照得眩目，渐渐地她从视野里消失了，又热又黄，就像一张 20 世纪 50 年代的宝丽来照片。

我滑进座位里开始哭泣。我为她而哭泣，也为自己，但更是为我在这本镶黄框杂志里的第一个大型图片报道比身为人父的责任显得更为重要而哭泣。

"这个人正在以一种狂热的态度工作。
这是他的教皇，他的瞬间，他的祖国。
他在拍摄日后能向他的孙辈讲述的照片。"

教皇去波兰的第一次访问充满了艰辛。那时正是困难时期，John Paul 的访问好比火上浇油。因此政府对媒体严加管制，非常严格。

他们有意把采访搞得异常困难。比如让我们在集会地点几英里外的地方下车，把拍摄平台架设在距离祭坛很远的距离之外，好像我们是在拍摄航天飞机发射。

这样的麻烦持续了两周。有一次我把包里所有的镜头都拧在了一部机身上，包括一支 400mm 镜头，加上一个 1.4 倍增距镜，再加上一个 2 倍增倍镜。透过这么多片镜片后，教皇在取景器里看起来仍然只有一粒豌豆大小。更糟糕的是，暴风雨就要来了。

雪上加霜的是，我当时是在为《新闻周刊》工作，也就意味着我关系不够硬。《时代周刊》就厉害得多了，因为他们有内线，一个罗马本地的摄影师。他的强项并不是摄影，而是懂得和这些人打交道。教皇的情况他了如指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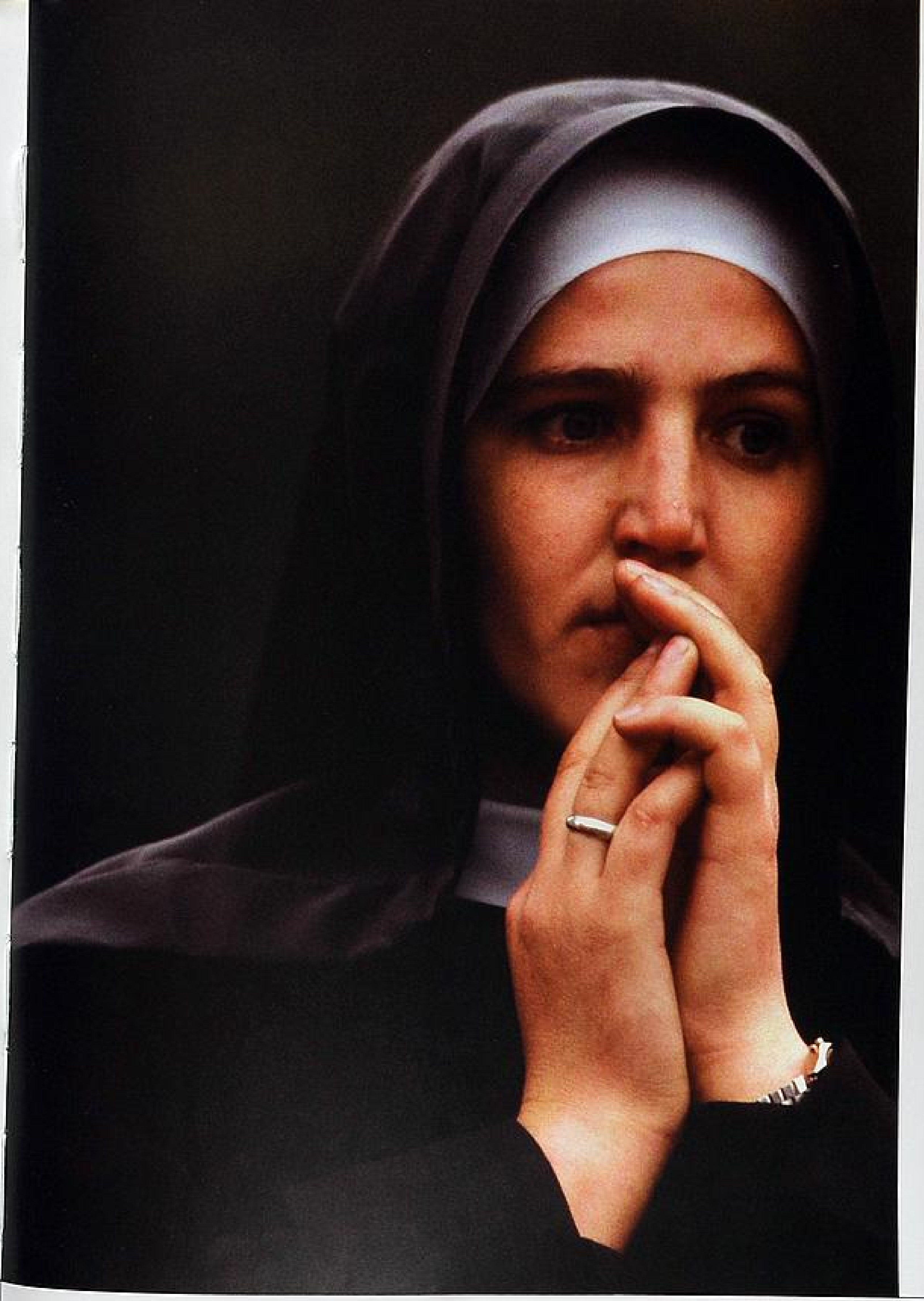
看到没有好照片可拍，我开始向祭坛周围东张西望，正好看见《时代周刊》那家伙在离教皇不到 50 英尺的地方。最牛的还不是他能抵近拍摄，而是他拍摄时身边还有一名红衣主教为他撑伞。

我的心情简直低落到了极点。这时我感到旁边又挤进来另外一个摄影师，正喘着粗气疯狂拍摄，搞得我们用来架相机的栏杆甚至整个拍摄平台都摇晃起来。我转身正准备教训这家伙一下，却突然愣住了。

他用的是一部 Novosiberskoflex 相机，或者某种东欧国家生产的固定镜头相机，焦距也许只有我的一半，不仅需要手动过片，还有一根快门线粘在镜头筒上。他没有右手，只能用左手对焦，然后用右手的残肢稳住相机，再用左手操作快门线，拍完一张还得把相机倒过来，用残肢过片。拍摄平台正是因为这一系列动作而摇晃。

这个人正在以一种狂热的态度工作。这是他的教皇，他的瞬间，他的祖国。他在拍摄日后能向他的孙辈讲述的照片。我站在那儿，相机挂在脖子上，尽管身负一家国际级媒体的重任，我仍然停止了手中的工作。

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又举起了相机放在眼前。



听助手一句话，关键时刻能挽救一切。

《体育画报》的棒球编辑对我说，“这些图片简直糟透了。到佛罗里达去，给我拍点不一样的照片回来。”

后面就是我在 Citrus League 球场拍到的弹跳训练场景。我们耀武扬威地开着一辆 18 轮的灯架车照亮整个球场，拍摄明星防守队员的模拟救球动作。因为是在比赛后的黄昏时分拍摄，我们需要一部 600 安培的电源车来驱动 10 到 15 盏我们常用的 2400 瓦 Speedotron 灯。

被摄者是明星防守队员，辛辛那提红队外场手 Eric Davis，招牌动作是场边救球。我们的设定就是要重现这个经典瞬间。

我们照亮了外场，请出了 Eric，向场边扔球，他纵身一跃完美地将球接住，简直太棒了。

“听助手一句话，关键时刻能挽救一切。”

我当时使用的相机是 Mamiya RZ 和一支 50mm 镜头，架在草地的一个沙包上。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拍了十来张超人式的空中接球。只是有个小问题，所有这些都拍在一个胶卷上。

Mamiya 相机上有个多重曝光按钮，按下以后就能上弦而不过片。如果有多重曝光的心情这倒是一个很体贴的设计。

我那次拍摄的助手是 Howard Simmons，现在已经成为了《每日新闻》报的专职摄影记者，当时像一个好助手一样在现场忙上忙下。他弯下腰查看我拍摄的相机时，我只听见他倒吸一口凉气。他凑到我耳边悄悄对我说：“我们什么也没拍到。”然后就省下了其他的废话，为此我甚是感激。

怎么办？！ Eric 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准备离开了。“呃，嗨，Eric，太棒了。现在我们只需要再在另外一卷上多拍两三张就好了。你知道的，万一我们这卷没冲出来呢。”

或者说，万一有个白痴在该拍照片的时候拍艺术去了呢。

Eric Davis

有时照相机需要自己完成一切。摄影师也许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把照相机弄到它该在的地方，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坐下期望一切顺利。

我花了整整三周才获准在参议员 John Glenn（1962 年美国第一位完成太空飞行的宇航员，后从政，成为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译者注）坐在后舱时把相机固定在这架 T-38 教练机的座舱框上。任何东西要加装在战术飞机上，都需要一大堆求爷爷告奶奶的手续。

但办成了这一系列手续后，就得解决如何在飞行员们翻天覆地的动作时让相机乖乖别动的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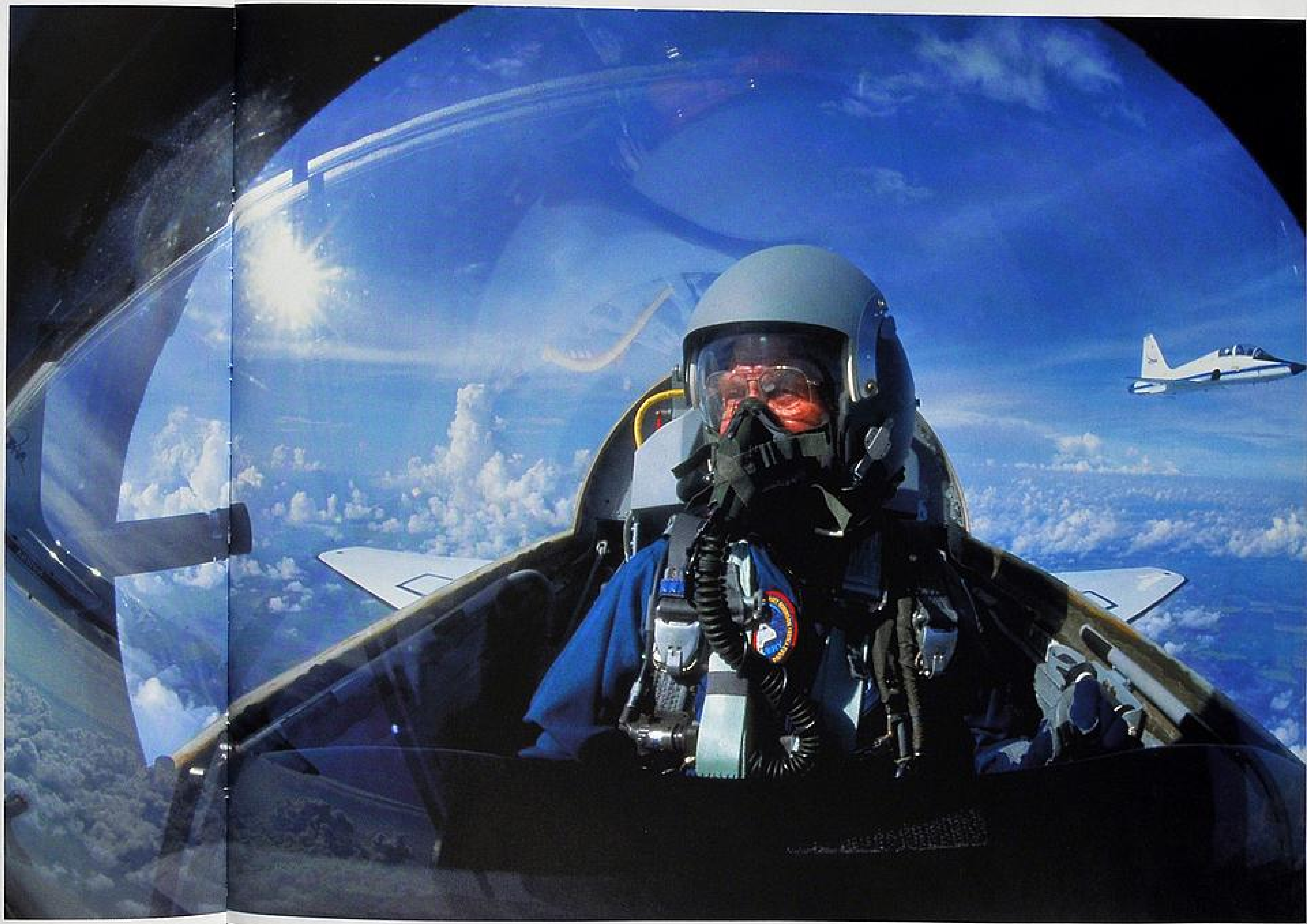
如果相机在座舱里脱落，有人一定会有大麻烦的。

好在 NASA 的工程师们很擅长这一套。他们制作了一整套托架和螺栓把相机牢牢地固定在飞机上。这幅照片又是 Nikon N90（北美编号，亚洲的型号称为 F90 ——译者注）和 16mm 鱼眼镜头拍摄的。

更酷的是，这幅照片由参议员先生和我共同署名发表。我告诉他："John，只要按下这个按钮（一根连到他手上的遥控线）的时候看着阳光的方向就行了。"他做得漂亮极了。

和参议员先生一起共事是我职业生涯的荣耀之一。他很配合拍摄。我总是开玩笑说他一定受过专业的模特培训。

"有时照相机需要自己完成一切。摄影师也许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把照相机弄到它该在的地方，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坐下期望一切顺利。"



John Glenn

"Jennings 告诉我我可以和他一起去罗马。我打电话回纽约征求意见。他们尖叫着说'去！快去！'"

我得到拍摄航天飞机发射的零活，三周的任务，报酬按天计算后，立马就辞掉了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工作。钱一到手，我马上买了去北爱尔兰的机票。那是在 1981 年，那里的局势紧张无比。

我一路和另一个《每日新闻》报摄影师 Johnny Roca 同行。有他相伴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们俩被挤在人群中，到处都是石块和酒瓶，橡皮子弹乱飞，他推推我说："乔，对面街上二楼的那个金发女郎太迷人了。"

当年美国广播公司有三大名嘴：华盛顿的 Frank Reynolds，芝加哥的 Max Robinson，伦敦的 Peter Jennings。只有在重大新闻发生时，他们才会出马。这回他们自然是派出了 Jennings 到贝尔法斯特。我在 ABC 原来的老板递话要我去拍摄 Jennings。按天计算的薪酬在快要破产时可是不小的动力，于是我马上动身去和他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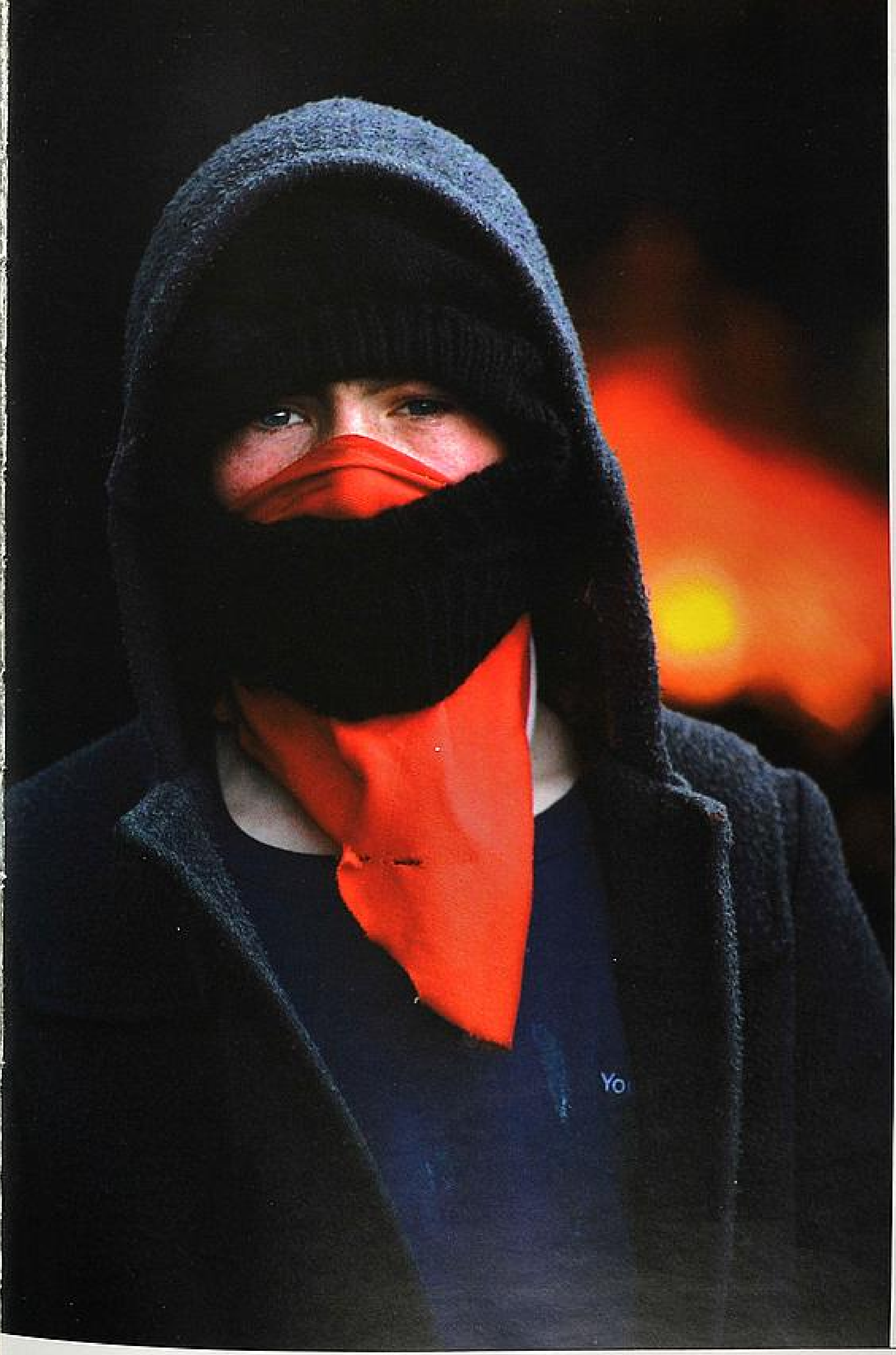
他很配合。后来我在他职业生涯中拍摄过他多次。他是个优秀的新闻人，合作起来很愉快，拍摄起来也很轻松。在贝尔法斯特他对我说："他们要看的不就是名嘴穿着军大衣站在混乱的城市街道上吗？"我点点头。

后来我又去了伦敦。这时 ABC 又找上了我，还是拍 Jennings。我刚进屋还没五分钟，各种通信工具就炸了锅。教皇被刺了。

我和 Jennings 和他的制片一起搭乘一架私人喷气机一眨眼就到了罗马。他们安排我住进了全城最高档酒店之一的 Cavalieri Hilton。我身上只有一张马上就要透支的信用卡和大概 10 块美金。第二天纽约那边终于把钱汇过来了。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同时为《新闻周刊》和德国的《Bunte》周刊工作，也正是这两家杂志让我离开了爱尔兰。

但我最后还是花光了钱，于是回到美国正式开始了自由职业者生涯。我的同行 Keith Carter 总喜欢说，干这行就得和各种不确定因素交朋友。

"干这行就得和各种不确定因素交朋友。"



好照片不一定要到特殊的地方去拍。最需要拍的照片往往就在面前，是那些天天见面的人，天天要去的地方。

我和孩子们当时在迪斯尼乐园的酒店游泳池。Claire 当时大约 8 岁，准备从 9 英尺深的游泳池底像鱼雷一样蹿出水面。但她没能直着上来，而是斜了一点，她的脸于是全速撞在了游泳池墙上，哎呀。

我们终于确定没留下后遗症，情绪稳定下来后，我拿出一个 Nikon Coolpix 口袋机拍了一张 JPEG 向她妈妈报告。（这是我离婚后第一次单独带孩子出来休假。想想吧。）

结果拍出来的却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在她年轻的生命中一个痛苦、艰难的瞬间，Claire 却那样顽强不屈地看着镜头（你是在看我吗？）她的眼中充满了决心。我从那时到现在都怀疑，Claire 是不是从此会独立自强地生活，不会需要任何人（呃，那也包括了她爸爸吧）的同情。

像这样可爱温馨的小小瞬间是把一个摄影师散落各处的生活拼合在一起的胶水。当我手忙脚乱地要去拍摄那些伟大照片的同时，我忽略了许多安静的充满亲情的瞬间。回首往事，我后悔没有拍到更多。特别是现在，我的孩子们已经不能再忍受我用镜头对准她们了。

“当我手忙脚乱地要去拍摄那些伟大照片的同时，我忽略了许多安静的充满亲情的瞬间。回首往事，我后悔没有拍到更多。”

Claire

“我说过，没人能和他相比。”

现实就是，Walter Looss 是现在活着的最酷的摄影师。我是说，除他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 Walter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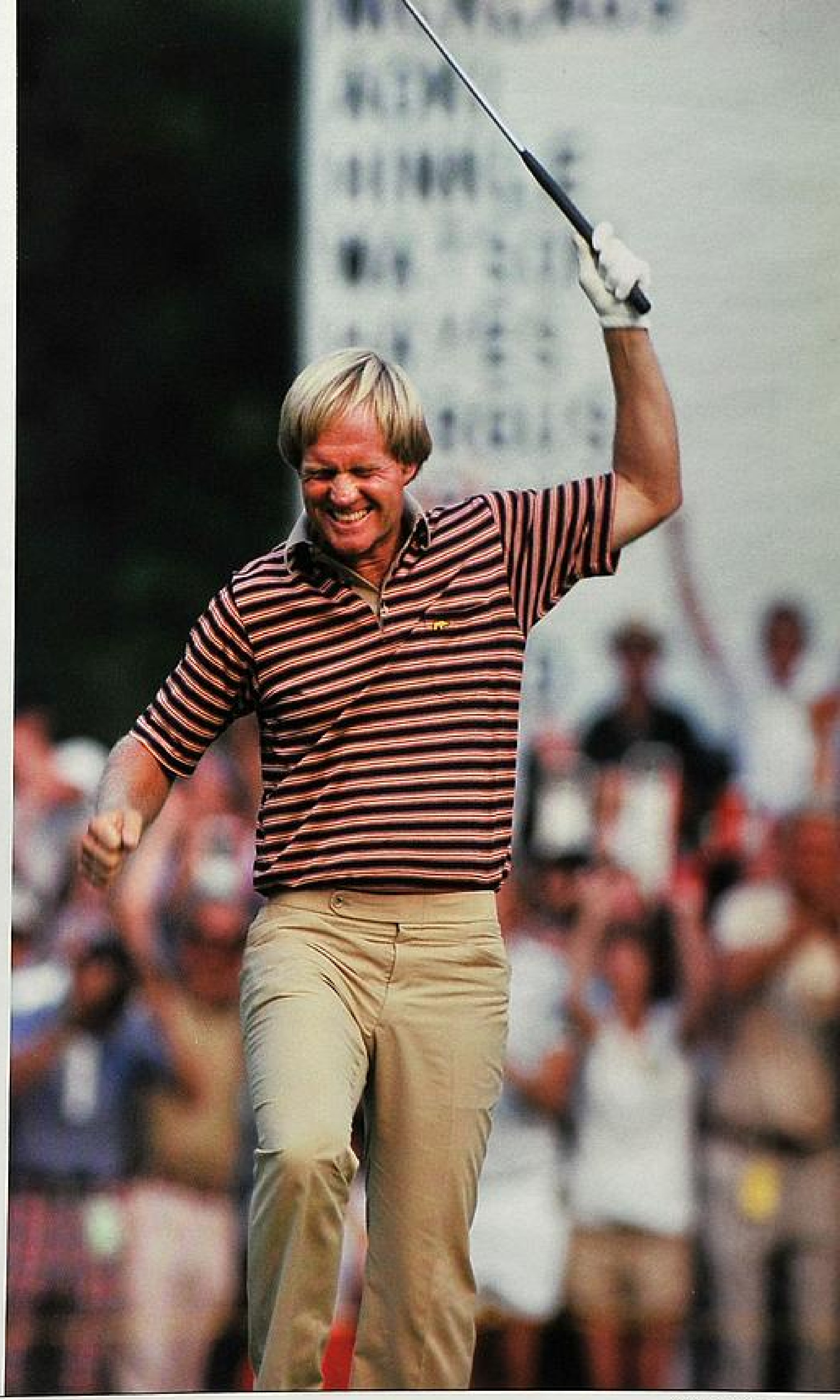
1980 年我被派到新泽西州拍摄美国高尔夫公开赛。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拍过高尔夫球比赛，完全不明白自己在拍什么。

但 Walter Looss 明白。所以我一整天都跟在他后面。现在想想我当年脸皮是够厚的，但他却好像并不介意。我是个新手，而他，Walter，即使在当年也是众所周知。他有一名助手专门替他拿着一部相机，上面装着一支 600mm 镜头，我猜。这样他就可以在球道上闲庭信步了。

而我却背着全套行头：几部带马达的相机、各种镜头、闪光灯、相机包。背着这么些东西还能走路，我身体还真是挺棒的。只是 Walter 走一步能顶我四步。

打到最后一洞，Looss 选了一个机位，我赶紧凑在他旁边。Nicklaus 打进了这个洞赢了比赛，马上开始手舞足蹈起来。我拍到了这辈子唯一一张成功的高尔夫球赛照片。

我说过，没人能和他相比。



Jack Nicklaus

“她说，‘这是为了好运，爸爸。’”

我像平时一样在地下室里准备器材，又要出门。检查器材清单：照相机、镜头、电池、胶卷、充电器、连线、兔子头……

兔子头？

当时我的女儿 Caitlin 只有三岁，我把它拿上楼去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这是为了好运，爸爸。”

现在它已经很旧了——眼睛和嘴都不见了，可以用洗衣机洗了。但它在我的摄影包里陪我经过了风吹雨打，各种被世界遗忘的地方，危险的任务，重大的任务，琐碎的任务……

Caitlin 刚刚已经满 22 岁了。

“当我坐在监狱里，等着新闻发生，那些家伙却在家里品酒睡觉，等着监狱里线人的电话。”

搞清楚谈话对象。图片总监和编辑 Rich Clarkson 总喜欢这样说。而且，他是对的。

年轻又单身的我在罗马执行两周的拍摄任务，等着看教皇的情况。

每天我都去医院，不错过例行的新闻发布会。然后又去关着刺 客 Ali Agca 的 Questura 监狱，看他们是否会押他出来让我拍上一张照片。

知道这个新手是怎么在教训中成长的吗？每天，都只有我一个人守在监狱。等啊等啊等，什么都没发生，我只好离开。监狱守卫都被逗乐了，不住地摇头。

突然刺客被押出来了。我去的时候那儿已经挤满了人。到处都是意大利摄影师。他们在警察局里都有内线。当我坐在监狱里，等着新闻发生，那些家伙却在家里品酒睡觉，等着监狱里线人的电话。他们早就打通了关系，而我却显然没有。

在转押 Ali Agca 的过程中我拍到了一张照片，有他和其他几百个人在里面。

从北爱尔兰到罗马，我有那么一段，像他们说的一样，有点上路了，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每天我都要在媒体区打好几通电话回美国。他们总是派给我同一个接线员，因为她英语说得不错。她一张口就是一种可爱的意大利口音，“麦克纳利，怎么又是你，麦克纳利。”她说。她的声音听起来真是甜美。

于是我拿出最浑厚的男声问她：“我们能共进晚餐吗？”我听见她笑，“哦，不行麦克纳利，我没钱！”

不是问题，我说，我埋单！所有的绅士都是这样的。

她又笑，“哦麦克纳利，你不懂。我们这里接线员都是修女！”

我的心情再次低落。

有一天她们会觉得这很酷

做一个摄影师父亲很难。要错过许多第一步、游戏、独奏会和生日。孩子还小的时候不会明白这一切是为了生计。她们只知道爸爸不在。

我也想小小地补偿她们一下，于是她们有时就会和我一起旅行。但愿她们能懂得这是一个大世界。当我把拍摄的封面或者名人照片给她们看时，她们（偶尔）会觉得还挺酷的。

也许，只是也许，多年以后，她们会抬头看见帝国大厦顶上闪烁的红灯，知道自己的名字被刻在上面。

“Caitlin 和 Claire……你们的爸爸爱你们。”

“孩子还小的时候不会明白这一切是为了生计。她们只知道爸爸不在。”

译跋

译完了最后一页再从头读过来，才觉得之前把这本书看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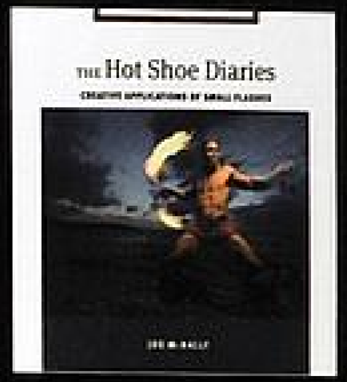
如果你是一名摄影爱好者，读完这本书相信会觉得受益匪浅。当我们在尼康 D3 的宣传手册和官司方样张下面看到麦克纳利的名字时，不免有一种仰视的距离感，翻开这本书，我们却有机会和他零距离的接触。现身说法式的解说，大有专家见面会一对一交流的感觉；时不时地来一点小诀窍，又不失课后小灶的快感。一个成功的摄影师和摄影教育家多年的经验和功力，现在就浓缩在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书里，希望大家和我一样，有一种一窥备课笔记的酣畅淋漓之感。

如果你是一名职业摄影师，读完这本书相信会有一种功夫在诗外的领悟，哪怕书中提到的技术性细节对你早已是小菜一碟。这样一位当下如日中天的摄影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也许并不在于他在字面上传授给我们的这些摄影技巧，而在于他多年打拼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和和深藏其中的职业精神。在他美国式的直率与幽默之间与我们慷慨共享的一次次趣闻甚至是失败中，我们更能看到大洋彼岸一位同行的酸甜苦辣，一位先行者的心路历程。书中这一系列鲜活的事例，不管是对一名成长中的年轻摄影师，还是有志于试水欧美影像市场的中国摄影人，想必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此我衷心地向大家推荐这本《瞬间的背后》。

何大鹏

2008 年 12 月于北京



《热靴日记》

（暂定中译名）

用光大师乔·麦克纳利最新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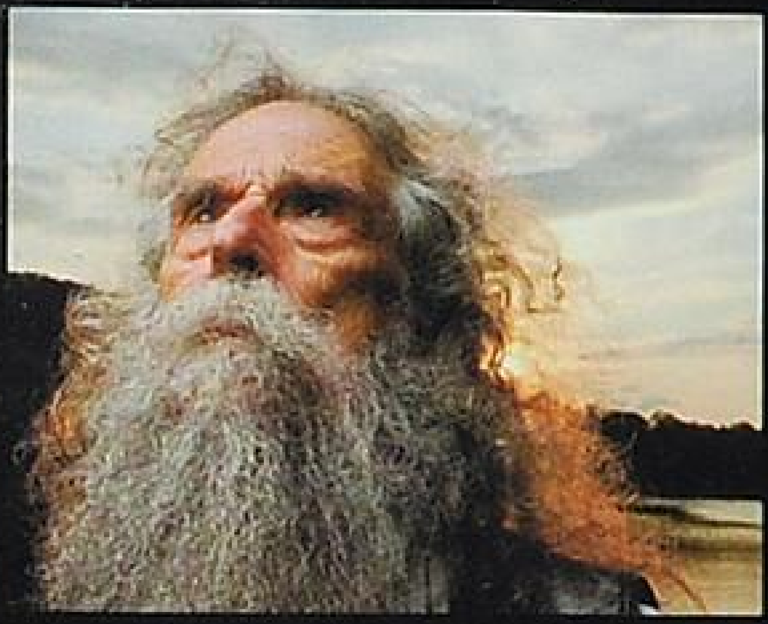
使用闪光灯拍摄的权威指南

即将出版，敬请关注

传奇摄影师的拍摄秘密

乔·麦克纳利——作品遍及《体育画报》、《时代周刊》和《国家地理》等杂志的世界顶级数码摄影师之一，如今又在摄影书籍领域中做出了创举——就是这本内容丰富、图片精致、版式优美、阅读轻松的图书，同时它又是一本充满了真知灼见和经验技巧的不可多得的摄影教材。

乔在为顶尖杂志和财富500强企业拍摄之余，还常常在世界各地巡回讲座，教授现场布光、环境肖像和“拍得到”的技巧。这些现场讲座每年只有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能够提前预约，而现在其他人也终于能够通过这本书身临其境般地分享这些经验和技巧了。



这本书独到的地方还在于它的“三角学习法”：

- 乔以一句引言带出一个概念，诸如“《国家地理》杂志的一名编辑曾告诉我……”，然后他会介绍一个普通人也许需要在镜头后钻研一生才能领悟到的技巧；

- 紧接着出现他的一幅经典作品（也许你会认出这正是某期著名杂志的封面），现身说法地阐释这个技巧的运用；
- 然后他会和大家分享图片背后的故事，包括器材（镜头、光圈、布光、附件等）以及这类题材最富挑战之处。

这本书能够带给你的还不止是这些。它振奋人心，它带来挑战，它富含信息。但最重要的是，它能帮助你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理解摄影和拍出好照片的艺术。这本书里到处都有“啊哈”的瞬间——那些让你恍然大悟的诀窍，以及那奇妙的瞬间背后的故事。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ISBN 978-7-115-19386-5

9 787115 193865 >

ISBN 978-7-115-19386-5/TB

定价：69.00 元

封面设计：胡平利

分类建议：艺术 / 摄影

人民邮电出版社网址：www.ptpress.com.cn